

應無所住



己亥夏  
虛雲  
題  
百廿



虛雲老和尚法相



時年一百二十歲

雲 公 老 和 尚 法 相



這個癡漢有甚來由  
末法無端為何出頭  
嗟茲聖脈一髮危秋  
拋却己事專為人憂  
向孤峯頂直鉤釣鯉  
入大海底撥火煮漚  
不獲知音徒自傷悲  
笑破虛空罵不啣留  
噫問渠為何不放下  
蒼生苦盡那時休

幻遊比丘虛雲自題



弟子寬慕薰沐敬書



相 法 尚 和 老 雲 虛

蘇邨園居士講述

虛雲老和尚十難四十八竒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 寫在前面

民國四十六年歲次丁酉十月十八日訪律航師兄於秀峰山，失足滑倒，傷及腰骨，住院治療，不能行動；律師曾作一聯以戲勉：「五蘊本空誰肯照，四大非有自幻生。」我也回他一偈：「泥杯落地損一邊，略加填補又重生；有人識得箇中義，快活逍遙自在仙。」臥床月餘，肉體上雖感痛苦，而精神上卻覺愉快；屏息諸緣，「無世事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仰首讀書，幾不知身臥病榻。幸蒙佛力加被，十一月底即能起床，群醫驚爲奇蹟，歎未曾有。出院返寓，律師送來虛雲老和尚年譜一本，恭讀藏事，更覺己身之渺小，不及滄海之一粟，我以因緣殊勝，爰就年譜中之真實資料，編述虛雲老和尚十難四十八奇講義一部；我的用意有下列二點：

一、知難行易學說是 國父孫先生遺教中的精華。地藏菩薩行願入地獄，是了知入地獄，能救眾生的苦難；所謂：「地獄不空，我不成佛。」虛雲老和尚深知匪區僧徒的痛苦，行願入匪區加以救護。我編述這部書，證明知難行易學說是千古不磨的定律。假如人們都知道「貪」「瞋」「癡」「三毒，足以亡國滅種，就不會那樣喪心病狂，天天和那三毒契而不捨。假如共產黨徒知道馬克斯學說是那三毒的結晶，就不會那樣毫無人性地極盡「殺」「盜」「淫」「三罪行。」

二、近年來 蔣總統倡導改造社會風氣，變換國民氣質，的確是興亡繼絕的要道，

然而提倡者煞費苦心，執行者不切實際，以致變本加厲。反觀虛雲老和尚身陷匪區，竟能以一木而支大廈，摧毀中共消滅寺廟的毒計，堅辭中共所御用佛教會的職銜，孑然一身，披荆斬棘，興祖庭，教僧徒，一如往昔。我編述這部書，希望人們虛心接受佛學上所指示的途徑，效法虛雲老和尚堅苦卓絕的精神，勤求虛雲老和尚說服李根源，感動泰國國王，攝伏共產黨的智慧，俾得真正達成挽頹風，變氣質的任務。今年虛雲老和尚一百十九歲，我馨香禱祝他老人家長久住世，續佛慧命，為四眾弟子作不滅的燈塔，為芸芸眾生作普渡的慈航；更願世人普受他老人家的感召，徹底掃除心中的「貪」「瞋」「癡」「三毒，絕對不作行為上的「殺」「盜」「淫」「三惡，我添列門牆，未忘知解，不離文字，聊以這篇講義敘述他老人家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的不可思議。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歲次戊戌春正月元旦書於臺灣汐止象山精舍

雲門弟子江右邨圃蘇芬寬邨



# 序

律航

夫金不煉則其質不精，刀不磨則其刃不利，而人不經患難艱險，則其功德不能圓滿；此古今中外之天經地義，任何時間空間莫能外也。故孟子說：「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但孟子所謂大任者，不過世間法之功業勳名而已耳。若爲一代高僧，續佛慧命，普度眾生，挽回劫運，則其人之遭遇艱險環境，成就神通道力，又豈一般人所能窺測萬一哉？虛雲老和尚，爲近代佛教中唯一大德，其夙因之深厚，修持之卓絕，功德之偉大；一一載在年譜，無庸贅述矣。惟此次雲門事變，九死一生，在他人決不能生存，而虛老以一百一十二歲之高齡，居然體力恢復，飛錫北上，此亦古今中外所絕無而僅有者也。吾嘗與尙君厚安談及此事，渠謂「虛老此去，可續佛法一線於不滅。」誠爲謙論。南北朝時，五胡亂華，尙無神僧佛圖澄斡旋於其間，則殺人如麻之石勒石虎者流，更不知戕害若干生靈；荼毒若干地域，造成劫偌大浩也。現中共匪黨，集古今中外惡業之大成，造開天闢地未有之奇變，憑藉大陸地大，人眾，物博，之優勢，甘爲蘇俄鷹犬，赤化世界之禍首；吾人閉目一思，此時此境，若無出類拔萃偉大聖僧，奔走攝持，潛移默化，泯息凶暴於無形，維繫慈心於絕續，則人類或幾乎消滅，誠所謂三劫降臨，世界末日，嗚呼慘矣！幸而共業之中尙有別業，人類不致滅絕，虛老和尚，以世界僅

有之耆德，作挽回狂瀾之砥柱，此中因果消息，洵屬不可思議。近有蘇芬居士早歲畢業北大，中年皈依三寶，宗教兼通，家師慈航老法師全集負責一手編纂，同門無不稱讚。吾因其新遭跌傷脊骨，婉勸安心受報，贈閱虛雲老和尚年譜，作病中消遣，不料一閱之下，竟發大心，以年譜卷帙浩繁，人難遍閱，乃分編十難四十八奇，俾便分別演講，則虛雲老和尚之平生遭遇修持，以及道力神通，種種奇蹟，不難家喻戶曉。噫！佛法重光，絕非小緣。行將付印流通，問序於老拙，深感赤禍爲今日世界人類一大浩劫，非飽經十難之高僧，不能普渡；共匪爲千奇百怪之妖魔，非顯現四十八奇之聖僧，不能降伏，欣然而爲之序，若推究其故，抑亦煉金磨刀之至理，因果法爾如是云。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戊戌臘月沙門律航序於汐止彌勒內院

# 虛雲老和尚十難四十八奇綱要

雲門弟子邨圃蘇 芬寬邨講述

## 第一講 虛雲老和尚暢談佛教的真理……………一

- 一、唯心唯物唯神三種學說概述
- 二、佛學不是唯心論
- 三、爲什麼忽生山河大地
- 四、不變真如與隨緣真如不同之點
- 五、佛學對於宇宙本體之研究
- 六、日本維新得力於禪學
- 七、佛教是積極的是破除迷信的
- 八、何謂「折」何謂「攝」
- 九、基督教與淨土宗
- 十、學佛不一定要出家
- 十一、孫中山先生推崇佛教

## 第二講 虛雲老和尚痛斥末法時期教徒的衰相……………一三

- 一、滅佛法者教徒也非異教也
- 二、釋尊的法運正法像法末法三個時期
- 三、法滅時先從楞嚴經滅起
- 四、四月初八日爲浴佛節之鐵證
- 五、佛曆到民國戊戌年應爲二九八四年

### 第三講 虛雲老和尚自度時期的難與奇……………一六

- |    |           |    |
|----|-----------|----|
| 一難 | 生爲肉球…………… | 一六 |
| 二難 | 饑寒雪掩…………… | 一六 |
| 三難 | 痢疾待斃…………… | 一八 |
| 四難 | 口流鮮血…………… | 一九 |
| 五難 | 失足墮水…………… | 二〇 |
| 一奇 | 觀音送子…………… | 一一 |
| 二奇 | 物大如山…………… | 一一 |
| 三奇 | 歡喜法器…………… | 一二 |
| 四奇 | 結婚無染…………… | 一二 |
| 五奇 | 岩洞棲止…………… | 一二 |

六奇	剃髮沐浴	二四
七奇	裸女相就	二五
八奇	代送行李	二五
九奇	忽見光明	二六

第四講 虛雲老和尚度他時期的難與奇 二二三

六難	大病頓發	三三
七難	索斷浸水	三四
八難	險遭剖腹	三四
九難	全身枯木	三六
十難	慘遭毒打	三七
十奇	金龍顯現	三八
十一奇	夜半棺動	三八
十二奇	途遇洋兵	三九
十三奇	祈雨息災	三九
十四奇	煮芋入定	四〇
十五奇	雄雞皈戒	四〇

十六奇	力移巨石	四一
十七奇	路遇知己	四二
十八奇	祭品旋空	四三
十九奇	哄動暹京	四四
二十奇	老龍迎經	四五
二一奇	黃牛皈依	四五
二二奇	片言息兵	四五
二三奇	說服根源	四七
二四奇	八哥念佛	四九
二五奇	冤鬼受戒	四九
二六奇	舉石投地	五〇
二七奇	招安滇匪	五一
二八奇	燭開蓮花	五三
二九奇	雙鵝繞佛	五四
三十奇	途拾金玉	五四
三一奇	設壇求雪	五五
三二奇	火生蓮花	五六

三三奇	禪人自化	五六
三四奇	枯梅復活	五七
三五奇	鐵樹開花	五七
三六奇	龍王求戒	五八
三七奇	雄鵝立化	五九
三八奇	夢見六祖	六〇
三九奇	虎伏階前	六〇
四十奇	枯柏生枝	六一
四一奇	野狐解脫	六一
四二奇	神改河流	六三
四三奇	樹神求戒	六三
四四奇	山蜂傾巢	六五
四五奇	黑龍附身	六五
四六奇	巨掌伸入	六六
四七奇	緋桃璀璨	六七
四八奇	死而復甦	六八

第五講 虛雲老和尚近年來生活概況……………七二

- 一、復興雲門道場
- 二、橫遭共匪劫持
- 三、迎護法駕晉京
- 四、武昌三佛主七
- 五、力辭佛教會長
- 六、提出共同綱領
- 七、赴滬主建法會
- 八、啓建兩次禪七
- 九、蘇杭弘化圓滿
- 十、重興臨濟祖塔
- 十一、南通狼山主法
- 十二、大同參禮雲崗
- 十三、武漢主持禪七
- 十四、廬山大林養病
- 十五、雲居興復祖場



第六講 虛雲老和尚飽經磨難後禪七開示……………八四

自癸巳年正月初九日起至廿三日止

- 一、不要頭上安頭……………八四
- 二、照顧如雞抱卵……………八六
- 三、弄得四大不空……………九〇
- 四、切莫分心散亂……………九二
- 五、發堅固長遠心……………九四
- 六、不可生是生非……………九八
- 七、好好精進用功……………一〇二
- 八、靜坐脫離塵勞……………一〇四
- 九、不令六根流塵……………一〇七
- 十、客塵煩惱所誤……………一〇八
- 十一、要種正因佛種……………一一〇
- 十二、靜境不可貪著……………一一二
- 十三、免遭因果輪迴……………一一三
- 十四、不能自己作主……………一一三

十五、宗門勝過一切……………一一四

## 附 錄

一、虛雲老和尚事略……………一一九

二、我所知道的虛雲老和尚……………一二六

三、岑學呂的一封信……………一三一

四、皮袋歌……………一四五

五、向胡適先生恭進一言……………一四七

# 虛雲老和尚十難四十八奇

雲門弟子邨圃蘇芬寬邨

講述

## 第一講 虛雲老和尚暢談佛教真理

「坐閱五帝四朝，不覺桑滄幾度；

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

這是虛雲老和尚在民國四十一年歲次壬辰暮春時節離開雲門山自撰的一副聯語。那年他是一百十三歲，歷盡折磨，九死而不死；坐閱世變，有生而無生。我們讀了這副聯語。就知道老和尚自度度人的艱苦奮鬥精神，的確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這位人天師表，我們只有「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今天開講這個題目——虛雲老和尚十難四十八奇，是把老和尚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能行的精神和行動，向大家作一個介紹。在沒有講老和尚十難四十八奇以前，我要先介紹老和尚暢談佛教的真理及痛斥末法時期教徒的衰相，以便大家了知這位現年一百十九歲的老人，思想正確，是一位站在時代前面，擁護真理續佛慧命的菩薩摩訶薩。

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是老和尚一百〇三歲，日本侵略中國到了最嚴重的階段，國民政府遷到陪都重慶，可是國府主席林子超先生以及中央各部會長官，除了一面抗戰外，卻一面安定人心，派了屈映光張子廉兩位居士到雲門山代表中央政府歡迎老和尚

赴重慶主建息災法會。是年冬十一月六日啓程，抵重慶後與林主席和法會長戴季陶商定後，在慈雲華嚴兩寺分建法會。民國三十二年（歲次癸未）一月在息災法會修懺儀，至廿六日圓滿。林主席蔣委員長及戴院長等都分別設齋招待，席間討論唯物唯心的哲理，和基督與神諸問題頗詳。在這一個討論席上老和尚事後曾以書面發表，他解答這些問題，暢談佛教的真理，完全是客觀的態度，不是入主出奴，更不是意氣用事，他完全是真理的闡揚。他說：

佛教是今日週旋國際間，趨進世界大同的唯一大教，這是大家都承認的。目前世界有兩種力量，一種是唯神論，一種是唯物論；這兩種力量都是否認「六道輪迴，因果報應」的道理，所以影響所及，不可說，不可說。主張唯神論的當然是基督教，他們雖然說「爲善者」，神能給他快樂的報酬，「爲惡者」神就給他痛苦的懲罰；但他們認爲神的存在，是自然的，說不出所以的道理；因此，不能令人深信不疑，而且貽唯物論者的極大口實；這就是基督教所以不能維繫世界和平的原因。實則神就是物，物就是心，心也是神；然而神也可以說不是神，物也不是物，心也不是心。佛教說明「三界本無一法建立，皆是真心起妄，生萬種法。」這就是說宇宙間本來就無所謂事事物物，都是由真心引起妄念，生出千千萬萬的事物。所謂「真心」，也不過因有「妄物」對待而建立的假名；究竟說起來，真心也不是真的。譬如大海，有水又有波浪，平靜的叫做水，洶湧的叫做波；波浪平靜時還是水，水洶湧時又成波浪；又因有洶湧的波浪，才叫不洶湧平

靜的是水；假使根本沒有洶湧的跡相，固然不能建立波浪的假名，就是平靜的假名也無法生起；水波都不過是我們人隨意所造立的假名而已；也許魚或稱水爲空氣；所以水生物，也可說是心，有即是無，色即是空，妄即是真。煩惱即菩提，眾生即諸佛；一念迷惑的時候，「心」成了「物」，「無」成了「有」，「空」成了「色」，「真」成了「妄」，「菩提」成了「煩惱」，「諸佛」成了「眾生」，好像水洶湧的時候成了波浪；所以波浪等於萬事萬物。假若一念覺悟的時候，「物」和「心」一樣，「有」和「無」一樣，「色」和「空」一樣，「妄」和「真」一樣，「煩惱」和「菩提」一樣，「眾生」和「諸佛」一樣；這好像波浪不洶湧時還是和平靜的水一樣。因爲一念的迷惑，在物的方面，建立了「有」「色」「妄」「煩惱」「眾生」等等對待的名詞，在心的方面，建立了「無」「空」「真」「菩提」「諸佛」等等對待的名詞，這些名詞，統統是假名；假如根本沒有迷惑，物的假名固不能成立，而心的假名又何曾產生？所以唯心唯物，有神無神，都是識心分別計度。

有許多人聽到上面這種解釋，以爲佛學也是唯心論，殊不知佛學雖說唯心，但和哲學上所說的唯心論是大相懸殊的。哲學上的唯心論，只承認心，不承認物，所謂「於心執有，於物執無」。釋尊說：「以攀緣心爲自性，執生死妄想，認爲真實者」。這就是哲學上的唯心論。至於唯物論者，恰恰和唯心論者相反，所謂「於物執有，於心執無」。釋尊說：「顛倒行事，誤物爲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者。」這就是哲學上的唯物論

。此外唯神論者，劃分物質實體和神靈實體爲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釋尊說：「惑一心於色身之內，認一漚體，目爲全潮者。」這就是唯神論者的看法。

唯心唯物唯神三種學說，各執偏見，或因近視，認爲牛的影像就是牛，或以管窺牛；見了牛角，就以爲牛角是牛；本來是不錯的，他們的弊病就在沒有見到牛的全體。佛學溯本窮源，把真實的白牛清清楚楚指出來，如果因指看牛，沒有不見真牛全體的。所以要救唯心唯物和唯神的偏閉，除了佛教就無法探究其全體。

佛教所說「明心性」，「清淨本然」，「離諸名相」，「無有方所」，「體自覺」，「體自明」，都是本有自爾之性德，絕諸「能」，「所」對待，本無所謂十方三世，更無所謂大地、人、畜、木、石、地獄、天堂等等，只因妄念一起，就實現了宇宙間萬事萬物（諸有爲法）。「心性」又叫做「常住真心」，「真如覺性」，「法身」，「實相」等等，這些名相都是真理的別名。佛學所謂「能」，即現在說的「主觀」「主動」；所謂「所」，即現在說的「客觀」「被動」。所謂「十方」，即現在所說的空間，東、南、西、北、東南、西南、西北、上、下。所謂「三世」，即現在說的時間，過去、現在、未來。

楞嚴經中富樓那問：「覺性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釋尊答：

「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

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真有爲法。」

「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溼爲巨海，乾爲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

「復次富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爲咎，所妄既立，明理不踰，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色香味觸，六妄成就，由是分開見覺聞知，同業相纏，合離成化，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同想成愛，流愛爲種，納想爲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故有因緣生羯羅藍·遏蒲曇（胞胎中受生之質）等。胎、卵、濕、化，隨其所應，卵爲想生，胎因情有，溼以合感，化以離應，（佛在二千多年前指出）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沉，以是因緣，眾生相續。」

「富樓那，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爲本，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胎、卵、溼、化、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爲本，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

，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爲本，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惟殺盜淫三爲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

「富樓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

這是富樓那因聞釋尊說法，明白「世間法」是「有爲」，「如來藏」是「無爲」；既然都是「無爲」，就應當「無相」；爲什麼忽然生起山河大地無情的世界以及有情的眾生呢？

釋尊依據富樓那這一問，詳細解答「空如來藏」是不變之體，「不空如來藏」是隨緣之用。首先說明「世界相續」，是由於地水火風四大，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致生起依報世界，成住壞空，終而復始，相續不斷；如果不破迷成悟，返妄歸真，那就永無清淨的日子。耶穌教徒說世界末日將降臨，科學家說世界能毀滅，這都是不懂得「世界相續」的道理。

次說明「眾生相續」，都是依「業因」感召，而來成爲四生，並不是另有什麼主宰。情想合離各有善惡的分別，善業就飛升，惡業就沉墜。因緣有遠近，遠則「無明」爲因，「業識」爲緣；近則「情想合離」爲因，「父母已業」爲緣；四生轉換，三界升沉，生死長縛，輪轉不休，這就是「眾生相續」；耶穌教徒說眾生是神造的，真是無稽之



談。

再次說明「業果相續」，負命還債鬧個不休，常在生死；愛心憐色，牽連不斷，常在纏縛。殺盜淫是三種貪習根本種子，以這個「種子」爲因，「現行」爲緣，因緣互相資長，所以有「業果相續。」這業果相續是和眾生相續不同的，眾生相續是約受生的一念而說；業果相續是統約歷劫積習而說；積習既深，輪轉莫停，一念之差，而變易無定。假如能夠頓絕一念，消除積習，那末，變易就可定，輪轉也可定。總而言之，眾生不離業果，業果不離眾生。三種相續，都是顛倒之相，從眞起妄而有，所以說都是「明覺」；換言之，就是在「眞覺」上生起「妄明」，所謂「無明」不覺生「三細」；由細成粗，就是「境界爲緣長六粗」。這就是山河大地諸有爲相的生起。世界有成住壞空，眾生有更相變易，業果有彼此酬償，都是由此虛妄，妄有相續，終而復始，循環往復，無有止息，上面是釋尊解答富樓那的疑問。

「眞如覺性」既立了眞妄，於是有「不變」和「隨緣」的分別。平等不變，離差別相，無聖無凡，非善非惡，眞實如常，是「不變眞如」，也是「空如來藏」，隨緣生滅，起差別相，有聖有凡，有善有惡，是「隨緣眞如」，也是「不空如來藏。」就「不變眞如」來說，「萬法」即「眞如」，非「心」，非「物」，也非「神」，就「隨緣眞如」來說，「眞如」即「萬法」，即「心」即「物」也即「神」。唯心論者，錯認識神，就「隨緣眞如」方面來看，以爲「隨緣眞如」就是「眞心」，因此倡唯心論。唯物論者

，囿於邊見，就「隨緣真如」方面來看，以為「隨緣真如」就是「物」，於是倡唯物論；又根據唯物而倡無神論。唯神論者，也是囿於邊見，妄生分別，就「隨緣真如」方面來看，以為「隨緣真如」就是「神」而倡唯神論。這些人都是不明白心即物，物即神，心物與神同一理體，有物則有心，有神，無心則無神無物的道理。不過所謂「有」不是有無之「有」，而是非有而有的「妙有」，所謂「無」不是斷絕之「無」，而是超有無的「妙無」。唯心論，唯物論，唯神論者，均未明斯義，互相攻擊，實則都沒有不是，也都不是，祇要研究佛學，就可明白這個道理。

佛學對於宇宙本體的研究，除了前面所講述的以外，其他對於世界的構造和成壞，人身器官的組織，及其他種種問題，在楞嚴經及諸經論，多有詳細論列和說明，而且大部份與後來哲學科學發現的地方都相合。對於人生的價值，如大菩薩的行爲志願，就不是世間上聖賢所能及，經典上在在處處可以見得到。由此可知佛教的神妙和偉大處。然而佛教絕非標奇立異以衒人，也不是故弄玄虛以惑眾，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從戒定慧三無漏學親履實踐得來。怎樣叫做戒定慧呢？簡單的說：防非止惡就是「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就是「定」，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就是「慧」。能夠防止身、口、意三業的邪非，心水自然澄明，由「戒」生「定」，心水澄明了，就可自照萬象，那就是由「定」生「慧」。儒家也有「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的說法，哲學家也莫不沈思竭慮以從事其所學。不過儒家以及哲學家、

科學家，是用攀緣心思慮宇宙萬物，不明白這宇宙萬物，也是攀緣心所造成，「能慮」「所慮」都是攀緣心，假如想探求真理，等於坐在椅子上，自己想把椅子舉起來，勢不可能，因此，現今哲學家對於認識論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終無結論。佛學是離言絕慮，以智慧覺照宇宙萬事萬物，好像下座舉椅，運用自如。這就是佛學可以包括哲學、科學、宗教三者，冶爲一爐。日本以佛教爲國教，自明治維新以後，得力於禪學處不少，這是眾所週知的事，假若不是軍閥迷信武力，以殺戮爲功，以侵略爲能，那不但是東亞的盟主，而且可以領導世界。

又有人疑惑佛教爲消極爲迷信，不足以爲國教，這更是不明白佛教道理的人所說的話，實則佛法不壞世間相，怎麼可說是消極的呢？佛法步步引人背迷合覺，怎麼可說是迷信的呢？佛是印度話(Buddha)譯成中國的意義爲「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意思。菩薩也是印度話，(Bodhisattva)譯成中國的意義爲「覺有情」，有出家在家二種，都是發大心爲眾生求無上道，一面自修，一面化人，這種積極與正信，恐怕沒有能出其上的。佛教依據「折」「攝」兩種意義，立了很多方便的法門。怎樣叫做「折」？「折」就是折服惡人。從前石勒問戒殺於佛圖澄，澄答：「子爲人王，以不妄殺爲戒殺義。」這就是說在家大權的菩薩，爲折服惡人，利益大眾起見，雖然拿了刀杖，乃至斬惡人的頭，都不算犯戒，而且反生功德，因爲惡意殺人，大家都是知道不可以的，但善意除害，卻是在家大權菩薩的金剛手眼。怎樣叫做「攝」？「攝」就是攝受善人。佛菩薩

爲利益眾生起見，故不避艱危，有四種攝受法。那四種呢？一是「布施攝」，看眾生的喜樂而定布施的方法，有的眾生喜歡財物，有的眾生喜歡聞法，就給他講法，這樣使令眾生生親愛心而受道。二是「愛語攝」，隨眾生的根性而用善言語加以慰問曉諭，使眾生生親愛心而受道。三是「利行攝」，以身作則，身口意都做善事利益眾生，使眾生生親愛心而受道。四是「同事攝」，用法眼看眾生的根性，看眾生所歡喜的分別示現，使眾生共同操作而霑利益，由是生親愛心而受道。這種四攝法門，是如何的積極？

怎樣叫做「方便」呢？「方便」是量眾生的根器施用各種權巧的方法使眾生得度，前面講的四攝法，也是方便的法門。法華經化城喻品說：「譬喻險惡道，迴絕多毒獸，又復無水草，人所怖畏處，無數千萬眾，欲過此險道；其路甚曠遠，經五百由旬；時有一導師，強識有智慧，明了心決定，在險濟眾難，眾人皆疲倦，而白導師言：我等皆頓乏，於此欲退還。導師作是念，此輩甚可憫，如何欲退還，而失大珍寶，尋時思方便；當設神通力，化作大城廓；汝等入此城，各可隨所樂；諸人既入城，心皆大歡喜，此是化城耳；我見汝疲極，中路欲退還，權化作此城，汝今勤精進，當共至寶所。」讀了這一段法華經，就知道當年釋尊分時設教，權施方便的深意。最上根者和他言禪，上根者和他說教，重分析者給他講唯識，普通一般人教他修淨土；又權設大乘小乘，不論出家在家，務求普化群機，使一切眾生能沾到法益。現代有些人看見佛教徒對佛菩薩像行跪拜的大禮，又看見修淨土的人念阿彌陀佛，他們就站在他們的無神論立場，大肆攻擊，

說這是迷信。他們不知道跪拜和行三鞠躬對長上致敬又有什麼分別？一心念佛對於修心有莫大的功效，而且持名念佛，不過是方便初機的簡捷法門；更有觀像念佛，觀想念佛和實相念佛等法門，淨土自有無窮妙用，因為大家都不懂，豈是迷信嗎？

又有人說：「基督教也是脫胎於淨土宗阿彌陀經，試看耶穌身上所搭的衣，就和佛的衣相同；阿彌陀經說西方有極樂世界，耶穌也說天國極樂；淨土往生分九品，耶穌教李林天神譜，也說天神分九品；彌陀經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耶穌也說你不在人間立功，上帝不許你到天國；淨土宗二六時念佛名號，求佛接引，耶穌也用早晚祈禱上帝哀祐；佛門有灌頂之法，耶穌也有洗禮之儀。凡此種種，耶穌的教義，和淨土宗的旨趣，大致相同。耶穌誕生於釋迦後千有餘年，當時曾受佛化，得授持阿彌陀經，根據這部經另行創設新教，似無疑義。耶穌曾在當時晦迹三年，當是赴印度參學，歷史上雖然沒有記載，然蛛絲馬跡，可以窺見一斑，決不是向壁虛構。不過表面上看來，耶教雖類似淨土宗初機的持名念佛，實際遠不如淨土宗。耶教著重於他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迹近勉強；持名念佛，則注重他力和自力相應。例如楞嚴經大勢至圓通章說：「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這一章經所說的有因有果，理事無礙，就是和耶教不同的地方。又耶教說永生，淨土

宗說往生淨土，見佛聞法，悟無生忍。永生的「生」是生滅法，因滅而顯生，是對待的，有了「生」，自然也有滅，怎麼能「永」？無生的「生」，則本自無生，故無有生，所以稱爲無量壽。這也都是耶教和淨土宗不同的地方。

凡是願行菩薩行求無上道的人，不必一定要出家，在家也是可以的；不過出了家，離開親屬的恩愛，捨棄家庭的溫暖，用意是脫離情欲的羈絆，捨「私情」而發展佛力之「同情」，捨「私愛」而爲偉大之「博愛」，以渡一切眾生爲忠，以事一切眾生爲孝，這就是大同的精義。孫中山先生嘗說：「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的自然力，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今日的社會，是信教自由的社會，不能強人以迷信，只可令人心悅誠服而生正信，佛教就有這種功效。

上面所介紹的是老和尚對林蔣諸公暢談佛教的真理，至於佛學上的宇宙本體論和認識論，沒有詳細說明，等到有機會時當再作專題講演。下面介紹老和尚痛斥末法時期教徒的衰相。

## 第二講 虛雲老和尚痛斥末法時期教徒的衰相

虛雲老和尚說：「秀才孔子的罪人，和尚是佛的罪人。」這是一句俗話，初聽起來，覺得這句話太過火。現在看看這末法現象，深知：「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拿這件事來做例子。也可說：「滅佛法者，教徒也，非異教也。」例如更改佛曆年月，不用四月初八日爲浴佛節，就是末法時期的教徒衰相。按釋迦佛的法運，有正像末三期，正法像法各一千年，末法一萬年，正法像法已經過了，末法到現在已經過了九百八十二年。「末」者「沒」也，法怎麼會沒得了呢？擁護佛法的人多，佛法就萬古長存，事相雖然有正法像法末法，但人正則末法時期也是正法，如果自生退屈，則正法時期也成末法。經上所說末法時期的種種衰相，現在都出現了，和尚娶老婆，尼姑嫁丈夫，袈裟變白衣，白衣居上座，這些衰相到處可見。釋尊的法，到人壽三十歲時，大乘法就滅了，人壽二十歲時，連小乘法也都沒有了，人壽十歲時，只剩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法滅時先從楞嚴經滅起，其次就是般舟三昧經，例如歐陽竟無居士，用他的知見，作楞嚴百僞說，來反對楞嚴；還有遠參法師說華嚴，圓覺法華等經和起信論都是假的；這就是末法時期的現象。過去迦葉佛入滅後，諸天把他的三藏聖教，收集歸藏，建塔供養，唐時天人與宣律師說，在渭南高四台，和終南庫藏聖蹟，都是迦葉佛末法時經像所藏的處所，今現有十三圓覺菩薩在山谷內守護，每逢臘月，空中

有天鼓響。兩年前匪區中國佛教協會開成立大會，大家議論佛法的滅是佛弟子自己滅的，政府不管你滅不滅。開會的時候，政府派員出席，會中許多教徒，竟提出教中梵網經，四分律，百丈清規，說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應該取消。又說大領衣服，是漢人俗服，不是僧服，應當改革，不准穿，如果再穿，就是保守封建制度。又說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飲酒食肉，也都應當自由，誰也不能管。老和尚聽到這番話，大光其火，和他們反對。那些人對浴佛節也有不同的說法，他們不承認四月初八日爲浴佛節。老和尚憑法本內傳及摩騰法師對明帝所說的話做根據，反對他們的意見。「佛以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此當周昭王二十四年，魏書沙門曇謨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這樣年月，多少朝代都遵奉不改，周昭王甲寅到現今已經二千九百八十二年了，現在他們要改爲二千五百〇二年。本來孔子老子生在佛後，現在要把孔子老子擺在佛先。當時老和尚在大會上和他們爭論戒律，年號，以及漢服不准毀諸問題。老和尚說：「把佛法傳入中國的摩騰竺法蘭二位尊者，他們都是印度人，去佛滅的年代還不遠，當時白馬寺東，夜有異光，摩騰指出是阿育王藏佛舍利的處所，明帝建塔在上面，道教出來要和佛教比較優劣，摩騰尊者踵身虛空，廣現神變，法蘭出大法音，宣明佛法，二位尊者的智慧神通，難道還不清楚年月嗎？後來的高僧，如羅什、法顯、玄奘、道宣、雖有幾種傳說，也沒有確定改變。到了民國二年，章太炎等居士，在北京法源寺召開無遮大會，討論佛的紀念日，議決四月初八日爲浴佛節。對



與不對，總以遵古爲宜，改了不好。至於梵網經是屬於華嚴時，四分律是屬於阿含時；百丈清規由唐至今，天下奉行；大領衣也是由漢朝穿到現在，爲什麼一定要改呢？佛是印度人，印度一年分三季，一季四個月；我國一年分四季，一季三個月；我國有甲子分年號，印度沒有，所以改朝換代，難免不錯亂，弄不清楚。玄奘在印度十八年，也不會確定是什麼年代；前人行了一兩千年的四八浴佛，臘八粥，何苦自己要改呢？」

上面是老和尚痛斥末法時期匪區佛教徒的幾件事實。老和尚正氣磅礴，威鎮全場出席人員，一般不肖教徒，不敢再提異議，結果統統遵照老和尚的意見通過。真是好像關公單刀赴會得到勝利一樣。所以說，老和尚這次不顧艱險，不惜生命，受盡折磨，續佛慧命。

## 第三講 虛雲老和尚自度時期的難與奇

### 一難 生爲肉球

人生總要經歷生、老、病、死四種痛苦，尤以「生苦」影響母體最大，所以我們學佛人，要「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老和尚是在清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七月三十日寅時誕生於福建泉州府衙門內，那時他的父親在泉州府做官。他墮地後爲一肉球，母大駭慟，以爲今後沒有生兒子的希望，遂一氣壅死。家裏的人束手無策，問了許多飽經世變的老者，也都莫明其妙。大家認爲這個怪胎，是不祥之兆：俗語說得好，「一人有福，帶起滿屋；一人無福，連累滿屋。」第二天準備把這個肉球丟棄了去；正在這個當兒，來了一個賣藥的老頭子，把肉球一刀破開來，是一個肥胖的男孩；大家哀痛之餘，不禁喜出望外，由庶母王氏撫育，然而生母命歸黃泉，一去不能覆返了。假如當年不是菩薩化身爲賣藥的老頭兒，那有今日旋乾轉坤興亡繼絕的老和尚呢？這是老和尚的第一難。

### 二難 饑寒雪掩

老和尚是在清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十九歲）離家逃至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常開老人

爲披剃，次年依鼓山妙蓮和尚圓受具戒。光陰過得真快，老和尚割愛辭親，不覺轉瞬就是二十多年；自忖道業沒有成就，終日隨風飄蕩，心生慚愧，於是發心禮五台，以報父母劬勞之恩。清光緒八年（歲次壬午四十三歲）七月初一日由浙江普陀法華庵起香，三步一拜，當時附香者，有徧真、秋凝、山遐、覺乘、四位禪人。渡海後，每日行路不多，中間曾停湖州、蘇州、常州等處，四人都中途退轉，老和尚獨自向前拜去，至南京禮牛頭融祖塔、渡江、止浦口獅子山寺過年。次年由獅子山起香，從蘇北入河南省，經鳳陽、亳州、吳陵、嵩山、少林寺、至洛陽白馬寺；曉行夜宿，風雨晦明，如是行，如是拜，一心念菩薩聖號，苦樂飢飽，毫不繫念。十二月至黃河鐵卸渡，過光武陵，初一住店，初二渡河，泊岸，天已晚，不敢行，四無人煙，僅路旁有一擺小攤的茅棚，也沒有人居住。老和尚就此歇足，跌坐而坐；夜來大雪漫漫，寒氣襲人；次晨舉目一望，已化爲琉璃世界，雪深數尺，無路可行，過往無人，更不知去向。茅棚沒有遮欄，老和尚初則枯坐念佛，飢寒交迫，繼則蜷伏一角；雪愈大，寒愈甚，腹愈飢，奄奄一息，而正念不忘；一日、二日、三日，如是雪，如是寒，如是飢，漸漸入到昏迷狀態。初六午後雪止，稍微看見太陽影子，但已病倒不能興起。初七日來一乞丐，見老和尚病臥在雪堆中，不會說話，知道是凍傷了，將雪撥開，用圍棚的草烤火煮黃米粥，老和尚吃後，煖氣復生，不然，就會凍死雪中。這是老和尚的第二難。按這位乞丐自稱姓文名吉，來自五台山，勸老和尚路遠天寒，不必拜香。老和尚說：「誓願早定，不問年月遠近，一定拜

到底。」後來到了五台山，才知道那位乞丐，是文殊菩薩化身，第一次探試老和尚的心和救度老和尚的難。

### 三難 痢疾待斃

清光緒十年（歲次甲申四十五歲）正月初二日老和尚由洪福寺起拜香，抵懷慶府，城內小南海不許掛單留宿，不得已出城外宿路邊；是夜腹痛極劇烈，初四早繼續拜行，晚發冷病；初五起痢疾，每日仍勉強拜行；到十三日抵黃沙嶺，山頂只一破廟，沒有遮蔽，至此已不能行，歇下，不進飲食，日夜瀉數十次，起動無力，又無過往行人，祇有瞑目待斃而已。十五深夜見西邊牆下有人燃火，初疑心是匪徒，仔細一看，原來是文吉，心中大喜，呼文先生，文吉執火來照，對老和尚說：「大師父你怎麼還在這裏？」老和尚將經過情形一一告訴文吉。當晚文吉坐在老和尚身邊，又拿來一杯水給他吃，十六日文吉又將老和尚身上污穢衣服予以換洗，並給藥一杯。十七日病退，食黃米粥二碗，大汗，內外輕快，十八日病勢減輕不少。老和尚謝謝文吉說：「兩次危險，都蒙先生救濟，感恩不盡。」文吉說：「這是小事，不必掛齒！我看你從去臘到今，拜路不多，不知那年可拜到；你的身體又不好，決難進行，不必定拜，朝禮也是一樣。」老和尚答：「你的美意可感，但我出世不見母親，母為生我而死，父僅得我一子，我竟背父而逃，父因我而辭官，而短命，昊天罔極，耿耿此心，已經數十年了。特此發願朝山，求菩薩

加被，願我父母脫苦，早生淨土；任憑百難當前，非到聖境，死也不敢退願。」文吉說：「你誠孝心堅固，也算難得，我今回五台，也沒有甚麼急事，我願代你負行李，伴送行程，你只管前拜，輕累許多，心不二念。」老和尚說：「倘能這樣，你的功德無量，等我拜到五台，願以此功德，一半回向父母，早證菩提；一半奉送給你，以酬報救助之恩，好不好？」文吉說：「不敢當，你是孝思，我是順便，不必表謝。」文吉照應四日，病已大退。這是文殊菩薩第二次顯現，探視老和尚的心和救護老和尚的難。

#### 四難 口流鮮血

清光緒十年正月十九日老和尚扶病由黃沙嶺破廟中起香，一路荷物作食，都由文吉負擔，老和尚妄想頓息，外無物累，內無妄念，病一天好一天，體一天強一天，自晨至暮，可拜行四十五里，毫不感覺痛苦。三月底到太谷縣離相寺，見知客禮畢；那知客看見文吉就問老和尚說：「這位是你什麼人？」老和尚據實以告。知客厲聲說：「出門行腳，不達時務，這幾年北地飢荒，朝什麼山？甚麼大老官要人服侍？要想享福，何必出門？你見有什麼寺門，留俗人掛單？」老和尚當下聽其呵責，不敢回聲，只好認錯告辭。知客說：「豈有此理！由你自便，誰叫你來？」老和尚聽到話頭不對，就轉過話說：「這位文先生請到客店住，我在這裏打擾一單何如？」知客說：「那是可以的。」文吉說：「這裏距離五台山不遠，我先回去，你慢慢來，你的行李不久有人代你送上山的。」

「老和尚苦留不得。文吉去後，知客改顏悅色，和氣送單，到灶房熱坑上泡茶，親自做麵，陪吃。老和尚看見這種前倨後恭舉動，心中頗爲奇怪，又顧左右無人，乃問知客：「此間常住多少眾？」知客答：「我在外江多年，回來住持，連年歲荒，僅留得我一個，食糧也盡於此；剛才舉動，是遊戲耳，幸勿見怪。」當時老和尚十分難過，啼笑皆非，勉強吃了半碗麵，就告辭到街上旅店裏找文吉，遍找無著。時四月十八，月明如晝，老和尚想追上文吉，於是星夜向太原府拜香前進，心急如火；次日腦熱，鼻孔流血不止。二十日到黃土溝白雲寺，知客見老和尚口流鮮血，不准掛單，在外勉強過一夜，廿一早進太原城，到極樂寺，飽受責罵，不掛單，二十二早出城禮拜，北門外遇見一位青年僧，名文賢，見老和尚近前招呼，接過拜禮行李，休息十日，病漸痊愈，身體康復，繼續拜香。這是老和尚的第四難。

### 五難 失足墮水

清光緒十八年至二十年老和尚在九華山翠峰茅蓬，研究經教。二十一年（歲次乙未五十六歲）揚州高旻寺住持月朗法師到九華，說高旻寺有朱施主法事，連舊日四七，共打十二個七，希望老和尚赴高旻參加。老和尚應允，下山後至大通荻港，沿江行，遇水漲，過渡，舟子索錢六枚，老和尚身無半文，舟子逕鼓棹去。老和尚不得已行行復行行，忽失足墮水，浮沉一晝夜，流至采石磯附近，被打漁的人網起來，喚寶積寺的僧人認

領，那位僧人是老和尚在赤山同住過的，一見大驚，急招進寺救甦，時爲六月二十八日。這是老和尚的第五難。

上面所講述的老和尚自度時期所經歷的五難，下面要講述的是老和尚自度時期所經歷的九奇。

## 一奇 觀音送子

老和尚俗姓蕭，梁武帝的後裔，世代居住在湖南湘鄉，父親名叫玉堂，母親姓顏。清道光初年，父親是科舉出身，分發到永春，佐治州事，父母年逾四十，常以無子爲慮。讀書人總以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母親信仰觀音菩薩，一天赴城外觀音寺祈子，見寺宇殘破，及東關橋樑失修，發願興建。回家後夫妻同夢一長鬚著青袍的老人，頭頂觀音跨虎而來，躍臥榻上，醒後互相驚告，遂有娠，次年父調佐泉州府，母懷胎十月，生下一肉球，剖出即今日的老和尚。

## 二奇 物大如山

清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十二歲）二月，老和尚的父親因事赴臺灣，攜帶老和尚行，初乘小洋船，由廈門出發，忽於茫茫大海中，現出一怪物，體大如山，高出海面數尺，全船的人都合掌念觀世音菩薩，船行約半小時，始見這個大怪物現出魚尾形，其長不知

若干里，而全船的人安然無恙。

### 三奇 歡喜法器

清咸豐二年（歲次壬子十三歲）老和尚跟隨乃父送祖母生母的靈柩，回湘鄉安葬，請僧人到家裏做佛事，老和尚看見三寶的法器，生歡喜心。家中藏有佛經，初看香山傳，觀音菩薩成道等書，熏染根深；八月又跟隨乃叔進香南嶽，遍遊各寺院，流連不願回家，好像有夙緣一樣。

### 四奇 結婚無染

清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十七歲）老和尚在家讀道書三年，深感道家的學說，不是究竟，終日如坐針氈；於是假裝安心助理家務，以博叔父的歡心，而鬆懈叔父的防範。一日乘叔父外出，乃打包向南嶽逃去，歧路多，半路被截回，並送至泉州。乃父加以禁錮，並和兩位未婚妻田譚二氏舉行婚禮。老和尚結婚後，雖屬同房，不但沒有和田譚二位新娘發生肉體上關係，而且天天向二位新娘說佛法，二氏也能領悟，不覺竟成了閨中淨侶。

### 五奇 巖洞生活



清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二十歲）老和尚依鼓山妙蓮和尚，圓受具戒，法名演徹，又名古巖，字德清，他的父親常常派人四出尋找，他不敢露面，隱山後巖洞中，禮萬佛懺，有時遇見虎狼，也不畏懼。如是三年，他的父親因獨生兒子失蹤，心灰意冷，乃告老還鄉，鼓山職事來山洞告知其事，並說：「苦行固是好事，但必須福慧雙修，你的父親既然回去了，可不必匿避，還是出來回山任職，給大眾服一點務吧！」因此老和尚就出洞回山，任職四年，自水頭，園頭，行堂，典坐等苦行事，中間曾派充廝事，沒有就；寺中常住時有單襯，也不領受，每日只吃粥一碗，而體力強健。山中有古月禪師，在眾中算是苦行第一，老和尚常常請教他；後來想想，以爲任職多年，對於修持不無少礙，又想從前玄奘法師赴印度求學，十年前先習印度方言，日行百里，又復試驗絕食，先由一日起竟能絕食若干日，以防沙漠荒磧，連水草都會絕跡。古德苦行，可以效法；於是辭去鼓山職事，盡散衣物，僅攜一衲，一褲，一履，一簑衣，一蒲團，復向後山中作巖洞生活。如是又過三年，吃的是松毛和青草，喝的是巖泉澗水，日子久了，褲子鞋子都已破敝，祇有一件衲衣蔽體，頭上束金剛圈，鬚髮長盈尺，雙目炯炯有神光，人見了以爲是妖怪，恐怖不敢近前，老和尚也不同意人談話。初一二年常常看見勝境，老和尚毫不動心，不以爲異，一心觀照及念佛，處在深山大澤中虎狼不侵，蛇蟲不損，受人憐，不食人間煙火。真有「幕天席地，萬物皆備於我」的境界。老和尚心中歡悅，自以爲是四禪天的人。古人說：「一鉢輕萬鍾。」老和尚並一鉢都沒有。無罣無礙，自在在

；因此胸境灑脫，體力一天比一天強壯，耳聰目明，健步如飛，自問也不知其所以然。到了第三年更進一步隨心所欲，隨意所之，有山可住，有草可食。是年老和尚纔三十歲，清同治八年（歲次己巳）。

## 六奇 剃髮沐浴

清同治九年（歲次庚午三十一歲）老和尚一日行至溫州某山，棲息巖中，有一位禪人來洞巖訪問，說：「久聞高行，特求開示。」老和尚被那禪人一問，深深地感覺慚惶，很謙虛回答他說：「智識愚昧，又少參學，望上座慈悲指示。」禪人問：「你如是行徑，究竟有多少年？」老和尚詳細告訴幾年來的經過。禪人說：「我也少有參學，說不出什麼來，你可到天台華頂龍泉庵，請問融鏡老法師，他是天台山第一個有道德的和尚，必能饒益你。」老和尚聽到這句指示，即直上華頂，到茅庵外，見一僧，即問老法師在家沒有？那僧人答：「補衣的就是。」老和尚向前頂禮，法師全不顧視。老和尚說：「學人特來親近老法師，望慈悲開示。」法師顧視良久開口問：「你是僧呢？是道呢？還是在家人呢？」答：「僧」。問：「受戒沒有？」答：「已受具戒」。問：「你這般行徑，有多少時候？」老和尚略說經過。問：「誰教你這樣做的？」答：「因見古人每多苦行成道，因此想學。」問：「你知道古人持身，還知道古人持心麼？看你所作所爲，近似外道，不是正路，枉用了十年功夫；巖棲谷飲，壽命縱有萬年，也不過是如楞嚴

經上所講的十種仙之一，去道尚遠；即進一步證到初果，也不過是一個自了漢而已。若菩薩發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自度度人，出世間不離世間法，你勉強絕人間煙火，連褲子都不穿，未免標奇立異，又何怪工夫不能成片呢？」老和尚被法師痛處一錘，直透到底，復頂禮求開示。法師說：「我教你，若聽，就在這裏住；不聽，任你他去。」答：「特來親近，怎敢不聽？」法師即贈以衫褲衣履，令剃髮沐浴，作事，並教看「拖死屍是誰」的話頭。老和尚一一聽從，並試吃粥吃飯，學天台教觀，從此老和尚又是一個新生命。

## 七奇 裸女相就

清光緒三年（歲次丁丑三十八歲）老和尚自寧波至杭州途中，那時正逢三伏天氣，船小人多，與青年婦女臥舖相連；夜闌人靜，大家都睡得很熟，有一女子撫摩老和尚的下體，驚醒，見那女子卸衣裸體相就，老和尚不敢作聲，急起趺坐，持咒，該女也不敢動。假若當時失了覺照，那就沒有今日的老和尚了。這件奇事，和阿難遇摩登伽相彷彿。但阿難當時有佛住世，可以救護，而老和尚生在末法時期，全靠自力鎮定。

## 八奇 代送行李

清光緒十年（歲次甲申四十五歲）五月初在途中拜香，後面來一輛馬車，緩行不越

前，老和尚察覺後讓路，車中官人下車問：「大師在路拜什麼？」老和尚告知朝五台，報親恩。官人也是湖南人，暢談很歡喜。官人說：「我現在住峨口白雲寺，是你朝台必經之地，你的行李，我代你送去。」老和尚深為感謝，又落得每日輕鬆拜香，別無負累。五月中旬拜到白雲寺，代送行李的人就是該營營官。見老和尚到，歡迎至營部，休息三日，告辭，繼續起香，五月底到顯通寺，兵弁已將行李送來，下山去了。

## 九奇 忽見光明

清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五十六歲）老和尚自六月二十八日墮水得救後，口鼻大小便諸孔流血，在寶積寺住了幾天逕赴高旻，知事僧見他容顏憔悴，問有病沒有？答：「沒有。」晉謁月朗和尚要求在堂中打七，但月朗和尚要給他的職務；高旻家風嚴峻，如請職事拒不就，就視為慢眾，要表堂，打香板，老和尚既不允就職事，只好順受表堂，打香板，一聲不響，也不說明墮水事，於是病益加劇，流血不止，小便滴精；在禪堂中晝夜精勤，澄清一念，不知身是何物。這樣經過二十多天，一切病不覺頓癒。過幾日采石磯住持德岸送衣物來供，見老和尚容光煥發，非常高興，乃將老和尚墮水的事告知大眾，無不欽歎，禪堂內職務不派老和尚輪值，以便修行。從此老和尚萬念頓息，工天「落堂」，晝夜如一，行動如飛。一天，夜放晚香時，開眼一看，忽見大光明好像白晝一樣，內外洞澈，隔牆見香燈師小解，又見西單師在圍中，遠及河中行船，兩岸樹木形

形色色，都能了見，那時才打三板。次日詢問香燈師和西單師，果然不錯，但老和尚不以爲異。至臘月第八個七第三晚，六枝香開靜時，護七例沖開水，將水濺在老和尚手上，茶杯墮地，一聲破碎，頓斷疑根，慶快平生，如大夢初醒。老和尚自念出家漂泊數十年，在黃河茅棚被個俗漢一問，不知水是什麼？假若當時踏翻鍋灶，看文吉有什麼話可說？這次倘不墮水大病，不遇順攝逆攝，知識教化，那就會錯過一生，怎能有今朝？老和尚自念至此，即說一偈曰：

杯子撲落地，  
響聲明漑漑；

虛空粉碎也，  
狂心當下息。

又偈曰：

燙著手，打碎杯，  
家破人亡語難開；

春到花香處處秀，  
山河大地是如來。

諸佛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諸祖以續佛慧命，乘願再來；大悲大願，不光是自了而已。老和尚悲大願大，故憂也深任也重。他自出生到五十六歲是自度時期；他在這五十六年中間，除了經過五難，顯見九奇外，對於修持的工夫也有很多值得人們效法的地方。他行年三十一歲，始學教於天台融鏡老法師。三十六歲至高明寺聽敏曦法師講法華經，在岳林寺聽彌陀經。三十七歲至天童寺聽楞嚴宗通。五十三歲約普照月霞印蓮諸師同住九華山，由普照師主講華嚴經，弘五教儀，賢首一宗，如是研究經教三年。五十六

歲至揚州高旻寺打禪七，自第八七的第三晚，疑根頓斷開悟。他自四十三歲起至四十五歲止，爲報親恩，由普陀法華庵起香，三步一拜，一直拜到五台爲止。在這三年中時爲疾病所困，風雪所阻，到了萬分危險不能拜香的時候，文殊菩薩化身救護。老和尚一心正念，雖歷盡艱難猶生歡喜心；每每藉境驗心，愈辛苦處愈覺心安；因此悟到古人所謂「消得一分習氣，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煩惱，便證少分菩提。」在五台山曾參加顯通寺六月大佛會，圓滿後上大螺頂，拜智慧燈，第一夜無所見，第二夜見北台頂一團火，飛往中台落下，片刻之間，火分成十餘團，大小不一；又見中台空中三團火，飛上飛下；北台四五處現火團，也大小不同。七月初十日拜謝文殊菩薩下山，由華嚴嶺向北行，朝北嶽恆山，至虎風口，直上，有「朔方第一山」石坊，山頂有廟，雲級插天，穹碑森立，進香下山，至平陽府朝南北仙窟，城南有堯廟，極壯麗偉觀。南至蒲州盧村，禮漢壽亭侯關廟，渡黃河，越潼關，入陝西境，至華陰，登太華山，禮西嶽華山廟，攀鎖上千尺幢，百尺峽，及老君犁溝；留八日，慕伯夷叔齊之聖潔，遊首陽山。至陝境西南香山觀音寺，觀莊王墳，入甘肅境，至崆峒山，十二月底回香山過年。次年春老和尚年四十六歲，離香山，西出大慶關，至咸陽，看召伯甘棠樹；到長安，城垣雄偉，古跡頗多；城外慈恩寺內的大雁塔，浮屠七級，有唐代以下題名碑，大秦景教碑，府學宮前爲碑林，有七百多種，城東爲灞橋，環有七十二孔，橋亭折柳，有陽關三疊處。到華嚴寺禮杜順和尚塔、清涼國師塔，至牛頭寺興國寺禮玄奘法師塔。到終南山東五臺，響鼓坡

、寶藏寺，白水浪。到南五台，晤覺朗、冶開、法忍、體安、法性諸上人，在那裏結茅庵，大家同住。三月初一日早殿後忽見群星亂飛，現天帚星，很久才沒。在南五台住了兩年多，到四十八歲二月下山至翠微禮皇裕寺，後安山淨業寺，禮宣祖塔，到草堂寺，禮鳩摩羅什法師道場。遊太白山，高一百〇八里，六月不溶雪，至二板寺大板寺，上大龍池頂，水分四流，經子午鎮，漢中府，漢高祖拜將台，包城諸葛廟，張飛萬年燈諸名勝；經龍洞背，天雄關，小峨嵋，劍門關，鉢孟寺，白馬關，龐統墳，以達四川梓潼縣文昌廟，途中經過七曲山，九曲水，劍門關，削壁中截斷，兩崖相嵌好像劍一樣，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山上有姜維城；當年所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而棧道的難行，的確難如上青天。至新都縣寶光寺過年。這次老和尚參訪各名山大川，是踽踽獨行，三衣一鉢，毫無繫累，徜徉山水，境也澄心。四十九歲正月由寶光寺起程入成都省會，禮昭覺寺文殊院，草堂寺，青羊宮，經華陽雙流南下眉山縣，洪雅縣，至峨嵋山下，由伏虎寺九老洞上峨嵋金頂進香，夜看佛光，萬盞明燈，好像天星繁聚，其中的勝境，一言難盡。在寶光寺參應真上人，住十日，循萬年寺，禮毗盧殿，下山，至雅州，入瀘定，這裡就是諸葛孔明「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的地方，現在改爲西康省。雅安中有大渡河，用鐵索駕瀘定橋，長達三十餘丈，行人在橋上經過，搖曳動蕩，非常擔心，如果有心臟病的人，根本就無法通過這座橋。向西行經打箭爐裏塘（即理化）巴塘（即巴安），北至察木多（即昌都），西至碩督經阿蘭多，以及拉里（即加黎）。所經歷

的地方，地廣人稀，漢藏蕃蒙夷及獐獍等等種族各聚族而居，語言複雜，能通漢語者只百分之二。裏塘有貢噶神山，是喇嘛聖地，巴塘多險峻高山，各種族多奉喇嘛教。由拉里南行至江達（即太昭）過此就到了西藏的境界。過烏蘇江，越拉薩河，就是西藏首都拉薩，是全藏政教的中樞。西北達布拉山，有高十三層的達布拉宮，殿宇莊嚴，金碧耀目，是達賴活佛坐床的處所，有喇嘛僧二萬人；附近有葛爾丹，別蚌，色拉三個大寺，各有數千住眾。又西行經貢噶，江孜，至日喀則（即扎什倫布）西有扎什倫布寺，建築宏麗，廣及數里，是後藏政教領袖班禪活佛坐床的處所，住有喇嘛四五百人。目前中共想利用班禪活佛而打倒達賴活佛，其實各有各的處所，各有各的信徒，怎麼可以憑暴力來摧毀民間的信仰呢？共匪的愚昧無知，可憐亦復可笑。老和尚一年以來，登山涉水，日出而行，日入而息，每每好幾天中都遇不見一人，鳥獸和中原不同，風俗也很奇怪，僧伽不守戒律，多吃牛羊，僧服劃分紅黃，各立門戶，想當年祇園時會，釋尊當痛哭流涕了。老和尚不願在西藏久留，乃於次年（五十歲）開春向南行，經拉噶，亞東（即茅屯）入印度，經不丹國，翻越重山峻嶺（聞即喜馬拉雅山），至楊甫城朝佛古跡，由孟加拉大埠渡錫蘭，朝聖地，坐船到緬甸，朝大金塔；到摩羅緬吉帝利，這裡有一塊大石頭，狀極奇怪，傳說這是目連尊者安置的，朝拜的人非常踴躍。老和尚越喜馬拉雅山時，還留下一首詩：

何物橫天際，

晴空入望中；



這般銀世界，無異玉玲瓏。

七月起程回國，由臘戍過漢龍關，就到了雲南的境界，至大理，觀洱海銀濤，聲聞數里，歎爲奇觀。老和尚回國的初願，是朝雞足山，禮迦葉尊者。（按尊者在山入定待彌勒下生）渡洱海後，向東北行，經挖色，百恒，平沙，山角，安邦大王廟。到靈山一會坊，即雞足山麓，半山有鳴歌坪，相傳尊者入山時，有八國國王送行至此，不忍離去，在此修行，成爲護法神，後人建大王廟。老和尚直上至迦葉殿，殿中奉尊者像，傳阿難尊者來朝，石門自開，至聖境懸巖，石壁生成一道石門，叫做華首門，迦葉在門內入定，好像一座城門，高數十丈，廣十餘丈，雙門關閉，門縫看得清清楚楚。那天的遊客及導引的土人很多；老和尚進香禮拜的時候，忽聞大鐘三聲，土人歡呼禮拜，說有異人到此，就可聽到鐘鼓魚磬聲，不過大鐘聲還是第一次，土人都相稱老和尚有道。再上山頂，名天柱峰，這裡是全山最高處；從山下到此，約三十里，有鈎殿一所，楞嚴塔一座。據山志載：「全山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今則全山不足十寺，僧伽與俗人無異，子孫相承，各據產業，不是本山子孫，不准在山中住，也不留單。老和尚念往昔法會之盛，今日人事之衰，歎息不已；所以後來度他時期毅然興復雞足山。下山後至雲南縣在西門外高鼎寺住，初到即聞蘭香滿室，執事僧向老和尚致賀。說：「府志載：『山有仙蘭，不見其形，遇真人而放香焉。』今日蘭香滿山，上座德感。」老和尚回湘心急，一宿即行，經昆明府，貴陽鎮入湘西芷江，經寶慶府達衡陽，禮恆誌和尚於岐山，住旬日

至湖北武昌，禮志摩和尚於寶通寺，學大悲懺法。赴九江入廬山，禮志善和尚於海會寺，參加念佛會。過安徽境，遊黃山，朝九華山，禮地藏王菩薩塔，百歲宮禮寶悟和尚，渡江至寶華山，禮聖性和尚。兩年來，老和尚隻身行萬里，除渡海坐船外，都是步行。水驛山程，霜風雪雨，他不但不覺旅行之苦，反思昔日放逸之非，體力增強，步履輕捷；古人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老和尚漸漸做到了。上面所講的，是老和尚兩年來參訪的經過，在此過程中更足以證明老和尚的堅苦卓絕，而得到今日繼往開來的偉大成就。下面就開始講老和尚五十六歲開悟後度他時期的難與奇。

## 第四講 虛雲老和尚度他時期的難與奇

虛雲老和尚自開悟後除自己修持精進不退外，還利用時機普度眾生。在這度他期間，所經過的災難和所顯見的神奇更令人不可思議，現在先說災難。

### 六難 大病頓發

清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五十八歲）十一月間大病頓發，不能拜佛，漸漸沉重，只能臥，不能坐，服藥也沒有效；那時大眾都以爲他不會好，乃把他遷進如意寮，承阿育王寺首座顯親，監院宗亮，與廬姑娘等多方施救，費財費力，病還是不得減退。老和尚自以爲世緣將盡，聽其自然，但燃指不成，心生焦急。過數日有八個人入寮告知十七日爲燃指日期，老和尚堅請參加，首座等都不讚許，恐生命危險。老和尚不覺淚如泉湧，說：「生死誰能免？我想報母恩，發願燃指，倘因病中止，生又何益？」宗亮監院時年纔廿一歲，聽到老和尚悲聲，感到老和尚的孝心，不禁也流淚說：「你不要煩惱，我助你成就，明日齋歸我請，我先爲你佈置，好不好？」老和尚感謝不已。十七日早宗亮請他的師弟宗信幫老和尚燃指，由好幾個人輪流扶上大殿，禮佛，經過種種儀節禮誦，以及大眾念懺悔文。老和尚一心念佛，超度慈母，初尚覺痛苦，繼而心漸清定，終則智覺朗然；念至「法界藏身阿彌陀佛」，全身八萬四千毛孔，一齊豎起。那時，指已燃畢

，老和尚自己起立禮佛，不用人扶，也不知道自己有病，於是步行酬謝大眾，回寮，眾都驚歎希有。

## 七難 索斷浸水

清光緒二十八年（歲次壬寅六十三歲）老和尚抵峨嵋山，登金頂，觀佛光，與雞足山的佛光相同，夜看萬盞明燈，與在五台山拜智慧燈無異；至錫瓦殿，禮真應老和尚，他是全山的領袖，宗門的大匠，時年七十多歲，相聚數日，暢敘極歡。下山後循洗象池，大峨寺，長老坪，毗盧殿，峨嵋縣，峽江縣抵銀村，過流沙河；適逢水漲，從早到午候船來，老和尚讓戒塵法師先上船，遞上行李，老和尚正想登船，繩索忽斷，水流又急；老和尚以右手攀船弦，船小人多，稍側就會傾覆，老和尚不敢動，從流而下，浸在水中，至暮，船泊岸，眾才把老和尚牽上，衣褲盡濕，兩足都被小石割破。

## 八難 險遭剖腹

清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六十六歲）老和尚到仰光，遊大金塔，參觀各聖境，取道檳榔嶼返國，船到埠，因船中有患疫病而死的旅客，於是懸旗「打限」，就是要全船的人，在遠處山上受檢驗後才准登岸。全船旅客約一千餘人，上山後，一任日晒夜雨，毫無遮蓋，每日發米一小碗，蘿蔔兩個，自己煮食，醫生每日來看二次，一星期後人去

一半，十日人都去盡，獨留老和尚一人，那時老和尚心極焦急，病益加重，形容悽苦，漸漸不能進飲食，到第十八日醫生來，令移一淨室，無人居，當下老和尚心甚歡喜，一會兒有一位老人來巡視。老和尚問他的籍貫，知道是泉州人。他嘆氣說：「這個屋子是住將要死的病人，以為剖腹的準備。」老和尚說明要去極樂寺，那老人動念說：「我拿藥給你吃。」煎來神油茶一碗，吃了兩天好些。老人又說：「醫生來，你聽我咳聲，就起來振作精神，醫生拿藥給你，你不要吃。」醫生來，果如所言，迫令吃藥開水，不吃不行。醫生走了，老人來問是否吃了藥，老和尚如實以告，老人驚說：「難活了，明天就有人來剖腹，我給藥你吃，望佛祖保佑你。」第二天早上，老人又來，見老和尚坐在地上，睜眼不能見人，老人把他抱起，見滿地是血，老人又拿藥來吃下，急為老和尚換衣，將地洗淨。嘆氣說：「別人吃了昨天的藥水，不等斷氣就開刀了，你不該死，佛祖有靈。九點鐘，醫生來剖你的腹，我作咳聲，你裝神氣些。」九時醫生果來，見到老和尚用手指一指，笑笑而去。老人說：「他笑你不該死。」老和尚拜託老人送些錢給醫生，放他出去。於是把在仰光高居士給他的供養取得四十元給醫生，二十元給老人，以謝照顧之恩。老人說：「我不要你的錢，今天的醫生是紅毛人，不可以說，明日是吉冷人，可以講。」是晚，老人來說，已經和番人講好送二十四元，明天就可放行。次早醫生來，看畢，喚船過海，老人扶老和尚上船，僱小車送至廣福宮。一場災難，始告度過。於此可見殖民地的非人生活及英政府的貪污情形之一斑。

## 九難 全身枯木

清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六十八歲）在曼谷入定九日，出定後雙腳麻痺，初只行動有礙，後來全身好像枯木一樣，不能執筆，食要人餵，護法聘中西醫診治，針灸服藥都沒有效果，口不能言，目不能見，群醫束手，但老和尚身心清淨，並不感覺痛苦，一切事都放下了，只有一事老和尚放不下，什麼事呢？就是請購藏經及修建雞足山殿閣的捐款匯票縫在衣領內，沒有人知道：老和尚口不能言、手不能寫，萬一化身時，一火燒去，這事因果如何能負？思深淚下，默祈迦葉尊者加被。那時有一位妙圓師，是從前在終南山同住的，見老和尚下淚，口微動，即近前湊耳傾聽；老和尚請妙圓師取茶禱迦葉，服下心內清涼，即入夢。見一老僧好像迦葉一樣，坐在老和尚身邊，用手摩老和尚的頭。說：「比丘！衣鉢誠不離身，汝不須憂，只要用衣鉢作枕頭就好了。」老和尚聽畢，即自取衣鉢作枕，回頭已不見尊者，通身汗下，當下說不出的無限悅樂。等到舌根漸漸圓轉，請妙圓師到華陀前求藥方，只開了木櫛夜明砂二味，服後眼能看見，口也能說；再求一方，僅赤小豆一味，用豆煮粥充飲食，不准吃雜物，吃了兩天頭略能動，再求還是赤小豆；從此以豆爲食，大小便通，污穢好像黑漆一樣；漸漸知道痛癢能夠起來行走；先後二十餘日，這次的災難，才算脫身。

## 十難 遭匪毒打

老和尚自六十八歲那年災難脫離後，一直到民國三十九年（歲次庚寅）一百一十一歲，都很平安地弘法利生建寺；不幸民國四十年春，在雲門開戒期間，忽來匪徒百餘人，除搜檢全寺外，又將老和尚禁閉一室，絕飲食，大小便不許外出，日夜一燈黯然。好像坐在地獄裏一樣。過三日有大漢十人入室，逼老和尚交出黃金白銀槍械。老和尚說沒有，竟被毒打，先用木棒，繼用鐵棍，打至頭面血流，肋骨折斷，隨打隨問，老和尚已跌坐入定，金木交下，撲撲有聲。是日連打四次，擲之蹶地，眾匪以為老和尚死了，呼嘯而去；深夜侍者又將老和尚扶坐於榻上；又過一日，眾匪聽說老和尚沒有死，又復入室，見老和尚端坐入定如故，益怒，拖下地，用大木棍毒打，十餘匪眾以皮鞋蹴踏，五竅流血，倒臥地上。以為必死無疑，又呼嘯而去。侍者復抱老和尚安坐榻上，過五日老和尚漸漸作吉祥臥下（如佛涅槃像）經一晝夜，全無靜動，侍者用草試鼻孔，也不動搖，但體溫尚存，容顏如生，經過二十四小時始微微呻吟，扶他起坐，侍者告以入定及臥睡時間，老和尚告知侍者神遊兜率聽法事。經過這幾日，眾匪徒看見老和尚行動奇特，疑畏漸生，互相耳語，有一名好像是土匪頭目問左右的僧人說：「那老傢伙爲什麼打不死的？」僧人答：「老和尚爲眾生受苦，爲你們消災，打不死的，久後你們自然知道。」那頭目聽到這個話，非常害怕，從此不敢復向老和尚施楚毒。這是老和尚度他時期最大

的一場災難。

老和尚自五十六歲以後，大災難經過上來所講述的五次，而所顯現奇異不可思議之處，實在記憶不清；前面已經講過了九奇，現在繼續講第十奇至四十八奇：

### 十奇 金龍現形

清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五十八歲）老和尚往寧波阿育王寺禮舍利，每日從三板起，至晚間開大靜，除殿堂外不用蒲團，展大具，定三千拜。忽一夜在禪坐中，似夢非夢，見空中金龍一條。飛落舍利殿前天池內，長數丈，金光晃耀，老和尚騎上龍脊，即騰空至一處、山水秀麗，花木清幽，樓閣宮殿，莊嚴奇妙，看見親母在樓閣上瞻眺；老和尚即大叫母親，請你騎龍上來到西方去，龍下降，夢也驚醒，覺得身心清爽，境界悚然。老和尚平生夢見母親，就只此一次。

### 十一奇 夜半棺動

清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六十一歲）老和尚自從五十一歲到宜興，禮仁智和尚，修顯親寺（密祖出家處）在江浙一帶住了十年，又想再朝五台，先到鎮江楊州朝雲台山，入山東朝東嶽泰山，東趨牢山，訪那羅延窟（憨山老人海印寺）到曲阜，禮孔廟孔陵。在西行路上，夜宿一破廟，空無一物，只有一口破棺材，棺蓋是向上仰起來的，知道



棺內沒有死屍，於是就睡在棺蓋上；到了半夜，棺內大動幾次，忽有人說話，「我要出來。」老和尚問他是人還是鬼？答：「是人。」問：「是什麼人？」答：「是討飯的。」老和尚乃笑起，讓他出，狀醜如鬼。問老和尚是什麼人？答：「是和尙。」討飯的大怒，說和尙壓在他頭上，幾至用武。老和尚說：「我坐在棺蓋上，你動都不能動，還講打麼？」那討飯的不敢再說，自往小便後還回棺內睡。

## 十二奇 途遇洋兵

老和尚行年六十一歲，正逢庚子拳匪之禍，義和團在山東各縣時常作亂；老和尚再度朝五台。路經山東遇一洋兵，以槍相向，問：「怕死不？」老和尚答：「倘該死汝手，任便。」洋兵見老和尚神色不動，說：「好的，你去。」老和尚遂趕赴五台，鄉人都嘖嘖稱奇。

## 十三奇 祈雨息災

庚子年五月，義和團的亂，一天厲害一天，以「扶清滅洋」爲號召，殺日本使館書記及德國公使，皇太后暗中縱容，至五月十七日竟下詔向各國宣戰，京中大亂；六月天津失守，七月，八國聯軍陷北京，皇太后和光緒帝向西逃難，時王公大臣有的住在龍泉寺，請老和尚一併西行護駕，在兵荒馬亂中，日夜趕程，艱苦萬狀，行抵達阜平縣，才

聽到甘肅巡撫岑春煊出兵勤王，帝后大喜，出長城，進山西雁門關，那裏有一所雲門寺，寺內住一老僧年已一百二十四歲，帝賜黃綾及建牌坊。又西行到平陽，遍地饑荒，當地老百姓煮芋葉薯葉給帝后吃，帝后認爲味很美。到西安，岑春煊請老和尚在臥龍寺祈禱雨雪息災，佛事圓滿後，雨雪交加，饑饉之災漸息。老和尚以帝后駐西安，囂煩日甚，乃秘密潛至終南山結茅，改號「虛雲」以避熟人的耳目。

#### 十四奇 煮芋入定

清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六十二歲）隆冬，萬山積雪，嚴寒徹骨，老和尚獨居茅蓬中，身心清淨，一天煮芋鍋中，跏趺坐等待芋熟，不覺入定，到第二年正月，山中鄰棚復成師等久不見老和尚的面，乃來茅蓬賀年，見棚外虎跡遍滿，無人足跡，進茅蓬見老和尚入定，乃以磬開靜。問：「老和尚已吃飯沒有？」答：「沒有，正在煮芋，大概已經熟了。」打開鍋蓋一看，霉高寸許。復成師驚訝說：「你一定就是半月了。」相與烹雪煮芋飽食大笑而去。

#### 十五奇 雄雞皈戒

清光緒二十九年（歲次癸卯六十四歲）老和尚在昆明府福興寺閉關，有一迎祥寺僧人叩關，說寺中有放生雄雞一隻，體肥碩，極兇惡好鬥，群雞都被傷冠羽。老和尚聞言

即取雞來說三皈五戒，且教令念佛；不久，雞性轉變，不復好鬥，時作「佛佛佛」的聲音，獨棲樹上，不傷蟲，不給不食，一聞鐘磬即隨眾上殿，課畢，仍棲樹上。如此經過二年，一日晚課後，站立舉首，張翅三扇，作念佛狀、立化，數日不變，老和尚令人用龕埋葬，並作了一篇銘文：

好鬥成性此雞雄，

傷冠拔羽血流紅；

知畏奉戒狂心歇，

素食孤棲不害蟲；

兩目瞻仰黃金相，

念佛喔喔何從容？

旋繞三撲奄然化，

眾生與佛將毋同。

## 十六奇 力移巨石

清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六十五歲）老和尚出關後，住雞足山鉢孟庵，以便挽救瀕中僧眾，恢復迦葉道場。那鉢孟庵自清嘉慶後就沒有人敢住，因為大門外右邊有一巨石，白虎不祥。老和尚擬就白虎巨石處鑿一放生池，僱工斫之不碎，挖開土方察看，找不到石根。石高九尺四寸，寬七尺六寸，頂平可跏趺坐。招包工議定向左邊移遠二十八丈，來工人百餘名，拼力三天，無法動，工人不顧都散去。老和尚祈禱伽藍，諷誦佛咒，率領僧人十餘，不費吹灰之力，即將該石移向所指定的左方；哄動觀眾，驚為神助，眾稱該石為「雲移石」，士大夫題詠該石者頗多，老和尚也有詩紀此事。

其一

嵯峨怪石挺奇蹤，  
天未補完留待我，  
移山敢笑愚公拙，  
自此八風吹不動，

苔蘚猶存太古封；  
雲看變化欲從龍；  
聽法疑曾虎阜逢；  
凌霄長伴兩三松。

其二

鉢盂峰擁梵王宮，  
訪道敢辭來萬里，  
年深嶺石痕留蘚，  
俯瞰九州塵外物，

金色頭陀舊有涼；  
入山今已度千重；  
月朗池魚影戲松；  
天風吹送數聲鐘。

十七奇 路逢知己

老和尚自力移鉢盂庵門前巨石後，已博得大眾的信仰，於是展開修寺的工作，獨往騰衝募化，留戒塵師在寺料理內務。由下關至永昌，過和木樹，這條路有數百里長，犖犖難行，官民從來不曾修理過。據當地土人說：「有一位外省來的僧人，自己發心苦行修路，不捐募，任來往的人助火食；數十年來，沒有退變；因此這條路已修通了十分之九；蒲漂人感念他的德行，想修孔雀明王寺供養他，他不願意，只願修路。」老和尚聽

到這句話，認爲奇怪，循路前進，將近黃昏，那僧人荷鋤攜畚將歸；上前問訊，那僧人瞠目不理睬，老和尚也不顧，跟隨到寺，見他放下鋤頭，上蒲團結跏趺坐，老和尚參禮，他不看，不語；老和尚也向他對坐。第二天早晨，那僧人做飯，老和尚給他燒火，飯熟，也不招呼，各自取鉢盛食，吃完了，那僧人荷鋤，老和尚負箕，共同搬石挖泥鋪沙，共同起止；如是十餘日，彼此未曾開口說話。有一天晚上月明如晝，老和尚在寺外大石上趺坐，夜深未進寺，那僧人輕步至老和尚後背，大喝說：「在這裏做什麼？」老和尚微開兩眼緩聲合應，「看月」。那僧人說：「月在何處？」老和尚答：「大好霞光」。那僧人說：「徒多魚目真難辨，休認虹霓是彩霞。」老和尚說：「光含萬象無今古，不屬陰陽絕障遮。」那僧人握著老和尚的手大笑說：「深夜請回休息。」第二天暢敘甚歡，那僧人自說是湘潭人，名禪修，少出家，二十四歲在金山禪堂得個休歇處，後朝山到西藏，由緬甸回國，見這條路崎嶇，人馬可憐，因感持地藏王菩薩往行，發心獨修這條路；數十年來，不曾遇見知己，現年八十三歲了。今日有緣，才傾吐這一段因緣。老和尚也把自己出家的因緣告知那僧人，第二天早飯後彼此大笑而別。

## 十八奇 祭品旋空

清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六十八歲）春正月老和尚由北京運龍藏返雞足山，先至滬，經廈門，忽接鼓山來電，說妙蓮老人正月在龜山圓寂，廈門諸山長老僧眾都到鼓山

參加老人茶毗禮，靈塔移設鼓山下院，籌備善後一切事宜。妙老是老和尚的剃度師，老和尚自從披剃後，就流蕩四方，從未奉侍，而且數十年來未通音訊；今遇這最後因緣，自然要兼程上山，料理龕塔，分光舍利。當龕塔工竣後，大雨滂沱，半月不停，大眾都以爲憂。老和尚虔心祈禱菩薩加被，妙老顯聖；四月初八菩薩戒畢，天放晴，初九大晴，是日官紳士庶來山者絡繹不絕；初十入塔時天坪祭齋百桌，大眾誦經，上供畢，念變食真言時，忽一陣旋風，將祭品，旋於空中，靈龕頂一道霞光，直貫塔頂，大眾齊心贊嘆。禮畢，又大雨如注。妙老靈骨以一半入塔，一半運南洋極樂寺供養，當妙老骨灰南行至檳榔嶼時，觀音亭及大眾迎靈者數千人，當念經畢，念變食真言時，又忽起旋風，將萬花吹散，靈龕頂涌白光，直透二里外的塔頂。這就是老和尚報師恩而妙老顯聖的奇事。經云：「密行難思議」。的確不錯。

## 十九奇 哄動暹京

清光緒三十三年老和尚料理妙老身後事畢，轉船赴暹羅，住龍泉寺，一日趺坐，一定九日，哄動暹京，自國王大臣以及男女善信，都來羅拜；出定後，國王請至宮中誦經，百般供養，肅誠皈依，官紳士庶皈依數者千人。

## 二十奇 老龍迎經

清宣統元年（歲次己酉七十歲）老和尚起運藏經，經騰衝，下關各鎮，多承地方迎接，在路上數十日人馬平安，獨由下關進大理時，忽雷電交作，洱海波騰，雲氣變幻，景色萬千，又不下雨。到寺門，行迎經大典，安妥，乃大雨滂沱，次日天仍大放晴，大眾都說，這是洱海老龍來迎經藏。

## 二十一奇 黃牛皈依

老和尚運經到騰衝萬壽寺時，正在與提督張松林坐談的時候，忽一黃牛奔至座前，跪下，雙目流淚，隨後牛主楊勝昌率領多人到寺，要將牛牽回屠殺。老和尚向牛說：「汝想逃生須皈依三寶。」牛點頭，老和尚即說三皈依，令牛起立，馴服好像人一樣。老和尚拿錢給牛主抵牛命，牛主不受，大為感動，發心皈依，誓改行業，並吃長素。

## 二十二奇 片言息兵

清宣統三年（歲次辛亥七十二歲）雲南賓川縣知縣張某，長沙人，精明強幹；賓川縣盜賊很多，張知縣加以窮治，殺戮甚眾，愈殺而盜餓愈熾，且結成會黨，士紳爲保家起見，也掛名會籍求免，張知縣不顧一切，加以嚴懲；雞足山僧人也有加入會黨的，遭

張知縣捕去數十人，獨對老和尚恭敬備至。辛亥革命事起，賓川縣會黨首先響應，攻縣署，張知縣雖無外援，明知必死，然仍堅守。老和尚看見這種情況，乃下山赴縣府。眾見老和尚來，說：「張知縣罪大惡極，請誘他出來殺之，以平眾憤。」老和尚答：「只好。」復向群眾的魁首說：「殺張某是極容易的事，但邊地謠傳，大事未定，你們圍城殺官，倘有一枝救兵來，怎麼得了？」大家以為老和尚的話是對的，圍遂解。張去縣，而滇省已獨立，蔡鍔任滇省都督，張知縣的兒子任外交司長。事後，張知縣以函告老和尚說：「公非獨救吾生，且造福賓川；不然，殺父之仇，吾子能不報嗎？」又民國成立，西藏王公活佛，恃險遠，不肯易幟，中央命滇省出兵兩師加以討伐，以殷叔桓為總司令，前鋒已達賓川。老和尚以邊釁一啓，禍無寧日，於是前赴大理，拜訪殷總司令，說：「藏人素來信佛法，何不派一位明佛理的人去遊說，豈不是不戰而勝嗎？」殷以為然，乃請老和尚為宣慰法師。老和尚說：「我是漢人，往恐無功，麗川有一位喇嘛東保、臘高有德，藏人敬信，曾授四寶法王，請他去，事必有成。」殷遂備文派員陪老和尚晉謁東保。保以衰老辭。老和尚說：「趙爾豐用兵之禍，藏人至今寒心；公寧惜三寸舌而殘數千萬人民生命財產嗎？」保立起謝說：「我去我去。」保受命，以老僧法悟副之，入藏，要約而還，滇遂罷兵。



## 二十三奇 說服根源

辛亥革命，清帝遜位，各省逐僧毀寺，風動一時，那時滇省掌握新軍兵柄者是協統李根源，痛恨各方僧徒不守戒律，將親督兵赴諸山逐僧拆寺，又忖老和尚是一個窮和尚，怎麼這樣得民心？其中必有怪事，於是指名遞捕。各寺僧人逃避一空，雞足山中老和尚所住持之寺內有僧百餘人，個個惶恐，有勸老和尚暫避者。老和尚說：「你們想離開就離開，如屬業報，避也避不了，只有以身殉佛方是上策。」過數日，李根源果率兵入山，駐軍悉檀寺，毀金頂雞足大王銅像，及佛殿，諸天殿，老和尚以事急至此，乃獨自下山，到軍門，持名刺見李根源，守兵及闖者認識老和尚，叫他趕快逃走，不肯通報；老和尚不顧一切，逕入，見李根源正和前四川布政使趙藩坐在殿內，老和尚向前敬禮，李不顧：趙藩與老和尚是舊交，問老和尚到這裡來有什麼事？老和尚敬禮詳述一切。時根源怒形於色，厲聲問曰：「佛教何用有何益？」老和尚答：「聖人設教，總以濟世利民，語其初機，則爲善去惡。從古政教並行，政以齊民，教以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爲萬物之本，本得其正，萬物得以寧，而天下太平。」根源面色稍改，又問曰：「要這泥塑木雕作麼？空費錢財。」答：「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於法不張，令人起敬畏之心耳。人心若無敬畏，無惡不作，無作不惡，禍亂以成。即以世俗說，尼山塑聖，丁蘭刻木，中國各宗族祠堂，以及東西各國之銅像等，亦不過令人心有所皈，及起

其敬信之忱，功效不可思議。說到究竟，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根源面略現笑容，叫左右拿茶點來。又問：「但是和尚不好好事，反做許多怪事，實在是國家的廢物。」答：「和尚是通稱，有聖凡之別，不能因見少數不肖僧，而遂罪及全僧，豈因一二不肖秀才而罵孔子，就是你今天統領兵弁，雖然軍紀嚴明，但你能保證一一如你的正直麼？海不棄魚蝦，所以爲大；佛法以性爲海，無所不容，僧秉佛化，護持三寶，潛移默化，其用彌張，不一定全是廢物。」根源聽了這一段話，更覺歡喜，再談一會兒笑逐顏開，一會兒俯首向老和尚致敬；於是同進晚齋、秉燭深談，由因果分明，說到業網交織；由業果因緣，說到世界相續，眾生相續，言愈暢而理愈深。根源有時用溫言接應老和尚，有時以容貌禮敬老和尚，不覺喟然太息說：「佛法廣大如此，我已殺僧毀寺，罪業深重，奈何？奈何？」老和尚說：「這是一時的風氣，不是你一個人的過，只要以後極力保護，那就功德莫大。」根源極爲歡喜，即移住祝聖寺，跟隨老和尚雜處眾僧中，蔬食數日，到八月四日山中忽大現金光，自山頂到山麓，草木都成黃金色。相傳山中有三種光；一是佛光二是銀光三是金光。佛光連年都有，銀光和金光，自開山以來只見過幾次。根源更爲感動，執弟子禮，請老和尚爲雞足山總主持，乃引兵去。後此四十年中，根源爲法門外護，出力頗多，說教談禪，時有妙諦。我們知道李根源是中國政治上傑出人才，中國政治集團中有所謂「政學系」，即奉根源爲領袖，支配中國政權幾及三十年之久，而根源因受老和尚之開示，智慧高人一等，故多年來息隱蘇州，不願直接參加政治

舞台，加以一般不學無術之徒，每假藉其名義招搖撞騙，言功利不講信義，弄成中國政治被美國人評爲「貪污無能」，俄國人驅使共匪竊據大陸。這都是由於違反佛教的意義和不恰李根源的心願所造成的後果。

## 二十四奇 八哥念佛

中華民國元年（歲次壬子七十三歲）老和尚在雲南組織佛教分會，是年在佛教會中有鄉人送來一個八哥鳥放生，該鳥已能說話，老和尚說皈依後教他念佛，即不吃葷，非常馴良，自知出入，日常念佛及觀音菩薩聖號，從未間斷。一日忽被老鷹掠去，飛在空中還是念佛。八哥鳥雖是異類，但能盡此報身，生死之際，不捨念佛，爲什麼我們人還不如鳥呢？

## 二十五奇 冤鬼受戒

民國四年（歲次乙卯七十六歲）舉行春戒，期滿後，鄧川縣有一位姓丁的紳士，是清朝的孝廉，只生一女，年十八，尙未出閣；一日，忽然不省人事，全家倉惶，不知怎樣才好；醒來後即變作男子聲，指父大罵：「你丁某，恃勢誣我是土匪，以致喪失了我的生命。我是大理西川人，名字叫作董占彪。你還記得嗎？今在閻王前告准，要報八年之仇。」說畢，持刀逐父，丁大駭，避匿他處，不敢歸家。鬼每日必來，鬼來時女就變

形態，鬧得全家不安。時雞足山派素琴素值二僧往鄧川辦事，過了家，看見鬼附女身，兇惡可怕，就對鬼說：「勸你不要這樣，令地方不安。」鬼說：「你們出家人不要多事。」僧說：「本來不與我們相干，但我們的師父常說冤家宜解不宜結，愈結愈深，何時得了？」鬼稍稍想了一想，問：「你們的師父是誰？」僧答：「祝聖寺虛雲老和尚。」鬼說：「我也聞名，但沒有見過，肯與我受戒嗎？」僧答：「大慈大悲，度一切苦危，怎麼不肯呢？」二僧勸鬼，令丁姓出錢超度，可以麼？鬼答：「丁某傷天害命，我不要他的錢。」僧說：「今地方送你些錢，可以嗎？」鬼又作恨聲說：「此仇不報，我恨難平，待我去問過大王，你們明日在這裡等我。」鬼去，女子起立，含羞入室。第二天早上鬼先來，僧後到，鬼責僧失信，僧告知因公耽誤。鬼說：「我問過大王，說祝聖寺是個好道場，准我去，但要你們親自護送。」於是地方紳士十餘人隨同二僧到祝聖寺，向老和尚談說是事，次日設壇爲之念經說戒，從此安靜。

## 二十六奇 舉石離地

民國六年（歲次丁巳七十八歲）春由觀音亭起運玉佛，僱用工人八名，說明送到雞足山，酬費若干。所經山嶺崎嶇，走了幾十天到野人山，八名工人疑心玉佛中藏有金珠鈔票，乃置佛地上不肯抬走，聲言要加價數倍。老和尚溫言勸勉，工人更聲勢洶洶，強蠻不可理喻。老和尚瞥見道旁有一巨石，重約數百斤，笑問工人說：「這個巨石和玉佛

那一種重些？」工人答：「那石重，大約比玉佛重兩三倍。」工人說畢，老和尚用兩手舉石離地尺許，工人咋舌，不敢多說，並婉謝曰：「老和尚是活佛。」工人抬玉佛至山，老和尚厚厚賞賜。老和尚本無此舉巨石之力，這次似有神助。

## 二十七奇 招安滇匪

民國七年（歲次戊午七十九歲）滇督唐繼堯備書令賓川縣知事入山迎請老和尚赴昆明，是時四境不安，道途艱險，縣知事請老和尚乘輿並派兵護送，老和尚謝卻，率徒修圓同行，一笠一蒲一鐺一藤架步行而往。經楚雄遇匪，搜出唐繼堯的信，威嚇拷打。老和尚說：「不必打，請見你的總司令。」匪徒即拿見其首領楊天福吳學顯。一見面大喝說：「你是什麼人？」答：「雞足山和尚。」問：「什麼名字？」答：「虛雲。」問：「進省做什麼？」答：「做佛事。」問：「做佛事爲什麼？」答：「爲人民祈消災難。」問：「唐繼堯是個土匪，你爲什麼去幫忙他？他是壞人，你和他往來，也是壞人。」答：「你說壞人，也是難說。」問：「何以難說？」答：「往好處說，人人都是好人；往壞處說，個個都是壞人。」問：「這話是怎樣講？」答：「假使你和唐兩位，都是爲國爲民，福國福民，乃至你們部下，個個都如此，豈不是個個都是好人？從壞處說，你說唐是壞人，唐說你是壞人，各有成見，如同水火，兵連禍結，害盡人民，豈不是個個都壞？老百姓從左是盜，從右是匪，你們想想可憐不可憐？」楊吳兩首領聽了老和尚一

番話，不覺大笑。吳說：「你說的話不錯，但是怎麼樣才好？」答：「依我說，你們不要打，請你們招安。」吳說：「難道叫我投降嗎？」答：「不是這樣說，我說招安者，因為你們都是賢才，是招國家之賢士以安地方也。只要你們不存私見，安民救國，豈不是好？」吳問：「招安的手續向什麼地方辦理？」答：「當然向唐辦理。」吳說：「向唐就不幹，他殺了我許多人，關禁我許多人，現正要向他報復，怎麼可向他投降？豈有此理？」老和尚說：「你不要誤會，我說向唐辦理是有理由的。因為唐是現在中央委派的官吏，事權在手，將來你是中央委派的官吏，事權也在手；唐殺了你許多人，我這回去做佛事，就是超度士兵亡魂；至於關起你的人，我要請他大赦的。假如你不聽我勸，古今戰爭，勝敗難說，你與唐各有各的力量，究竟你比唐總要差些，他有人有財有補充，有中央力量；我今日不是向你招安，路過此地，總算有緣，為國息爭，為民安樂，方外人不惜饒舌；聽與不聽，還是你們自己斟酌。」楊吳等聽了這一番話，大為感動，反託老和尚做代表。老和尚說：「代表不敢當，請你們提出條件，我有機會，當向唐說。」楊吳審議再三，提出六條：

- 一、在招安前先放回我們的人；
- 二、不得把我們的兵解散；
- 三、不得將我們的職權取消；
- 四、我們隊伍歸我們管；

五、過去兩家戰爭事不得追究；

六、招安後彼此兵丁不得有兩樣待遇。

老和尚說：「這樣的條件，想不成問題。等到和唐商量後當有公事給你們，和派員和你們接洽。」吳說：「煩勞老師父，事若辦好，我們感謝！」老和尚說：「不必言謝，我是順便經過的」。第二天出營盤，約半里，忽見數人跪在地上，叩頭如搗，連呼請菩薩恕我們。老和尚一看，才知道是昨天毆打他的兵弁，老和尚不但不生氣，反多方慰勞，並勸他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那些兵弁都感激涕零而去。

老和尚到了昆明後，將路上遇見楊吳的經過，詳細告訴唐，並請唐做三件事：（一）於道場起經之日，全市禁屠。（二）大赦牢獄。（三）賑濟難民。唐聽說，當下大喜，即日辦理招安及其他各事，於是地方免遭兵禍，楊吳二人被委為大隊長，始終不變。

## 二十八奇 燭開蓮花

老和尚在昆明法會開始時，唐繼堯遵照老和尚的意見，禁屠及大赦，是日全堂各壇蠟燭盡開燈花，如蓮花狀，霞彩奪目。隨緣的善男信女，都來圍聚觀看。法會經四十九日圓滿，送聖時，空中現出幢幡寶蓋，飄漾雲中，全城民眾，羅拜於地。唐大生信心，合府皈依。

## 二十九奇 雙鵝繞佛

民國九年（歲次庚申八十一歲）張拙仙居士以雌雄二鵝送至昆明雲棲寺放生，請說皈依，二鵝俯首靜聽，至說戒畢，舉首作歡喜狀，從是日起，二鵝常隨人上殿；人念誦，鵝即視聽；人繞佛，鵝隨繞佛，經久不變，人人都歡喜這一對鵝。經過三年，一日，雌鵝在大殿門前旋繞三轉，舉首望佛蛻去，毛形不萎，葬以木盒；其雄鵝鳴聲不止，意如戀慕，過數日不洗澡，不食飯，也在殿前站立觀佛，張翅一扇化去，也葬以小棺，雙鵝共造一塚。

## 三十奇 途拾金玉

民國十年（歲次辛酉八十二歲）春，因唐繼堯聽老和尚之勸告，將滇督職位讓給顧品珍。自二月起天雨不止，城內可行舟，顧品珍命士兵每日在城樓放大炮轟天，意思是想藉火力以去天上陰霾，可是毫無效果。至七月後，又大旱數月，河內揚塵。這種水旱情形，向爲滇省所未見。秋間熱毒蒸騰，喉疫大作，死人數千。時老和尚住華亭寺（後改雲棲寺）遭這樣的凶歲，修建道場事暫緩進行。一日早老和尚進城，午後回山，中途在樹底下歇涼，拾一包裏，打開一看，內有金玉釧金玉環錶等物，滇幣八千元，法國幣萬餘元。老和尚復將各物包好，坐在樹下等失主來取，將近黃昏，而離寺尚遠，乃將物



帶走，等明日再來，將到山下，渡海時忽見一女子跳下海，老和尚見義勇爲，即下水救護，女不肯，力牽之上岸，女尋死，強伴之到寺，拿衣給她換，拿飯給她吃，勸慰頗久，女方說：「我姓朱，長沙人，生長雲南，年十八，父在城內福春街開藥行，只生我一人，因孫師長到家求婚，自稱沒有太太，父母信以爲真；過門後，方知道有元配，受騙，而元室兇惡，屢遭毒打，翁姑調解不開，父母又怕孫師長的權勢，至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此帶了些金銀首飾逃出，想赴雞足山投奔虛雲老和尚出家，因爲不認識路，走了兩天，在路上又怕有人來追，不知不覺將包裹遺失，今非死不可。」老和尚問她遺失了什麼物件，所答和老和尚所拾得者相同，於是令法師爲該女說皈依，並通知朱孫兩家翁姑親戚等數十人來寺和解，說皈依，其夫及大婦跪在佛前，立誓懺悔前非，相抱大哭，在寺數日，男女老少都皈依三寶受戒而去。

### 三十一奇 設壇求雪

民國十一年（歲次壬戌八十三歲）滇省自顧品珍接掌督軍後，連年災荒，人民痛苦，死亡無算，自將領以至士民，無不思念唐繼堯的恩德，大家議定迎唐回任。唐接受眾意返任後即親到雲棲寺，請老和尚禱雨，設壇三日雨大降，但喉疫還是不能止息；唐又說：「聞雪能止喉病，現在是暮春，怎麼能得雪呢？」老和尚說：「我來設壇，你竭誠求之。」唐應允，齋戒，過一日雪下盈尺，喉疫頓止，大家都說佛法不可思議。

### 三十二奇 火生蓮花

民國十二年（歲次癸亥八十四歲）修七眾海會塔，當挖土建築的時候，去土一丈多深，發現一棺，上面寫了嘉靖四年瀋陽李太夫人，開箱取出屍體，面目如生，老和尚頗以爲異，用火焚化，火中燒出蓮花形，化畢，將骨灰送入女居士塔。

### 三十三奇 禪人自化

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八十五歲）修理雲棲寺全山祖塔及七佛塔，共十六座，修全寺佛像，五百羅漢，勝因寺大殿，鑄大銅佛三尊，修西方殿，塑三聖像等事，春戒期間老和尚請具行禪人尊證，比丘戒過，禪人即告假住下院，至三月廿九日午餐後，往勝因寺大殿後晒坪內，自取禾稈數把，披袈娑跏趺坐，左手執引磬，右手敲木魚，面向西念佛，自放火，寺中數十人，沒有一人知道，牆外人見內放大火光，進看不見禪人，至殿後見跌坐灰上不動，衣物如故，只有木魚磬柄燒成灰。老和尚請財政廳長王竹村，水利局長張拙仙，料理禪人後事，張王見這樣奇怪的事，即報告唐繼堯，唐率全家觀看，巍然近前，至身取引磬，忽爾禪人全身倒下，成一堆骨灰。

## 三十四奇 枯梅開花

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八十七歲）春，老和尚在雲棲寺傳戒，十方緇素雲集，大德阿闍黎正登千花台，代佛宣揚菩薩心地戒本，殿前老梅枯枝忽生白蓮花數十朵，大如盂，微妙香潔，鬚如張寶蓋，大家正在驚奇，更看前後菜園，所有青菜盡放青蓮花，每花中心好像立一佛像。事屬稀有，張拙仙居士曾有詩記其事：

華亭千歲劫如灰，雲瑞重逢五色開；

苦菜偏呈青玉佛，枯梅欣湧白蓮台；

法筵優鉢諸天雨，道樹菩提自性栽；

正聽闍黎宣戒本，一花復現一如來。

## 三十五奇 鐵樹開花

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九十一歲）老和尚已在福建鼓山任住持一年，諸事整理，略爲就緒，春戒期，請文質和尚爲羯磨，正爲眾講梵網經時，方丈丹墀舊有鳳尾鐵樹二株，古德相傳，一爲閩王所植，一爲聖箭祖師手植，都是唐代物，已過千年了。這種植物最難長大，極耐久，每年生長二片葉而已。現在這兩株樹都有一丈多高，從來沒有開過花；在戒期中忽花開滿樹，遠近的民眾都來觀看，絡繹於途，老和尚曾作一偈以誌奇：

優曇鉢羅非凡品，

隨佛示應現金花；

世間彩鳳稱祥瑞，

現則吉祥喜可嘉；

茲山丈室兩鐵樹，

人言此卉向無葩；

定是主林神擁護，

故將仁壽放流霞。

按老和尚於民國十七年爲募雲棲寺聖像款，至香港，時陳銘樞主粵，派員接至廣州，住頤養院，同遊白雲山能仁寺。陳擬請老和尚住曹溪南華，未允，轉福州，回鼓山講經，圓滿後赴寧波阿育王寺拜舍利，再朝普陀，至滬住香山庵龍光寺。十八年正月由滬回鼓山，海軍部長兼福建省主席楊樹莊和前五席方聲濤率官紳留老和尚住持鼓山；老和尚以鼓山係他薙染初地，緬懷祖德，義不容辭，遂就任。十九年秋九月回滇，將雲棲寺交給定安和尚，自己仍返鼓山。

### 三十六奇 龍王求戒

民國二十一年（歲次壬申九十三歲）春，老和尚在鼓山傳戒，忽來一老者，鬚髮皓白，容貌清奇，一直進入方丈室，跪在老和尚面前求戒，問其姓名，答：「姓楊，閩南台橋人。」有一位新戒子法名妙宗，也是南台人，從來就沒有看過這位老頭兒。到菩薩戒畢，給牒後那老人不見蹤跡；等到妙宗回南台，至龍王庵見坐像，儼然就是同戒的老人，且戒牒還握在神像手中。當時哄動南台，都說是龍王向老和尚求戒。

## 三十七奇 雄鵝立化

民國二十二年（歲次癸酉九十四歲）春，日軍佔領山海關，人心思動，十九路軍在福建舉事，全省寺廟一律禁止留單，以免匪徒匿跡；只有鼓山還准留海單，於是各方雲水僧人湧集至鼓山約一千五百人之多，齋糧極形困難、幸尙能維持一粥一飯。六月放生園落成，鄭琴樵居士送鵝一群來，其中有一隻雄鵝特別奇怪，體重十六斤多，一聽到木魚聲即張翅引吭，抱入佛堂，則鎮日視佛。如是經過一個多月，乃立化於佛前。鄭居士認爲奇怪，請用僧例付茶毗，火化時沒有異味，因築一萬牲坑葬鵝骨灰。這裏有一件奇事要附帶說明的，就是這放生園爲異牛祠故址。怎樣叫做異牛祠呢？只要看陳寶琛太傅做的記文就可明白。

### 放生園記

虛雲方丈，建放生園成：予曰：「此異牛祠故址也。」憶左文襄公（宗棠）督閩時，有奔牛入署，跪堂下不起，召寺僧奇量，令善畜之。越十八年，督師至閩，遣沈道應奎往視之，已斃矣；追述其皈依後異跡，寺僧就其瘞處，立異牛祠焉。今又將五十年，此鼓山放生一故實也。予所親見者，故及之。癸酉夏閏五月聽水居士陳寶琛記；時年八十有六。

此外又書一聯如下：

誦蓮池大師文， 與世同修淨土懺；

感湘陰相國事， 鼓山曾見異牛祠。

### 三十八奇 夢見六祖

民國二十三年（歲次甲戌九十五歲）二月，有一天晚上老和尚於趺坐中，似夢非夢之際，見六祖大師到，對老和尚說：「時候到了，你應當回去。」第二天早晨告訴弟子觀本說：「我的世緣恐不久了，昨晚夢見六祖召我回去。」觀本師以語相慰。至四月間、一夕三夢，都是六祖催老和尚回去，不久，廣東官紳護法禮請電至，老和尚以六祖道場也有繼憨山重修的必要，於是決計赴嶺南，重興六祖道場曹溪南華寺。

### 三十九奇 虎伏階下

民國二十三年老和尚到曹溪，冬，諸護法堅請傳戒，見殿宇倒塌，房屋破壞，只得蓋搭葵蓬竹屋以住眾，各方來客達數百人，粵韶官紳眷屬多來隨喜，皈依老和尚者甚眾，冬月十七日結壇正殿，入夜說菩薩戒時，江孔殷之子叔穎站立在藏經樓上，首先發見曹溪門外有兩道電光，近前一看，是一頭大虎，大眾嘩然，兵弁正擬發鎗射擊，老和尚驟至喝止，大虎即馴伏階下，老和尚給他說三皈依，囑他隱深山，不可隨便外出，更不

要傷人，虎頗有領悟，三叩首而去，迴視猶戀戀不捨。以後每年必出巡一二次，山豬野獸絕跡。偶聞虎嘯聲，老和尚即出廟，好好安慰他，遣他去。老和尚說三皈後並說一偈：

虎識皈依佛，正性無兩樣；人心與畜心，同一光明藏。

## 四十奇 枯柏生枝

民國二十四年（歲次乙亥九十六歲）春，老和尚應香港東華三院請，建水陸道場，壇設東蓮覺苑，法會圓滿後轉鼓山，辭職，由圓瑛法師繼任住持；辭職後回南華，先培修祖殿，建觀音堂，及寮房等工程；冬月戒期，四方來者數百人，自明代憨山清公而後，冷落數百年的祖庭，忽欣欣有朝氣，而寺後伏虎亭之北，卓錫泉之南，九龍泉畔，有參天老柏三株，都是宋代古樹，其中一株上端已枯折，其餘二株杈枝搖落；在戒期中忽發生新枝嫩葉，次第向榮。從前唐玄奘赴印度取經，靈巖石的古松，枝枝西向；等玄奘回來的時候，枝枝又東迴；門弟子歡欣鼓舞說：「教主快回國了。」大家都往西迎接，玄奘果歸；遂叫這株松為摩頂松。這枯柏生枝的瑞應，也和摩頂松相彷彿。

## 四十一奇 野狐解脫

民國二十五年（歲次丙子九十七歲）老和尚在南華放春期戒壇畢，曹溪駐防軍第十

團團長林國賡送來毛澤光潤白狐一頭，對老和尚說：「這狐來歷頗奇，初於廣州白雲山被打獵的人所捕獲，後來廣州拆城，開馬路，該狐從城垣逃出，又被捕，友人以四十元買得，本想煮食充補品，因見那狐雙目炯炯有光，且解人意，不忍殺，送至廣州動物園中。後友人因事繫獄，案久不決，會有扶鸞的人，友人的妻即叩問吉凶，臨壇還沒開口而乩動，所示恰中其隱，判是囚該狐的報應；並示知南華寺現有高僧主化，宜速將狐送往放生，訟事才可解。友人的妻閱示甚駭，急設法贖狐，請我帶來寺中，皈依三寶。」老和尚聽到這一段話，就為狐說三皈五戒法，縱之後山林叢中，該狐自受戒後即不吃肉，肚子餓了就回寺求食；一日修寺工匠，戲以肉塊摻在花餌中，狐怒目睨工匠，好像怪他們相欺，遂逃去，數日不來廟。一天被鄉人所逐，獠升十餘丈高的樹嶺，抱枝長叫，老和尚出而探視，一見老和尚即急趨下樹，躍攬衣袂；老和尚帶狐回寺，置一木柙以安狐居，間或出柙盤桓寺中，不再棲林中。又一日蔣委員長中正到寺，衛士十餘人隨行，至曹溪山門口，見白狐，衛士擬開槍，蔣制止，狐搖首掉尾導蔣前行，至大殿中即飛跑至方丈室，啣老和尚衣下樓，與蔣會晤，具說因緣，彼此大笑。狐每見老和尚跌坐，即伏在禪榻上，見老和尚閉目坐久，有時以前足捋老和尚的鬚為戲；老和尚打開眼睛一看，每說：「你有靈性，不要太野，更不可出山門外與店家小兒女嬉。」又一天不知怎樣被車輾斃至重傷，匍匐不能起，老和尚來探視，還勉強掙扎，以傷示老人。老和尚知道狐傷不可治，因憐憫牠的痛苦，乃開示說：「這個皮袋，無足留戀，汝須放下，懺悔過



去的宿業。一念之差，墮於異類，復遭惡報，遭此痛苦，現在宿業報滿，願汝一心念佛，速得解脫。」狐似會意，點首者再，呃逆三聲而逝。

## 四十二奇 神改河流

民國二十五年春，老和尚修理各殿宇，陸續有成；國府主席林森，司法院長居正，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先後到南華，林居二人願助重建大殿，蔣願助重鑿新河。因曹溪河流距離寺前計一百四十丈，年久失修，砂石衝積，水路改向北流。直射寺門，在地理上叫做反弓格；老和尚乃勘定水線，改築新河，填平舊河，全程計八百四十多丈，需用工人三千名，所費甚鉅，蔣公既慷慨布施，當即動工；不料七月二十夜，雷雨大作，終霄如萬馬奔騰。第二天清早，水漲堤平，沖開新河，一如所定界線，舊河已爲砂石淤塞，且湧起數尺，反成寺前一字案，這是神改河流的奇蹟。

## 四十三奇 樹神求戒

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一百有三歲）春戒期間，忽有行者來求授比丘戒；問他姓什麼？答姓張；問他什麼地方的人，答曲江人；問他多少歲，答現年三十四歲；問他有沒有剃度，答沒有；問他有沒有三衣鉢具，答也沒有。老和尚鑒其誠心，乃賜法名曰常辱。沒有進戒堂以前，服役甚勤，每日打掃全寺院道廊廡不少懈，而性緘默，不與眾言

笑。進了戒堂以後，學戒也事事如律；等到三壇戒滿，梵網戒畢，那人忽然不見，袈裟戒具統統留在戒堂。第二年春戒期將到，那人忽來入夢，索領去年戒牒。老和尚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答沒有去什麼地方。問現在住在什麼地方？答與土地同居。老和尚夢醒後記其事，知道老樟樹神來求戒，於是在頭山門樟樹下土地壇設供一堂，將原戒牒焚而歸之。真是至誠感神，不可思議。

觀本法師曾有頌記其事：

是鬼神村，是破窺墮；道無古今，祇是這箇。

胎卵濕化，地水風火；弱肉強食，因因果果。

放下屠刀，無爾無我；各遂其生，有何不可。

大道無朕，螟蛉蜾蠃；大同不同，一場懣懣。

按明萬曆庚子年憨山清公入住曹溪，當時尚有不法僧招集四方亡命，盤據山中，屠沽淫賭，到後來憨山圓寂，即不可收拾。民國甲戌李漢魂迎請老和尚重興南華，老和尚看見這般情況，狼藉葷穢，發誓要加以廓清；於是準古規，葷酒不許入山門之例，嚴申告誡，派方外人以糾繩。請地方官以厲禁，並在樟樹下建土地祠加以鎮壓，如是數年，群情始戢，惡風乃革。

## 四十四奇 山蜂傾巢

民國三十三年（歲次甲申一百有五歲）夏，南華建水陸道場，請老和尚由雲門回寺主持佛事。前一月，山蜂傾巢而來，大如拇指，先在法堂左右廊各營一巢，形狀好像大殿的燈籠，其組織工緻，又好像圖案水波紋，萬千重疊，無絲毫出入，且具四色，極其美觀。後又在曹溪門外大樹上結一巢，更大。那一群蜂不螫人，紀律嚴明；那時，四眾雲集，都說是神蜂來朝。老和尚由雲門到南華後親往巡視，首座觀本，知客惟因，居士岑學呂林遠凡李執中等隨行。老和尚看了很久，對大眾說：「這是人頭蜂，平時棲止在深山石巖中，都市裏是不易見到的；現在到這裏來，恐怕有什麼不吉之事發生。」是夜老和尚告知岑居士說：「四方蜂動，這裏將被兵禍，不過沒有什麼大礙；假如有事的話，我會派人來接你，不必擔憂。」道場圓滿後，老和尚回雲門，至臘月十二日日寇陷曲江，十八日土匪劫南華，匪徒運財物出寺後不及半小時，由雲門派來接岑居士的僧人已接踵而至。老和尚有先見之明，於此可見一斑。

## 四十五奇 黑龍附身

民國三十三年春戒期間有黑龍怪乞求授幽冥戒。故事是這樣的，初，江西南昌徐氏女，深閨待字，清江縣有一位醫生名叫謝雙湖，年五十餘歲，無子，想娶徐氏女爲妻，

該女聽說雙湖信奉佛教，就願意嫁他，結婚的晚上，該女被怪物纏繞，不能與新郎同床。因爲該女年方及笄時，忽有怪物附身，向女求愛，女堅決拒絕，怪物緊纏女身，以鼻出水，鬪女幾至死，自是時來時去，雙湖並不知情。結婚後女將這種情形告知雙湖，也無可如何。民國三十一年該女投清江縣清淨庵，削髮爲尼，法名演慧，而怪物往來如故，她的師父常開師告訴她說：「聽說虛雲老和尚主化嶺南，是當代的一位大德，你何不去求他？」該女遂於三十三年春，由雙湖伴來南華乞戒；一日過堂繞佛，該女忽暈倒在地，久久方甦，既得戒，怪物告女說：「汝今得戒，我已不能奈何汝，自今以後，只有天天追隨汝以等待你犯戒；否則，汝當代我一同乞戒。」女答：「乞戒須姓名容像，汝來去無踪，又無姓氏，怎麼能得戒？」怪物說：「我名黑龍江，容像請你代我畫一張。」女答：「我不識字，也不會畫，怎麼辦呢？」怪物說：「那很容易，你只要拿起筆就可畫。」女依照怪物的話去做，垂首好像睡覺一樣，一會兒畫成，龍頭人身，鱗角齊備，由女抱之跪在老和尚面前說幽冥戒，患始絕。後將該像供南華供德堂，日寇至，始被焚去。

## 四十六奇 巨掌伸入

民國三十四年（歲次乙酉一百有六歲）春，老和尚又往南華傳戒，雲門寺住有二僧，一名古根，一名傳真，同居一寮房，古根因小病，不赴夜堂念佛，傳真也懶去。一會

兒房門開，一巨掌伸入，幾塞戶，有一黑影執傳真擲去，責他說：「菩薩開道場，成就你們，汝今懶惰不出坡，不上課，不知慚愧，該打」，擊其臀部十數回，古根驚醒，見一黑影瞥然而去。大眾集合起來看傳真被打處，黑瘀浮腫，醫治月餘才康復，皮肉盡脫。當鬼打傳真後之第二晚，有一僧係軍籍出身，善技擊，攜一鐵棒，臥傳真床上，片刻黑影又來，曾想起來搏鬥，但全身如被縛不能動，只聽到黑影說：「你存心不良，既出家爲佛弟子，當去軍人習氣，我今不打汝，讓汝自己懺悔；如果再不改過自新，以後要重重懲罰你。」黑影去後，該僧飛遁，不敢做聲。四月間，老和尚自南華回雲門，夜深跌坐間，見一青袍白鬚老翁致敬說：「弟子住在山後，已經數百年了，師往南華，弟子也恰好外出，孫輩不肖，擾及清眾，已責誠他們了，今天特來向師謝罪。」老和尚答：「你們既然形成異類，就要彼此相安不必多現。」老翁謝去，後不敢擾。鄉中耆老，說後山有老狐藏身。

## 四十七奇 緋桃璀璨

民國三十五年（歲次丙戌一百有七歲）七月七日爲抗戰十週年紀念日，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寺院誦經，追荐陣亡將士及死難人民。粵省佛教會推派代表赴雲門迎接老和尚蒞臨主法，省主席羅卓英也派員齋函勸駕；老和尚慨然隨順，冒暑前往。九月十七日在淨慧寺建水陸道場七晝夜，結壇時緋桃一株，忽然花開滿枝，璀璨耀目，十多天都不謝，

觀者塞途。胡毅生居士有詩記其事：

法會儼未散， 緋桃花滿枝； 如何黃落後， 倏變艷陽時；  
卉木尚靈感， 幽冥從可知； 該林久蕪穢， 何日與加持。

## 四十八奇 死而復甦

民國四十年（歲次辛卯一百十二歲）春戒期中，共匪擾劫雲門，老和尚被毒打，三月初三日病重時，趺坐入定，閉目不視，不言，不食，不飲水，只有侍者法雲、寬純，日夜看護，端坐九日，十一日漸倒下，作吉祥臥，侍者以燈草試鼻官，氣已絕，診左右手脈也已停止，但顏色如常，體尚溫。十二日早微聞呻吟，旋開目，侍者告訴所經過的時間。老和尚說：「我覺纔數分鐘而已。」即命侍者法雲快快爲我執筆記事，但不可輕對人說，致啓疑謗。老和尚吩咐畢，即從容說其經過。說：「我剛才夢至兜率內院莊嚴瑰麗，非世間有；見彌勒菩薩在座上說法，聽講的人很多，其中有十多人是認識的，例如江西海會寺志善和尚，天台山融鏡法師，岐山恒誌公，百歲宮寶悟和尚，寶華山聖心和尚，讀體律師，金山觀心和尚，及紫柏尊者等都在座，我合掌致敬，他們指示我坐在東邊頭序第三空位。阿難尊者當維那，我坐在靠近，聽彌勒菩薩講『唯心識定』，沒有聽完，彌勒指我說：『你回去。』我說：『弟子業障深重，不願回去了』。彌勒說：『你業緣未了，必須回去，以後再來。』並示一偈：

識智何分，波水一箇；莫味瓶盆，金無厚薄；性量三三，麻繩蝸角；疑成弓影，病惟去惑；凡身夢宅，幻無所著；知幻則離，離幻即覺；大覺圓明，鏡鑑森羅；空花凡聖，善惡安樂；悲願度生，夢境斯作；劫業當頭，警惕普覺；苦海慈航，毋生退卻；蓮開泥水，端坐佛陀。

以下還有很多句，記不清了；此外還有開示，現在不說。」老和尚死而復甦後，不久即被迎赴北京，想知道後事怎樣，且聽下回開講。

老和尚自五十六歲開悟以後，五十八歲曾受命焦山智通和尚講楞嚴經偏坐。五十九歲在寧波阿育王寺附講法華經。（默庵法師主講）六十一歲再參訪，朝五台，和五岳諸名山。六十三歲在昆明福興寺閉關。六十五歲春諸護法暨歸化寺和尚契敏，請求出關，到寺講圓覺經，四十二章經，皈依者三千多人。秋夢佛上人請到筇竹寺講楞嚴經，即在該寺刊刻楞嚴經及寒山詩，板存寺。是年在該寺傳戒一期。法事畢，至大理崇聖寺講法華經，皈依者數千人。後在騰衝住湖南會館，至吳太史家誦經，放施食七日，闔邑官紳士庶隨喜者頗多，皈依者千餘人。官紳想留老和尚住騰衝，老和尚說：「我爲興復雞足山道場，來這裡募化，不能住。」眾皆歡喜，踴躍樂捐鉅款。於是老和尚回山備糧，建造房屋，立定規約，坐香講經，重振律儀，傳受戒法，是年四眾求戒者七百多人。至是山中諸寺，也漸改革，著僧衣，吃素菜，且上殿掛單。六十六歲在石鐘寺傳戒，求戒者八百餘人。是年往南洋宏化，至南甸太平寺講彌陀經，皈依者數百人。又至檳榔嶼講法

華經，皈依者數百人。至馬六甲青雲亭講樂師經，到吉隆坡靈山寺講楞嚴經，前後皈依者萬餘人。六十七歲由南洋回國。船經臺灣，參觀基隆靈泉寺。六十八歲到丹那在觀音亭講心經。到暹邏住龍泉寺講地藏經，普門品，起信論。六十九歲又至檳榔嶼極樂寺講起信論，行願品，皈依者甚眾。是年在極樂寺閉方便關。七十二歲在雞足山傳戒，結禪七四十九日，提倡坐香，結夏安居一切法式。七十六歲春仍在雞足山傳戒。八十歲八十一歲，在昆明忠烈祠啓建水陸道場，畢，繼續講經。八十三歲在昆明重建華亭寺（雲棲寺）並設壇降雪。八十四歲修七眾海會塔，八十五歲修理全山祖塔及七佛塔共十六座。八十六歲至八十八歲春戒後在雲棲寺講經。八十九歲至九十五歲至鼓山任住持，傳戒講經。九十六歲應香港東華三院請，赴港建水陸道場。事畢，轉鼓山辭職，回南華先培修祖殿。九十七歲至一百有三歲都在南華傳戒講經；冬十一月赴重慶建息災法會，一百有四歲四月回南華。一百有五歲重建曹溪六祖道場告畢，往曲江乳源各地，訪尋靈樹道場未獲，比抵雲門山，見荆棘叢中，殘存古寺肉身一尊，爲雲門開宗道場，於是決心修復。嗣後至一百十二歲雲門事變時爲止，老和尚都在南華雲門兩地間來往傳戒講經。六十年來，不住持現成寺院，不受人家豐腆供養，四眾弟子前後得戒度者萬餘人，乞戒皈依者百十萬人；手興大小梵剎數十，其宏麗者如雲南雲棲，其莊嚴者如粵北南華，乳源雲門，都是費了百數十萬銀元。老和尚一衲隨身，一笠，一拂，一鉢，一背架，行腳遍海內外；建築雲棲寺，來也如是，去也如是；重修南華，中興雲門，上山也如是，下山也



如是。計傳戒二十餘期，講經二十多次，每次所講的回數不等。上面是把老和尚自五十六歲開悟後至百十二歲止，度他事蹟說一個輪廓，下面就開始講述老和尚近年來生活概況。

## 第五講 虛雲老和尚近年來的生活概況

今天到壇聽講的大德們，除了想急於知道老和尚十難四十八奇外，一定還想明白老和尚近年來的生活。我想由老和尚自民國三十二年冬，（歲次癸未一百有四歲）離開南華寺移錫雲門時起，至目前（戊戌年一百十九歲）爲止，提出一個簡短的報告。

老和尚初到雲門的時候，殘垣斷壁，殿宇荒涼，真成了法堂上草深三尺的現象，只有一位僧人奉事香火。自老和尚駐錫後，四眾雲集，繞者千指，老和尚一方面籌募重修經費，一方面又顧及百餘人四事供養。在那幾年間，正逢日寇侵華最激烈的時候，交通斷絕，終日處於危疑震撼中；那種艱辛，實十倍於復興南華時代。老和尚以大無畏力，召集僧眾，用少數工人，自己爆石，自己燒磚瓦，自己伐木材，自己建造，自己髹漆，自己造像，自己開墾，自己種植，自民國三十二年（歲次壬辰）到民國四十一年（歲次壬辰），前後共十年，建設殿堂閣寮，廳樓庫塔一百餘楹，殿宇闋麗，法相莊嚴。不幸中共竊據大陸，殃及雲門，民國四十年（歲次辛卯）春，開戒期間，四眾雲集，寺中有僧眾一百二十餘人，忽於古曆二月廿四日來了百多名的匪徒，圍困雲門寺，禁止出入，先將老和尚拘禁在方丈室中，由幾名匪徒看守，復將一百多名僧眾分別囚於禪堂，法堂；大肆搜檢全寺，上自瓦蓋，下及地磚，佛祖尊像，法器經藏，微細搜檢。竭盡百餘名匪徒的心目手足，經過兩天時間，一無所獲；遂將監院僧明空，職事僧惟心，悟慧，真空，惟章等拘

去，復將冊籍簿據來往書札，以及老和尚百年來的精註經籍法語文字，盡用麻包捆載而去，加以種種罪行。其實匪徒的目的，是聽信外間傳說老和尚藏有金條數百根，白銀數千兩。數天之內共拘去僧眾二十六人，施以種種楚毒，逼令供出老和尚的藏金處，眾僧都說不曉得，於是將僧妙雲打死，悟雲、體智等手臂打斷，此外還有數僧失蹤，又復逼老和尚交出黃金白銀，用鐵棍打斷老和尚肋骨。後來這件事漸漸傳到北京，毛匪澤東電令地方政府嚴查，並派陳銘樞迎接老和尚晉京，於是老和尚四月初四日（新曆四月廿七日）率領侍者佛源，覺民，寬度，法雲等離開雲門，起程北上，那年老和尚是一百三十三歲。路經韶州，各方人士郊迎十里者約計千餘人，駐錫大鑑寺，每日來參禮者途爲之塞，他們不以時移勢遷而變易信心，四月初十乘粵漢車北上，十一日到武昌，住三佛寺，沿途勞頓，楚瘡毒發，陳銘樞照料醫藥服食，慇懃備至，該寺主持大鑫和尚頗盡東道之誼，得起居安適；傷病稍愈，應大鑫和尚之請，主建觀音七，皈依者二千餘人；法事完畢，將扶病北行，三佛寺大眾請留影紀念，老和尚自題詩一首云：

業風吹送到武昌，老病馳驅累眾忙；三月淹留三佛寺，一場災難一慚惶；無心欲跨樓頭鶴，有願同登選佛場；尙想玉泉關壯繆，能於言下悟眞常。

十月廿八日老和尚由護送人員陪伴乘京漢車北行，抵京時，諸山長老及居士林等各團體，到站迎接，李任潮，葉遐庵，陳銘樞諸居士，引導送至廣化寺駐錫，後因參謁的人過多，乃移住西城廣濟寺大刹。老和尚到京後，與當道往還，因有湖南同鄉，雲南舊雨，

夙有因緣的關係，所以對於護法事，極稱便利。老和尚沒有到京以前，已由圓瑛法師趙樸初居士等在廣濟寺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推舉老和尚爲會長，老和尚以老病辭，乃舉圓瑛法師爲正會長，趙樸初等爲副會長，另推選達賴喇嘛，班禪，老和尚等爲名譽會長。佛教協會成立後，老和尚上書政府，請頒布共同綱領，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速定對於佛教寺院的保存及管理辦法。目前急須救援施行者：（一）無論何地不許再拆寺院，毀像焚經。（二）不許強迫僧尼還俗。（三）寺產收歸公有後，仍應按僧配給田畝若干，使僧人得自行耕植，或扶助其生產事業。後來中共的政府採納這個意見，僧尼賴安，各省名勝寺院，且日加修飾。

各位大德都知道共匪是不信仰宗教的，是拆毀寺院的，是逼迫僧尼還俗的，是刻奪寺廟財產的；經過老和尚的正氣抵抗，才把共匪無人性的勾當糾正了一部份。

十月間，東南人士在上海發起祝願世界和平法會，眾議請老和尚主法，派方子藩等到北京迎迓。新曆十二月十一日老和尚抵上海北站，執旗獻花者百餘人，齊聲念佛，於是引起在車站候車旅客千數百人，初則鼓掌歡迎，繼則同聲念佛，肅穆莊嚴，頓化娑婆爲淨土；感應之深，真叫人不可思議。老和尚住玉佛寺，與法會主事者商定法會期爲四十九天，自舊曆十月二十六日啓建水陸道場，由老和尚主法，並請圓瑛、應慈、靜權、持松、妙真、大悲、如山、守培、清定、葦舫，十大法師蒞會主各經壇，修持法事大師共七十二人，至十二月十四日圓滿。在道場期間，除入壇主法外，早午晚來參謁者如潮

湧至，遠在湖北湖南各省，也不遠千里而來，皈依者前後四萬餘人。在這次法會收入淨資計匪區人民幣六億七千六百餘萬，支出三億餘萬，老和尚所應得的果金等等，盡數撥交法會中，絲毫不取；結存款項三億餘萬元，（折合港幣七萬餘元）盡數撥送名山供養。計分給四大名山（浙江普陀，山西五台，安徽九華，四川峨嵋），八大名剎（寧波天童，寧波育王，揚州高旻，蘇州靈巖，福州鼓山，寧波觀宗，寧波七塔，福州地藏），以及全國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處。這就是老和尚主持法會的實情。

法會圓滿後，又應簡玉階、李思浩、趙樸初、張子廉、祝華平等居士一再請求，舉行禪七，慈悲法施，而滿眾願。民國四十二年（歲次癸巳，一月初九日起七，至十五日圓滿，眾還以爲未飫法味，請繼續一禪七，復由正月十六日起次七，至二十三日圓滿解七，老和尚每天都有法語開示。

玉佛寺解七後，杭州市各機關及佛教團體，派杜偉居士來滬，請老和尚往杭州。二月十九日抵杭州，住淨慈寺，主法會，皈依者數千人。法會圓滿後，又應蘇州靈巖山妙真和尚，無礙法師等之請，赴蘇州建法會，法會畢，遊虎邱，禮紹隆祖塔，見塔院已爲豪強所奪，石塔碑銘無存，僅留一片瓦礫，觸目傷心。老和尚曾於光緒年間，到蘇州禮祖塔，一切景象，記憶猶新，發掘瓦石，尋得故址，於是和當地士紳及滬上諸大護法，捐款重建，請妙真和尚及虎邱楚光和和尚經管此事，費時一月，就告成功。按臨濟正宗，大於楊歧會，盛於五祖演，至圓悟嫡嗣爲虎丘隆，而隆之嫡嗣爲應庵和尚。老和尚係臨

濟正傳後裔，現在重修祖塔，因緣殊勝。

老和尚在蘇州時，遊半塘壽聖寺，禮見元善繼師塔院，觀血書華嚴經，及宋濂製讚，並碑文古蹟。旋又應南通各居士請，至狼山主法會，各地皈依者都有數千人。事情完了，返回上海，已是舊歷三月半了。

四月老和尚接北京電促進京，仍住廣濟寺，等到中國佛教協會正式成立後，老和尚赴山西大同參禮雲崗大石佛。五月老和尚偕侍者覺民南下，過武漢，保通寺住持源成，請老和尚主禪七兩期；事畢，入江西廬山養病，住大林寺。六月有幾位禪人，自雲居山來，報告日寇中原的時候，以雲居山險峻，易藏游擊隊，於是將真如寺全部焚燬；現在只剩毗盧遮那大銅佛，兀坐在荒煙蔓草中。老和尚聽到他們的報告，心中非常難過。念雲居自唐代元和年開山，是歷代祖師最勝的道場。開山的是道容祖師，繼承的是弘覺道膺，後來齊禪師，融禪師、老夫舜、佛印、了元、圓悟、克勤、大慧、宗杲；都曾擔任過該寺的住持。而過化者，有趙州諗、雲門偃、古塔主、洞山聽、圓通秀、真淨文；居士中如白居易、王日休、蘇東坡、黃山谷、秦少游、呂居仁等，不計其數，都是當時負盛名的才子。老和尚以歷代祖師道場零落至此，倘不重興，就會湮沒，於是發願重修，先請准當道，往雲居山結茅暫住，居士祝華平等願相伴送，七月初五日抵達雲居山。按雲居山在廬山的東邊，佔地三百餘里，屬永修縣境，層巒疊嶂，望若插霄，及躡頂登山，復爲平地，群峰環抱，天然城廓，田園陂澤，雞犬白雲。在唐宋最盛的時期，殿堂樓

閣，髹彤絢爛，琳碧精瑩。

九月廣東弟子比丘尼多人，聽說老和尚現住雲居山，尋蹤往探，舟車水陸，經過半個月才抵達，沿西路登山，削壁插天，草深沒膝，最狹處不能並馬而行，盤山二十餘里，始達石門，豁然開朗，由一禪人指示，見老和尚居住一牛欄，蔓草支離，積以成壁，鞠躬而入，乍不見人，稍立定，才見老和尚坐在木板榻上。看見那些比丘尼遠道來山，不禁嘆曰：「你們何苦來此？我初來山時，祇有四位比丘，本想結茅同居，不料衲子聞風踵至，不一月已近五十人了。牛欄以外，只有破屋數間，你們既然來了，只好屈住幾日。」

十月後，各方僧人聞訊入山，食宿兩感困難，幸得上海簡玉階居士施資，勉強度過殘冬。老和尚在這困苦時，籌劃墾荒，開田種植，及修建殿宇諸事。

民國四十三年（歲次甲午）春，老和尚在雲居山先計劃修造大殿，因為山高風勁，舊日的殿瓦，都是鐵鑄成的；毗盧遮那大銅佛，高數丈，是明代萬曆年間聖慈皇太后滲金鑄造的。現在要建殿必須先鑄造鐵瓦，於是召集僧眾，預備鑪錘，自鑄鐵瓦，及鑄千僧鐵鍋四口，大銅鐘二口。是時緇侶雲集，已有乙百多人，其中人才，百工俱備，國內外道友聞訊，時施助淨資，真是有人自有土，有土自有財，有財自有用了。老和尚遂分僧眾為二部，一部為能土木工程，修造殿堂；一部為開墾種植，藝茶竹工。大家都很踴躍從事。到了夏六月間，首先完成法堂一幢，上層為藏經樓，置磧砂頻伽各一藏；開墾

部份，也開成禾苗六十畝，種田博飯，儼然百丈風規。秋七月新建僧寮，樓上下二十餘間，以安僧眾。又建窯廠燒磚瓦，溷廁，錐坊等，次第落成。而老和尚還是居住牛欄。南華寺方丈本煥法師，太平蓮社比丘尼寬定等六人入山禮老和尚，見有破鐘一口在草地上，問老和尚這是什麼緣故。老和尚說：「這是本山的古物，叫做自鳴鐘，歷代有祖師到此，這口鐘就會自鳴；日寇焚山時，樓火，鐘墜地破裂，現在將要自動復合。」大家認爲奇怪，細細察看，果見裂痕自下而上，上端有自然修補復合的痕跡。老和尚又說：「等到裂痕復合到鐘口，當再懸掛起來。」老和尚領各人巡山，見竹林茂密，盛產黃精，葛，茶，及大杉樹，銀杏樹甚多。老和尚指一樹說：「這是無心白果。」剝開一看，果然無心。本煥等住十日，老和尚削竹板多具，磨光，親自選擇題名，贈送粵港諸弟子。

冬十一日，老和尚所住的牛欄被焚，大家勸老和尚移住新建樓旁。老和尚說：「我愛這個牛欄古雅，還是縛茅樹竹，照舊造成居住就是了。」是年北京迭有電至，迎老和尚晉京，老和尚拒絕沒有去。歲暮起禪七一期。

民國四十四年（歲次乙未，一百十六歲）春，建造堂宇，日益增加，香積廚，五觀堂，庫房，客堂，禪堂等處，陸續告成。秋，各方衲子又多來數十人，其中沒有受戒的人很多，要求老和尚傳戒。老和尚以爲此時傳戒，不很方便；然爲成就發心人起見，又不得不有所衡量，乃決定只就本寺現住未受具戒者傳戒，不許向外宣揚。議定十月十五



日進堂，不知怎的，消息傳到各省名山大刹，以及靜室庵堂，僧眾來山求戒者蜂湧而至，初僅百餘人，後來陸續而至者及三百人，連本寺原住僧伽合共幾五百人；不但食宿無著，而且照管困難。恰巧在這幾月間，上海天主教堂出事，佛教青年會出事，金剛道場也出事，更重大的，是甘肅省政府電致江西省政府，說有外道頭目，竊穿僧服，前來雲居山求戒云云。老和尚聽到這個消息，不得不慎重防範，而地方治安機關也來對商協力維持方法。是時，求戒者已入山，如果加以拒絕，就是有違佛制，如果盡量容納，事實上不可能；因此，老和尚依梵網經「自誓受戒方便」給他們說明十戒，具戒，三聚戒等法，經旬疲勞，舌焦唇敝，規勸各自回山，依照戒期，自誓受戒；事後，還是一樣發給戒牒。僧眾遵囑下山，所剩者僅百餘人，如法入壇。戒期圓滿後，起禪七一期。

民國四十五年（歲次丙申一百十七歲）春，興建大殿，天王殿，虛懷樓，雲海樓，鐘鼓樓，及各殿堂房舍，次第落成，老和尚重建雲居，其規模採取鼓山，南華，雲棲，各殿宇圖式，因其地略加變化。寺前爲明月湖，形如圓月，廣及百畝，每初日出，金光蕩漾，注射臺殿，舊有石坊。老和尚在湖的北面建立三道門，初進爲天王殿，再進爲大雄寶殿，後進爲法堂，和藏經樓，度過園林，便見龍珠峰。這是中路殿堂，算是完全落成。現在繼續建造者，東邊爲亞部寮，報恩堂，客堂，雲廚，齋堂，晒場，後爲延壽堂，祖堂。西邊爲如意寮，西歸堂，往生堂，功德堂，上客堂，維那寮，禪堂，監值寮，再後爲方丈，關房。大小房舍，已成十分之七八。全寺圍以岩石羅漢牆，莊嚴閎麗，足

與南華稱伯仲。蘇東坡說：「雲居爲冠世絕境，大士所居，其中湖開明月，激灑寺前，三面平田，四山帶礪，巖巒盤曲，宛若蓮瓣轟抱。」老和尚入山，僅及三年，佛國樓台，重新湧現，漸復唐代舊觀。這固然是老和尚的道德足以感動天龍，而眾緣成就，實在是不可思議。是年春夏間住眾二百餘人，其中有專門建造人才，有農林學者，所以一切工程，一切耕植，收效宏速。

老和尚興建祖庭，向不印捐冊，不事攀緣，而緣法自至。這次重興雲居，十方善信，都願隨喜，群情踴躍，例如老和尚的弟子寬慧，聞將建大殿，在香港起一藥師法會，竟得萬元港幣匯交雲居山，其他如北美僑商婺源詹勵吾居士也匯來萬元，上海吳性栽居士發願修路等等，都是特殊因緣。秋九月、重濬明月湖，及疏導青溪，掘出一巨石，字跡看不清，只有少數字可以認識，這是佛印了禪師住持雲居時，東坡入山參訪，曾於溪邊共坐此石，後建橋紀念，叫做談心石，佛印橋。現在將這塊石頭放在橋亭內，以存古蹟。老和尚並繫以詩：

坡老崇佛夙願深，尋山問水去來今；

青溪橋畔談心石，談到無心石有心；

昔日金山留玉帶，鈍機偶滯故緣情；

雲來卷出談心石，爲築溪橋記姓名。

這年冬四眾二百餘人，計開墾水田一百八十餘畝，旱地五十餘畝，所收稻穀四萬五千餘

斤，雜糧四萬六千多斤，及竹器、茶葉、銀杏、筍干各項，收入頗有可觀。今後計劃積極開荒造林，可住五百多人。這年十二月起禪七兩期。

上來是自民國三十三年起（歲次甲申一〇五歲），至民國四十五年（歲次丙申一百十七歲）止，十二年來老和尚生活的概況。民國三十八年夏，老和尚因事由雲門到香港，一天岑學呂老居士說：「世事至此，我將安適？」老和尚沉吟半晌說：「學道人隨處都是家鄉，放下便是道場，你安心罷！」岑居士又說：「內地寺院，難免不安；何不暫留香港，弘法利生？」老和尚說：「弘法自有其人，至於我本人，似另有一種責任；以我個人言，去住本無所容心，但內地寺院庵堂，現正杌隉不安，我倘留港，則內地數萬僧尼，少一人爲之聯繫護持，恐艱苦益甚，於我心不安，我必須回去。」岑居士無詞以對，老和尚遂回雲門。

綜觀老和尚生平所經過的十難四十八奇，我們可以得到幾個概念：

一、老和尚五十六歲以前是自度時期，所作所爲，都是福慧雙修，隨緣消業。志願一經立定，任何艱苦，在所不辭。例如：朝五台，報親恩，文殊菩薩一再現身探試，毫不動心改志；這是偉大成就的第一點。

二、老和尚五十六歲以後是度他時期，所作所爲，都是無我無私，到處開荒。其來也，一杖，一笠，一鑊，一背架；其去也，一杖，一笠，一鑊，一背架；這是偉大成就的第二點。

三、一般人貪圖個人享受，到處都有罣礙，而老和尚無來無去，即來即去。明知共匪屠殺成性，而老和尚情願由香港返回虎穴，以被護大陸數十萬徒眾；這是偉大成就的第三點。

四、匪區佛教徒召集中國佛教協會籌備會時，老和尚以一人之力挽回佛教厄運，而向匪政府所提出的共同綱領，更足以維護僧尼寺院之免遭誅鋤滅毀；這是偉大成就的第四點。

五、共匪本是摧毀寺廟的，自老和尚晉京周旋後，不但寺廟免遭拆毀，而且繼續興建修理；這是偉大成就的第五點。

六、老和尚手建大小梵剎數十，皈依門下弟子中外計百十萬人。重振宗綱，續佛慧命。溯自達摩西來，至六祖而一花五葉；臨濟開玄要之宗，洞山立君臣之義，鴻仰發體用之論，雲門示三關之捷，法眼呈六相之分，拈花妙義，大布東方。及後曹洞專主少林，馮仰圓相漸隱，雲門於韓大伯後，難見其人；法眼盛於永明，而入高麗，獨臨濟尚存香火。元明以降，禪門宗匠，自中峰，楚石，以遞紫柏，憨山，天童，玉琳，屈指可數，獅絃算是絕響了。百餘年後，幸老和尚出世，於鼓山傳法曹洞，兼嗣宗臨濟，中興雲門，扶持法眼，延續馮仰，興滅繼絕，慧日同光，以一身而參與五宗法；這是偉大成就的第六點。

民國四十六年（歲次丁酉一百十八歲）老和尚還是住雲居，完成所剩下的十分之一

二的真如寺建築，不過目瞶耳聾，百病日增；今年是一百十九歲，是否世緣將了，世壽殆盡，博地凡夫，何能推測十地菩薩境地？老和尚說：「人生如夢，一切皆幻；空中飛鳥，有何蹤跡可尋？況學道人耶？」今天我介紹老和尚的生活近況，也不過是佛法不離世法，隨順談談而已。

## 第六講 虛雲老和尚飽經磨難後禪七開示

民國四十一年冬，老和尚在上海市主建水陸道壇，圓滿後緇素人士，以勝會難逢，堅留老和尚繼續在滬舉行禪七；老和尚慈悲法施，允滿眾願；於是訂定四十二年（一百十四歲）正月初九在玉佛寺起七，至十五日圓滿；後來大家還以法味沒有飽飫，又要求繼續一禪七；由正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三日解七。在這半個月中老和尚每天都有法語開示，現在把那些開示一篇一篇地加以講述。爲的是不變原意，還是用老和尚的口氣向大家開示。

### 一、不要頭上安頭

這裏的大和尚葦舫很慈悲，各位班首師傅的辦道心切，加以各位大居士慕道情殷，發心來打靜七，要虛雲主七，這也可說是一種殊勝因緣；可是我年來患病，不能多講；世尊說法四十餘年，顯說密說，言教已有三藏十二部之多；我今縱能講幾句，也不過拾佛祖幾句剩話而已。至於宗門下一法，乃世尊最末一次陞座，手拈大梵天王所獻的金檀木花示眾，那時在座下的人天大眾，沒有人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只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世尊就對迦葉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咐囑於汝。」這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下承當的無上法門；後世的人籠統稱之爲「禪」；須知大般若經中所

舉出的「禪」，計有二十多種，都不是究竟；只這宗門下的「禪」，是不立階級，直下承當，見性成佛的無上「禪」。有什麼打七不打七呢？不過因為眾生的根器日鈍，妄念多端，所以歷代祖師用了許多方便法門加以攝受。在唐宋時代，禪風遍天下，現在衰微到了極點，只有金山，高旻，寶光等處，尚有宗門家風，但也不過撐持門面而已；所以現在宗門下的人材甚少；就是打七，大都名不符實。從前七祖青原行思問六祖說：「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答：「汝曾作什麼來？」思說：「聖諦亦不爲」。祖問：「不落何階級？」思答：「聖諦且不爲，何階級之有。」六祖對行思的話，非常器重。如今你我根器劣弱，諸大祖師不得不假方便，教參一句話頭。宋朝以後，念佛的人很多，諸大祖師乃教參「念佛是誰？」一直到現在，各處用功的人都照這一法參究；可是許多人還是不得明白，把這句「念佛是誰」的話頭放在咀裏，不斷的念來念去，成了一個念話頭，不是參話頭了。「參」字的意義是參看，所以凡是禪堂上都貼著「照顧話頭」四個字。「照」字的意義是反照，「顧」字意義是顧盼，就是反照自性的意思。我們的心一向是向外馳求的，要牠回轉過來反照，才叫做看話頭。「念佛是誰」是一句話，這句話在沒有說的時候，叫做話頭，既然說出就成話尾了。我們參話頭，就是要參這「誰」字，譬如我在這裏念佛，忽有人問我：「虛雲：念佛的是『誰』啊？」我答：「念佛是我呀！」那人再追問：「念佛是你，你是口念，還是心念呢？假若是口念，你睡著時爲什麼不念？假若是心念，你死了爲什麼不念？」我們就是對這一問有疑，要在這疑的地方

去追究它，看這話究竟由那裏而來，是甚麼樣子，微微細細地去反照，去審察，這也就是反聞自性的工夫。在行香的時候，頸要靠著衣領，腳步緊跟著前面的人走，心裏平平靜靜，不可左顧右盼，一心照顧話頭。在坐香的時候，胸部不要太挺，氣不要上提，也不要下壓，隨其自然；把六根門頭收攝起來，萬念放下，單單的照顧話頭，不要忘了話頭；不要粗，粗了就會浮躁，不能落堂；也不要細，細了就會昏沉，墮入空亡；一粗一細都得不到受用。如果話頭照顧得好，工夫自然容易純熟，習氣也自然歇下。初用功的人，這句話頭是不容易照顧得好的，但是不必害怕，更不可想開悟，或求智慧等念頭。須知打七爲的是要開悟，爲的是求智慧，如果你再另外用一個心去求那些，這就叫做頭上安頭了。假如初用功時，話頭提不起，千萬不要著急，只要萬念情空，綿綿密密地照顧著，妄想來時由它來，我總不理會它，妄想自然會止息；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妄想來了，我總以覺照力釘著這句話頭，話頭如果失了，馬上就提起來。初次坐香好似打妄想，等到時光久了，話頭會得力起來。這時候，你一枝香可以將話頭一提，就不會走失，那就有把握了。上面說的都是空話，還是好好用功吧！

## 二、照顧如雞抱卵

「打七」這個法門，是剋期取證的最妙一法，古來的人根器敏利，不必常常用這法門；到了宋朝這法才漸漸展開，清朝雍正年間更爲興盛。雍正帝在皇宮裏也時常打禪



七，他對禪宗是最尊重的，他的禪定工夫也非常好，在他手裏悟道的有十餘人之多，揚州高旻寺的天慧徹祖，也是在他會下悟道的。這種剋期取證的法門，好像儒家入場考試，依照題目作文，根據文章取錄，有一定規矩和時間的。我們打七的題目叫做「參禪」，所以這個堂名叫做「禪堂」。「禪」字的意義是「靜慮」，印度話是「禪那」。禪有大乘禪，小乘禪，有色禪，無色禪，聲聞禪，外道禪等；宗門下這一禪，叫做無上禪。如果有人在這禪堂把疑情參透，把命根坐斷，那就是「即同如來」；所以禪堂又名選佛場，也名般若堂。在這堂裏所學的法，都是無爲法。無者，是無有作爲，即是說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爲。凡是有爲，都有生滅，若有可得，便有可失。經上說：「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例如誦經禮懺等，盡屬有爲，都是言教中的方便權巧；宗門下就不是這樣，只教你直下承當，用不著許多言說。從前有一位學人參南泉老人，問：「如何是道？」老人說：「平常心是道。」我們日常穿衣吃飯，出作入息，無不在道中行；只因我們隨處縛著，不識自心是佛。古來大梅法常禪師，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說：「即心是佛。」師聞言大悟，遂禮辭馬祖，到四明梅子真舊時隱居處，縛茅而居；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一位和尚，因採拄杖迷路到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答：「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答：「隨流去。」僧歸將這事告知鹽官，官說：「我在江西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也許就是這個和尚。」遂令僧招請。師答以偈語：「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

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馬祖聞師住山，乃令僧去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答：「大師向我說，即心是佛，我便這裡住。」僧說：「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問：「作麼生？」僧答：「又道非心非佛。」師說：「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是佛。」僧歸告馬祖，祖說：「梅子熟也。」可見古來的人是如何了當和簡切。只因你我根機陋劣，妄想太多，諸大祖師乃教參一話頭，這是不得已而用的方便法門。永嘉祖師說：「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卻阿鼻業；若將妄語誑眾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高峰妙祖說：「學人用功，好比將一瓦片，拋於深潭，直沉到底爲止」。我們看話頭，也要將一句話頭看到底，直至看破這句話頭爲止。妙祖又發願說：「若有人舉一話頭，不起二念，七天之中，若不悟道，我永墮拔舌地獄。」只因我們信不實，行不堅，妄想放不下，假如生死心切，一句話頭決不會隨便走失的。滄山祖師說：「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初發心的人總是妄想多，腿子痛，不知工夫怎樣用法，其實只要生死心切，咬定一句話頭，不分行住坐臥，一天到晚把「誰」字照顧得如澄潭秋月一樣，明明諦諦的不落昏沉，不落掉舉，那又何愁佛階無期呢？假如昏沉來了，你可瞪開眼睛，把腰稍提一提，精神自然會振作起來；這時候把話頭不要太鬆或太細，太細易落空和昏沉，一落空只知一片靜，覺得爽快；可是在這時候，這句話頭不能忘失，才能在竿頭上進步；否則，就會落到空亡，不得究竟。如果太鬆，妄想就容易襲進；妄想一起，掉舉

就難制服；所以在這個時光，要粗中有細，細中有粗，才能使工夫得力，才能使動靜一如。從前我在金山等處跑香，維那催起香來，兩腳好像會飛一樣；師傅們真是跑得，一句站板敲下，如同死人一般，還有什麼昏沉呢？我們現在跑香就比往年相差太遠了。諸位在坐時，切不要把這句話頭向上提，上提便會昏沉；又不要橫在胸裏，如果橫在胸裏，便會胸痛；也不要向下貫，下貫便會肚脹，落在陰境，發出種種毛病；只要平心靜氣，單單的把「誰」字如雞抱卵，如貓捕鼠一樣的照顧好；照顧得力時，命根自然會頓斷。這一法門初用功的同參道友，當然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你要時刻在用心。我再說一比喻，修行如同石中取火，要有方法；倘若沒有方法，縱然任你把石頭打碎，火是取不出來的。這方法是要有一支紙燭和一把火刀，火燭按下在火石下面，再用火刀向火石上一擊，那石上的火就會落在火燭上，火燭馬上就能取出火來。我們現在明知自心是佛，但是不能承認，所以要借這一句話頭，做爲敲火刀，從前世尊夜睹明星，豁然悟道，也是如此。我們對這取火法則不知道，所以不明白自性。你我自性本是與佛無二，只因妄想執著不得解脫，所以佛還是佛，我還是我。你我今天知道這個法子，能夠自己參究，這是何等特殊因緣，希望大家努力，在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在這場中選出佛子，上可以報佛恩，下可以利有情；佛法中人材很少，就是因爲大家不肯努力，言之傷心！假如大家深信永嘉和高峰妙祖對我們所發誓願的話，我們決定都能悟道，大家努力參看吧！

### 三、弄得四大不空

光陰快得很，才說打七，就過了三天；會用功的人，一句話頭照顧得好好的，甚麼塵勞妄念澈底澄清，可以一直到家。所以古人說：「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路頭若識得，生死一齊休。」我們的路頭，只要放下包袱，咫尺就是家鄉。六祖說：「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你我本來四大皆空，五蘊非有，只因妄念執著，愛纏世間幻法，所以弄得四大不得空，生死不得了。假如一念體起無生，那釋尊說的這些法門也用不著了，難道生死不會休嗎？是故宗門下這一法，真是光明無量照十方。從前德山祖師，是四川簡州人，俗姓周，二十歲出家，精究律藏，對於性宗相宗諸經典的旨趣，也全貫通；常講金剛般若，時人稱他做周金剛。他每對同學說：「一毛吞海，性海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來他聽說南方禪席頗盛，很不服氣，大罵說：「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掃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他立刻擔起青龍疏鈔出四川，到澧陽路上，見一個婆子賣餅，於是把擔子放下買餅點心，婆子指那擔子說：「這個是甚麼文字？」師答：「青龍疏鈔。」婆子問：「你講的是什麼經？」師答：「金剛經。」婆子說：「我有一問，你若答對了，就給你點心；否則，你就到別處去。金剛經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你究竟要點那一個心？」師無詞以對

，遂往龍潭，到法堂說：「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而出說：「你親到龍潭。」師無言，住下。一天晚上侍立潭側，潭說：「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卻又回頭，說：「外面黑。」潭點紙燭給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因此大悟，便禮拜。潭說：「你見個什麼？」師說：「從今以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頭了。」第二天，龍潭陞座對大家說：「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聽到這一句話，就將疏鈔堆法堂前，舉起火炬說：「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把書一把火燒光後，辭別龍潭，拜訪滄山，上法堂，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顧視方丈說：「有麼？有麼？」滄山不理他，師說：「無，無。」便出。到門口又說：「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於是穿好衣履，具足威儀，再進法堂，才跨門，提起坐具說：「和尚。」滄山擬取拂子打他，師便喝，拂袖而出。滄山當晚問首座，「今日新到的和尚在這裏麼？」首座答：「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出去了。」滄山說：「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灋陽三十年，遭逢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的石室。大中初年，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宗門賢哲大匠做住持，聽說師的道行，派員禮請，一而再，再而三，師堅不肯下山，廷望乃設一詭計，誣師是茶鹽犯，捕師入州；師到州後，廷望瞻禮，堅請住持古德禪院，師不得已住下，大闡宗風。後人傳爲德山喝，臨濟棒，像他這樣，何愁生死不休。德山下輩出了巖頭，雪峰諸祖，雪峰下輩

出了雲門，法眼，諸祖，又出了德韶國師，永明壽祖等，都是一棒打出來的。歷朝以來的佛法，都是宗門下的大祖師來撐架子，諸位今天在這裏打七，要深深地體解這一最上的道理，直下承當，了脫生死，是不爲難的。假如視爲兒戲，不肯死心蹋地，一天到晚在光影門頭見鬼，或在文字窟中作計；那末，生死是休不了的，大家努力精進吧！

#### 四、切莫分心散亂

七天的晨光已過去了四天，諸位都很用功；有的做些詩偈，到我那裏來問，這也很難得；但是你們這樣的用功，把我前兩天說的都忘記了。昨晚說：「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我們是參話頭，話頭就是我們應走的路頭。我們的目的是要成佛了生死，要了生死，就要借這句話頭作爲金剛王寶劍，魔來魔斬，佛來佛斬，一情不留，一法不立，那裏還有這許多妄想來作詩作偈呢？或見空見光明等境界呢？若這樣用功，我不知你們的話頭到那裏去了？老參師傅不在說，初發心的人要留心啊！我因爲怕你們不會用功，所以前兩天就將打七的緣起，和宗門下這一法的價值，以及用功的法子，一一都講過了；我們用功的法子，是單舉一句話頭，晝夜六時，好像流水一般，不要令他間斷；要靈明不昧，了了常知，一切凡情聖解，一刀兩斷。黃檗禪師說：「學道猶如守禁城，緊把城頭戰一場；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前後四句有兩種意義，前兩句譬喻，說我們用功的人，把守這句話頭，猶如守禁城一樣，任何人不得出入，這是保守得

非常嚴密的。因爲你我每人都有一個心王，這個心王即是第八識，八識外面還有七識六識前五識等；前面那五識，就是那眼耳鼻舌身五賊，六識是意賊；第七識名末那，它一天到晚，貪著第八識見分爲我，引起第六識，率領前五識，貪愛色聲香味觸等塵境，纏惑不斷，把八識心王困得死死的轉不過身來，所以我們今天要借這句話頭（金剛王寶劍），把那些劫賊殺掉，使第八識轉過來成爲大圓鏡智，第七識轉爲平等性智，第六識轉爲妙觀察智，前五識轉爲成所作智；但是最要緊的是把第六識和第七識先轉過來，因爲它有領導作用，它的力量，就是善能分別計度。現在你們作詩作偈，見空見光，就是這兩個識在起作用。我們今天要借這句話頭，使分別識成妙觀察智，計量人我之心爲平等性智，這就叫做轉識成智，轉凡成聖；要使一向貪著色聲香味觸法的賊，不能侵犯，所以說：「如守禁城。」後面的兩句，「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是譬喻我們三界眾生沉淪在生死海中，被五欲所纏，被塵勞所惑，不得解脫。因爲梅花是在雪天開放的，大凡世間萬物都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冬天的氣候寒冷，一切的昆蟲草木，都已凍死，或收藏，塵土在雪中也冷靜清涼，不能起飛；這些昆蟲草木塵土灰濁的東西，好比我們心頭上的妄想分別無明嫉妒等三毒煩惱，我們把這些東西去掉了，那心王自然自在，也就好像梅花在雪天裏開花吐香一樣。但是你要知道，這梅花是在冰天雪地裏才能開放，並不是在春光明媚或惠風和暢的季節裏而有的，你我要想心頭開放，也不是在喜怒哀樂和人我是非之中而能顯現的。因爲我們這八種心，若一糊塗，就成無記性；

若一造惡，就成惡性；若一造善，就成善性。無記有夢中無記，和空亡無記。「夢中無記。」就是在夢中昏迷時，只有夢中一幻境，日常所作一無所知，這就是獨頭意識的境界，也就是獨頭無記。「空亡無記」，如同我們現在坐香，靜中把這話頭亡失了，空空洞洞的，糊糊塗塗的，甚麼也沒有，只貪清靜境界，這是我們用功最要不得的禪病，也就是空亡無記。我們只要二六時中，把一句話頭，靈明不昧，了了常知的，行也如是，坐也如是。古人說：「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寒山祖師說：「高高山頂上，四顧極無邊；靜坐無人識，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你我大家都是冇緣，所以再把這些用功的話向你們說一番；希望努力精進，不要雜用心。我再來說一公案，從前雞足山悉檀寺的開山祖師，出家後參禮諸方，辦道用功，非常精進，一日寄宿旅店，親聞隔壁豆腐店有一個女子在那裏唱歌說：「張豆腐，李豆腐，枕上思量千條路，明朝仍舊打豆腐。」是時，這位祖師正在打坐，聽了那女子這一唱，即開悟了。可見得前人的用功，並不是一定要在禪堂中才能用功，才能悟道。修行用功，貴在一心；各位切莫分心散亂，空過光陰；否則，明朝仍舊賣豆腐了。

## 五、發堅固長遠心

修行一法，易則容易，難則實難。易者，只要你放得下，信得實，發堅固心，和長



遠心，就可成功。難者，就是你我怕吃苦，要圖安樂，不知世界上的一切有爲法，尙且要經過一番學習，才能成功；何況我們要學聖賢，要成佛作祖，豈能馬馬虎虎就可成功？所以第一要有堅固心。修行辦道的人，總是免不了魔障，魔障就是昨天講的色聲香味觸法等塵勞業境，這些業境就是你我的生死冤家；每每有許多講經法師，也在這些世界中站不住腳，這就是道心不堅固的原因。其次要發長遠心，我們人生在世，造業無邊，一旦要來修行，想了生脫死，豈能把習氣一時放得下嗎？古來的祖師，如長慶禪師坐破蒲團七個，趙州八十歲，還在外面行腳，四十年看一「無」字，不雜用心，後來大徹大悟，燕王和趙王非常崇拜他，以種種供養。清朝雍正皇帝看他的語錄高超，封他做古佛；這都是一生苦行而成功的。你我現在把習氣毛病通身放下，澄清一念，就與佛祖同等。楞嚴經說：「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你我的習氣煩惱，好像泥滓一樣，所以要用話頭；話頭如同清磬，能使濁水澄清（即是煩惱降伏）。如果用功的人，到了身心一如，靜境現前的時候，就要注意，不可裹足不前；須知這是初步功夫，煩惱無明還沒有斷除；也就是從煩惱心行到清靜，猶如濁水澄成清水，雖然如此，水底泥滓，尙未去了，所以還要加功前進。古人說：「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見未爲真；若能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如不前進，那就是認化城爲家，煩惱仍有生起的機會，如此要做自了漢也很爲難；所以要去泥存水，才是永斷根本無明，才是成佛；到了無明永斷的時候，

可以任你在十方世界現身說法，如觀音菩薩三十二應，「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任你淫房酒肆，牛馬騾胎，天堂地獄，都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了。否則，一念之差，就是六道輪迴。從前秦檜曾在地藏王菩薩前做過香燈師，只因他不發長遠心，無明煩惱未能斷了，以致被瞋心所害，這是一個例子。假如你信心堅固，長遠心不退，則不怕你是怎樣的一個平常人，也可以即身成佛。古來漳州有一貧苦的人在寺出家，心想修行，苦不知怎樣是好，無處問津，每日只做苦工，一日遇著一位行腳僧到那裏掛單，看他每日忙忙碌碌，問他日常做些什麼功課？他說：「我一天就做些苦事，請問修行方法。」僧答：「參『念佛是誰？』」。如他就照這位和尚所教，一天在工作忙碌中，把這個「誰」字蘊在心頭照顧，後來隱居在石巖中修行，草衣木食；這時候他家裏還有母親和姐姐，聽說他在石巖中修行很苦，他的母親乃命他的姐姐拿一匹布和一些食物送給他。他的姐姐將物送到，見他坐在巖中，動也不動，叫他，也不答應，姐姐氣不過，把這些東西放在巖中回去了，但是他也不睬也不瞧，老是坐在洞中修行；過了一十三年，他的姐姐再去看他，見那匹布還在那兒沒有動，後來有一位逃難的人到了那裏，腹中饑餓，見了這位和尚衣服破爛的住在巖中，乃近前問他，向他化乞，他便到石巖邊拾些石子，放在鍋裏，煮了一刻，拿來共食，好像洋薯一樣，那人飽餐而去。他告訴那人說：「請不要向外人說。」又過了些時候，他想，我在這裏修行許多年了，也要結緣吧！於是下山走到廈門，在一大路旁，搭一茅蓬，做施茶的工作；這時，是萬曆年

間，皇帝的母親皇太后死了，要請高僧做佛事，先想在京中請僧，因那時京中沒有大德高僧，皇太后乃托夢給萬曆皇帝，說福建漳州有高僧，皇帝乃派人到漳州迎請許多僧人進京做佛事，這些僧人都把行裝整理進京，恰在這路邊經過，他問：「諸位師傅今日這樣歡喜到那裏去啊？」眾答：「我們現在奉旨進京，替皇帝做佛事，超荐太后去。」他問：「我可同去麼？」眾答：「你這樣的苦惱，怎能同去呢？」他說：「我不能念經，可以替你們挑行李，到京中看看也是好的。」大家答應了，於是他就代那些僧人挑行李進京去了。這時皇帝知道他們僧人要到京了，乃叫人將金剛經一部，埋於門檻下，那些僧人都不知道，一一都進宮去了，只有這位苦惱和尚走到門檻，雙膝跪下，合掌不入，那裏看門的人叫的叫，扯的扯，要他進去，他也不入；看門的稟告皇帝，這時皇帝心中有數，知道是聖僧到了，遂親來問說：「爲什麼不入？」答：「地下有金剛，故不敢進來。」皇帝說：「何不倒身而入？」他聽到皇帝的話，便兩手撲地，兩腳朝天，打一個筋斗而入，皇帝深深敬重，延在內庭款待，問以建壇修法事。他說：「明朝五更開壇，壇建一台，只須幡引一幅，香燭供果一席就得。」皇帝此時心中不悅，以爲不夠隆重，於是懷疑他沒有道德，乃叫兩個御女給他沐浴，浴畢，他的下體了然不動，御女告知皇帝，帝才確知他是聖僧，更加敬重，就依照他的意思建壇。第二天早上，他陞座說法，登台打一問訊，持幢到靈前說：「我本不來，你偏要愛；一念無生，超昇天界。」法事畢，對帝說：「恭喜太后解脫了。」帝很懷疑，以爲這樣草草了事，恐功德未能做到。

正在疑惑時，忽聞太后在房間裏說：「請皇上禮謝聖僧，我已得超昇了。」帝驚喜再拜而謝，在內庭設齋供養。是時他見帝穿著花褲，目不轉瞬。帝說：「大德喜歡這褲麼？」遂脫下給他。他謝恩，帝便封他爲龍褲國師。齋畢，帝領到御花園遊覽，園內有一寶塔，他見塔非常歡喜，徘徊瞻仰。帝說：「國師喜歡這個塔嗎？」他說：「這塔甚好。」帝說：「可以將這塔敬送給師。」正要叫人撤送漳州修建。他說：「不須撤送，我拿去就是。」言說之間，即收這塔置於袖中騰空而去。帝極驚喜，歎未曾有。諸位！請看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只因他出家以來，不雜用心，一向道心堅固；他的姐姐去看他也不理，衣衫破爛也不管，一匹布放了十三年也不要。你我反躬自問，是否能這樣的用功？莫說一天到晚，自己的姐姐來了不理做不到；就是在止靜後，看見監香行香，或旁人有點動靜，也要瞅他一眼；這樣的用功，話頭怎樣會熟呢？諸位只要去泥存水，水清自然月現，好好提起話頭參看。

## 六、不可生是非

古人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才說打七，明天就要解七了。依規矩，明天早上就要考驗你們的工夫，因爲打七是剋期取證的辦法。「證」，就是証悟，見到自己本地風光，悟到如來的妙性，所以叫做證悟。考驗是要考察你在七天當中的工夫到了什麼程度，要你向大眾前吐露出來。平常在這個時候向你們考驗，叫做討包子錢，人人都要

經過考驗的，就是說我們打七的，人人都要開悟，人人都可以弘揚佛法，人人都應度盡眾生。現在不說人人都開了悟，只要有一個人開了悟，也可以還得這些包子錢；所謂「眾人吃飯，一人還賬。」如果我們發起一片精進的道心，是可以人人開悟的。古人說：「凡夫成佛真個易，去除妄想實爲難。」只因你我無始以來，貪愛熾然，流浪生死，八萬四千塵勞，種種習氣毛病放不下，不得悟道，不像諸佛菩薩常覺不迷；是故蓮池大師說：「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眾如爲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恭下敬，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了脫。」這十句話，說得何等明白和真切！「染」是染污的意思，凡夫的境界，總是貪染財色名利，瞋恚鬥爭，對「道德」二字，認爲是絆腳石；一天到晚，喜怒哀樂，貪愛富貴榮華，種種世情不斷，道念一點沒有；以致功德林被凋殘，菩提種子被燒盡。假如把世情看得淡淡的，一切親友怨家，視爲平等，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視一切眾生平等無二，人饑如己饑，人溺如己溺，常發菩提心，那才可以和道念相應，也可以立地成佛。所以說：「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諸佛聖賢，應化世間，一切事情都是爲眾服務，所謂：「拔苦與樂，興慈濟物。」你我都能克己復禮，甚麼也不爲自己作享受，那麼人人都無困苦，事事都能辦到了。同時你自己也隨之得到圓滿果實的報酬，如江河中的水漲了，船自然會高起來。你能以一種慈悲心，恭敬心對人，不自高自大，不驕傲虛僞，那麼，他人見

到你，一定會恭敬客氣；否則，只恃一己的才能，老氣橫秋的，或口是心非的，專爲聲色名利作計，那麼，就是人家恭敬你，恐怕也是假的。孔子說：「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六祖說：「他非我不非，我非卻有過。」所以我們切不可有生是非之心，起人我之別，如同諸佛菩薩爲人服務一樣，那麼，菩提種子處處下生，美善的果實，時時有收穫，煩惱自然縛不著你了。世尊所說三藏十二部經典，也是爲了你我的貪瞋癡三毒，所以三藏十二部的主要就是戒定慧，就是因果。使我們戒貪欲，抱定慈悲喜捨，實行六度萬行，打破愚迷邪癡，圓滿智慧德相，莊嚴功德法身；倘若能夠依照這樣處世做人，那真是處處總是華藏界了。今天參加打七的多半是在家大德，我們要好好降伏這個心，趕緊去離纏縛。我再說一個公案作爲諸位的榜樣，你們都是發了很大的信心來到這寶所，我若不給你們解說，恐怕你們得不到寶，空手而回，不免辜負信心，希望靜心聽著。從前唐朝有一位居士，姓龐名蘊，字道玄，湖南衡陽人，世本業儒，少悟塵勞，志求真諦；貞元初，聽說石頭和尚的道風，乃崑誠拜謁，問石頭和尚說：「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石頭和尚馬上用手掩住龐居士的口，龐由是豁然有省。一日石頭問龐說：「你自從見到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龐答：「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即呈一偈：「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頭認爲不錯，問：「你以緇耶？素耶？」龐答：「願從所慕。」遂決計不剃染，後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

人？」祖答：「待汝一口吸盡千江水，即向汝道。」龐於言下，頓悟玄旨，於是留駐馬祖處參承兩年；居士自從參透本來人後，甚麼也不做，一天到晚單單織漉籬過活，家中所有的萬貫金銀，也一概拋於湘江之中。一日兩夫婦共說無生的道理，龐說：「難難難，拾擔芝麻樹上攤。」婦說：「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女靈照聽到爺娘的話，不禁大笑說：「你們兩位老人家，怎麼說這些話來了？」龐說：「據你怎麼說？」女說：「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吃飯睏來睡。」自此以後，機辯迅捷，各方的人士都來嚮應，於是辭別藥山，山命十位禪客相送至門首；龐指空中雪說：「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說：「落在甚麼處？」龐遂打他一掌。全說：「也不得草草。」龐說：「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說：「居士作麼生？」龐又一掌打過去，說：「眼見如盲，口說如瘖。」龐嘗遊講肆，隨喜聽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詞以對。龐又說：「我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問：「祇如居士意作麼生？」龐答以偈說：「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疏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並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言，欣然仰歎。一日居士問女靈照說：「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說：「老大大，作這個語話。」龐說：「你作麼生？」照說：「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龐乃笑。將入滅，向靈照說：「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遵父命回報說：「日則中矣，惜天狗蝕日，父親何不出去一看呢？」龐以爲是事實，乃下座出戶觀看，照即登父座

，跏趺合掌坐脫。龐回見靈照已亡，歎說：「我女鋒捷，先我而去。」於是再延七日，州牧于公頤來問疾，龐對他說：「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遣囑火化後棄於江湖，他的夫人聞訊告知兒子，子聞訊，將鋤頭撐在下額，立地而去；夫人看見這般光景，也自己隱去。大家看龐居士一家四口，都能如此神通妙用，可見你們做居士的多麼高尚，現在莫說你們居士中沒有這樣的人材，就是出家二眾，也都是和我虛雲差不多，這是多麼倒架子？大家努力吧！

## 七、好好精進用功

恭喜諸位！七天的功德，今日圓滿，證悟過來的了，照規矩應該陞堂，好像朝中考試一樣，今天正是揭榜的一天，應該要慶賀。但是常住很慈悲，明天繼續打七，使我們可以加功進步。諸位老參師傅都知道，這種因緣殊勝，不會空過光陰；各位初發心的人，要知人身難得，生死事大，我們得了人身，更要知道佛法難聞，善知識不易值遇。今天諸位親到寶山，要借此良機努力用功，不要空手而歸。宗門下一法，我已講過，是世尊拈花示眾，一代一代的從根本上傳流下來的，所以阿難尊者雖是佛的弟弟，又隨侍佛出家，而他在世尊前，未能大徹大悟；等到佛滅以後，諸大師兄弟不准他參加集會；迦葉尊者說：「你未得世尊心印，請倒卻門前刹竿著。」阿難當下大悟；迦葉尊者就將如來心印付給他，是爲西天第二祖，歷代相承，至馬鳴龍樹尊者後，天台北齊老人，閱他



所著的中觀論，發明心地，而有天台宗；那時宗門下特別興盛；後來天台衰落，至韶國師由高麗翻譯歸來，再行興起。達摩祖師是西天二十八祖，傳來東土，是爲第一祖。自此傳至五祖，大開心燈，六祖以下開悟四十三人，再由思師讓祖至馬祖，出善知識八十三人，正法大興，國王大臣莫不尊敬；是以如來說法雖多，尤以宗下獨勝。如念佛一法，亦由馬鳴、龍樹之所讚揚。自遠公之後，永明壽禪師爲蓮宗六祖，以後多由宗門下的人所弘揚。密宗一法，經一行禪師發揚之後，傳入日本，我國即無相繼之人。慈恩宗是玄奘法師興起，不久也絕傳。獨以宗門下源遠流長，天神皈依，龍虎歸降。八仙會上的呂洞賓，別號純陽，京川人，唐末三舉不第，無心歸家，偶於長安酒肆，遇見鍾離權，授以延命的方術，洞賓依法修行，後來乃飛騰自在，雲遊天下。一日至廬山海會寺，在鐘樓壁上寫了四句偈語：「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問道，對境無心莫問禪。」不久，道經黃龍山，睹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正值黃龍擊鼓陞座，洞賓遂隨眾入堂聽法。黃龍說：「今日有人竊法，老僧不說。」洞賓出而禮拜。問：「請問和尚，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龍罵：「這守屍鬼。」洞賓說：「爭奈囊中自有長生不死藥。」龍說：「饒經八萬劫，未免落空亡。」洞賓忘了對境無心莫問禪的工夫，大發瞋心，飛劍斬黃龍；龍以手一指，洞賓的劍落地，不能取得。洞賓禮拜悔過，請問佛法。龍說：「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洞賓於言下頓契玄旨，乃述偈懺悔：「棄卻瓢囊擊碎琴，從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當年錯用心」。這是仙人皈依三寶，求入伽藍爲護法的一個例子。

從此道教在洞賓之手也大興起來，爲北五祖；紫陽真人，又是闕祖英集，而明心地的南五祖；所以道教也是佛教宗門下所續啓。孔子之道傳至孟子失傳，直至宋朝周濂溪先生從宗門發明心地，程子、張子朱子等，都從事佛法，所以宗門又有助儒道一切之機。現在有很多人把宗門這一法輕視，甚至加以毀謗，這真是造無間業。你我今天有此良緣，遇期勝因，要生大歡喜，發大誓願，人人做到龍天皈依，使正法永昌，切莫視爲兒戲，要好好精進用功。

## 八、靜坐脫離塵勞

虛雲到常住打擾一切，蒙和尚及各位班首師傅，特別優待，已深爲歉！今天又要我做主法，這個名目，我實不敢承認。現在應慈老法師年高臘長，應歸他來領導才合理。同時常住上的法師很多，都是學德兼優；我是一水上浮萍，全然是無用的一個人；今天以我年紀大，要加諸客氣，這實在是誤會了。在世法尚且不以年紀大小而論，例如過去朝中赴科考的人，不管你年紀多大，而對於主考者，總是稱爲老師，都要尊敬他，不能講年齡的，在佛法中更加不能了。例如文殊菩薩過去久遠，業已成佛，曾教化十六王子，阿彌陀佛是十六王子之一，釋迦牟尼佛也是他的徒弟；到了釋迦成佛的時候，他便做釋尊的輔弼，可見是平等一味，沒有高下的，所以要請諸位不要誤解。現在我們在參學方面來講，總要以規矩法則爲尊，常住上發起道心，講經打七，弘揚佛法，實爲希有難得的因緣。諸位都不避風塵，不憚勞倦，這樣的忙碌，也自願的來參加，可見都有厭煩

思靜的心。本來你我都是一個心，只因迷悟有關，故有眾生終日忙碌，無一日休閒；稍作思維，實乃無益。但是有種人一生在世，晝夜奔忙，癡想豐衣足食，貪圖歌台舞榭，惟願子孫發富發貴，萬世榮華。到了一氣不來，做了死鬼，還要想保佑他兒女，人財興旺；這種人真是愚癡已極。還有一種人，稍知一些善惡因果，要做功德，但是只知打齋供僧，或裝佛像，或修廟宇等，一些有漏之因，冀求來生福報，因他不解無漏功德的可貴、故偏棄不行。妙法蓮華經說：「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恆沙七寶塔。」因為靜坐這一法，可以使我們脫離塵勞，使身心安泰，使自性圓明，生死了脫。「一須臾」的意思就是一刹那，假若以清靜心，返照回光，坐須臾之久，縱不能悟道，而他也種下了正因佛性，自有成就的一日。如果工夫得力，一須臾之間，是可以成佛的。故楞嚴經阿難尊者說：「不歷僧祇獲法身。」但是我及一般人，平常總是在塵勞裏，在喜怒裏，在得失裏，在五欲裏，在一切圖快活享用裏過活，而今一到禪堂中，一聲止靜，就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六根門頭，狀如烏龜息六一樣，任甚麼境界也擾你不動；這是修無爲法、也是無漏法，故以金銀等七種寶物造塔，如恒河沙數之多，猶不能及此靜坐一須臾之功德。「烏龜息六」是一譬喻，因為海狗喜食魚鯊，一見烏龜在海灘上爬，牠就跑去吃牠，烏龜知道海狗要吃牠，便把四隻腳，一個頭，一條尾，統通縮進殼裏去，海狗咬牠不著，空費一番辛苦，棄而他去；這時烏龜脫了險。我們人生在世，無錢的爲衣食忙得要死，有錢的貪婪色欲不得出離，正如被海狗咬著。假若明白這個害處，就應該把六根收

攝起來，反照回光，都可以從死裏得生的。前兩晚說過宗門下這一法，是正法眼藏，是如來心法，是了生脫死的根本。如講經等法門，雖然是起人信解，但是大都是枝葉上的文章，不容易大開圓解的。如要想以講經等法子來了生脫死的人，還須經過行證，是很為難的；所以自古以來由講經及其他法門中顯現神通與立地悟徹的人，是比宗門下少。因為宗門下不但說是比丘和居士有不可思議的手眼，就是比丘尼也有偉大的人才。從前灌溪尊者是臨濟的徒弟，在臨濟勤學多年，未曾大徹大悟，乃去參方，至末山尼僧處，小尼僧告知末山，末山遣侍者問：「上座是為遊山玩景而來，還是為佛法而來？」灌溪只好承認為佛法而來。末山說：「既是為佛法而來，這裏也有打鼓陞座的法則。」遂陞座。灌溪初揖而不拜。末山問：「上座今日離何處？」答：「路口。」問：「何不蓋卻？」溪無對，始禮拜。溪問：「如何是末山？」答：「不露頂。」問：「如何是末山主？」答：「非男女相。」溪喝說：「何不變去？」答：「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溪詞窮，於是伏膺，在該處作園頭三年，後來大徹大悟。溪上堂曾說：「我在臨濟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故知灌溪雖是臨濟的徒弟，也是末山的法嗣；可見尼眾中也有這樣驚世的人材，超人的手眼。現在你們這樣多的尼眾，為甚麼不出來顯顯手眼，替前人表現正法呢？須知佛法平等，要大家努力，不要自生退墮，錯過因緣。古人說：「百年三萬六千日，不放身心靜片時。」你我無量劫來，流浪生死，都是因為不肯放下身心清淨修學，而感受輪迴，不得解脫。所

以要大家放下身心，來靜坐片時，希望漆桶脫落，共證無生法忍。

## 九、不令六根流塵

今日是次七的第二天，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各位來參加的日益增多，可見上海地方的人，善心純厚，福德深重；更可見人人都有厭煩思靜，去苦趨樂的要求。本來人生在世，苦多樂少，且光陰迅速，數十年眨眼就過去了，縱如彭祖住世八百載，在佛法中看來，甚爲短促；在世人看來，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了。你我現在知道這種如幻如化的短境，無所留戀，來此參加這個禪七，真是夙世善根；但是修行一法，貴在有長遠心，過去一切諸佛菩薩，莫不經過多劫修行，而能成功。楞嚴經觀世音菩薩圓通章說：「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由此可見觀世音菩薩不是一兩天時光，就成功了；同時他便公開的將他用功的方法，講給我們聽。他是楞嚴會上二十五圓通的第一名，他的用功法子是從聞思修，而得耳根圓通的入三摩地。「三摩地」的意思，是「正定。」故他繼續又說：「初於聞中，入流亡所。」這種方法，是以耳根反聞自性，不令六根流於六塵，是要將六根收攝流於法性。故繼續又說：「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又說：「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這意思是要我們把這反聞的工夫不要滯疑，要漸次增進，要加功用行，才能得「覺所覺空，空覺既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

「這種境界，既自以反聞聞自性的工夫，把一切生滅悉皆滅已，真心方得現前；即是說狂心頓歇，歇即菩提。觀世音菩薩到了這種境界，他說：「忽聞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我們今天學佛修行，也要這樣先把自己的工夫做好，把自性的貪瞋癡慢等一切眾生度盡，證到本來清淨的妙覺真心，然後上行下化，如觀世音菩薩這樣的三十二應，隨類化度，才能有力量；所以觀世音菩薩，或現童男童女身，化現世間，世人不知觀世音菩薩業已成佛，並無男女人我之相，他是隨眾生的機而應現的；但世間人一聞觀世音菩薩之名，都覺得有愛敬之心，這無非是過去生中持念過他的聖號，八識田中，有這種子，乃起現行。所以經上說：「一入耳根，永為道種。」你我今天來此熏修，當依諸佛菩薩所修所證之最上乘法。現在這種法，是要明本妙覺心，即是說見性成佛，假如不明心地，則佛不可成，要明心地，須行善道為始。我們一天到晚，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則福德自此增長。加以一句話頭，時刻提起，一念無生，當下成佛。諸位把握時間，莫雜用心，好好提起話頭參去。

## 十、客塵煩惱所誤

今天第二七的三天又過去了，功夫做純熟了的人，動靜之中，都有把握，有什麼心去分別他一七、二七，三天、兩天呢？但是初發心的人，總要努力精進，莫糊糊塗塗的

打混，把光陰錯過了。我現在再說一譬喻給你們初發心的聽，希望好好聽著。諸方禪堂中所供的一位菩薩，是一位聖僧，他是釋迦如來的老表，名阿若憍陳如尊者。世尊出家時，他的父王派父族三人，母族二人，往雪山照顧他；這位尊者是母族二人之一，世尊成道後，初至鹿野苑，給他說四諦法，他最初悟道，同時他又是世尊諸大弟子中第一位先出家的，所以叫做聖僧，又名僧首。他的修行方法，在楞嚴經中很明顯的說：「我初成道，於鹿苑中，爲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眾，言一切眾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今成聖果。」這是佛告訴我們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的原因，並追問當時在會諸弟子的開悟，是用何法而成功的。這時候獨有憍陳如尊者了解這個法子，所以他在這會中站立起來，答覆世尊說：「我今長老，於大眾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他說了之後，再對世尊作解釋似的說：「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爲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維，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他這一說，把主客二字，說得何等明顯，但是你要知道，這是一個譬喻，是告知我們用功下手的方法。換句話說：我們的真心是個主，他本是不動的；動的是客，即是妄想。妄想猶如灰塵，灰塵很微細，它在飛揚的時候，要在太陽照入戶牖時，或在空隙之中，才看得見。即是說，我們心中的妄想，在平常的動念中，並不知道，一

到清靜修行靜坐，用功的當中，才知道許多的雜念，在不斷的起伏；在這妄念沸騰的當中，如果你工夫不得力，那就作不得主，故不得悟道，流浪生死海中；今生姓張，再生又姓李，如客人投宿旅店一樣，是沒有一個久遠的時間住得不動的；但我們的真心，卻不是這樣，它總是不去不來，不生不滅的常住不動，故爲主人。這個主人，好比如虛空塵土飛出，虛空總是寂然不動。又如旅店裏的主人，他老住在店中，不到其他地方的。在名相上講，「塵」就是塵沙，是煩惱之一，要到菩薩的地位，方能斷得了。「妄」就是妄惑，惑有見惑八十八使，思惑八十一品，見惑由五鈍使而來，修行的人，先要把見惑斷盡，才能證入須陀洹果。但這步工夫非常的難。斷除見惑，如斷四十里的逆流，可見我們用功的，是要有甚深的力量。思惑斷盡，才能證到阿羅漢果。這種用功是漸次的，我們現在只借一句話頭，靈靈不昧，了了常知，什麼見惑思惑，一刀兩斷，好似青天不掛片雲；清暘升天，即是自性的光明透露。這位尊者，悟了這個道理，認識了本有的主人。你我今天用功第一步，要把客塵認識，客塵是動的，主人是不動的；如不認清，工夫就無從下手，依舊在打混的空過光陰，希望大家留心參看！

## 十一、要種正因佛種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這回玉佛寺打禪七，真是因緣殊勝，各方信心男女居士們這樣踴躍的來參加，種下這一成佛的正因，可說是稀有難得。釋尊說妙



法蓮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人生在世數十年的光陰，不知不覺的過了，在這當中，有錢的人，或貪酒色財氣，無錢的人，都爲衣食住行，而勞碌奔波，很少有一清閒自在的，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這種人，偶一走到佛寺裏見此寂靜莊嚴的梵刹，心生歡喜，或見佛菩薩形像而隨口聲稱佛名者，或心生清靜而起感慨，稱讚如來吉祥而生稀有者，這都是過去生中有甚深善根，由此都得成佛。因爲人們平時眼中見到的風花雪月，耳中聽到的歌舞歡聲，口裏貪著的香美珍味等，感染思想。這些感染思想是散亂心，是生死心，是虛妄心，今天能夠在塔廟中稱一聲佛號，這是覺悟心，是清靜心，是成佛的菩提種子。佛就是覺，覺而不迷，自性清靜，即是有覺悟心。我們今天不爲名利而來，也是覺悟力的作用。但是也有些人恐怕只聽到打禪七的名，而不知道打禪七的義，用一種稀奇心而來看熱鬧的，這不是上上心，現在既到此地，如人到了寶山，不可空手自回，須發無上的道心，好好的坐一枝香，種種成佛的正因，以便將來大家都能成佛。從前釋尊有一個弟子，名須跋陀羅，家裏貧窮孤獨，無所倚靠，心懷愁悶，要隨佛出家。一日至世尊處，剛巧是世尊外出，諸大弟子給他觀察往昔因緣，八萬劫中，未種善根，乃不收留，叫他回去。此時須跋苦悶已極，行至城邊，忖思業障如此深重，不如撞死爲好；正要尋死，不料世尊到來，問其所以，須跋一一答覆，世尊遂收爲弟子，回到住所，七天之內，證阿羅漢。諸大弟子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請問世尊，世尊說：「你們只知八萬劫中的事，八萬劫外，他曾種善根；他那時很貧

窮，採樵謀生；一日，在山遇虎，無所投避，急忙爬於樹上，虎見他上樹，就圍繞而嚙樹，樹快要斷了，他心中非常焦急，又無人救援，忽而思維大覺佛陀，有慈悲力，能救諸苦；乃口稱：『南無佛，快來救我。』虎聞南無佛聲，乃遠遠避開，不敢傷他的命。由此種下正因佛種，今日成熟，故證果位。」諸大弟子聽到世尊這一段話，心懷喜悅，歎未曾有。你我今天遇此勝緣，能來這裏坐一枝靜香，則善業已超過多倍，千萬勿爲兒戲；若爲熱鬧而來，那就錯過機會了。

## 十一、靜境不可貪著

深具信心的人，在這堂中，當然是努力用功的。老參上座師傅們工夫當然已很純熟，但是在這純熟之中，要知道迴互用功，要窮源徹底，要事理圓融，要靜動無礙，不要死坐，不要沉空守寂，貪著靜境。如果著靜境的話，不起迴互之助，即是死水中魚，沒有跳龍門的希望，也就是挾冰魚，那是無用的。初發心用功的，要痛念生死，要生大慚愧，把萬緣通身放下，才能用功有力量；如果放不下，生死是決定不了的。因爲你我無始以來，被七情六欲所迷，現在從朝至暮，總是在聲色之中過日子，不知常住真心，所以沉淪苦海。現在你我已覺悟世間上的一切都是苦惱，可以盡情放下，立地成佛。

## 十三、免遭因果輪迴

這次參加來打七的，以我看起來，初發心的男女們佔多數，所以規矩法則都不懂，舉足動步，處處打人閒岔。幸常住很慈悲，種種成就我們的道業；諸位班首師傅們，也發了無上的道心來領導，使我們可以如法修持；這是萬劫難逢的機會。我們要勇猛精進，要內外加修。內修，即是單單的參一句「念佛是誰」的話頭，或念一句阿彌陀佛，不起貪瞋癡恚種種其他念頭，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外修，即是戒殺放生，將十惡轉為十善，不要一天到晚酒肉薰天，造無邊的罪業。須知佛種是從緣起的，惡業造得多，墮地獄是必定的。善業培得多，福利的果實自然會給你來享受；古人教我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這個道理。你看從前琉璃大王，誅殺釋種的因緣，就知道了。近來世界人民遭難，殺劫之重，都是果報所遭。每每勸世人要戒殺放生，吃齋念佛者，也就是要大家免遭輪迴之報。諸位須當信奉，種種善因，成就佛果。

## 十四、不能自己作主

「浮生若夢，幻質匪堅，不憑我佛之慈，曷遂超昇之路？」我們在這如夢如幻的生活中，顛顛倒倒的過日子，不知佛的偉大，不思出離生死，任善惡以升沉，隨業力而受報，所以世間上的人，總是做善者少，造惡者多，富貴者少，貧賤者多；六道輪迴，苦

楚萬狀，有的朝生暮死，或數年即死者，或多年而死者，都不能自己作主，必須憑佛陀的慈悲主義，才有辦法。因佛與菩薩，有慈悲喜捨行願力量，能夠令我們出離苦海，達到光明的彼岸。慈悲的意義，是見一切眾生有甚痛苦，以憐愍愛護之心去救度，令其離苦得樂。喜捨的意義，是見一切眾生做一切功德，或發一念好心，都要隨喜讚歎。對一眾生有所須求者，都要隨其所需而施與之。世尊在因地修行時，總是行的捨頭腦骨髓的菩薩道。所以他老人家會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一芥子許地，不是我捨身埋骨的地方。」今天諸位要努力把話頭看住，不要把光陰空過了。

## 十五、宗門勝過一切

恭喜諸位兩個禪七圓滿，功德已畢，馬上就要解七，要向諸位慶賀了。以古人來說，本沒有甚麼結七解七，一句話頭參到開悟爲期。現在你們悟了未悟，我們總依規矩而作。在這時期中諸位不分晝夜，而目的是爲開悟，是爲佛門中培植人材，如果是打混把光陰空過，那是辜負了這段時光。今天常住上的大和尚，和各位班首師傅，依古人的規則，來考察你們的工夫，希望不要亂說，只要將自己的工夫見地，真實地當眾答一句，相當者常住爲你們證明。古人說：「修行三大劫，悟在剎那間。」工夫得力，一彈指頃就悟來了。從前瑯琊覺禪師，有一女弟子親近他參禪，瑯琊禪師叫他參「隨他去。」這女子依而行之不退。一日家中起火，女說：「隨他去。」又一次她的兒子掉在水裏，傍

人叫她，她也說：「隨他去。」萬緣放下，依教奉行。又一日，在家中炸油條，她的丈夫燒火，她把麵條向鍋中一拋，炸聲一響，當下悟道，即將油鍋向地下一倒，拍手而笑，她的丈夫以爲她瘋了。罵她說：「你如此作什麼？不是瘋了嗎？」答：「隨他去。」即往覺禪師處求證，師爲之證明已成聖果。諸位今日悟了的站出來，道一句「著」；（久之無人敢答，老人即出堂，繼由應慈老法師等攷問，待止靜後，老人再進堂，一一警策畢，即開示。）說：「紅塵滾滾，鬧市紛煩，那有工夫和心思來到這裏靜坐參話頭呢？只以你們上海人的善根深厚，佛法昌盛，因緣特殊，才有這樣一回大事因緣。中國佛教，自古以來雖有教律淨密諸宗，嚴格的檢討一下，宗門一法勝過一切，我早已說過了，只以近來佛法衰微，人材不出，我過去曾到各處掛單，看起來現在更加不如昔日了。說來我也很慚愧，什麼也不知道，承常住的慈悲，各位的客氣，把我推在前面，這應該要應慈老法師承當才對。他是宗教兼通的善知識，真正的前輩老人家，不必要我來陪伴了。我現在什麼事也不能做了，願各位要好好的追隨前進，不要退墮。滄山祖師說：「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疏，人多懈怠，略伸管見，以曉後來。」滄山德號靈祐，福建人，親近百丈祖師，發明心地；司馬頭陀在湖南看見滄山地勢很好，要出一千五百個人的善知識所居之地；時滄山在百丈處當典座，司馬頭陀見了他，認爲滄山山主人，乃請他老人家去滄山開山。滄山老人是唐朝時候的人，佛法至唐朝只是像法之末葉，所以他痛恨自己生不逢時，佛法難曉，眾生信心漸漸退失，不肯下苦心修學，以致

佛果無期。我們現在距瀉山老人又千多年了，不但像法已過，即末法也已過去九百多年了，世人善根更少，所以信佛法的人雖多，而真實悟道的人實少。我以己身來比較一下，現在學佛法是方便多了，清朝咸同年間，各地寺廟多半焚燬了，三江下只有天童一家保存，到太平年，由終南山一班老修行出來重興；那時候，只有一瓢一笠，那有許多嚙嘛？後來佛法漸漸昌盛，各方始有挑高腳擔的；直到現在，又有挑皮箱的了。對佛法真正的行持，一點也不講了。過去的人要參方，非要走路不可，現在有火車、汽車、輪船、飛機，由此都想享福，不想吃苦了；百般的放逸也加緊了。雖然各方的佛學院也隨時倡導，法師們日漸增多，可是根本問題，從此棄之不顧，一天到晚專在求知解不求修證，同時也不知修證一法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永嘉證道歌說：「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嗟末法，惡時世，眾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卻被如來苦呵責，數他珍寶有何益？」他老人家去參六祖，大徹大悟，六祖號他爲「一宿覺」。所以古人說：「尋經討論，是如入海算沙。宗門下的法子，是如金剛王寶劍，遇物即斬，碰鋒者亡，是立地成佛的無上法門。」且如神讚禪師，幼年行腳，親近百丈祖師開悟，後回受業本師處。本師問：「汝離我在外，得何事業？」答：「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本師沐浴，命讚去垢，讚拊本師的背說：「好所佛堂，而佛不

聖。」本師不明白是什麼旨意，回頭看看，讚又說：「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又一日本師在窗下看經，有一蜂子投向紙窗外撞求出，讚說：「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並說一偈：「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聽到這個偈語，以爲是罵他，放下經書問：「汝出外行腳如許時間，遇到何人學到些什麼？有這麼多話說？」讚答：「徒自叩別，在百丈會下，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因念師傅年老，今特回來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眾，致齋請讚說法；讚即陞座舉唱百丈門風說：「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說：「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於是遂將寺務交給神讚，反禮神讚爲師。請看這樣的容易，是何等灑脫？你我今天打七打了十多天，何以不會悟道呢？只因都不肯死心蹋地的用功，或視爲兒戲，或認爲參禪用功，要在禪堂中靜坐才好，其實這是不對的。真心用功的人，是不分動靜營爲和街頭鬧市，處處都好。從前有屠子和尚，在外參方，一日行至一市，經過屠戶之門，有許多買肉的要屠戶割精肉給他們，屠戶忽然發怒，將刀一放說：「那一塊不是精肉呢？」屠子和尚聽到這句話，頓然開悟。可見古人的用功，並不是坐在禪堂中方能用功的。今天你們一個也不說悟緣，是否辜負光陰？請應慈老法師與大和尚等再來考試考試。

## 解七法語

纔結七，又打七，解結忙忙了何日？一念亡緣諸境息，摩訶般若波羅密。心境寂，體用歸，本自圓明無晝夜，那分南北與東西？萬象隨緣觀自在，烏啼花笑月臨溪。即今解七一句作麼生道，鐘板吼時鉢盂跳，諦觀般若波羅密。——解



## 虛雲老和尚事略

雲公諱古巖，字德清，湖南湘鄉蕭氏子，誕生於福建泉州。父玉堂公，係南朝梁武帝蕭衍後裔，清道光初年，出身科舉，佐治泉州。母顏氏，篤信佛教，年逾四旬無子，禱觀音大士得孕。一日，夫妻同夢一長鬚青袍老者，頭頂觀音跨虎躍臥榻上，公遂應兆誕生。公初墮地，乃一肉團，母夫人駭慟，一氣壅死。翌晨，有一賣藥老人，過其門，剖團得男。生母既逝，乃由庶母王氏撫育，時清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庚子七月三十日也。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公年十九歲，至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常開老人披剃，次年依鼓山妙蓮和尚圓受具戒。三十一歲學教於天台融鏡老法師，三十六歲至高旻寺聽敏曦法師講法華經，至岳林寺聽彌陀經。三十七歲至天童寺聽楞嚴宗通。四十三歲發心禮五台，以報父母深恩。是年七月初一日由浙江普陀法華庵起香，三步一拜，至光緒十年歲次甲申，四十五歲，五月下旬始拜抵五台顯通寺。三年間曾經饑寒雪掩，痢疾腹瀉，口流鮮血，三次大病，奄奄待斃。每至病危不能拜香時，幸得文吉居士前來救護；七月初十拜辭文殊下山，由華嚴嶺向北行，朝北岳恆山，至虎風口，直上朔方第一山石坊，雲級插天，空碑林立。至平陽府朝南北仙窟，禮堯廟，南至蒲州，禮漢壽亭侯關廟，渡黃河，越潼關，登太華山，慕伯夷叔齊之聖潔，遊首陽山，入甘肅，至崆峒山。四十六歲西出大慶關至咸陽，參召伯甘棠古樹，禮慈恩華嚴二寺，到南五台，結茅息足，一住三年。四

十八歲二月下山至翠微禮皇裕寺，及鳩摩羅什道場；遊太白山，至漢中府，參漢高祖拜將台，諸葛廟，張飛萬年燈；經龍洞背，天雄關、小峨眉，劍門關，至新都寶光寺。四十九歲入成都，禮文殊院，至峨眉山；向西行經打箭爐，裏塘，北至察木多，西至碩督阿蘭多，以及拉里，過烏蘇山越拉薩河，進入西藏政教中心拉薩，西北達布拉山，有高達十三層達布拉宮，殿宇莊嚴，金碧輝煌，即達賴活佛坐床處所，住有喇嘛僧二萬餘人。又西行經貢噶，孜江、至日喀則，西有扎什倫布，建築宏麗，廣及數里，係後藏政教領袖班禪活佛坐床處所，住有喇嘛僧約五千人。五十歲南行，經拉噶、亞東、入印度，經不丹國翻越喜馬拉雅山，至揚甫城朝佛古跡；由孟加搖渡錫蘭，朝聖地，入緬甸，參大金塔；七月起程返國，由臘戍過漢龍關，至大理，朝雞足山，禮迦葉尊者入定處，忽聞大鐘自鳴三聲，土人一一歡呼禮拜。多年來，公參訪名山大川，三衣一鉢，踽踽獨行，徜徉山水，毫無繫累；水驛山程，霜風雪雨，毫無倦容。因之體力增強，步履輕捷，而養成一代興滅繼絕之人天師表。五十三歲約普照、月霞、印蓮諸師，同住九華，弘五教儀；如是研究賢首經教三年。五十六歲住江蘇高旻寺，臘月初一，夜放晚香時，開眼一看，忽見大光明，內外洞澈，隔牆見物，遠及河中行船，兩岸樹木，無不瞭如指掌。初八日因沸水濺手，致將茶杯墮地，一聲破碎，頓斷疑根，慶快平生，有如大夢初醒，乃自說一偈曰：「杯子撲落地，響聲明漑漑，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又偈曰：「燙著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語難開；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諸佛以大事

因緣現出於世，諸祖以續佛慧命乘願再來；公悲大願大，故憂也深，任也重；自出家日起至五十六歲開悟時止，爲自度時期；在此三十七年漫長歲月中，雖歷盡艱辛，猶生歡喜，每每藉境驗心，愈困苦處愈覺心安；如是澈悟古德所謂「消得一分習氣，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煩惱，便證少分菩提。」五十八歲受命焦山智通和尚講楞嚴經。五十九歲在寧波阿育王寺講法華經。六十一歲再度參訪五臺暨五岳諸名山。六十三歲在昆明福興寺閉關。六十五歲出關到歸化寺講圓覺經，四十二章經，皈依者三千餘眾；是年秋在筑竹寺講楞嚴經，並在該寺傳戒一期；傳戒畢，至大理崇聖寺講法華經，皈依者數千人。旋赴騰衝，主法七日闔邑官紳士庶皈依者千餘人，樂捐鉅款，復興雞足山迦葉道場。公回雞足山後，興建房屋，立定規約，坐香講經，重振律儀，傳受戒法，是年四眾求戒者七百餘人。六十六歲在石鐘傳戒，求戒者八百餘人；是年往南洋宏化，至南甸太平寺講彌陀經，又至檳榔講法華經，至馬六甲講藥師經，到吉隆坡講楞嚴經，前後皈依者萬餘人，六十七歲由南洋回國，船經臺灣，登陸參訪基隆靈泉寺，六十八歲到丹那講心經，到泰國講地藏經，普門品。起信論。有一次跌坐，入定九日，哄動泰京，自國王大臣及男女善信，群來禮拜。出定後，秦王迎進宮中誦經，百般供養，肅誠皈依。六十九歲重至檳榔嶼極樂寺講起信論，行願品，皈依者甚眾，是年在極樂寺閉方便關。出關後回國，七十二歲在雞足山傳戒，結禪四十九日，提倡坐香與結夏安居一切法式。八十歲應滇督唐繼堯之禮請，赴昆明忠烈寺啓建水陸道壇，經四十九日圓滿，全壇蠟燭，盡開蓮

花；霞彩奪目；送聖時，空中現出幢幡寶蓋，飄漾雲中，全城民眾，羅拜於地。法會畢，繼續講經，設壇降雪，並籌重修華亭寺（雲棲寺）。八十四歲修建七眾海會塔，八十五歲重修金山祖塔及七錦塔共計十六座。八十六歲至八十八歲春戒後仍在雲棲寺講經，殿前老梅枯枝忽生白蓮花數十朵，大如盂，微妙香潔。園中所有青菜，盡放青蓮花，八十九歲至福建鼓山任住持，千年鐵樹，首次現花。九十五歲時，一日跌坐，忽見六祖大師到，面諭：「時候到了，你應當回去。」不久，廣東官紳護法李漢魂等禮請電至，公以六祖道場久廢，有繼愍山大師重修之必要，爰應聘赴嶺南，重修六祖道場曹溪南華寺。公赴粵之日，正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日祖師誕也，翌年春，啓建道場，四眾雲集，達官多隨喜，有帶兵弁者。入夜，結壇於正殿，說菩薩戒，忽猛虎臨門外，大眾譁然，兵弁擬發鎗射擊，公止之，虎即伏階下，受三皈依而後去。九十六歲應香港東華三院之聘，赴港啓建水陸道壇。九十七歲至一百〇三歲，均在南華寺傳戒講經，是時中國對日抗戰，已到嚴重階段，國民政府主席以及中央各部會長官，爲一面抗戰，一面安定人心計，特派屈映光張子廉二居士禮迎公赴重慶陪都，主建護國息災法會，時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公一〇四歲，由重慶回南華，次年六祖道場重修臧事，乃往曲江乳源各地訪尋靈樹道場，未獲；比抵雲門，見荆棘叢中殘存古寺，內有偃祖肉身一尊，爲雲門開宗道場，爰決心修復，經營數載，漸復舊觀。抗戰勝利次年，民國三十五年丙戌，公蒞穗主法，設壇淨慧寺（即六榕寺），九月緋桃應瑞，重臺璀璨，得未曾有。民國四十年

，歲次辛卯，公一百十二歲，春戒期中，共匪擾劫雲門，公被毒打，折一肋骨，三月朔日病發，跌坐如故，止食者九日，初十晨，作吉祥臥，亙一晝夜，侍者以燈草試鼻官，氣息幾止，呼吸極微，診左右脈，亦似停止，惟顏面如生，體溫猶存，十一日午刻，公微醒，侍者告以時間，公曰：「我覺纔數分鐘耳。」旋命侍者法雲執筆記事，囑勿輕易告人，致啓疑謗，公從容言曰：「余頃夢至兜率內院，莊嚴瑰麗，非世間有，見彌勒菩薩在座說法，聽者甚眾，其中有十餘人，如江西海會寺志善和尚，天臺宗融鏡法師，岐山恆誌公，百歲宮寶悟和尚，寶華山聖心和尚，讀體律師，金山觀心和尚及紫柏尊者等，均是宿識。我坐第三空位，阿難尊者當維那，與余座靠近，聽彌勒菩薩講「唯心識定」，未竟，彌勒謂余曰：「你合回去！」余曰：「弟子業障深重，不願回去了。」彌勒曰：「你業緣未了，必須回去，以後再來。」公遭毒打而不死，共匪因此攝伏，不敢續擾。越年，華北護法諸弟子，迎公赴北平；法駕抵平後，禮拜皈依者不可以數計，以共匪摧殘宗教之暴力，亦不能壓制人民之正信。民國四十三年春，歲次甲午，公一百十五歲，拒任共匪御用之「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偽職，經赴江西永修雲居山，重興眞如寺。蘇東坡云：「雲居爲冠世絕境。大士所居，其中湖開明月，激灑寺前，三面平田，四山帶礪，巖巒盤曲，宛若蓮瓣轟抱。」雲居勝境，於此可見。不幸抗戰期間，被毀於日寇，今得感動天龍之老和尚，不畏共匪威脅，不受共匪利誘，毅然恢復唐代舊觀：佛國樓臺，重新湧現。民國四十八年，歲次己亥，公一百二十歲，世緣已盡，今秋農曆九月十

三日重返兜率，海內外佛門弟子，無不同心追念。綜賅公生平事略，可得如下結論：

一、公五十六歲以前是自度時期，所作所爲，福慧雙修，隨緣消業；志願一經立定，任何艱苦，在所不辭。

二、公五十六歲以後是度他時期。所作所爲，無我無私，到處開荒，六十年來，不主持現成寺院，不受豐腆供養。四眾弟子前後得戒度者萬餘人，乞戒皈依者百十萬人；手輿大小梵剎數十，其宏麗者如雲南雲棲寺，其莊嚴者如粵北南華寺，及乳源雲門寺。一衲、一杖、一笠、一鉢、一背架、行腳遍天下，其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上山也如是，下山也如是。

三、凡夫貪圖享樂，到處俱有罣礙；而老和尚心空境空，無來無去，即來即去，明知共匪屠殺成性，情願身居虎穴，以庇護大陸百萬徒眾。

四、溯自達摩西來，至六祖一花五葉：臨濟開玄要之宗，洞山立君臣之義，滄仰發體用之論，雲門示三關之捷，法眼呈六相之分；拈花妙義，大布東方。及後曹洞專主少林，滄仰圓相漸隱，雲門於韓大伯後難見其人，法眼盛於永明而入高麗，獨臨濟香火尙存。元明以降，禪門宗匠，自中峰、楚石、紫柏、憨山、天童、以至玉琳、寥寥可數，心印式微；百餘年後，幸公以一大事因緣現世，於鼓山傳法曹洞，兼嗣臨濟，中興雲門。扶持法眼，延續滄仰，以一身而參與五宗法，慧日重光；其精神之偉大，足以感召龍天而寒共匪之膽。公常云：「人生如夢，一切皆幻；空中飛鳥，有何蹤跡可尋？況學道

人耶？」予今述訂雲公事略。實未足以彰盛德於萬一，殆亦佛法不離世法，聊表師之行誼，以爲後人楷模云爾。

雲門皈依弟子都圍蘇芬敬謹敘述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歲次己亥十一月一日於臺北

## 我所知道的虛雲老和尚

朱鏡宙

虛雲老和尚，或將是吾國禪宗史上最後一位押陣大將。他的一生行業，海內外早已耳熟能詳，無待再說。最近圓寂雲居，噩耗傳來，無問識與不識，莫不一致痛悼。各方友好，更迭來函，要我寫幾句有關老和尚的經過事跡。自慚業重，隨侍日淺，所記未能及其萬一。所望當世賢達，各就見聞，詳加闡述，使此一代耆宿，嘉言懿行，永留世範，亦後死者應有之責也。

一、老和尚所到之處，皆以興修祖庭爲職志。若雞足山的祝聖寺，曲江的南華寺；乳源的雲門寺；與夫最近雲居山的真如寺等是。然當修好一寺，即急急覓人住持，然後肩負一楸，仍自行腳去也。故終其一生，未嘗有一椽之私築。

一、老和尚一生，若與人接談，總是雙目視地三尺。即偶一舉視，立即下垂，雖與人攝影亦然，古人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者是。

一、老和尚夜行，無論月夜或黑夜，均不然燈。或恐其年老有失，掌燈導前，老和尚必揮之去，謂有燈反礙其行。予私詢之曰：「老和尚雙目是否夜間放光？」師不答。

一、民國三十六年春，南華傳戒。予往隨喜，始獲朝夕親承警效。戒期圓滿後，老和尚將去雲門，指揮重建祖庭工事，留予襄助南華僧校。予要求同去雲門，師曰：「雲門喫的住的，都不及南華，恐你受不了這種苦。」予當時私自默忖道：「我不是想出家



麼，爲什麼不乘此機會先去練習出家人的生活？」遂堅決要去。師云：「也好，如果住不慣，我當送你出來。」居雲門三月，上海來電促回，始匆匆拜別。老和尚果伴送至韶關，其不妄言類如是。

一、光復初期，路則到處坑陷汽車燃料，惟有木柴。由韶關至乳源八十華里，須四至五個鐘頭始達。途間時有劫車之事，惟對老和尚，則敬禮有加，不敢稍犯。予至是始明白老和尚伴送之意。車頭司機台，顛播較弱，票價比普通稍昂。但老和尚每次往來，必與眾僧雜坐車廂中。眾雖苦勸，不聽。老和尚軀幹高昂，車敵路壞，頭頂時與車頂相撞，致血流被面，勿顧。

一、民國三十七年春，老和尚忽患惡性瘡疾，高燒不退。雲門地居鄉僻，醫藥不便，遷延月餘，仍未復原。時南華將放戒，一再遣人，請老和尚主戒，均以病辭。時有安徽馬居士，少曾留學日本，歷居要職。係師在家弟子，此次率妻同受具戒。長沙張居士，湖南大學畢業，曾任財部稽核等職。三十未娶，亦受具戒。馬張二人，前來雲門，長跪不起，老和尚鑒其誠，始勉允之。自雲門至南華，一百二十華里。時當春雨，處處積潦，必須左右蛇行，方得前進。老和尚大病之後，體力未復，長途遠征，疲勞萬分。迨至馬壩，即不能支。時已夜分，極思稍憩。問言：「此間有無僧寮？」眾答曰：「無。」師坐地不復能起立。眾欲以椅舁之行，不許，並囑眾前行。馬壩至南華，約十八華里，直至午夜，始達寺門。先是，老和尚屢促予與眾人先去南華，予察知其意，乃答言：

「弟子願侍老和尚同行。」師曰：「我之行期無定，汝病體未復，應先去休養。」予曰：「老和尚高齡，又當病後，理宜節勞，弟子當侍老和尚同去乳源乘車。」師曰：「常住無錢，汝宜先自速往。」予曰：「車費有限，弟子力能負荷，請不必以此爲慮。」老和尚最後始曰：「凡一日步行可達之處，依律不許乘坐舟車。如予坐車，何以令眾。」予曰：「老和尚體力衰弱，眾所共見，仍以節勞爲是。」師無語。次晨，不待眾僧粥畢，已自負袱先行矣。

一、一日晨，予與數僧，侍老和尚同去馬壩候車至韶關。將發，臨時以肩輿畀予行，徧覓老和尚不得，問之侍者，言已先行有時矣。予急乘輿前進，行至三里許，見老和尚以洋傘貫包袱，肩負而行。予急下輿，拜於道左，請老和尚登輿。答曰：「我腳力尚健，汝係病後，宜多節勞。」予曰：「老和尚徒步，弟子乘輿，天地間安有此理？」師曰：「我行腳已慣，汝不可與我比。」彼此謙讓移時，無法解決。最後我請將包袱放在轎內，師亦不許。

一、予以時局急變，請老和尚同去臺灣暫避。師歎曰：「臺灣我去過，男女雜居，有同塵俗，我去說不好，不說又不好。」予曰：「香港何如？」師曰：「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耳！」

一、民國三十七年，南華春期放戒。馬張二居士，屢促予同受具。自維羸弱，如不能持，反玷僧譽，故未敢與。又促予受菩薩戒。予曰：「菩薩發心，處處爲人，吾亦未

違也。」二君請不已，始勉允之。當時所用，係梵網經菩薩戒本。內有數條，專爲比丘菩薩僧受。居士應須迴避，引禮師以予等跪久，命稍起休息。師不可，祇得仍跪如前，迨老和尚迎請眾聖畢，開始說戒，始命起去。嶺南氣候，農曆四月，已極炎熱，薄薄的夏布海青，夏布單袴，跪在高低不平的泥土上，爲時約莫一小時又半，（禮誦時不算在內）而且必須豎起腰梗。稍現懈怠，引禮師就要說話，跪得兩邊膝蓋，又酸又痛，不覺汗如雨下。

一、老和尚每遇說戒時，語氣沈重，聲淚俱下，聽者莫不動容。嘗謂：「受戒容易守戒難，如能於千百人中，得一二持戒之人，正法即可久住，佛種即可不滅。」

一、予侍老和尚日淺，老和尚從未對予顯過神通。但據一紹興余居士（忘其名）語予：「抗戰時期，渠在離韶關十餘里處，經營煤礦。以受時局影響，週轉失靈，約計須有二十萬元，方可渡過難關。但韶關僻處粵北，既無健全的金融機構可以通融救急，即私人少數商貸，亦談不到。且其所負，皆係工資居多，即倒閉破產，亦無法了結。籌思再三，惟有自殺，方可不了了之。因久聞南華名勝，在此生死邊緣間，思欲一鼓餘勇，親去禮拜，以了宿願。」乃駕車前往，不意甫到山門，即有一僧迎前問曰：「居士是否姓余？」答言：「是。」僧云：「老和尚命予相接，請去方丈室少休。」遂隨之行，一面私自忖道：「我之來此，事前既未通知，老和尚何以得知我來？」既抵丈室，老和尚即云：「我有現款二十萬元，預爲修建南華之用。世亂年荒，存此恐多不便，擬暫放尊

處，以便隨時取用。」遂取款付余，余賴此款，得濟難關。與予言時，猶感激不盡。予語余君：「居士與虛公，必有宿世甚深因緣在，非今生偶然事也。」他如千餘年之枯樹，重發新枝，久竭之山泉，長流不息，皆爲予所目睹者也。

一、老和尚語予：「老年人參禪不宜，最好還是念佛。」雲門每晚皆有坐香，亦殷以念佛相勸。其尤難能可貴者，南華重建工程落成，求一繼任住持，久不可得，言下時以才難爲歎。予曰：「有清定師，黃埔軍校畢業，隨軍入川，始行剃度，從能海大師學密，爲入室弟子，現方宏法上海，戒行均可。」老和尚急曰：「汝可約之來。」予曰：「恐定師不能捨其所學。」答曰：「無妨，南華偏殿甚多，只要不在主殿作密法即可。」予曰：「不得能大師許可，清師仍不能來。」嗣得清師復函，固以未得海大師命，未有結果。從這二件事來看，老和尚虛懷若谷，祇要與宏法利生有益，絕無世人門戶之見，其人格偉大處類如是。

一、徐蚌會戰，相繼失利，乃決計來臺。臨行之日，老和尚親送里許，站在高崗上，雙目視予，兀立不去。予且行且回顧，向老和尚揮手，請其回寺，老和尚一如不見不聞，兀立注視如故。予不覺放聲大哭，遂遙向老和尚叩頭三拜，及至彼此不見人影時，始已。老和尚其殆預知此爲吾師弟二人今生最後之永別歟！到臺以後，爲老和尚安全計，僅通問一次，仍以不忘自己本分事相勸，老婆心切，其是之謂乎。乃者，師門厚恩，未報萬一，而忽以寂滅聞，追維往事，不自知涕淚之滂沱矣。

## 岑學呂的一封公開信

自從香港工商日報於十二月九日登載了臺灣通訊，一篇辯論「虛雲和尚年譜」後，香港的各界人士於兩旬內，到山居來訪問的，有五六十人；我對於無謂的爭辯，本不擬答復，但外埠關心這件事的，紛紛投函詢問者，亦已積至百餘函；本港諸友好，我可以在口頭上簡單地說兩句，但外埠的諸位關心者，我可沒辦法用口頭答覆了！爲了答謝外埠關心這件事的熱心者，寫這一封公開信！

虛雲和尚出家人也，既出家，當守僧行：一、不復遊俗姓家。二、不道自己年齡及身世事。三、口中不說人我是非得失等等。所以百年來無人知其年齡者，問之亦笑而不答。即學呂於庚寅年所編雲門山志，亦誤記爲一百有六歲，（少記五歲）公見之亦不置辯也。（後年譜始更正之。）

及雲門事變，師以重傷重病生死之際，始略述年齡事蹟，侍者筆錄時將舊經書一本拆散書於經頁背面，然後照原樣裝訂成書，與凌亂字紙二布袋，千辛萬苦，運來香港，其驚懼情形，可想而知。學呂受命，費一年心力，爲之編成法彙及年譜二種，以關津多阻，文字滋疑，不獲呈師鑒定；復徇同門請，遽爾刊行，此民四十二癸巳作事也。一紙風行，數月即罄，乃將年譜刊行第二版。

當我編輯年譜之時，港中缺乏志書，無可查考。僅將寄來資料整理；其中有師在雲

南時代之各種文稿，碑志，與鼓山時代弟子所輯之虛雲和尚事略。及南華時代照鼓山所刻之事略，增編若干，爲和尚事蹟。以上各項資料中，均有師之父玉堂公爲泉州太守漳州府等字樣，予遂依之編入年譜中，非我個人僞造也；所以雲南時代之留偈記亦不更改。（我在南華時，知客師惟因正刊刻事蹟，曾問虛雲和尚其中有無錯誤？師答謂：「我向來不閱看關於批評及讚揚我的文字，此次刊刻甚麼事蹟之類，是第十三次了，我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此師之戒行也。

翌年甲午，我在港福達友人家，見一本福建通志，詢之係殘本，僅四冊，幸尙有一百十卷，內職官志載；知府 黃德峻

廣東高要人 進士道光二十年任 徐耀 順天宛平人 進士 道光廿七年任  
後來又查明泉州府志，永春州志，自乾隆年間修纂之後，未續修過；故此我看通志後，乃急馳書詢問虛雲和尚，經數月後，得其第一復書，內言：「雲是生在泉州府署，父任何官職，無所了知，出家後，全拋俗事，更不復記。」云云，於是我更急函託我前在耒陽作客時之好友曾道聲君，替我往湘鄉一查，訪到了虛雲和尚的俗家，只婦孺數人，不知清楚；後來又訪到鄉局的老人，據說：蕭玉堂長他二輩，未見過，但知道在外省做衙門的師爺，有一子已出家，數十年不得消息，更不知道虛雲名字云云以此復我。

後來我有舊友是南京時同事劉蕃先生，四川巴縣人，道過香港，來訪我說：「你編的虛雲和尚年譜，我看過了，似有疑問；因爲第一編永春州知州，我外祖父王光鐸做過

很久，當時我父親隨任；其幕中老夫子是湖南姓蕭的，是否虛雲和尚的父親，不得而知了，你查查罷。」我愈墮五里霧中。

因此將第一版年譜拆開，分數十份，寄往上海友人，轉寄江西，乃得收到。嗣得第二復書，即現影印在第三版首頁之虛老人親筆。我乃將簽出處參考更正，遂於丁酉七月印行增訂年譜第三版：增是增加後來的事蹟，訂是訂正初版誤記的一二事。

既有第三版訂正本，則第一版的錯誤舊本，可以取消了；因為我們童時讀第一本書所讀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亦有新舊本之分；我們所讀的宋朝訂正的新本，而錯誤的舊本，便廢而不讀了；因為朱註「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次序如左。」可見「大學」一書原來亦有錯誤的。現暫將年譜事擱置不談！

## 虛雲和尚之年歲

次論及虛雲和尚的年齡，雲門事變以前，無人確知。至事變後，他不隱諱自己說出十九歲出家於福建鼓山湧泉寺，常開老人為之披剃，二十歲依妙蓮和尚受具：是時有地有人為證明的。後若干年，曾在檳榔嶼極樂寺送妙蓮回國。其後民十八年己巳，鼓山兩序大眾，及全省官紳，歡迎他回任鼓山住持；倘使其出家年月，及所拜之師不確實，鼓山大眾，未必肯歡迎他的，故此我以為年歲無甚出入。至於同戒錄戒牒等事，還待調查。其實年歲多少，有什麼關係，一百二十歲都是要死的，即以釋迦牟尼佛論，中國載籍，

明明說他是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至今應爲二千九百餘年，後來經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尊者東來，又經玄奘三藏等回國，又經歷代祖師以及近代學者如章太炎，都不敢擅自改變；而最近數年，偏偏有南方小乘學者，在錫蘭開會，主張「定而不考」，硬說佛曆二千五百幾年，把釋迦老子減了四五百歲，那又有甚關係呢！何況虛老和尚之僅一百二十歲耶！（日本以佛教立國，至今仍用舊佛曆。）

現在我再錄一段星島晚報「浮生夜談」作者吳懷珍先生一段文，來結束以上二段文；吳先生的題目是：

### 學者應有新風度

閱報知道上月二十九日胡適博士在臺灣大學所作學術講演，因其中涉及最近去世的虛雲和尚家世及年齡的可疑問題，曾一度引起臺北佛教徒和胡博士在中央日報作過一次頗傷風雅的爭辯。因而使我想起一個學者在這民主自由時代需要有一種新風度，——治學的重點要放在「有益於人」上面，不可但求「取信於己」而不惜「傷害於人」。

胡博士爲我國當代大學者，那是無疑的。他的治學態度嚴謹，當然也值得學者欽佩的。不論古今中外，其學問越大，聲譽越高，他也越「固執」，甚至也越「武斷」——爲的是他只知「忠於學理」和「取信於己」；因而他只看見「書本」上學問的一面，而「實用」上另一面也是學問，卻時常看不見了。



舉此次他們所爭辯的例來說，胡博士從許多典籍上考據，證明「虛雲和尚年譜」原版和三版所記載關於虛雲和尚家世之不確，那是極有價值的；但他據此從而懷疑虛雲和尚是道光庚子年出生。那就未免「固執」，也有些「武斷」之嫌了。因為家世不確是一件事，而出生年月又是一件事。家世不確無非因其家人告知虛雲時有意或無意的傳訛或聽錯了，而兒子出生的年月，為父母的絕無有意捏造之理，而一個出家人更無此必要。而且照胡博士說理的態度看；「所以我不能不說，這唯一的證據「初版以至修改的三版」是很可疑的，那位唯一的證人（作者按；乃指虛雲和尚本人）也是可疑的。他生在道光二十年，活了一百二十歲，是我不能相信的。」這似乎未免過於武斷之嫌，也完全是「取信於己」；而此種態度並不科學也不客觀！因為如果照這樣論斷，那也可以根本否定有虛雲和尚這個人了，豈是一個學者應有的態度？這難道也是科學的方法？關於虛雲和尚的年齡，我也有一個佐證。當他任福州鼓山湧泉寺方丈時，先君雖非佛教徒，因研究禪宗佛理，曾偕清末福建省連江縣籍舉人劉孝恭，都與虛雲和尚有往還。劉是我的先師。少時屢聽先父先師言及老和尚長他們二十幾歲。先君係道光丙寅年生，至今當為九十四歲，而虛雲年譜所謂道光庚子生，正長先父二十六歲，在我，並沒有什麼「不能相信」之處。

在這裡我更重要的是要奉告所有的學者，需要建立一種新的風度，把治學的重點放在「有益於人」上面，不要只管自己一時興趣所至，儘管「考據」，「發明」，而不管

所考據發明的「傷害於人」。舉例說，胡博士在答辯的文中也曾說過這話：「老宗兄，這個問題關係一個人信仰的根據，我認爲是人生最神聖的問題，我盼望你不要怪我寫這兩千多字的長信」。胡博士既然知道這是「神聖問題」，又是「個人信仰」，何必在公開講演中有意論及，更何必因其家世不確而硬要不相信他的年齡，使許多佛教徒的信仰受了傷害呢？我雖非佛教徒，我卻願舉胡博士之事，向今後的學者進此一言。

照文內所述，吳先生雖非佛教中人，但持論之公允，理路之清楚，足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見。

## 虛雲和尚之感化力

舉世稱爲數百年罕見之大德虛雲和尚，在物質上，如建寺廟種種事，現今尚存，已見年譜所載。我自從親近他以來，覺他感化力之深，號召力之廣，便細細留心觀察他的言語舉動；大體上言，與平常人無殊；所奇者，他個子頗高而瘦，從數十丈外遠處望他，似覺更高，漸行近前，又似覺與平常一樣，一奇也。我見他三十年，除傾談之際，或時有打哈哈之外，他的面容從未有變過色，縱使說話之時，也是雙目垂簾，向地面視不過六尺，從無瞪目視人的，二奇也。他所穿的衣服，不過幾件，至少都在十年以上者，有人送他袍衣甚多，他都拿出來與人結緣，三伏夏天，但見他穿一件夾袍；我有次跟他遊山，不過一二里路，他行走如飛，累我滿頭大汗，氣喘力竭，而他著夾衣從容之至，

額上並無一點汗，內衣當然亦不濕；他洗澡不多，換衣服亦數日一次，而身上並無一點難聞氣味，三奇也。除此之外，一切飲食起居如常人，每日只洗臉一次，而洗面需半小時之久，舉凡耳孔、鼻孔、髮腳、頸項、都擦之甚久，吃飯時向不說話，向不答話，目不視人，吃飯就吃飯，有時宴客，一侍者坐身邊，替客人送菜，他只舉箸招呼客人；食時有客大聲談笑者，他只管吃飯，有時問他，他只有把頭一點，仍舊吃飯，罷席後，始略作招呼。若在平時他一樣過堂吃飯，有時飯冷羹殘，他一樣吃兩大碗，未曾見過他揀飲擇食，批評好醜，出家以後，持午百年（即過午不食）。有病亦然；歷來有施主送他的好齋料，他都拿出來供眾，向不設私食。

至於他待人接物，向來和顏悅色，平等行慈，見達富貴人，碩士名流，無知婦孺，甚至販夫走卒，都是一樣慈祥；有時聞著不入耳之言，碰著無理取鬧之事，他轉身向北面而行，不聞不見，絕無一句與人爭論的。至其接見賓客，出家人，或自己弟子，如有向請法者，他必俯首沉吟，說給他一二語，聽受者，便終身不忘！

即如我於日寇香江時返內地，過南華謁師座，他其初堅留我長住，我說出湖南先有約，他不話良久，太息曰：「你攬了數十年，得個什麼！得個什麼！」我當時悚然，至今仍留腦際！漸漸始覺得他的感動力的偉大。所以他數十年來，出家的二眾弟子，在家的二眾弟子，皈依他的我說少些，至少亦有六七百萬人，在家的二眾中，有達官貴人，鴻儒淑女，外國牧師，以至三山五嶽，四海英雄，綠林豪傑，偷雞縛狗的，一切皆有；

此六七百萬人之中，自皈依他後，一經印證，難保其中無「一宿覺」者，然大多數弟子自見過他後，只是如孺子戀母，時時有個虛雲在腦海中，而不能忘者；有些道學更向上，有些改過做好人，有些發起菩提心，而盡力於救人，救國，總之都是向好一路走；未曾聞過虛雲弟子有弑父，弑兄，殺人放火者。昔人所謂佛教能陰翊皇圖，輔助政化，豈虛語哉！

我再補述虛老於雲門事變之翌年癸巳：爲弟子迎請入北京後；東南人士，請他往上海建法會，情形之熱烈，世所少見，每日往玉佛寺候他者數萬人，寺內寺外及馬路上人如潮湧；每日定下午一時在大殿前見面，萬千人望見師出，即伏地頂禮，師爲說三皈依及開示數語而已。此次到上海所收皈依弟子，過百萬人。八十餘歲老居士蔣維喬高鶴年親見師，並爲文記之。師所收果金時幣三億餘萬，盡撥與四大名山八大名刹，及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處爲供養資；上海覺有情專刊十四卷第一期紀事甚詳，此爲全國皆知之事。

### 我對於編年譜之宗旨

虛雲和尚年譜，當然與尋常年譜不同，因爲他是老和尚，數百年來罕見之大德高僧，我要注重他出家以後的苦行修持，我要注重他禪功鍛鍊的經過，我要考究他經歷艱險的情形，我要窺測他處常處變事物，及至到龍天推出，爲世爲人；如何以一窮和尚

，在雲南數年，而得到官民擁護；以後如何能建設大小寺院，而舉重若輕；如何以湖南口音，而隨處弘法，人皆領納；如何數十年間，收容出家在家弟子千百萬人；如何見過他老人家的，如孩兒戀母，永不乖離，如何他的說法開示，能指出佛心人心；如何他能對機而向每一個人說一兩句話，即令人終身不忘；如何能教化弟子，使壞人變爲好人，而有益於國家社會；凡此皆是年譜中最重要之記載。我以平凡筆墨，能寫出再來菩薩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我是心滿意足了，因爲他是不可思議之人物！其他不關於和尚之「弘法利生」的事，我隨隨便便懶於考究了。如其不然輕重倒置，不去考查和尚弘法利生之事，而去替和尚「查家宅」，替和尚的上代查「爵秩全書」，即使查到虛雲和尚不是姓蕭的，蕭玉堂是賣豆腐的，那有什麼關係？倘更有深文些說：一事假則其餘皆假，虛雲和尚的事蹟及年歲都是假的，全部書要不得，一把火燒了它罷，那更好極！深合佛旨！昔釋迦佛說法四十九年，最後說「我未嘗說著一字」！又謂「如來有法可說，即爲謗佛」。倘真能到此境界，三藏十二部，皆是揩瘡膿血紙，（如其未到此境界，漫說一言，入地獄如箭射）——敢嗎？

我編虛雲和尚年譜，本來是不敢擔任的，但以危難中的師命，不敢不從，費一年心力，勉強成書，錯誤百出，自知不免，良以關山阻隔，欲考無從，故於一九五三年癸巳出版後，翌年甲午，自己查出錯誤多端，乃四出奔走，尋求更正資料，迺於一九五五年乙未查出：

- 一、泉州府志，永春州志，均於乾隆年間修纂後，未有續修過。
  - 二、道光二十年，泉州府知府黃德峻，係廣東高要人。
  - 三、道光二十年知府係徐耀。
  - 四、道光二十七年福寧府知府係莊受祺。
  - 五、道光三十年之泉州府知府名字，「福建通志」，「新通志」，俱未列入。
  - 六、永春州知州沈汝瀚，道光十六年任，知州王光鏜，係巴縣人，任期未詳。
- 我得了以上種種資料，認為寶貴，更加注意蒐尋；迨隔了一年，是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夜」。胡適之先生致詹勵吾先生函，指出年譜錯處，是在美國議院圖書館中覓出漳州府福寧府之前後任人名，並說明未見泉州府志。是胡適之在美國所見者祇漳州福寧二府誌耳。詹先生接胡先生函後，即於七月廿五日鈔函給我：我即復詹一函致謝，語甚客氣，並請詹為我致意胡先生道仰企之忱。實係對能讀書人的尊重，及對於已經成名讀書人愛護之意，並不會附帶說明我已於一年前查出錯處，及所得資料以自矜炫；蓋欲學修持人之風度也。後我於一九五七年重訂年譜為第三版；此次增訂出版，並非受到胡適之先生所指示；因我所查出之上列一三三四五六，六條史料，均非適之先生函內所列有者也。

## 佐治 二尹

至於胡適之所指出謂「佐治」「二尹」等，都是虛假的。我因通志中都查不出蕭玉堂名字，後從各方面所得是任幕府的，當然是佐治，而非印官，至「二尹」稱呼，費適之先生心，竟然找出一本新湘鄉縣志，於選舉志中，將捐官大小銜名都查過，選舉志雖有十卷之多，可見當時湘鄉人物之盛。但在我推測其中總有漏洞；因為捐班分捐「實官」和捐「虛銜」兩種；第一種捐「實官」，是要費許多錢的，如捐一個「知縣」非數千兩銀不可，初捐「候選知縣」後，還有很多花樣，如；「單月候選」「雙月候選」，不論雙單月候選，還要經過「引見」「分發」，始能到省候補。知縣以下，尚須經「王大臣驗看」，才能分省。（惟從九品「縣屬巡檢司」之類，不論何省，都可報到。世俗稱為「飛天從九」）以上實官，當然可以登錄在選舉誌中。第二種捐「虛銜」的，只可冠帶榮身：如果用九兩六銀，捐一個「從九品」，都錄在選舉誌中，恐百十倍有所不盡。（湘鄉志我雖未曾見過，但如果連虛銜都登載，那就有問題了。）記得光緒中葉捐「虛銜」例：

一、從九品及不能過科之「監生」，捐銀九兩六錢，一經領照謁祖，本鄉地保，便要改口稱「老爺」或「相公」了。

二、如用一百二百兩，可捐「州同銜」「通判銜」「同知銜」，便可稱「二尹」「

司馬」「別駕」「分府」了。

三、如用銀三百餘兩，捐「知府銜」，便可稱「太守」「太尊」了。  
四、如用銀五百兩，捐「道銜」者，便可稱「觀察」稱「大人」了。

一切稱謂，與實官無異，不獨口頭如此，即書札往來，題扇寫聯，倘肯送一個禮給大人先生，求作壽詩壽文，或墓誌碑銘之類，亦大筆淋漓稱呼僅值三五百兩之人物爲「太守」「太尊」「觀察」「大人」了；習俗如斯，恬不爲怪，又從何處稽查其履歷耶？清中葉後的風氣，大凡當督撫幕客的，他往來的人，都是司道之類，多捐個「道銜」，頂子好看些；司道的幕客，都捐個「知府銜」，州府的幕客，都捐個「通判銜」，稱爲搖頭大老爺，何以如此？因爲即使實缺知縣是七品官，見知府同知，都要遞「手本」，對上稱「太尊」或「大老爺」自稱「卑職」，因爲大他兩級，自稱「卑職」，是甘心的。至於實缺「通判」，只是六品官，大他一級，仍然要遞「手本」，稱「大老爺」，自稱「卑職」，自然有些不甘心了，所以稱爲搖頭大老爺。蕭玉堂是否捐個搖頭大老爺，或「同知銜」之類，所以稱呼上爲「二尹」，亦未嘗不可。至「佐治」二字、從官缺上言，自「分府」「分州」「分縣」「縣丞」「巡檢」「典史」「司理問」「府照磨」「府經歷」等等，均可稱「佐治」。從幕僚上言，自「奏摺老夫子」以至「刑名老夫子」「錢穀老夫子」「書啓老夫子」「硃墨師爺」「教讀師爺」都可以稱「佐治」。

須知省府縣志局，雖是永久機關，而當修誌時，必限年月，其組織爲聘任總纂一人



，分纂二或四人，探訪若干人以總其事。無論何處於誌書修成之日，總纂必不敢自謂無一事之偏差，探訪者亦不敢自認無一人之遺漏。而後之讀誌者，反代他負責說：「誌書上所無者，即爲虛假，也必定無是事，無是人！」如此讀書，似有偏見。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

## 結論 與人爲善

虛雲和尚於今年十月十三日（即夏曆九月十二日），圓寂於江西永修縣雲居山真如禪寺；住世一百二十歲。噩耗所傳，世界震動；舉凡國內外佛教團體，大小寺院，佛教弟子與虛師門下之縑素，千百萬眾，以及世界各地，凡有中國佛教徒，及歐美各國曾皈依師之外國男女弟子，無不先後集會追思，及誦經禮懺，薦師上生。其沉痛哀悼，依戀熱情爲僧史所未見。當此千百萬眾，念虛師遺訓：「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以及「正念正心，養成大無畏精神，人以度人度世」。正在邁步進行這一條光明大路之際，胡適先生以中國研究院院長地位，哲學考據學者權威，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在臺灣作學術演講時，提及最近圓寂之虛雲和尚事，不採取新訂三版新年譜，而硬指七年前之一、二錯誤之舊年譜爲口實，由懷疑以至不信，並牽及虛雲和尚之年齡問題，「一盤冷水」，向中國整個佛教徒及虛雲弟子千百萬眾之善男信女兜頭淋下！使舉世震動；雖不能動搖信根深固之人，而中下根器，或瞠目結舌，或頓起懷疑；初機之士，信心未定者，

更裹足不前；令千百萬眾在光明大道中，東張西望，使反宗教人士，拍手稱快；而大多數無宗教信仰者，對張齡先生與適之先生之辯論，預定座位，等看好戲！一事之微，一言之肆，直召致佛教中千千萬萬人之悲怨，因貶果海，真不敢令我想像也。年譜出版，前後已經七年，而適之先生於此時此際，才拈出來公開討論，豈時然後言哉，高深莫測矣！

至於胡適之先生之辯論文中！涉及學呂的話，似乎有些不客氣，我謝謝適之先生賜教。

以學呂今日之地位言，當然是「尋常百姓」，也實在是「香港難民」；加上「智識」兩個字，我是不敢當的，第細數年華！恰行年八十，攬鏡自照，已逾尺霜鬢，老病荒山，形同廢物，猶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早已自慚其不類矣；然傷心往事，回溯前塵，歷歷在目！

處此現狀險惡世界中，倘使我們尚係皮下有血的人，應該不應該急起直追，去「救世救人」；尚有餘暇為和尚「查家宅」，為未入流「典史」翻舊案耶！噫！你試看：「放開冷眼觀棋局」，「把定雄心聽杵鐘！」

我今後更應守「無諍」之訓，縱使再有人給我以任何「毀」「譽」我也更不敢再發一言。昔日文殊仗劍逐佛，佛言：「止！止！止！我法妙難思！」

## 皮袋歌

虛雲和尚

皮袋歌，歌皮袋。空劫之前難名狀。威音過後成罣礙。三百六十筋連體。八萬四千毛孔在。分三才。合四大。撐天拄地何氣概。知因果，辨時代。鑑古通今猶蒙昧。只因迷著幻形態。累父母。戀妻子。空逞無明留孽債。

皮袋歌。歌皮袋。飲酒食肉亂心性。縱欲貪歡終敗壞。做官倚勢欺凌人。買賣瞞心施狡獪。富貴驕奢能幾時。貧窮兇險霎時敗。妄分人我不平等。害物害生如草芥。每日思量貪嗔癡。沈淪邪僻歸淘汰。殺盜淫妄肆意行。傲親慢友分憎愛。呵風咒雨蔑神明。不知生死無聊賴。出牛胎。入馬腹。改頭換面誰歌哭。多造惡。不修福。浪死虛生徒碌碌。入三途。墮地獄。受苦遭辛爲鬼畜。古聖賢。頻饒舌。晨鐘暮鼓動心曲。善惡業報最分明。喚醒世人離五濁。

皮袋歌。歌皮袋。有形若不爲形累。幻質假名成對待。早日回心觀自在。不貪名。不貪利。辭親割愛遊方外。不戀妻。不戀子。投入空門受佛戒。尋明師。求口訣。參禪打坐超三界。收視聽。罷攀緣。從今不入紅塵隊。降伏六根絕思慮。無人無我無煩惱。不比俗人嗟薤露。衣遮體。食充飢。權支色身好因依。捨財寶。輕身命。如棄涕唾勿遲疑。持淨戒。無瑕疵。玉潔冰清四威儀。罵不嗔。打不恨。難忍能忍忘譏嗤。沒寒暑。無間斷。始終如一念阿彌。不昏沈。不散亂。松柏青青後凋期。佛不疑。法不疑。了了聞見是良知。穿紙背。透牛皮。圓明一心莫差池。亦返源。亦解脫。還元返本天真兒。無不

無。空非空。透露靈機妙難思。到這裡。不冤枉。囚地一聲是了期。方才稱。大丈夫。十號圓明萬世師。咦。猶是那個殼漏子。十方世界現全身。善惡明明不差錯。爲何依假不修真。太極判。兩儀分。心靈活潑轉乾坤。帝王卿相前修定。貴貧窮亦夙因。有了生。必有死。人人曉得莫嗔呻。爲妻財。爲子祿。誤了前程是貪嗔。爲甚名。爲甚利。虛度光陰十九春。千般萬種不如意。熬煎在世遭艱迍。老到眼花鬚髮白。一善難聞枉爲人。日到月。月到歲。空嗟歲月如轉輪。世間誰是長生者。不如歸去禮慈雲。或名山。或勝境。逍遙自在任遊巡。無常迅速知不知。幾句閒言敢奉聞。念彌陀。了生死。多多快活誰得似。學參禪。得宗旨。無限精神祇這是。清茶齋飯心不偷。二六時中爲法喜。除人我。無彼此。冤親平等忘譽毀。無罣礙。沒辱恥。佛祖同心豈徒爾。世尊割愛上雪山。觀音辭家爲佛子。堯舜世。有巢許。聞讓國。猶洗耳。張子房。劉誠意。也棄功名遊山水。況末劫。甚艱苦。如何不悟古人比。縱無明。造十惡。費盡心機爲世鄙。刀兵癘疫旱潦多。飢饉戰爭頻頻起。變怪屢聞妖孽生。地震海嘯山崩圯。適當其際可奈何。多行不善前生裡。事難如意落迷途。處貧遇患善心始。善心始。遁入空門禮法王。懺悔罪過增福祉。拜明師。求印證。了生脫死明心性。勘破無常即有常。修行大有徑中徑。聖賢勸世有明文。三藏經書尤當敬。瀝心腸。披肝膽。奉勸世人應守正。莫當閒言不記心。大修行人必見性。速修行。猛精進。種下菩提是正因。九品蓮生有佛證。彌陀接引到西方。放下皮袋超上乘。皮袋歌。請君聽。

## 向胡適先生恭進一言

蘇 芬

時英師兄：我近來因爲忙於籌建慈中校舍事，以致所有寫作都擱下筆；儘管各雜誌社編輯先生或讀者直接催稿，我都沒有法子還這筆人情債，中心的確有無限的不安。自從胡適先生十一月廿九日在臺大法學院講演「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時，涉及虛雲老和尚家世的講詞，又增加我不少的麻煩；有些讀者要我爲文駁斥，我只好一個「怕司」打到張齡先生那裏去，請他費心。十二月五日中央日報又登載了胡適先生一封給中央日報二千多字的長信，再考證虛雲老和尚年譜疑義並答張齡先生。過了兩週，沒有反應，我以爲苦海風波暫時可息；想不到一些讀者又來信催促，並送來「自由中國」所轉載胡適先生給中央日報的信要我閱讀，迫得我無法推辭，只好寫一封信給你，作爲我向胡適先恭進一言：

一、胡適先生是我北大的老師，他的治學精神大部份可以作我們的模範，不過他的精力浪費過多，實在是不經濟的。曾記得顧孟餘先生給我們講經濟學原理時，曾說：「以最小的勞費得最大的效果」，這才合乎經濟原則。胡先生一生治學，就忽視了這個經濟原則，例如考證紅樓夢等小說，費時若干年，耗精不可計，所得的結果等於零。假如胡適先生把全副精力，集中研究佛學，不但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二集早已殺青，就是三藏十二部經典也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加以整理。如今我們想編一部中華大藏經，編了幾年還沒有成就，就是缺乏科學方法。

二、胡適先生得天獨厚，不但身體好，精神足，而且家學淵博，如果盡心盡力在學問上做工夫，那媲美古聖先賢是很有希望的。可是六十幾年的光陰過的真快，他不應該追求政治，不應該角逐官場，做了幾年駐美大使，對國家既無法貢獻，對自身卻為害甚大。「人生七十古來稀，前十年小，後十年老，算來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裡過了。」胡適先生如果珍惜這幾句明言，應痛悔從前不該做大使，如今不該做院長。須知北大同學研究學問是一等人才，做官是二等人才，辦外交是三等人才；何必棄一己之長而趨附一己之短呢？

三、孔子刪「春秋」，已經被刪除的部份是不是要檢來再讀呢？如果不需要，那麼，虛雲老和尚第一版年譜，老早變成了廢紙，為什麼又拿來做考證的依據呢？胡適先生寫給中央報二千多字的信，除龍頭鳳尾外，其餘都是抄錄新舊年譜及府誌縣誌。這樣浪費精力。實在是不值得的。

四、「佐治」二字的意義，是佐治人員幫助主管官做事，例如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是主治人員，而副院長以下以及雇員都是佐治人員；將來編國史的人，院長，副院長，及總幹事，歷史上提名，至於總幹事以下的人名，恐怕就不能佔領那浩大的篇幅了。蕭玉堂不是院長，副院長，總幹事之流，但他可當一名雇員，怎麼能在府誌縣誌上找出一個雇員的名字呢？

五、「科舉」二字，不一定是有「功名」，如舉人，副榜，貢生等等，那怕是一位老童生，只要是讀書人，曾經參加考試，名落孫山，也可做一名小吏，都可叫做科舉出身。滿清末年，「廢科舉，設學校。」是說廢除科舉制度，並不是廢除舉人等等。

蕭玉堂也許僅僅參加過科舉考試，當然查不到他的姓名。

六、我認爲胡適先生這種考證是不必要的，縱使考證確實，對於天下後世有什麼裨益？胡適先生能考證我所編的「虛雲老和尚十難四十八奇」是真的呢？還是傳奇呢？我以爲考證這些倒是有意義的。例如猛虎皈依，枯梅復活，力移巨石，死而復甦等等，只要用科學的方法證明可能或不可能，那就算是科學進了一步；否則，我敢說，今天的科學還是幼稚得很；好像醫學博士硬說「舍利」是「膽結石」，慈航法師肉身不壞，硬說是「木乃伊」，真是笑話百出。

七、我今向胡適先生恭進一言，最好擺脫一切公職和應酬，閉關三年，專心閱藏，門上加上幾十重鎖，不接見任何消耗一己精力的人和物，把師母由美國接回來照料飲食，由關房小窗口上送進日常必需品。另外請印順法師和李炳南居士做親教師，每日講解佛經二小時，討論二小時。這樣，我保證出關後必可大澈大悟，再也不會想做那費時失業無益的考證。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歲時間禮於老聃，當時孔子以爲天下人的學問沒有比他更高更深的，所以見到老聃時不免現出一股驕氣；後來老聃教訓他：「去子之驕氣」，孔子豁然貫通焉。歸來後對弟子們說：「魚吾知其能游，鳥吾知其能飛，惟老子其猶龍乎？」故孔子五十歲後，方得到知天命的境界。胡適先生如果肯下苦工夫，閉關三年，專閱大藏經典，必定能夠用科學方法編出一部中華大藏經來。

八、胡適先生寫了不少的關於佛學方面的文章，有的資料是根據燉煌石室的，有的資料

是在外國圖書館找出的，獨出心裁，加以辯證，這是值得欽敬效法的，不過因為胡適先生靈性，好像在那裏鑽牛角尖一樣。假如閉關三年，再經明師指點，那七情六欲的雲層就會一掃而空；那時「真如」顯現，就是自利利他的菩薩摩訶薩。

九、幾年以前胡適先生由臺返美，臨行的前夕，曾寫信給我，說：「下次回國，要赴汐止，看看你們的靜修院。」後來胡先生再度回國，先師慈航業已圓寂，指導無人，那一段因緣，頓成流水。今天我應讀者之要求，聊向胡適先生貢獻上面幾句蕪言，希望「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卻不可「大膽的求證，粗心的假設。」

十、上來幾點意見，兼答讀者的來書；不另致覆，請師兄方便披露。不多寫了，順頌編安！

弟 蘇 芬 敬上 十二月廿九日



虛雲和尚方便開示



## 原序

原夫「妙高山頂，從來不許商量」，故三世諸佛有口難宣；而「第二峰頭，諸祖略容會話」，則千七公案任運縱橫。蓋第一義諦，不落言詮；但指示行門，豈無方便；此歷代祖師之不廢言說，各出手眼，接引學人，令自悟入，直至踏破上頭關板子，有由然也。

先師古巖虛公老人，一身繼五宗法統，一心諸佛本懷；興叢林，傳戒法，護僧團，度群品，諸凡超卓行誼，世所共稔，毋俟贅述。實則，老人所成就之一切佛事，無非攝入宗乘；其隱密處，非泛泛者得窺其涯涘也。觀其一生行履：獨處則禪悅爲食，同修則領眾坐香，示語句不離宗，棒喝全提正令可知矣。

老人生平舉揚向上一著，不涉玄妙，類皆平易示人，直欲使人當下知歸；若能依而行之，決可到家穩坐，與諸佛把手共行。其中以百十六歲時方便開示，指示用功途徑，行門法要，尤爲詳盡，言言親切，句句指歸；於宗門奧義，以深入淺出方法，用簡顯言詞表達，將其和盤托出；但解語者，莫不喻旨。如斯剖露肝腸，具見婆心痛切！曩者，李續錚居士來山論道，仁自慚譴陋，不可以辱高明；乃將老人此示語以示。居士於領會獲益之餘，慰喜無量，頓發大心，擬將之另印單行本，流通於世，雅欲人人咸沾。老人法益，共證無生；弘願堪嘉，豈祇余爲之隨喜讚嘆，即老人在常寂光中亦當破顏微笑也。書將付梓，問敘於余，爲之聊弁數言，以誌緣起云爾！

己酉孟夏復仁敘於香港芙蓉山虛雲和尚紀念堂



# 目錄

1. <u>宣統三年</u> 在 <u>上海靜安寺</u> 成立 <u>佛教總會</u> <u>上海居士林</u> 請普說	1
2. <u>民國二十二年</u> 在 <u>福建功德林</u> 佛七開示	3
3. <u>民國三十二年</u> 在 <u>重慶慈雲寺</u> 開示	6
4. <u>民國三十二年</u> <u>貴陽黔明寺</u> 開示	14
5. <u>民國三十五年</u> 八月十八日在 <u>廣州中山會館</u> 各界歡迎大會上開示	16
6. <u>民國三十六年</u> 在 <u>香港東蓮覺苑</u> 開示	19
7. <u>丁亥年</u> — <u>民國三十六年</u> 八月一日在 <u>澳門平安戲院</u> 開示歸戒	23
8. <u>民國三十六年</u> 九月廿七日在 <u>廣州聯義社</u> 演說	33
9. 在 <u>廣州佛教志德醫院</u> 演講	35

10. 參禪與念佛	36
11. 參禪的先決條件	37
12. 禪堂開示	44
13. 參禪警語	59
14. 修與不修	62
15. 師公老和尚的開示	64
16. 乙未年—民國四十四年—閏三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七日在江西雲居山開示	65
17. 癸巳年—民國四十二年—正月初九至二十三日在上海玉佛寺兩個禪七開示	168

【宣統三年在上海靜安寺成立佛教總會 上海居士林請普說】

今承衆位居士邀請，略談佛學。論到此事，老衲抱愧萬分，蓋緣自己毫無實行，雖然浮談淺說，無非古人剩語，與我本沒交涉。想我佛爲一大事因緣降世，垂訓八萬四千法門，總皆對病開方，果若無病，藥何用施？倘有一病未癒，則不可不服其藥。其方在我華夏最靈驗者，莫過於宗律教淨，以及誦持密咒。以上數方，在此土各光耀一時，目下興盛見稱者，無越江浙，於台賢慈恩，東西密教，大展風光。諸法雖勝妙，唯於宗律二法，多不注意。嗟茲末法，究竟不是法末，實是人末。因甚人末？蓋談禪說佛者，多講佛學，不肯學佛，輕視佛行，不明因果，破佛律儀，故有如此現象。大概目下之弊病，莫非由此。既然如是，你我真爲生死學佛之人，不可不仔細，慎勿暴棄。法門雖多，門門都是了生死的，故楞嚴經云：「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所以二十五聖各專一門，故云一門深入。若一聖貪習多門，猶恐不得圓通，故持六十二億恆河沙法王子名，不及受持一觀音名號也。凡學佛貴真實不虛，盡除浮奢，志願堅固，莫貪神通巧妙，深信因果，懍戒如霜，力行不犯，成佛有日，別無奇特。本來心佛衆生原無差別，

自心是佛，自心作佛，有何修證？今言修者，蓋因迷悟之異，情習之濃，謬成十界區分。倘能了十界即一心，便名曰佛。故不得不盡力行持，消除惑業，習病若除，自然藥不需要。古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喻水遭塵染，一經放入白礬，清水現前。故修學亦如是，情習如塵，水如自心，礬投濁水，濁水澄清。凡夫修行，故轉凡成聖也，但起行宜辨正助，或念佛爲正，以餘法作助，餘法都可回向淨土。念佛貴於心口不異，念念不間。念至不念自念，寤寐恆一，如是用工，何愁不到極樂？若專參禪，此法實超諸法，如拈花微笑，遇緣明心者，屈指難數，實爲佛示教外之旨，非凡情之所能解。假若當下未能直下明心之人，只要力參一句話頭，莫將心待悟，空心坐忘，及貪玄妙公案神通等；掃盡知見，抱住一話頭，離心意識外，一念未生前，直下看將去，久久不退；休管悟不悟，單以這個疑情現前，自有打成一片，動靜一如的時候。觸發機緣，坐斷命根，瓜熟蒂落，始信與佛不異。馮山云：「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豈欺我哉？每見時流不識宗旨，謬取邪信，以諸狂禪邪定，譏毀禪宗，不識好惡，便謂禪宗如是。焉知從古至今，成佛作祖，如麻似粟，獨推宗下，超越餘學。若論今時，非但禪門，此外獲實益作獅吼者，猶罕見之，其餘諸法，亦不無弊病。要知今日之人，未能進步者，病在說食數寶，廢棄因果律儀，此通弊也。若禪者，以打成一片之工夫來念佛，



如斯之念佛，安有不見彌陀？如念佛人，將不念自念，寤寐不異之心來參禪，如斯參禪，何愁不悟？總宜深究一門，一門如是，門門如是。果能如此用工，敢保人皆成佛，那怕業根濃厚，有甚習氣不頓脫乎？此外倘更有他術能過此者，是則非吾所能知也。每歎學道之士，難增進勝益，多由偷心不歇，喜貪便宜；今日參禪，明日念佛，或持密咒，廣及多門，不審正助，刻刻轉換門庭。妄希成佛，毫無佛行，造諸魔業，共爲魔眷，待至皓首無成，反爲訕謗正法。古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今逢大士勝會，同心慶祝，各各須識自家觀自在。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虛雲一介山野之夫，智識淺薄，因承列位厚意邀來，略敘行持損益云爾。今朝九月正十九，共念觀音塞卻口，大士修從耳門入，眼、鼻、身、意、失所守，絕所有，切忌有無處藏身，當下觀心自在否？

## 【民國二十二年在福建功德林佛七開示】

勝進法師命署燁居士錄

民國廿二年春季，閩省福建功德林居士，發起佛七，時至第三日，虛雲老和尚由鼓山湧泉寺下省公幹，順途到功德林慰問大眾。剛好佛七止靜默念，大眾一聞虛雲老和尚駕到，大半離座迎接，叩頭禮足。當時雲老和尚大喝一聲，說：「你們學佛好多年，今天對這樣嚴肅佛七道場，給你倒插法幢了。佛法的門中，無論是禪、是淨，貴在六根門頭用事，掉舉與昏沈，都是失念的病源。你們記得嗎？彌陀經中說過，假如一天、二天、三天、甚至於七天，都一心不亂，那個人在臨命終的時候，阿彌陀佛和諸聖眾，現在他的面前，接引往生。現在你們諸位能不能一心不亂？如果一心不亂，怎樣會聽到老僧到來？如果一心不定，念到阿彌陀佛現身到來，你也不認識，他是佛？是魔？你還不認識，是定？是亂？也弄不清楚，那前途危險，真是可憐！可憐！」

大眾給他教訓一番，都不知道怎樣是好。到佛七場中開靜了，虛雲老和尚就同大家入殿禮佛，向大家開示。說：「你們打佛七，貴在一心。如果心不一，東看西聽，這樣的念佛，就是念到彌勒下生，還是業障纏身。佛法世法，都是一樣，世法無心，尚且不可以，何況佛法呢？念佛的人，從頭到尾，要綿綿密密，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不亂的念去。佛來也這樣念，魔來也這樣念，念到風吹不入，雨打不溼，這樣才有成功的日子。為什麼呢？佛者，是覺也。既然能覺悟，自然知道用力專心念去。魔者，是惱也。」

惱害眾生慧命，知道他惱害慧命，當然更加用力專心去降伏他。所以當能夠覺時，就是見佛。如果遇害，就是著魔。現在佛七場中，如果坐在本位不動，繼續念下去的各位居士，算是見著佛了。你們叩頭接我的有幾位，你們說接到什麼？既說不出好處，豈不是虛耗時光，空無所得？豈不是我來惱害你們一心大事？擾亂你們一心淨業，這樣就是你們置我於魔羅邊處了。可歎世俗人，每每不知恭敬三寶，實在可憐。他們有的用什麼燒豬、雞、魚、供養觀音菩薩，既然犯了殺戒，又不恭敬。有一次，我在上海時，正遇梅蘭芳在上海演戲。有某居士包一個廂位，花數百元請我看戲，我告訴他說：『八關齋戒弟子，尚且不可看戲，何況我出家的僧人？你請我看戲，無異燒豬供菩薩。』那個人叩頭悔過說：『我今天花了幾百元得到開示，知道敬僧的道理了。佛法無上，貴在用心。』——一句珍重，揖別而去。此時各人不敢起身送別，而虛雲老和尚也不回頭看看。

這個佛七，經過虛雲老和尚開示之後，所剩下的四天佛七工夫，的確是樣樣照做。其中有一位陳大蓮居士，建甌人，歸依太虛法師，曾任福建省議會議員。在此期佛七的第六天念佛中，看見地上顯出黃金色，很高興。結七後特地上鼓山，再請虛雲老和尚開示。蒙虛老和尚開示說：「這是心到達清境的表現，切戒生貪念，務須一心念佛，努力精進，自然到家，不能夠有其他希求。」要知道圓人說法，沒有一法不圓，任他橫說

直說，都是契理契機。

民國三十一年冬，政府主席暨各長官，發起啓建護國息災大悲法會於重慶。特派代表屈映光、張子廉來粵，邀請 雲公赴渝，主持法會。十一月六日，由粵啓程經湘、桂、黔，以達重慶。於慈雲寺及華嚴寺，分建法會四十九天，至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圓滿，返粵。其間經過各地，備受各界歡迎款待，請法歸依。計給牒歸依者有四千餘人，上堂說法開示數十次，茲擇錄法語如左：

【民國三十二年在重慶慈雲寺開示】

侍者惟因筆錄

一月十七日

今日諸位發心來歸依三寶，老衲甚爲欣慰。諸位遠道過江來此，無非希望得些益處。但若想得益，自須有相當行持，如徒掛空名，無有是處。諸位須知現既歸依，即爲

佛子。譬如投生帝王之家，即是帝王子孫。但能敦品勵行，不被擯逐，則鳳閣鸞臺，有分受用。自今以後，須照佛門遺教修持。要曉得世間萬事如幻，人之一生，所作所爲，實同蜂之釀蜜，蠶之作繭。吾人自一念之動，投入胞胎，既生以後，漸知分別人、我，起貪嗔癡念。成年以後，漸與社會接觸，凡所圖謀，大都爲一己謀利樂，爲眷屬積資財，終日孳孳，一生忙碌，到了結果，一息不來，卻與自己絲毫無關，與蜂之釀蜜何殊？而一生所作所爲，造了許多業障，其所結之惡果，則揮之不去，又與蠶之自縛何異？到了最後鑊湯爐炭，自墮三途。所以大家要細想，要照佛言教，宜吃長素，否則暫先吃花素。尤不可爲自己殺生，殺他之命，以益自己之命，於心何忍？試觀殺雞捉殺之時，彼必飛逃喔叫，祇因我強彼弱，無力抵抗，含冤忍受，積怨於心，報復於後。以較現在武力強大之國，用其兇器，毀滅弱小民族，其理正同。諸位既屬佛子，凡悖理之事，不可妄作，佛法本來沒甚稀奇，但能循心順理，思過半矣。許多人見我年紀虛長幾旬，見面時每有探討神通之情緒，以爲外人能知過去未來，每問戰事何日結束？世界何日太平？其實神通一層，不但天魔外道有之，即在鬼、畜俱有五通，此是性中本具，不必注意。我們學佛人，當明心見性，解脫生死，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從淺言之，即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不但不可損人利己，更宜損己利人。果能切實去做，由戒生定，

由定生慧，一切自知自見，自不枉今日歸依也。

方纔有幾位詢問楞嚴經意旨，茲乘大眾在此機緣，略說概要。此經原有百卷，而此土所譯，祇有十卷。初四卷示見道，第五、第六等卷示修行，第八、第九卷漸次證果，最後並說陰魔妄想。阿難尊者爲眾生示現詢問，而佛首明諸法所生，惟心所現。因阿難尊者見佛三十二相，如紫金光聚，心生愛樂，佛問其將何所見？阿難尊者白佛言：「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佛問：「心目何在？」阿難尊者白佛言：「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我見觀此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佛告心不在內，不在外，亦不在中間，若一切無著，亦無是處。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應知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而一切眾生，不成菩薩，皆由客塵煩惱所誤。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是爲十二處，加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識爲十八界。另地、水、火、風爲四大，再加空大、見大、識大爲七大，合爲二十五數。由二十五位賢聖分別自陳宿因，入道途徑。至於六道輪迴，淫爲其

本，三界流轉，愛爲之基。阿難尊者爲衆生示現，歷劫修行，幾難免摩登伽之難。所以示罪障之中，淫爲首要，因淫損體，遂殺生補養，而盜妄等惡，亦隨之而生。阿難見了如來三十二相，如紫金光聚，對摩登伽之美色，而不愛樂。男子見了女子或可觀想自己亦作女子，女子見了男子，或可觀想自己亦作男子，以杜妄想。自己終日思想，確可轉移心境。譬如我從前幼時在家垂辮髮，衣俗衣，終日所觸所想無非俗事，晚上做夢，無非姻親眷屬，種種俗事。後來出家所作所思，不出佛事，晚上做夢，亦不外念佛等等。至葱、蒜五辛，不可進食，爲免助長慾念。所謂除其助因，修其正性，更加精勤增進，自能漸次成就。更須自己勤奮，不可依賴他人。阿難尊者以王子佛弟，捨其富貴，出家從佛，希望佛一援手，即得超登果位，詎知仍須自己悟修，不能假借。不過吾人如能發心勤修勿怠，則由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以至十地，亦自得步步進益，以達等覺妙覺。而三界七趣，無非幻妄所現，原本不出一心，即一切諸佛之妙明覺性，亦不出一心，是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香嚴童子可說即是我鼻，憍梵菩薩可說即是我舌，二十五位聖賢因地，雖有不同，修悟並無優劣。不過現在時機，發心初學，似以第二十四之大勢至菩薩，及第二十五之觀世音菩薩，二種用功方法或更相宜。觀世音菩薩於阿彌陀佛退位時，補佛位。而大勢至菩薩，則候觀世音菩薩退位時，補佛位。大勢至菩薩以念

佛圓通，吾人學習，應念阿彌陀佛，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因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至於觀世音菩薩，則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上合十方諸佛，同一慈力，下合六道衆生，同一悲仰。若遇男子樂持五戒，則於彼前，現男子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則於彼前，現女子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如是或現天人，或現聲聞、緣覺以至佛身，所謂三十二應，以及十四無畏，四不思議。經無量劫，度無量衆生，衆生無盡，悲願無盡，諸位善體斯意可也。

### 一月十八日晚

現在與大衆隨便閒談，開示二字，愧不敢當。因爲虛雲連自己都未明白，豈敢謬教他人？佛教開示，場合很多，如叢林坐香，班首輪流開示，觀音七、念佛七等亦復如是。但拜懺不同打七，禮懺須五體投地，三業清淨，不能加以雜言亂語，故懺壇上不說開示。禮懺時須觀著「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今頂禮觀音前，感應道交自實現。」以能禮之心，禮所禮之佛，諦觀能禮之心，現在、未來、過去三世了不可得。一切空寂，則如來藏本有體性，自然發露。故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都是雙遮雙照的意思，空非空，色非色，即真空真色。我們大家都是佛子，處此水深火熱之中，不逢治世，所遇的不是炸彈、就是飛機，真屬不幸。但不幸中還是幸福，何也？佛子的本來當當，所謂「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可是現在亦有些行不通了。我們此時祇好放下一切，檢點身心，以身爲苦本，心爲罪源，若不及今力自修持，更待何時？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放下妄想，心本如如，不從外得，能精勤修持，何患生死不了？所以儒家亦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現在人心不古，不知政教之關係，於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的意義，完全不懂。最近達識之士，多知目前大劫，非政教合一，不足以救苦息災。如此次政府元首及各院部當局，發心啓建護國息災大悲道場即此意也。從前法會是常造的，甚麼十輪金剛法會等等，我也記不得許多。可是用心各有不同，如西藏喇嘛在中原弘法者，近來甚多，而政府特別加以崇敬，其意甚遠。是否政府特別信仰，不得而知。惟對於中原青衣僧徒，則時加種種壓迫，毀廟逐僧，不一而足。本來青、黃二教，均佛弟子，後人以居華東者，在日本爲東密，居華西者，在西藏爲藏密。近年密教，在中國風行一時，以爲特長處，能發種種神通變化。可是閒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腳，是不成的。虛雲化食人間，中外地方，差不多都到過，我是凡夫，沒有神

通，不會變化，所以不敢吃肉，亦不敢過分用度。一般不明佛法者，未忘名利，求通求變，存此妄想，非邪即魔。須知佛法是在自己心內，不可心外取法。神通屬用功之過程，豈可立心希求？有此用心，豈能契無住真理？此類人們，佛謂之可憐憫者。現在幾位大心菩薩，發願爲國息災，修大悲懺法，邀虛雲來此主持。我們大家要精誠一致，當自己事來做，護國息災功德，此是人人應當做的。我們拜懺，稱揚聖號，最靈感的觀音，於此土最有緣，但心若不誠，亦不能感應。如誠心稱名，觀音無不尋聲救苦，楞嚴經二十五聖，惟觀音菩薩妙證圓通。文云：「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一者十方諸佛同一慈力，二者十方衆生同一悲仰。觀音有大無畏，三十二應列爲第一。又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念六十二億恆沙法王子聖號，與念觀音一聲相等。這部大悲懺是四明法智大師所修，其悲願不可思議，其感應力亦不可思議，載籍甚詳，不可忽也。朝於斯，夕於斯，五體投地，三業清淨，能斷殺、盜、淫、貪、瞋、癡，變十惡爲十善，便符懺法妙理。並須發四大宏願，將他人香花，莊嚴自己福慧，何樂而不爲？說是假，行是真，今天將佛法大概說一說。彼既丈夫我亦然，自尊自貴，自然感應。最後講一段故事你們聽聽，清代康熙帝時，元通和尚主持西域寺，一日有黃衣僧來，帝甚崇之，命師招待，師

云：「彼非僧亦非人，是一青蛙精，但神通廣大。」時適久旱，帝乃命其求雨，雨果降，帝敬之愈甚。元通和尚曰：「可將雨水取來，是青蛙尿耳。」試之果然，邪正乃分。故楞嚴經五十種陰魔，均須識取，不然被其所轉，走入魔道了，請大眾留心。

### 一月十九日

菩薩們，這箇法會，虛雲太不知自量，不知各位上殿過堂，還要應酬佛事，辛苦萬分。晚上還要請各位念佛，聽開示，豈不是打閒岔嗎？內中有點說不出的意思，所謂諸佛菩薩，難滿衆生願。因爲有許多居士，在法會中想聽開示，但昨天我也說過，拜懺與打七不同，沒有講開示的必要，他們發心，也很難得，我現在不是虛雲，變成虛名了。說不出來的話，我已曾同當家師說過。這次法會，討各位受辛苦些，當自己事做。如他方打淨七，天天無休息時間。這邊常住，田無一塊，瓦無一片，不應酬佛事不成功。應酬佛事，不能打七用功了。但佛事很忙，天黑大殿還要放談口，所以在此時講一講，以便居士們過河回家。但拜懺四十九人，不能停聲，換人亦不停聲。常住最忙，這二十四人不可下壇。所謂開示者，開即開啓，示即表示，講爲人之善惡，開顯本來面目。但這面孔無大小、方圓、聖凡、男女等色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也。視諸相非相，即見

如來。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學道的人，須真實，不可掛羊頭賣狗肉，但向己求，莫從他覓。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說是假，行是真。充一人而多人，一家而一國，而多國，展轉變化，全世界不治而化矣。學佛不論修何法門等，總以持戒爲本。如不持戒，縱有多智，皆爲魔事。楞嚴二十五門，各證圓通。故云「方便有多門，歸源無二路」，自己擇一門爲正行，餘者爲助行。須福慧雙修，單福則屬人天有漏，單慧則爲狂徒。修行不斷殺心，臨終非作土地即城隍。我看見很多的人，吃素半世，學密宗即吃肉，實可悲痛，完全與慈悲心違背。孟子都說：「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何況爲佛弟子也？取他性命，悅我心意，貪一時之口福，造無邊之罪惡，何取？何捨？何輕？何重？每見出家釋子吃肉的也不少，我的嘴不好，叫我講，我就無話不說，望大家共勉之。

【民國三十二年在貴陽黔明寺開示】

二月一日

虛雲這次奉政府首長，及諸位大居士邀請，赴渝主持護國息災大悲法會，路過此

地，因時間所限，不能到各常住去拜訪問訊，諸位請原諒。現在因修理汽車機件，來與各位談談。各位都是老參上座，對於佛法已有相當研究，用不著我來饒舌，可是你們一定要我來說，又不得不說幾句。現在世界相爭相殺，人民生活，同在水深火熱之中，所謂「民不聊生」。此地幸有廣妙和尚弘揚佛法，普度衆生。虛雲此次得與各位相會一堂，因緣非偶，但虛雲不過比各位空長幾歲，其他自問無足取。民國創立，信教自由，政府本著國父遺教，迭經明令頒布。試觀異教如天主、耶穌、回教均在政府保護下，何以我國遍處毀廟逐僧的事？有冤無處訴？此點大家想想，他們毀廟逐僧，固然不對，但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現在佛門弟子，多將自己責任放棄，不知道既爲佛子，當行佛事。佛事者何？即戒、定、慧，是佛子必須條件，若能認真修持，自然會感化這班惡魔，轉爲佛門護法。現在是和尚犯法，累到諸佛遭殃，霸廟宇，逐僧徒，他們不知道和尚不好，與廟宇何干？如黨員不好，與全黨無干一樣。如謂和尚不好，便要毀及廟宇，那麼黨員不好，豈不是要拆毀黨部？此種道理，我們希望衆人明白，我們大家總要各出一隻手，扶起破砂盆，不要說貴州人願貴州佛法，須知佛教是整個的，人不分冤親，地不分疆界，方爲真正大同主義。還要知道自己生死大事，更爲要緊，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各人自己前進，切勿空過此生罷。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在廣州中山會館各界歡迎大會上開示】

李續錚記

此次省會四衆，暨各大護法，促請虛雲來省弘揚佛法。虛雲知識淺薄，愧不敢當。經與諸代表訂明三點：第一敬辭歡迎，第二敬謝請齋，第三不能久留，均由諸代表承諾，虛雲始敢下山。到達後，蒙各界諸多優待，六榕寺地方窄狹，光臨者每不及應接，於是大衆請虛雲到此講幾句話。有人以爲虛雲是什麼了不得的人，其實我是一個老朽木偶，無用無能，無話可說，無法可說。現在各界擬發起追悼陣亡將士暨死難同胞水陸法會，我今日且講水陸道場之緣起。何謂水陸？水者江海湖沼；陸者高低丘陵。水陸包含虛空，凡有色相，均不能離此三者。我佛如來發大慈悲，賑濟有情，故有此法門。此法門，緣佛在靈山會上說法時，阿難尊者在林間習定，見一鬼王，求佛普渡，釋迦牟尼佛因說水陸之法。此鬼王乃觀世音菩薩化身，憐諸衆苦，設法超度，使幽冥地獄衆生，均能超生極樂。中國則始於梁武帝，梁武帝請誌公和尚初起水陸大齋，發菩提心，制定水陸儀軌，極爲真誠，利益昭著。蠟燭熄後，梁武帝一禮，燈燭盡明，再禮宮殿震動，三

禮空中雨花。水陸之功德，有如此者。唐朝法海寺英公禪師啓建水陸，超度秦莊襄王，范睢穰侯、白起王龍羽、張儀、軫昧等沈淪千餘年，均藉此超昇，幽魂超昇天界。宋蘇東坡居士，明蓮池大師等歷代聖賢，均加補充，儀軌益臻完備。萬法由心所造，大家有誠心，必有感應。虛雲承各大護法虔邀主法，當勉爲其難。抗戰以來之陣亡將士，以身殉國，忠魂無依，崇德報功，自須超薦。其次不屈義民，流離道路，家破人亡，不降於敵，仍是爲國，無主孤魂，罔有得所。再有炸彈、疫病、覆車、墮水一應枉死等衆，均須一體普渡，以慰幽靈。死者得安，生民獲益，所謂普利冥陽是也，此即因果循環之理。挽回人心之道，不外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世間種種苦楚，無非種下惡因。如果昧盡良心，喪失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妄作妄爲，則歹人牽累好人，世界仍有禍亂。值茲國土重光之際，亟應興利除弊，改惡從善，以免再受敵人欺凌。如果不顧大局，再起內亂，人民不知死於何地？在此時期，凡屬有良心者，應當覺悟團結，解除劫運。溯思過去中國戰爭，肇自黃帝大戰蚩尤，以後戰爭不止。一部二十四史，有人說是相斫書，如要永久和平，大家應當發大慈大悲的菩提心。菩提是梵語，意思是覺。覺者，心地光明也。諸佛與衆生之差，只是覺與不覺而已。覺悟世間一切諸法緣生如幻，當體定實法不爲所染，謂之聖賢。不覺則無明，無明起則事理爲之糊塗。各人就自心的緣起，生十

法界，十法界皆是一心所造。何爲十法界？即四聖六凡是也。四聖者，聲聞、緣覺、菩薩、佛、謂之四聖，超出三界，不受輪迴。四聖之分別，在發心之高下，最上者爲佛，次菩薩，再次緣覺，又次聲聞，其餘天道、人道、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六法界爲六凡，均在苦海之中。天道爲二十八層諸天，享盡福報，仍須輪迴；人道由帝王將相以至農工士庶，受盡生老病死之苦；阿修羅道有天之福，無天之德，終歸覆滅；畜生道亦有高下苦樂，由龍鳳獅子麒麟以至溼生、化生之蟲蟻；鬼道苦樂不同，閻王城隍均爲鬼王，以至一切無主孤魂千百年不能超脫者；最苦者爲餓鬼，地獄道有苦無樂，名目繁多而最苦。十法界不出一心，覺與不覺之所由作也。我佛大慈大悲，說法令大衆發菩提心。菩提心參差不同，大者成佛，中者成菩薩，小者成緣覺、聲聞。諸天亦有發菩提心者，依其大小深淺，成就不同。我們是在人道，應大發菩提心，救渡衆生，代衆生受苦，願去苦超昇，人人如此，人間自然無苦。有人問我神通變化，世界何時太平？國運好不好？其實我是凡夫，一無所知。所謂老朽，朽木不可雕也。不過比各位多吃幾年飯，癡長幾年，多聽了幾句古人語，多看幾本經書，知道爲人之苦，故講這些話。各人不必問國家能否平靜？只問自己心地，無論朝暮，不分官民男女，如何實行孝悌忠信、克己互勵，不昧良心，忠於國家，教養兒女，和順夫妻，禮睦鄉黨，與朋友交而有信？



人人如此，世間自然太平。否則知過不改，苦楚必在後頭，比從前更不得了。不管人心如何複雜，我自己守住本分，不妄爲干求。即以敵侵我作比，自前清道咸以來，外人進來，不全是要土地，最大目的爲通商。通商是爲財爲利，如果我們守本分，抱著君子居無求安，食無求飽，憂道不憂貧，不貪享樂境界，幾千年均過得，現在如何過不得？如果大家一條心，守本分，用土貨，外人無利可圖，自然不生侵凌之想。金錢不外流，自然民富國強，不必一定要飛機、炸彈。目前人慾橫流，大家譏視舊道德，有心人引爲隱憂，恐無法教誨後人，不免刀兵之劫。我們要不爲世風所轉，明因果，知報應。知道種惡因得惡果，提倡道德，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自然龍天擁護，子孫昌盛，個人安分守己，國家也得太平。虛雲知識淺薄，今天只能將大齋勝會緣起，略述梗概，辛苦各位。

### 【民國三十六年在香港東蓮覺苑開示】

「機緣難得，開示有愧。」各位善知識，本人此次來廣州之因緣，是張發奎將軍及羅卓英主席，爲超薦大戰及內戰之陣亡將士、殉難同胞，故本人來廣州作一水陸法會，

承香港佛教同人之約，本人亦欲與港地之護法舊弟子相見，故來港一行。今日得與諸位共處一堂，機緣頗為難得。若說到開示法要，本人感到十分慚愧，原因：一為言語不通，彼此隔閡。二為自己尚不能開示自己，何敢開示他人？故祇能說與諸位隨便談談。

「佛法常聞，港人之福。」吾輩佛教徒當知佛法難聞。但港方常有各大法師在各佛教場所講解經論，是誠不可謂非香港人之福。講經法師多，明教理者亦多，重要是教人不可著於外相，如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而不能成佛，全由塵勞煩惱之所迷惑。佛陀福德智慧圓滿，是不迷，常住真心。常即不變，住即不動，真即不假。此不變、不動、不假，能覺悟了知一切法者，名常住真心。「起惑作業，無量痛苦。」衆生因迷住真心故，起惑作業，紛紛擾擾，此紛擾中，即有無量痛苦在。如大乘起信論云：「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粗即可見諸事實之粗相。目前世間之現象，是貪、瞋、癡及殺、盜、淫種種惡業充滿。由此惡業，引起流轉受報，致有衆生相續，世間相續（輪迴）。推此輪迴之因，為心對外境迷執（無明）而起。如能覺悟，返妄歸真，即能息除流轉輪迴之苦。何以有貪瞋癡，即能起殺、盜、淫種種惡業？

「人各淨心，世安民樂。」如一家庭，父母養有子女數人，父母對之必加愛護，有

愛即有貪，貪其所愛者常得快樂及美好之享受。如貪求而不得，則瞋心隨起，瞋心熾盛，則起爭鬥。小者則家與家爭，大者則國與國爭，戰事爆發矣。故欲世界安寧，人民和樂，必須各淨其心。貪、瞋、癡猶若人之心病，欲使去除此心病，必須良醫開示妙藥。佛即一切衆生心病的良醫，一切佛法是妙藥之單方，衆生心病有多種，故治心病之法門亦多。

「學佛必須注意實行。」如能信醫服藥，自必藥到病除。但信醫之藥方而不依方服藥，故雖良醫妙藥，以不服故，病亦依然。故學佛而欲修淨自心者，必須注重於實行。復有不得不注意者，佛爲治各種不同心病，故設有多種法門，如治瞋心重者，教修慈悲觀；治散亂心重者，教修止觀；治業障重者，教修念佛觀；一切如來三藏十二部經典，皆不可思議，不得於此中有所偏輕偏重。

「不離本宗，專心信賴。」祇能選擇何法門與本人最相應，即以此一法爲正，餘法爲副，專門修學，行住坐臥，不離本宗。如念佛，則隨時隨地不忘念佛。試觀經中有「受持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名號，與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其功德正等無異。」皆爲勉勵衆生專心信賴所宗，作如是說。設學佛者，無有主宰，不專心修學，結果必一無所得。

「努力破除一切妄想。」又修學者，必須依佛戒。戒爲無上菩提本，如依佛戒，則不論參禪、念佛、講經、無一不是佛法。若離佛戒，縱參禪、念佛、講經、亦與佛法相違，入於外道。學佛修行，本非向外尋求目的，祇爲除去自己業障，使不致流轉生死。若了生死，無須行持，故經云：「佛說一切法，對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即無一切法。」此心即指妄想，其經中意，如無病即不須藥。又學佛者最要具足自信心，梵網經云：「我是已成佛，汝是當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意謂人人如能自信，具有佛性，當來成佛，必努力解除一切客塵妄想。

「有如演戲，人生若夢。」自信自身本來是佛故，一切煩惱，一切相，一切障，皆是顛倒妄想。故修行者，切不可執著，應當放下。所謂萬法皆空，一無所得。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何以一切世間有爲法是如幻無實？此以喻明之。猶如演劇，臺上鼓樂奏時，戲子則扮演男、女、老、少種種角色，演出喜、怒、哀、樂等情節。臺上之天子，威風凜凜，及至臺後問之，則彼必答曰「戲也。」臺上之殺人兇犯，驚怖憂愁，及至臺後問之，彼亦曰「戲也。」

「設能覺了，何有苦樂？」演戲時情節逼真，下臺後則一無所得。衆生亦復如是，煩惱未了時，榮華富貴，喜怒哀樂，般般出現。人人本來是佛，猶如戲子本身，煩惱流

轉時，猶如扮演劇中人，設能覺了世間原是劇場，則處天堂亦不爲樂，在地獄亦不爲苦。男本非男，女本非女，本來清淨，佛性一如。世人不覺，常在夢中分別，是我、是他、是親、是怨，迷惑不息。其有出家者，雖離親戚眷屬，但又分別，此是我居之寺院、是師、是徒、是同窗、是法友，亦屬執迷。

「返妄歸真，自利利他。」故在家者被俗情迷，出家者亦有法友、法眷之迷，皆未得真覺。如能脫離一切迷惑，返妄歸真，方可成佛。故六祖大師聽人念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處，頓然有所覺悟。此八字，如從言語上解，當不可得，必須心內領會。佛教真理，雖不可以言說論表，但若全廢言說，則又有所不能。理必依文字，方能引見義故。今之學佛者，應研習一切教理，而以行持爲根本，宣揚佛法，使佛法燈燈相續。「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希望一切學佛者，皆以此二語，以爲自利、利他之標準可也。

【丁亥年—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一日在澳門平安戲院開示歸戒】

弟子寬榮譯語并記

今蒙佛教同寅相邀，假座平安戲院與諸仁者說法。

「法」者，即衆生心。衆生心與佛心本無二心，是心具足一切法。即法即心，即心即法，如起信論云：「所言法者，即眾生心，具足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所謂「世間法」者，即天、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一切有情無情，依正因果等法，又名六凡法界。「出世間法」者，即聲聞、緣覺、菩薩、佛法是也，又名四聖法界。斯則四聖六凡，合名爲十法界法也。此十法界法，不出一心之所造成，若隨顛倒迷染之緣，則有六凡法界生；若隨不顛倒悟淨之緣，則有四聖法界生。由是觀之，聖之與凡，唯心之垢淨而現。六凡心垢故，則現六道善惡罪福等相。四聖心淨故，則現威德自在、光明赫奕慈容德相。故經云：「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眾生心垢淨，菩提影現中。」是故苦樂由心，炎涼自我，自心作業，自身受報，唯聖與凡，但問自心可矣。凡愚昏闇，未了唯心自造之旨，妄起疑惑。若遇逆境，則怨天尤人；遇順境，則驕矜自恃。或有終身作善而得惡報，作惡而得善報，則謗無因果。那知因果理微，如種菓子，先熟先脫。假我今生雖作善業，反招惡報者，皆由過去惡業熟故。今生雖善，而過去之惡業已熟，不得不先受惡報，以今生善業未熟故，不得現受善報。信此理者，必無疑惑。然無始障深，久在迷途，備受辛酸，脫苦無由，當如之何？楞嚴經云：「一切眾生，生死相續，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夫欲不受輪轉者，當淨諸妄想，妄想淨，則輪迴自息。故迷心名爲衆生，覺心名爲諸佛，佛與衆生，一迷一悟而已。當知此靈明覺知之心，即天然佛性，人人本具，個個現成。凡夫雖具佛性，如礦中真金，爲煩惱沙石之所包含，故大用不彰。如來歷劫修行，已淘去惑業沙石，如出礦精金，其金一純，更不重雜沙石，大用全彰，故稱爲出障圓明，大覺世尊。

現在我等既欲成佛，先當審觀因地發心，除去煩惱根本，煩惱苦滅，佛性圓彰。若因地修行不真，則果招邪外之曲。若論修行之方，機有上、中、下之異，法亦有三乘，人、天法門不同。若爲上機者，則爲說大乘微妙法門；爲中機者，爲說出世解脫法門；爲下機者，則爲說解脫地獄、餓鬼、畜生三塗之苦。佛雖說種種法門，無論大小乘戒，皆以三歸五戒爲根本。務使受持者，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依之立身齊家治國，則人道主義盡。且苦因既息，苦果自滅，解脫三塗苦，生人天中，易入佛乘，則學佛主義亦盡。故三歸五戒，是導世之良津，拔苦與樂之妙法，茲先釋三歸，次明五戒。

所謂三歸依者，第一歸依佛，第二歸依法，第三歸依僧。何以先當歸依佛？佛爲大覺世尊，究竟常樂，永離苦惱，導諸衆生，出迷籠，就覺道，佛爲教化主，故先當歸依佛。次當歸依法者，是我佛法門，三世諸佛，皆依之修行，而成就無量清淨功德。今日

既欲返本還源，淨除心垢，捨佛法無由，故次當歸依法。三當歸依僧者，以佛法不自弘，須假人弘。人能弘法，方使從聞思修，證果成佛。況佛法無人說，雖智莫能了，難了之法，既藉僧得聞，此恩莫極，故當歸依僧。又名歸依三寶，三寶之義，分別有三：一者一體，二者別相，三者住持三寶。

(一)一體三寶者，即一心自體，法爾具足佛法僧三寶故。梵語佛陀，此云覺者。當人一念靈明覺了之心，即自性一體佛寶。法者軌持義，這個心性，能軌持世出世間一切諸法，即自性一體法寶。梵語僧伽耶，此云和合衆。即此覺心能持一切法，即心即法，法法唯是一心，即法即心，心法不二。事理和合，即自性一體僧寶。如是一心具足佛法僧三寶，三寶唯是一心，是名一體三寶。衆生迷此，向外馳求，流轉生死，諸佛悟此，即證菩提，釋一體三寶竟。

(二)別相三寶者，佛法僧三寶名相各別故。梵語佛陀耶，此云覺者。覺徹心源，究盡實相，是名自覺。將自證法門，覺悟一切衆生，是名覺他。自覺已圓，覺他亦竟，是名覺滿。三覺已圓，萬德俱備，究竟成佛。初菩提樹下成道，示丈六金身，於華嚴會上，現盧舍那尊特之身，是爲別相佛寶。如來隨機設教，五時所說權實諸經，三藏十二部，所詮教理行證，因果智斷，各有不同，是名別相法寶。稟教修行，從行契證，聲



聞、緣覺、菩薩三乘階次，各各不同，是名別相僧寶。釋別相三寶竟。

(三)住持三寶者，佛滅度後，無論泥塑木雕，五金鑄作，紙畫布繪，諸佛形象，留世福田，恭敬如佛，功德難思，住持不絕，是名住持佛寶。無論黃卷貝葉，所詮三藏十二部大小乘經，使見聞者，依之修行，皆離苦得樂，乃至成佛，化化不絕，是名住持法寶。剃髮染衣，弘宗演教，化度衆生，紹隆佛種，是名住持僧寶。釋住持三寶竟。

而住持、別相、一體、悉稱寶者，不爲世法之所侵凌故，不爲煩惱之所染污故。世間七珍，雖稱爲寶，享樂一時，畢竟成空，只能養生，不能脫死。若論三寶，則能息無邊生死，遠離一切大怖畏，故永享常樂。今言歸依三寶者，不特歸依住持三寶，別相三寶，亦復歸依一體自性三寶。落於言說，雖名三種三寶，其實唯是一心，更無別法。舉凡一切事物，莫不由心，心攝一切，如如意珠，無不具足。所以教中，但云自歸依佛，自歸依法，自歸依僧等，終不云歸依於他。六祖云：「自性不歸，無所歸處。」夫「歸」者，是還原義。衆生六根從一心起，既背本源，馳散六塵，今舉命根，總攝六情，還歸一心之源，故曰歸命，故歸依亦即歸命義。「依」者，是依止義。以諸衆生一向隨諸色聲，逐念流轉，苦海漂沈，無依無止，不知何處是歸寧之地。今歸依三寶，則身有所歸，心有所依。從是以後，以三寶爲師，三界迷途從此可出，發菩提心，佛果可

期，釋歸依三寶義竟。

既說三歸，次明五戒。歸依三寶已，當依法修行，方脫三界苦。若不依法修行，則無由脫黏去縛。欲脫生死黏，去煩惱縛，非五戒不爲功，故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夫「戒」者，生善滅惡之基，道德之本，超凡入聖之工具。以從戒生定，從定發慧，因戒定慧，方由菩提路而成正覺。故纔登戒品，便成佛可期，故曰：「戒為無上菩提本」也。我佛世尊，開方便門，初唱三歸，次申五戒，如是乃至大小乘戒等，良由衆機心行非一，「由淺以至深，從微而及顯，究竟歸元，本無二三」。

五戒者，一殺戒、二盜戒、三淫戒、四妄語戒、五飲酒戒，此五戒名曰學處，又名學跡，是在家男女所應學故。又名路徑，若有遊此，便昇大智慧殿故，一切律儀妙行善法，皆由此路故。又名學本，諸所應學，此爲本故。又名五大施，謂以攝取無量衆生故，成就無量功德故。而斯五戒，在天謂之五星，在山謂之五嶽，在人謂之五臟，在儒謂之五常，以仁者不殺害，義者不盜取，禮者不邪淫，智者不飲酒，信者不妄語。五戒若全，則不求仁而仁著，不欣義而義敷，不祈禮而禮立，不行智而智明，不慕信而信揚。所謂振綱提綱，復何功以加之？總論五戒已竟。

若別釋五戒義者，第（一）殺戒，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云：「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況學佛之人，豈肯萌其殺念，而招苦果？是故佛制弟子，若欲行仁，首持殺戒，殺戒若持，輪迴自息。殺業之始，無非以強凌弱，或貪圖口腹，或因財害命。故有人殺人，畜殺畜等，都屬於瞋殺、慢殺。若貪口腹而殺者，是屬癡殺，然將他肉以補己身，豈君子之所忍爲哉？豈知殺機若萌，仇讎自起，故楞嚴經云：「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相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爲本。」故有劫數難逃之報，豈獨殺人當償命？殺畜亦復然。如佛世時之琉璃王誅釋種。釋迦佛種族當爲琉璃王所誅時，釋尊尚頭痛難忍者，果從何因耶？以琉璃王昔爲大魚，釋迦種族是食魚肉者，釋尊昔爲小童，曾以棍子敲魚頭三下，今故感頭痛。釋種是噉魚肉者，故爲琉璃王之所誅滅，如是觀之，因果相酬，可驚可怖。故楞嚴經云：「則諸世間胎卵溼化，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食爲本。」是故佛慈，豈但及於人類？而慈及蟻子。佛法平等，無高下故。佛眼觀之，大地衆生皆能成佛。又梵網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世間無知，互相吞噉，故如來制不得傷害生命。且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昆蟲之屬，尚不得害，況同類相殘？一切衆生既皆有佛性，未來必定成佛，既是過去父母，亦爲未來諸佛，豈敢傷之？凡愚俗子，但求自利，

不顧人道之傷殘，如孟子云：「矢人惟恐不傷人。」但求鬥爭之勝利，故有水陸空中之殺具，人心日形險惡，世道愈入漩渦，相殺相誅，何時得了？若不圖挽救，竟成苦海。凡關世道人心者，莫不疾首痛心，力求和平，挽救人心，使歸正軌。重仁慈不重武力，勿貪口腹、見利忘義，則殺心不起，殺機若息，劫運潛消矣。奈何人心不古，置因果於罔聞，那知因果理微，如影隨形，如響應聲！若深信之者，人心則不改而善，縱遇順逆之境，必無憂喜。當知現生所受，或遇刀兵水火劫賊等事，皆由自造。如大戰時，徧世不寧，惟澳地僑居，得免諸難，皆由宿昔無深重殺業。或有遇難者，是其個人別業所感。當知因果理微，不可思議，若信此理，殺心自息。舉世若能持此殺戒，則一切殺具皆歸無用矣。如來制此殺戒爲首，無非欲令人人慈仁愍物，拔自他苦，同證常樂而已矣。殺戒之義略釋已竟。

（二）明盜戒者，謂盜從貪起。佛制弟子於一針一草之微，他人不與，我不敢取，何況竊盜？但是衆生唯見現利，種種計求，不告而取。如是乃至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厭無足，皆爲貪盜所攝。盜之細相如此，大而十方僧物，現前僧物，乃至佛法僧物，混亂互用。雖針草之微，或自用或與人，皆盜中之至重，花首大士云：「五逆十重，我皆能救。盜十方僧物，我不能救。」乃至父母師長物，不與而取，尚犯重罪，況其他

焉？若能深信因果，絲毫莫犯，則此戒不持而自持，大可以道不拾遺，夜不閉門，舉世皆成義讓之人，更何須監守牢獄哉？釋盜戒已竟。

（三）明淫戒者，在家出家弟子，皆當嚴守此戒。在家五戒，雖正式夫婦非屬邪淫，然他人婦女，他所守護，言語嘲調，尚屬不可，況可侵凌貞潔，污淨梵行者乎？佛制在家弟子，禁於邪淫，出家弟子，邪正俱禁。楞嚴經云：「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千百劫，常在纏縛。唯殺盜淫，三為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舉世若能持此戒，不祈禮而禮立，威儀自守、不肅而嚴，而法庭可無案牘之勞形矣。釋淫戒之義已竟。

（四）明妄語戒者，妄語之事，亦當制止。見則言見，聞則言聞。言無妄出，細故之事，尚須真實，況事關重要乎。觀乎妄語之由，多為希求名譽利養，匿情變作，昧心厚顏，如是乃至未得聖果謂得，未證佛心謂證。欺罔聖賢，誑惑世人，是名大妄語。大妄語若成，墮無間地獄，當慎之莫犯。佛教以直心是道場，何不依之修學？舉世能持此戒，則信用具足，不邀名而名自至，不求利而福自歸。釋妄語戒已竟。

（五）明飲酒戒者，飲酒宜制，酒雖非葷而能迷心失性。大智度論明有三十六過，梵網經云：「過酒器與人，五百世無手，何況自飲，及教人飲。」昔有比丘，能降毒

龍，唯好飲酒。一日，醉臥途中，嘔吐酸臭難近，唯有蝦蟆舐其唇吻。適遇佛至其側，佛歎云：「汝有神力，能降毒龍，今日醉臥，反為蝦蟆所降，汝之神力何在？」故佛制止飲酒，酒戒從此始，以酒能亂性招殃。又如昔有在家五戒弟子，因破酒戒，而殺盜淫妄齊破，可不哀哉？故酒能為起罪因緣，痛戒沾唇，況儘量而飲乎？舉世若能持此戒，則乘醉惹禍，自無其人矣。釋酒戒已竟。

若欲不犯此五戒，重在攝心。安心若攝，分別不起，愛憎自無，種種惡業，何由而生？故楞嚴經云：「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從定發慧。」當知攝心二字，具足戒定慧三無漏學，斷除貪瞋癡，則諸惡不起，自能眾善奉行。故攝心二字，豈獨挽救人心，維持世道？果能攝心一處，無事不辦，日久功深，菩提可冀。我佛洪恩，初唱三歸，次申五戒。用斯方便，先拔眾生苦，其恩浩大，豈碎身之所能報其萬一哉？是故聞說此三歸五戒之義，當從解起行。若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徧於宇內，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百刑息於國，其為國主者，則不治而坐致太平矣。所以受持五戒，不但欽遵佛制，報感樂果，抑且冥助國律，益補邦家，斯乃三歸五戒之名德行相也。諸位若能真實行持，則得成佛種子，行解相應，方到彼岸。願諸大眾，從此之後，從聞生解，解而思，

思而修，則成佛可期。常勤精進，輾轉示人，方報佛恩。希諸大眾，各宜努力，前途無量，消災免難。若能受三歸五戒，諸惡不作，衆善奉行，自能與道相應。無上佛道，可以圓成矣。

###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廿七日在廣州聯義社演說】

善知識，虛雲此次由港還山，路經此地，辱承各位相邀敘談，莫非累劫之緣？善知識，講到佛法兩字，實與世間一切善法，等無差別。豪傑之士，由於學問修養的成就，識見超常，先知先覺，出其所學，安定世間。諸佛祖師，由於歷劫修行的成就，正知正覺，發大慈悲，普度三界。世出世間賢聖，因行果位，一道齊平。善知識，佛法就是人本分之法。總要步步立穩腳根，遠離妄想執著，便是無上菩提。古德所謂「平常心是道。」只如孔子之道，不外「中庸」。約理邊說，不偏是謂中，不易之謂庸。約事邊說，中者中道，凡事無過無不及；庸者庸常，遠離怪力亂神，循分做人，別無奇特。佛法也是一樣。吾人須是從平實處見得親切，從平實處行得親切，纔有少分相應，纔不至徒託空言。平實之法，莫如十善。十善者，戒貪、戒瞋、戒癡、戒殺、戒盜、戒淫、戒

綺語、戒妄語、戒兩舌、戒惡口。如是十善，老僧常談，可是果能真實踐履，卻是成佛作祖的礎石，亦為世界太平建立人間淨土之機樞。六祖說「心平何勞持戒」，是為最上根人說，上根利智，一聞道法，行解相應。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善相且無，何有於惡？若是中下根人，常被境風所轉，心平二字，談何容易？境風有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名為八風。行人遇著利風，便生貪著。遇著衰風，便生愁懊。遇著毀風，便生瞋恚。遇著譽風，便生歡喜。遇著稱風，居之不疑。遇著譏風，因羞成怒。遇著苦風，喪其所守。遇著樂風，流連忘返。如是八風飄鼓，心逐境遷，生死到來，如何抵敵？曷若恆時步步為營，從事相體認，舉心動念，當修十善。事相雖末，攝末歸本，疾得菩提。復次佛門略開十宗，四十餘派。而以禪、淨、律、密四宗，攝機較廣。善知識，佛境如王都，各宗如通都大路，任何一路，皆能覲王。衆生散處四方，由於出發之點，各個不同，然而到達王所，卻是一樣有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但吾人若今日向這路一逛，明日又向那路一逛，流離浪蕩，則終無到達之期。六祖云：「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垂誠深矣。所以吾人要一門深入，不可分心，不可退轉。如鼠齧棺材，但從一處用力，久自得出。若欲旁通餘宗，自須識其主伴。禪宗的行人，便應以禪宗法門為主，餘宗教理為伴。淨土宗的



行人，便應以淨土法門爲主，餘宗教理爲伴。律宗、密宗亦復如是，方免韓盧逐塊之弊。佛門戒律，各宗皆須嚴持，識主伴如行路知方向，持戒律如行路有資糧。宗趣雖然不同，到頭還是一樣。所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也。今日座中皆上善人，與佛有分，虛雲嘵叨移時，亦不過爲虛空著楔而已。珍重！

### 【在廣州佛教志德醫院演講】

善知識，今天是佛教志德醫院成立日子，承各位邀虛雲主持開幕典禮，這事甚爲希有。廣州醫院，冠上佛教兩字者，尚屬初見。善知識，人生八苦，病居其一。我佛出世，原爲衆生離苦得樂。所以五明之學，有醫方明，禪門晚課願文，有疾疫世而化藥草之句。菩薩爲衆生治療沈疴，不惜身命。如藥王菩薩，以衆香塗身，自焚供佛，供佛即是供衆生。「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華嚴了義，其理可思。諸佛時時念著衆生，如母念子。衆生心有貪瞋痴三病，佛爲說戒定慧三法以治之。衆生身有風寒暑溼之病，佛爲演「醫方明」以治之。淨名經所謂：「眾生病故，菩薩病。」同體大悲，慈眼如是。善知識，世間賢聖，亦同此心，亦同此理。只如神農嘗百草，亦是爲衆生而嘗。菩

薩在因地修行，現種種身而為說法。神農氏即是菩薩，現醫王身而為說法。善知識，人類的病，五欲為因，或屬宿業，無始亦由五欲。疾病發作，需他救治。目前無力求醫者，實非少數。各位善長，發心倡辦此院，贈醫贈藥，此心便是菩提心，正是我佛慈悲本懷。善知識，菩提者，正覺也。正覺之心，不落人我善惡二邊，平等布施，冤親無間。醫著我的眷屬，固然留心。醫著他人眷屬，亦同樣盡道。善人惡人，入到院來，等心看護。我佛過去生中，嘗捨身飼虎，其義可思也。此院深賴梁董事長，及陳院長熱心毅力，乃有今天的成就。古語說：「莫為之先，雖善不彰。莫為之後，雖美弗揚。」座上大眾，今後總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大眾努力，開此院是大慈大悲工作，實現我佛「方便為究竟」的真諦。虛雲不勝馨香頂祝之至也。

### 【參禪與念佛】

念佛的人，每每毀謗參禪。參禪的人，每每毀謗念佛。好像是死對頭，必欲對方死而後快。這個是佛門最堪悲歎的惡現象。俗語也有說「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

停」。兄弟鬩牆，那得不受人家的恥笑和輕視呀？參禪、念佛等等法門，本來都是釋迦老子親口所說，道本無二。不過以衆生的夙因和根器各各不同，爲應病與藥計，便方便說了許多法門來攝化羣機。後來諸大師依教分宗，亦不過按當世所趨，來對機說法而已。如果就其性近者來修持，則那一門都是入道妙門，本沒有高下的分別，而且法法本來可以互通，圓融無礙的。譬如念佛到一心不亂，何嘗不是參禪？參禪參到能所雙忘，又何嘗不是念實相佛？禪者，淨中之禪。淨者，禪中之淨。禪與淨，本相輔而行。奈何世人偏執，起門戶之見，自讚毀他，很像水火不相容，盡違背佛祖分宗別教的深意，且無意中犯了譏謗佛法、危害佛門的重罪，不是一件極可哀可愍的事嗎？望我同仁，不論修持那一個法門的，都深體佛祖無諍之旨，勿再同室操戈，大家協力同心，挽救這隻浪濤洶湧中的危舟吧。

### 【參禪的先決條件】

參禪的目的，在明心見性。就是要去掉自心的污染，實見自性的面目。污染就是妄想執著，自性就是如來智慧德相。如來智慧德相，爲諸佛衆生所同具，無二無別。若離

了妄想執著，就證得自己的如來智慧德相，就是佛，否則就是衆生。祇爲你我從無量劫來，迷淪生死，染污久了，不能當下頓脫妄想，實見本性，所以要參禪。因此參禪的先決條件，就是除妄想。妄想如何除法？釋迦牟尼佛說的很多，最簡單的莫如「歇即菩提」一個「歇」字。禪宗由達摩祖師傳來東土，到六祖後，禪風廣播，震爍古今。但達摩祖師和六祖開示學人最緊要的話，莫若「屏息諸緣，一念不生。」屏息諸緣，就是萬緣放下。所以「萬緣放下，一念不生。」這兩句話，實在是參禪的先決條件。這兩句話如果不做到，參禪不但是說沒有成功，就是入門都不可能，蓋萬緣纏繞，念念生滅，你還談得上參禪嗎？

「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是參禪的先決條件。我們既然知道了，那末，如何纔能做到呢？上焉者，一念永歇，直到無生，頓證菩提，毫無絡索。其次，則以理除事，了知自性，本來清淨。煩惱菩提，生死涅槃，皆是假名，原不與我自性相干，事事物物，皆是夢幻泡影。我此四大色身，與山河大地，在自性中，如海中的浮漚一樣，隨起隨滅，無礙本體，不應隨一切幻事的生住異滅，而起欣厭取捨。通身放下，如死人一樣，自然根塵識心消落，貪瞋癡愛泯滅。所有這身子的痛癢苦樂，飢寒飽暖，榮辱生死，禍福吉凶，毀譽得喪，安危險夷，一概置之度外，這樣纔算放下。一放下，一切放下，永

永放下，叫作萬緣放下。萬緣放下了，妄想自消，分別不起，執著遠離。至此一念不生，自性光明，全體顯露，至是參禪的條件具備了，再用功真參實究，明心見性纔有分。

日來常有禪人來問話，夫法本無法，一落言詮，即非實義。了此一心，本來是佛，直下無事，各各現成，說修說證，都是魔話。達摩東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明白白指示，大地一切衆生都是佛。直下認得此清淨自性，隨順無染。二六時中，行住坐臥，心都無異，就是現成的佛。不須用心用力，更不要有作有爲，不勞纖毫言說思惟，所以說成佛是最容易的事，最自在的事，而且操之在我，不假外求。大地一切衆生，如果不甘長劫輪轉於四生六道，永沈苦海，而願成佛，常樂我淨。諦信佛祖誠言，放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個個可以立地成佛。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發願度盡一切衆生，不是無憑無據，空發大願，空講大話的。

上來所說，法爾如此。且經佛祖反覆闡明，叮嚀囑咐，真語實語，並無絲毫虛誑。無奈大地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迷淪生死苦海，頭出頭沒，輪轉不已。迷惑顛倒，背覺合塵，猶如精金投入糞坑，不惟不得受用，而且染污不堪。佛以大慈悲，不得已，說出八萬四千法門，俾各色各樣根器不同的衆生，用來對治貪、瞋、癡、愛等八萬四千習

氣毛病。猶如金染上了各種污垢，乃教你用鏟、用刷、用水、用布等來洗刷琢磨一樣。所以佛說的法，門門都是妙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只有當機不當機的問題，不必強分法門的高下。流傳中國最普通的法門爲宗、教、律、淨、密。這五種法門，隨各人的根性和興趣，任行一門都可以。總在一門深入，歷久不變，就可以成就。

宗門主參禪，參禪在「明心見性」，就是要參透自己的本來面目，所謂「明悟自心，澈見本性」。這個法門，自佛拈花起，至達摩祖師傳來東土以後，下手工夫，屢有變遷。在唐宋以前的禪德，多是由一言半句，就悟道了，師徒間的傳授，不過以心印心，並沒有什麼實法。平日參問酬答，也不過隨方解縛，因病與藥而已。宋代以後，人們的根器陋劣了，講了做不到，譬如說：「放下一切」，「善惡莫思」，但總是放不下，不是思善，就是思惡。到了這個時候，祖師們不得已，採取以毒攻毒的辦法，教學人參公案。初是看話頭，甚至於要敲定一個死話頭，教你敲得緊緊，剎那不要放鬆，如老鼠啃棺材相似，敲定一處，不通不止。目的在以一念抵制萬念，這實在是不得已的辦法。如惡毒在身，非開刀療治，難以生效。古人的公案多得很，後來專講看話頭，有的「看拖死屍的是誰？」，有的「看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晚近諸方多用「看念佛是誰？」這一話頭，其實都是一樣，都很平常，並無奇特。如果你要說，看

念經的是誰，看持咒的是誰，看拜佛的是誰，看吃飯的是誰，看穿衣的是誰，看走路的是誰，看睡覺的是誰，都是一個樣子。誰字下的答案，就是心話從心起，心是話之頭。念從心起，心是念之頭。萬法皆從心生，心是萬法之頭。其實話頭，即是念頭，念之前頭就是心。直言之，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話頭。由此你我知道，看話頭就是觀心。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心，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觀心。性即是心，「反聞聞自性」即是反觀觀自心。「圓照清淨覺相」，清淨覺相即是心，照即觀也，心即是佛，念佛即是觀佛，觀佛即是觀心。所以說「看話頭。」或者是說「看念佛是誰？」就是觀心，即是觀照自心清淨覺體，即是觀照自性佛。心即性，即覺，即佛，無有形相方所，了不可得，清淨本然。周徧法界，不出不入，無往無來，就是本來現成的清淨法身佛。行人都攝六根，從一念始生之處看去。照顧此一話頭，看到離念的清淨自心，再綿綿密密，恬恬淡淡，寂而照之，直下五蘊皆空，身心俱寂，了無一事。從此晝夜六時，行住坐臥，如如不動，日久功深，見性成佛，苦厄度盡。昔高峯祖師云：「學者能看個話頭，如投一片瓦塊在萬丈深潭，直下落底。若七日不得開悟，當截取老僧頭去。」同參們，這是過來人的話，是真語實語，不是騙人的誑語啊！

然而爲什麼現代的人，看話頭的多，而悟道的人沒有幾個呢？這個由於現代的人，

根器不及古人，亦由學者對參禪看話頭的理路，多是没有摸清。有的人東參西訪，南奔北走，結果鬧到老，對一個話頭還沒有弄明白，不知什麼是話頭，如何才算看話頭。一生總是執著言句名相，在話尾上用心。「看念佛是誰」呀！「照顧話頭」呀！看來看去，參來參去，與話頭東西背馳，那裏會悟此本然的無為大道呢？如何到得這一切不受的王位上去呢？金屑放在眼裏，眼只有瞎，那裏會放大光明呀？可憐啊！可憐啊！好好的兒女，離家學道，志願非凡，結果空勞一場，殊可悲憫。古人云：「寧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錯路。」修行悟道，易亦難，難亦易。如開電燈一樣，會則彈指之間，大放光明，萬年之黑暗頓除。不會則機壞燈毀，煩惱轉增。有些參禪看話頭的人，著魔發狂，吐血罹病，無明火大，人我見深，不是很顯著的例子嗎？所以用功的人，又要善於調和身心，務須心平氣和，無罣無礙，無我無人，行住坐臥，妙合玄機。參禪這一法，本來無可分別，但做起功夫來，初參有初參的難易，老參有老參的難易。初參的難處在什麼地方呢？身心不純熟，門路找不清，功夫用不上。不是心中著急，就是打盹度日。結果成爲「頭年初參，二年老參，三年不參。」易的地方是什麼呢？只要具足一個信心、長水心和無心。所謂信心者，第一信我此心，本來是佛，與十方三世諸佛衆生無異。第二信釋迦牟尼佛說的法，法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所謂長水心者，就是選定一法，終



生行之，乃至來生又來生，都如此行持。參禪的總是如此參去，念佛的總是如此念去，持咒的總是如此持去，學教的總是從聞思修行去。任修何種法門，總以戒爲根本，果能如是做去，將來沒有不成的。馮山老人說：「若有人能行此法，三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又永嘉老人說：「若將妄語誑眾生，永墮拔舌塵沙劫。」所謂無心者，就是放下一切，如死人一般，終日隨衆起倒，不再起一點分別執著，成爲一個無心道人。初發心人，具足了這三心，若是參禪看話頭，就看「念佛是誰」，你自己默念幾聲「阿彌陀佛」，看這念佛的是誰？這一念是從何處起的？當知這一念不是從我口中起的，也不是從我肉身起的。若是從我身或口起的，我若死了，我的身口猶在，何以不能念了呢？當知此一念是從我心起的，即從心念起處，一觀覷定，驀直看去，如貓捕鼠，全副精神集中於此，沒有二念。但要緩急適度，不可操之太急，發生病障。行住坐臥，都是如此，日久功深，瓜熟蒂落，因緣時至，觸著碰著，忽然大悟。此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直至無疑之地，如十字街頭見親爺，得大安樂。

老參的難易如何呢？所謂「老參」，是指親近過善知識，用功多年，經過一番煅煉，身心純熟，理路清楚，自在用功，不感辛苦。老參上座的難處，就是在此。自在明白當中，停住了，中止化城，不到寶所。能靜不能動，不能得真實受用，甚至觸境生

情，取捨如故，欣厭宛然，粗細妄想，依然牢固。所用功夫，如冷水泡石頭，不起作用，久之也就疲懈下去，終於不能得果起用。老參上座，知道了這個困難，立即提起本參話頭，抖擻精神，於百尺竿頭，再行邁進，直到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撒手縱橫去，與佛祖覲體相見，困難安在？不亦易乎？

話頭即是一心。你我此一念心，不在中間內外，亦在中間內外。如虛空的不動而徧一切處。所以話頭不要向上提，也不要向下壓。提上則引起掉舉，壓下則落於昏沈，違本心性，皆非中道。大家怕妄想，以降伏妄想爲極難。我告訴諸位，不要怕妄想，亦不要費力去降伏他。你只要認得妄想，不執著他，不隨逐他，也不要排遣他，只不相續，則妄想自離。所謂「妄起即覺，覺即妄離。」若能利用妄想做工夫，看此妄想從何處起？妄想無性，當體立空，即復我本無的心性。自性清淨法身佛，即此現前。究竟言之，真妄一體，生佛不二。生死涅槃，菩提煩惱，都是本心本性，不必分別，不必欣厭，不必取捨。此心清淨，本來是佛，不需一法，那裏有許多羅索？——參。

【禪堂開示】

引言（中有複語，因在禪七中開示者。）

諸位常時來請開示，令我很覺慚愧。諸位天天辛辛苦苦，砍柴鋤地，挑土搬磚，一天忙到晚，也沒打失辦道的念頭。那種爲道的殷重心，實在令人感動。虛雲慚愧，無道無德，說不上所謂開示，只是拾古人幾句涎唾，來酬諸位之問而已。

## 壹·用功的入門方法

用功辦道的方法很多，現在且約略說說：

### （一）辦道的先決條件——深信因果

無論什麼人，尤其想用功辦道的人，先要深信因果。若不信因果，妄作胡爲，不要說辦道不成功，三塗少他不了。佛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又說「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楞嚴經說：「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故種善因結善果，種惡因結惡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乃必然的道理。談到因果，我說兩件故事來證明。

一、琉璃王誅釋種的故事。釋迦佛前，迦毗羅閱城裏有一個捕魚村，村裏有個大

池，那時天旱水涸，池裏的魚類盡給村人取喫。最後剩下一尾最大的魚，也被烹殺，祇有一個小孩從來沒有喫魚肉，僅那天敲了大魚頭三下來玩耍。後來釋迦佛住世的時候，波斯匿王很相信佛法，娶釋種女，生下一個太子，叫做琉璃。琉璃幼時在釋種住的迦毗羅闍城讀書。一天因為戲坐佛的座位，被人罵他，把他拋下來，懷恨在心。及至他做國王，便率大兵攻打迦毗羅闍城，把城裏居民盡數殺戮。當時佛頭痛了三天，諸大弟子都請佛設法解救他們，佛說定業難轉。目犍連尊者以神通力，用鉢攝藏釋迦親族五百人在空中，滿以為把他們救出，那知放下來時，已盡變為血水。諸大弟子請問佛，佛便將過去村民喫魚類那段公案說出。那時大魚，就是現在的琉璃王前身。他率領的軍隊，就是當日池裏的魚類，現在被殺的羅闍城居民，就是當日喫魚的人，佛本身就是當日的小孩，因為敲了魚頭三下，所以現在要遭頭痛三天之報，定業難逃。所以釋族五百人，雖被目犍連尊者救出，也難逃性命。後來琉璃王生墮地獄，冤冤相報，沒有了期，因果實在可怕。

二、百丈度野狐的故事。百丈老人有一天上堂，下座後，各人都已散去，獨有一位老人沒有跑，百丈問他做什麼。他說：「我不是人，實是野狐精。前生本是這裏的堂頭，因有個學人問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我說：『不落因果。』便因此墮落。做了

五百年野狐精，沒法脫身，請和尚慈悲開示。」百丈說：「你來問我。」那老人便道：「請問和尚，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百丈答道：「不昧因果。」那老人言下大悟，即禮謝道：「今承和尚代語，令我超脫狐身。我在後山巖下，祈和尚以亡僧禮送。」第二天，百丈在後山石巖，以杖撥出一頭死狐，便用亡僧禮將他化葬。我們聽了這兩段故事，便確知因果可畏。雖成佛也難免頭痛之報，報應絲毫不爽，定業實在難逃。我們宜時加警惕，慎勿造因。

## (二) 嚴持戒律

用功辦道首要持戒。戒是無上菩提之本，因戒纔可以生定，因定纔可以發慧。若不持戒而修行，無有是處。楞嚴經四種清淨明誨，告訴我們，不持戒而修三昧者，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亦落邪魔外道，可知道持戒的重要。持戒的人，龍天擁護，魔外敬畏。破戒的人，鬼言大賊，掃其足跡。從前，在罽賓國近著僧伽藍的地，有條毒龍時常出來爲害地方。有五百位阿羅漢聚在一起，用禪定力去驅逐他，總没法把他趕跑。後來另有一位僧人，也不入禪定，僅對那毒龍說了一句話：「賢善遠此處去。」那毒龍便遠跑了。衆羅漢問那僧人，什麼神通把毒龍趕跑？他說：「我不以禪定力，直以謹慎於戒，守護輕戒，猶如重禁。」我們想想，五百位羅漢的禪定力，也不及一位嚴守禁戒

的僧人。或云，六祖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參禪？」我請問，你的心已平直沒有？有個月裏嫦娥赤身露體抱著你，你能不動心嗎？有人無理辱罵痛打你，你能不生嗔恨心嗎？你能夠不分別冤親憎愛，人我是非嗎？統統做得到，才好開大口，否則不要說空話。

### (三)·堅固信心

想用功辦道，先要一個堅固信心，信爲道源功德母。無論做什麼事，沒有信心，是做不好的。我們要了生脫死，尤其要一個堅固信心。佛說：「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又說了種種法門，來對治眾生的心病。我們就當信佛語不虛，信衆生皆可成佛。但我們爲什麼不成佛呢？皆因未有如法下死功夫呀！譬如我們信知黃豆可造豆腐。你不去造他，黃豆不會自己變成豆腐。即使造了，石膏放不如法，豆腐也會造不成。若能如法磨煮去渣，放適量的石膏，決定可成豆腐。辦道亦復如是，不用功固然不可以成佛，用功不如法，佛也是不能成。若能如法修行，不退不悔，決定可以成佛。故我們應當深信自己本來是佛，更應深信依法修行決定成佛。永嘉禪師說：「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卻阿鼻業。若將妄語誑眾生，自招拔舌塵沙劫。」他老人家慈悲，要堅定後人的信心，故發如此弘誓。

#### (四)·決定行門

信心既具，便要擇定一個法門來修持，切不可朝秦暮楚。不論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參禪也好，總要認定一門，驀直幹去，永不退悔。今天不成功，明天一樣幹，今年不成功，明年一樣幹。今世不成功，來世一樣幹。馮山老人所謂：「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有等人打不定主意，今天聽那位善知識說念佛好，又念兩天佛。明天，聽某位善知識說參禪好，又參兩天禪。東弄弄，西弄弄，一生弄到死，總弄不出半點名堂，豈不冤哉枉也。

#### (五)·參禪方法

用功的法門雖多，諸佛祖師皆以參禪爲無上妙門。楞嚴會上，佛敕文殊菩薩揀選圓通，以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爲最第一。我們要反聞聞自性，就是參禪。這裏是禪堂，也應該講參禪這一法。

#### (六)·坐禪須知

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那裏不是道場？本用不著什麼禪堂，也不是坐纔是禪的。所謂禪堂，所謂坐禪，不過爲我等，末世障深慧淺的衆生而設。

坐禪要曉得善調身心。若不善調，小則害病，大則著魔，實在可惜。禪堂的行香坐

香，用意就在調身心，此外調身心的方法還多，今擇要略說。

跏趺坐時，宜順著自然正坐。不可將腰作意挺起，否則火氣上升，過後會眼屎多，口臭氣頂，不思飲食，甚或吐血。又不要縮腰垂頭，否則容易昏沈。

如覺昏沈來時，睜大眼睛，挺一挺腰，輕略移動臀部，昏沈自然消滅。

用功太過急迫，覺心中煩躁時，宜萬緣放下，功夫也放下來，休息約半寸香，漸會舒服，然後再提起用功。否則，日積月累，便會變成性躁易怒，甚或發狂著魔。

坐禪，有些受用時，境界很多，說之不了，但你不要去執著，它便礙不到你。俗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雖看見妖魔鬼怪來侵擾你，也不要管他，也不要害怕。就是見釋迦佛來替你摩頂授記，也不要管他，不要生歡喜。楞嚴所謂：「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羣邪。」

## 貳·用功下手

### (一)·認識賓主

用功怎樣下手呢？楞嚴會上憍陳那尊者說客塵二字，正是我們初心用功下手處。他



說：「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做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客塵喻妄想，主空喻自性。常住的主人，本不跟客人或來或往，喻常住的自性，本不隨妄想忽生忽滅。所謂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塵質自搖動，本礙不著澄寂的虛空，喻妄想自生滅，本礙不著如如不動的自性。所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此中客字較粗，塵字較細。初心人先認清了「主」和「客」，自不為妄想遷流。進一步明白了「空」和「塵」，妄想自不能為礙。所謂識得不為冤，果能於此諦審領會，用功之道，思過半了。

## (二) 話頭與疑情

古代祖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達摩祖師的安心，六祖的惟論見性，只要直下承當便了，沒有看話頭的。到後來的祖師，見人心不古，不能死心塌地，多弄機詐，每每數他人珍寶，作自己家珍。便不得不各立門庭，各出手眼，纔令學人看話頭。

話頭很多，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等

等，但以「念佛是誰？」為最普通。

什麼叫話頭，話就是說話，頭就說話之前。如念「阿彌陀佛」是句話，未念之前，就是話頭。所謂話頭，即是一念未生之際，一念纔生，已成話尾。這一念未生之際，叫做不生，不掉舉，不昏沈，不著靜，不落空，叫做不滅。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迴光返照。這「不生不滅」就叫做看話題，或照顧話頭。

看話頭，先要發疑情，疑情是看話頭的拐杖。何謂疑情？如問念佛的是誰，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但是用口念呢？還是用心念呢？如果用口念，睡著了還有口，為什麼不會念？如果用心念，心又是個什麼樣子？卻沒處捉摸，因此不明白。便在「誰」上發起輕微的疑念，但不要粗，愈細愈好。隨時隨地，單單照顧定這個疑念，像流水般不斷地看去，不生二念。若疑念在，不要動著他，疑念不在，再輕微提起。初用心時，必定靜中比動中較得力些，但切不可生分別心，不要管他得力不得力，不要管他動中或靜中，你一心一意的用你的功好了。

「念佛是誰」四字，最著重在個「誰」字。其餘三字，不過言其大而已。如穿衣吃飯的是誰？屙屎放尿的是誰？打無明的是誰？能知能覺的是誰？不論行住坐臥，「誰」字一舉，便最容易發疑念，不待反覆思量，卜度作意纔有。故誰字話頭，實在是參禪妙

法。但不是將「誰」字或「念佛是誰」四字作佛號念，也不是思量卜度，去找念佛的是誰，叫做疑情。有等將「念佛是誰」四字，念不停口，不如念句阿彌陀佛功德更大。有等胡思亂想，東尋西找，叫做疑情；那知愈想，妄想愈多，等於欲升反墜，不可不知。

初心人所發的疑念很粗。忽斷忽續，忽熟忽生，算不得疑情，僅可叫做想。漸漸狂心收籠了，念頭也有點把得住了，纔叫做參。再漸漸功夫純熟，不疑而自疑，也不覺得坐在什麼處所，也不知道有身心世界，單單疑念現前，不間不斷，這纔叫做疑情。實際說起來，初時那算得用功？僅僅是打妄想。到這時真疑現前，纔是真正用功的時候。這時候是一個大關隘，很容易跑入歧路。1.這時清清淨淨無限輕安，若稍失覺照，便陷入輕昏狀態。若有個明眼人在旁，一眼便會看出他正在這個境界，一香板打下，馬上滿天雲霧散，很多會因此悟道的。2.這時清清淨淨，空空洞洞，若疑情沒有了，便是無記。坐枯木巖，或叫「冷水泡石頭」，到這時就要提。提即覺照，（覺即不迷，即是慧。照即不亂，即是定。）單單的的這一念，湛然寂照，如如不動，靈靈不昧，了了常知，如冷火抽煙，一線綿延不斷。用功到這地步，要具金剛眼睛，不再提，提就是頭上安頭。昔有僧問趙州老人道：「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來。」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個什麼？」州曰：「放不下，挑去。」就是說這時節。此中風光，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不是言說可能到。到這地步的人，自然明白，未到這地步的人，說也沒有。所謂「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三)·照顧話頭與反聞聞自性

或問：「觀音菩薩的反聞聞自性，怎見得是參禪？」我方說照顧話頭，就是教你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迴光返照。這「不生不滅」（話頭）反聞聞自性，也是教你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反聞聞自性。「迴」就是反，「不生不滅」就是自性。「聞」和「照」雖順流時循聲逐色，聽不越於聲，見不超於色，分別顯然。但逆流時反觀自性，不去循聲逐色，則原是一精明，「聞」和「照」沒有兩樣。我們要知道，所謂照顧話頭，所謂反聞聞自性，絕對不是用眼睛來看，也不是用耳朵來聽。若用眼睛來看，或耳朵來聽，便是循聲逐色，被物所轉，叫做順流。若單單的的一念在「不生不滅」中，不去循聲逐色，就叫做逆流，叫做照顧話頭，也叫做反聞聞自性。

(四)·生死心切與發長遠心

參禪最要生死心切，和發長遠心。若生死心不切，則疑情不發，功夫做不上。若沒有長遠心，則一曝十寒，功夫不成片。只要有個長遠切心，真疑便發，真疑發時，塵勞煩惱不息而自息。時節一到，自然水到渠成。

我說個親眼看見的故事，給你們聽。前清庚子年間，八國聯軍入京，我那時跟光緒帝、慈禧太后們一起走。中間有一段，徒步向陝西方面跑，每日跑幾十里路，幾天沒有飯喫。路上有一個老百姓，進貢了一點蕃薯藤給光緒帝。他喫了還問那人是什麼東西？這麼好喫。你想皇帝平日好大的架子，多大的威風，那曾跑過幾步路，那曾餓過半頓肚子？那曾喫過蕃薯藤？到那時架子也不擺了，威風也不逞了，路也跑得了，肚子也餓得了，菜根也喫得了。爲什麼他這樣放得下？因爲聯軍想要他的命，他一心思想逃命呀。可是後來議好和，御駕回京，架子又擺起來了，威風又逞起來了，路又跑不得了，肚子餓不得了，稍不高興的東西，也喫不下咽了。爲甚他那時又放不下了？因爲聯軍已不要他的命，他已沒有逃命的心了。假使他時常將逃命時的心腸來辨道，還有什麼不了？可惜沒個長遠心，遇著順境，故態復萌。

諸位同參呀，無常殺鬼，正時刻要我們的命，他永不肯同我們「議和」的呀。快發個長遠切心，來了生脫死吧。高峯妙祖說：「參禪若要剋日成功，如墮千丈井底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千思想，萬思想，單單是箇求出之心，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是施功，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徹去，高峯今日犯大妄語，永墮拔舌泥犁。」他老人家也一樣大悲心切，恐怕我們發不起長遠切心，故發這麼重誓來向我們保證。

### 叁·用功兩種難易

用功人有兩種難易。(一)初用心的難易。(二)老用心的難易。

#### (一)·初用心的難易

##### 1. 初用心難——偷心不死

初用心的通病，就是妄想習氣，放不下來。無明、貢高、嫉妒、障礙、貪、嗔、癡、愛、懶做好喫、是非人我，漲滿一大肚皮，那能與道相應？或有些是個公子哥兒出身，習氣不忘，一些委屈也受不得，半點苦頭也喫不得，那能用功辦道？他沒有想想本師釋迦牟尼佛，是個什麼人出家的？或有些識得幾個文字，便尋章摘句，將古人的言句作解會，還自以爲了不起，生大我慢。遇著一場大病，便叫苦連天，或臘月三十到來，便手忙腳亂，生平知解，一點用不著，纔悔之不及。

有點道心的人，又摸不著一個下手處。或有害怕妄想，除又除不了，終日煩煩惱惱，自怨業障深重，因此退失道心。或有要和妄想拚命，憤憤然提拳鼓氣，挺胸睜眼，像煞有介事，要與妄想決一死戰，那知妄想卻拚不了，倒弄得吐血發狂。或有怕落空，

那知早已生出「鬼」，空也空不掉，悟又悟不來。或有將心求悟，那知求悟道，想成佛，都是個大妄想。砂非飯本，求到驢年，也決定不得悟。或有碰到一兩枝靜香的，便生歡喜，那僅是盲眼烏龜鑽木孔，偶然碰著，不是實在功夫，歡喜魔早已附心了。或有靜中覺得清清淨淨很好過，動中又不行，因此避喧向寂，早做了動靜兩魔王的眷屬。諸如此類，很多很多，初用功，摸不到路頭實在難。有覺無照，則散亂不能「落堂」。有照無覺，又坐在死水裏浸殺。

## 2. 初用心的易——放下來單提一念

用功雖說難，但摸到頭路又很易。什麼是初用心的易呢？沒有什麼巧，放下來便是。放下個什麼？便是放下一切無明煩惱。怎樣纔可放下呢？我們也送過往生的。你試罵那死屍幾句，他也不動氣，打他幾棒，他也不還手。平日好打無明的，也不打了；平日好名好利的，也不要了；平日諸多習染的，也沒有了。什麼也不分別了，什麼也放下了。諸位同參呀，我們這個軀殼子，一口氣不來，就是一具死屍。我們所以放不下，只因將它看重，方生出人我是非，愛憎取捨。若認定這個軀殼子是具死屍，不去寶貴它，根本不把牠看作是我，還有什麼放不下？只要放得下，二六時中，不論行住坐臥，動靜閒忙，通身內外只是一個疑念，平平和平，不斷的疑下去，不雜絲毫異念。一句話頭，

如倚天長劍，魔來魔斬，佛來佛斬，不怕什麼妄想。有什麼打得你閒岔？那個去分動分靜？那個去著有著空？如果怕妄想，又加一重妄想，覺清淨，早已不是清淨。怕落空，已經墮在有中，想成佛，早已入了魔道。所謂運水搬柴，無非妙道，鋤田種地，總是禪機。不是一天盤起腿子打坐，纔算用功辦道的。

(二)·老用心的難易

1.老用心的難——百尺竿頭不能進步

什麼是老用心的難呢？老用心用到真疑現前的時候，有覺有照，仍屬生死，無覺無照，又落空亡。到這境地實在難，很多到此灑不脫，立在百尺竿頭，没法進步的。有等因為到了這境地，定中發點慧，領略古人幾則公案，便放下疑情，自以為大徹大悟，吟詩作偈，瞬目揚眉，稱善知識，殊不知已為魔眷。又有等，錯會了達摩老人的「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和六祖的「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的意義，便以坐在枯木巖為極則。這種人以化城為寶所，認異地作家鄉，婆子燒庵，就是罵此等死漢。

2.老用心的易——綿密做去

什麼是老用心的易呢？到這時只要不自滿，不中輟，綿綿密密做去。綿密中更綿



密，微細中更微細，時節一到，桶底自然打脫。如或不然，找善知識，抽釘拔楔去。

寒山大士頌云：「高高山頂上，四顧極無邊。靜坐無人識，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首二句，就是說獨露真常，不屬一切，盡大地光皎皎地，無絲毫障礙。次四句，是說真如妙體，凡夫固不能識，三世諸佛也找不到我的處所，故曰無人識。孤月照寒泉三句，是他老人家方便譬如這個境界。最後兩句，怕人認指作月，故特別提醒我們，凡此言說，都不是禪呀！

#### 肆·結論

就是我方纔說了一大堆，也是扯葛藤，打閒岔，凡有言說，都無實義。古德接人，非棒則喝，那有這樣羅索？不過今非昔比，不得不強作標月之指。諸位同參呀！究竟指是誰？月是誰？參！

#### 【參禪警語】

心即是佛，佛即是覺。此一覺性，生佛平等，無有差別。空寂而了無一物，不受一法，無可修證。靈明而具足萬德，妙用恆沙，不假修證。只因衆生迷淪生死，經歷長劫，貪嗔癡愛，妄想執著，染污已深，不得已，而說修說證。所謂修者，古人謂爲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焉。

此次打七，已經三個半七，還有三個半七。下三個半七，身心較爲純熟，用功當比前容易。諸位不可錯過因緣，務要在下三個半七內，弄個水落石出，發明心地，纔不辜負這個難得的機緣。

這二十多天來，諸位一天到晚，起早睡遲，努力用功，結果出不了四種境界。一者，路頭還有搞不清的。話頭看不上，糊糊塗塗，隨衆打盹，不是妄想紛飛，就是昏沈搖擺。二者，話頭看得上，有了點把握，但是死死握著一片敲門瓦子，念著「念佛是誰」這個話頭，成了念話頭。以爲如此，可以起疑情，得開悟。殊不知，這是在話尾上用心，乃是生滅法，終不能到一念無生之地。暫用尚可，若執以爲究竟實法，何有悟道之期？晚近禪宗之所以不出人了，多緣誤於在話尾上用心。三者，有的會看話頭，能照顧現前一念無生，或知念佛是心。即從此一念起處，驀直看到無念心相，逐漸過了寂靜，粗妄既息，得到輕安，就有了種種境界出現：有的不知身子坐在何處了，有的覺得

身子輕飄飄的上騰了，有的見到可愛的人物，而生歡喜心的，有的見到可怕的境界，而生恐怖心的，有的起淫慾心的，種種不一。要知道都是魔，著即成病。四者，有的業障較輕的，理路明白，用功恰當，已走上了正軌的。清清爽爽，妄想若歇，身心自在，沒有什麼境界。到此地步，正好振起精神，用功向前，惟須注意枯木巖前岔路多。有的是在此昏沈而停住了，有的是得了點慧解，作詩作文，自以為足，起貢高我慢。

以上四種境界都是病，我今與你們以對治之藥。第一、如話頭未看上，妄想昏沈多的人，你還是看「念佛是誰」這個誰字，待看到妄想昏沈少，誰字不能忘了時，就看這一念起處。待一念不起時，即是無生，能看到一念無生，是名真看話頭。第二、關於執著「念佛是誰」，在話尾上用心，以生滅法為是的人，也可照上述的意思，即向念起處，看到一念無生去。第三、關於觀無念已得寂靜輕安，而遇到任何境界的人，你只照顧本參話頭，一念不生，佛來佛斬，魔來魔斬，一概不理他，自然無事，不落羣邪。第四、關於妄念已歇，清清爽爽，身心自在的人，應如古人所說：「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由一向至極處邁進，直至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再撒手縱橫去。

以上所說，都是對末法時期的鈍根人說的方法。其實宗門上上一乘，本師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拈花之旨，教外別傳，歷代祖師，惟傳一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落

階級，不假修證，一言半句即了。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修，當下就是，不起妄緣，即如如佛，那裏有許多閒話呢！

### 【修與不修】

講修行，講不修行，都是一句空話。你我透徹了自己這一段心光，當下了無其事，還說什麼修與不修？試看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表顯，出家訪道，苦行六年證道，夜覩明星，歎曰：「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則清淨智、自然智、無師智，自然現前。」以後說法四十九年，而曰：「未說著一字。」自後歷代祖師，一脈相承，皆認定「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橫說豎說，或棒或喝，都是斷除學者的妄想分別，要他直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假一點方便葛藤，說修說證。佛祖的意旨，我們也就皎然明白了。

你我現前這一念心，本來清淨，本自具足，周徧圓滿，妙用恆沙，與三世諸佛無異。但不思量善惡，與麼去，就可立地成佛，坐致天下太平。如此有甚麼行可修？講修行豈不是句空話嗎？但你我現前這一念心，向外馳求，妄想執著，不能脫離。自無始以

來，輪轉生死，無明煩惱，愈染愈厚。初不知自心是佛，即知了，亦不肯承當，作不得主，沒有壯士斷腕的勇氣，長在妄想執著中過日子。上焉者，終日作模作樣，求禪求道，不能離於有心。下焉者，貪嗔癡愛，牢不可破，背道而馳。這兩種人，生死輪轉，沒有已時，講不修行，豈不又是空話？

所以，大丈夫，直截了當，深知古往今來，事事物物，都是夢幻泡影，無有自性。人法頓空，萬緣俱息，一念萬年，直至無生。旁人看他穿衣喫飯，行住坐臥，一如常人。殊不知，他安坐自己清淨太平家裏，享受無盡藏寶。無心無爲，自由自在，動靜自如，冷暖祇他自己知道。不惟三界六道的人天神鬼窺他不破，就是諸佛菩薩也奈他如何，這樣還說個甚麼修行與不修行呢？其次的人，就要發起志向，痛念生死，發慚愧心，起精進行，訪道力參，常求善知識，指示途徑，勘辨邪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漸臻於精純皎潔，這就不能說不修行了。

上來說的，不免遷上就下，仍屬一些葛藤。明眼人看來，要認爲「拖泥帶水」，然祖庭秋晚，去聖日遙，爲應羣機，不得已而如此羅索。究實論之，講修行，講不修行，確是空話。直下無事，本無一物，那容開口，菩薩呀！會嗎？

## 【師公老和尚的開示】

靈源

民國三十六年冬，禪七中，我上方丈請開示。師公問我：「你用什麼工夫？」我說：「亦念佛，亦參禪，禪淨雙修。」問：「你既念佛，如何能參禪呢？」我說：「我念佛時，意中含有是誰念佛的疑情，雖在念佛，亦即是參禪也。」問：「有妄想也無？」答：「正念提起時，妄念亦常常在後面跟著發生。正念放下時，妄念也無，清淨自在。」師公說：「此清淨自在，是懶惰懈怠，冷水泡石頭，修上一千年，都是空過。必定要提起正念，勇猛參究，看出念佛的究竟是誰，纔能破參。你須精進的用功纔是。」問：「聞說師公在終南山入定十八天，是有心入呢，無心入呢？」答：「有心入定，必不能定。無心入定，如泥木偶像。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問：「我要學師公入定，請師公傳授。」答：「非看話頭不可。」問：「如何叫話頭呢？」答：「『話』即是妄想，自己與自己說話。在妄想未起處，觀照著，看如何是本來面目，名看話頭。妄想已起之時，仍舊提起正念，則邪念自滅。若隨著妄想轉，打坐無益。若提起正念，正念

不懇切，話頭無力，妄念必起。故用功夫須勇猛精進，如喪考妣。古德云：『學道猶如守禁城，緊把城頭守一場，不受一翻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這幾句話，每次打七師公都要說的）若無妄想，亦無話頭，空心靜坐，冷水泡石頭，坐到無量劫亦無益處。參禪不參則已，既決心參，就要勇猛精進。如一人與萬人敵，直前毋退，放鬆不得。念佛亦是如此，持咒亦是如此，生死心切，一天緊似一天，功夫便有進步。」

【乙未年—民國四十四年—閏三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七日  
在江西雲居山開示】

閏三月十一日

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歸攝在三藏十二部中。三藏者，經藏、律藏、論藏是也。三藏所詮，不外戒定慧三學。經詮定學，律詮戒學，論詮慧學。再約而言之，則因果二字，全把佛所說法包括無餘了。因果二字，是一切聖凡，世間出世間，

都逃不了的。因，是因緣；果，是果報。譬如種穀，以一粒穀子爲因，以日光風雨爲緣，結實收穫爲果。若無因緣，決無結果也。一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其要在於明因識果。明者，瞭解義。識者，明白義。凡夫畏果，菩薩畏因。凡夫只怕惡果，不知惡果起於惡因，平常任意胡爲，以圖一時快樂，不知樂是苦因。菩薩則不然，平常一舉一動，謹身護持，戒慎於初，既無惡因，何來惡果？縱有惡果，都是久遠前因，既屬前因種下，則後果難逃；故感果之時，安然順受，毫無畏縮，這就叫明因識果。例如古人安世高法師，累世修持，首一世爲安息國太子，捨離五欲，出家修道，得宿命通，知前世欠人命債，其債主在中國，於是航海而來，到達洛陽，行至曠野無人之境，忽覲面來一少年，身佩鋼刀，遠見法師，即怒氣沖沖，近前未發一言，即拔刀殺之。法師死後，靈魂仍至安息國投胎，又爲太子；迨年長，又發心出家，依然有宿命通，知今世尚有命債未還，債主亦在洛陽，於是重來，至前生殺彼身命者家中借宿。飯罷，問主人曰：「汝認識我否？」答曰：「不識！」又告曰：「我即為汝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曠野中所殺之僧是也！」主人大驚，念此事無第三者能知，此僧必是鬼魂來索命，遂欲逃遁。僧曰：「勿懼，我非鬼也！」即告以故。謂：「我明日當被人打死，償夙生命債，故特來相求，請汝明日為我作證！傳我遺囑，說是我應還他命債，請官不必治誤殺者之罪。」說



畢，各自安睡。次日，同至街坊，僧前行，見僧之前，有一鄉人挑柴。正行之間，前頭之柴忽然墮地，後頭之柴亦即墜下，扁擔向後打來，適中僧之腦袋，立即斃命。鄉人被擒送官，訊後，擬定罪。主人見此事與僧昨夜所說相符，遂將該僧遺言向官陳述。官聞言，相信因果不昧，遂赦鄉人誤殺之罪，其僧靈魂復至安息國，第三世又投胎爲太子，再出家修行，即世高法師也。因此可知雖是聖賢，因果不昧；曾種惡因，必感惡果。若明此義，則日常生活逢順逢逆，苦樂悲歡，一切境界，都有前因，不在境上妄生憎愛，自然能放得下。一心在道，什麼無明貢高習氣毛病，都無障礙，自易入道了。

## 閏三月十二日

古人爲生死大事，尋師訪友，不憚登山涉水，勞碌奔波。吾人從無始來，被妄想遮蓋，塵勞縛著，迷失本來面目。譬喻鏡子，本來有光明，可以照天照地，但被塵垢污染埋沒了，就不見光明；今想恢復原有光明，只要用一番洗刷磨刮工夫，其本有光明，自會顯露出來；吾人心性亦復如是，上與諸佛無二無別，無欠無餘，何以諸佛早已成佛，而你我現在還是生死苦海裏的凡夫呢？只因我們這心性，被妄想煩惱種種習氣毛病所埋沒，這心性雖然與佛無異，也不得受用。今你我既已出家，同爲佛子，要想明心見性，

返本還原的話，非下一番苦工夫不可。古人千辛萬苦，參訪善知識，即爲要明己躬下事，現在已是末法，去聖時遙，佛法生疏，人多懈怠，所以生死不了。今既知自心與佛相同，就應該發長遠心、堅固心、勇猛心、慚愧心，二六時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朝如斯，夕如斯，努力辦道，不要錯過時光！

### 閏三月十三日

古人說：「若論成道本來易，欲除妄想真個難。」道者，理也；理者，心也；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人人本具，個個現成，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一切世出世間，若凡若聖，本來是空，何生死之有呢？故曰：成道本來易，此心體雖然妙明，但被重重妄想所蓋覆，光明無由顯現，而欲除此妄想就不容易了。妄想有二種：一者輕妄；二者粗妄；又有有漏妄想與無漏妄想之分。有漏者，感人天苦樂果報；無漏者，可成佛作祖，了生脫死，超出三界；粗妄想感地獄、餓鬼、畜生三塗苦果；輕妄想就是營作種種善事，如念佛、參禪、誦經、持咒、禮拜、戒殺、放生等等，粗妄想與十惡業相應，意起貪、瞋、癡，口作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身行殺、盜、淫，這是身口意所造十惡業，其中輕重程度，猶有分別。即上品十惡墮地獄，中品十惡墮餓

鬼，下品十惡墮畜生。總而言之，不論輕妄粗妄，皆是吾人現前一念，而十法界都是這一念造成的，所謂一切唯心造也。若就本分來講，吾人本地風光，原屬一絲不掛，纖塵不染的。粗妄固不必言，即或稍有輕妄，亦是生死命根未斷。現在既說除妄想，就要借重一句話頭或一聲佛號，作爲敲門瓦子，以輕妄制伏粗妄，以毒攻毒，先將粗妄降伏，僅餘輕妄，亦能與道相應，久久磨練，功純行極，最後輕妄亦不可得了。我們個個人都知道妄想不好，要想斷妄想，但又明知故犯，仍然打妄想，跟習氣流轉，遇著逆境，還是打無明，甚至好吃懶做，求名貪利，思淫欲等等妄想都打起來了。既明知妄想不好，卻又放他不下，是什麼理由呢？因爲無始劫來，習氣薰染濃厚，遂成習慣，如狗子喜歡吃糞相似；你雖給他好飲食，牠聞到糞味仍然要吃糞的，這是習慣成性也！古來有一則公案，說明古人怎樣直截斷除妄想的。大梅山法常禪師，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大悟。遂往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茅住靜。祖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古來祖師作爲，如何直截了當，無非都是教人斷除妄想。現在你

我出家，行腳參學，都是因爲生死未了，就要生大慚愧，發大勇猛心，不隨妄想習氣境界轉。「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菩提即覺，覺即是道，道即妙心，當知此心本來具足圓滿，無稍欠缺，今須向自性中求，要自己肯發心。如自己不發心，就是釋迦如來再出世，恐怕也不奈你何。在二六時中，莫分行、住、坐、臥、動靜，一相本自如如，妄想不生，何患生死不了？若不如此，總是忙忙碌碌，從朝至暮，從生到死，空過光陰，雖說修行一世，終是勞而無功，臘月三十日到來，臨渴掘井，措手不及，悔之晚矣。我說的雖是陳言，但望大家各自用心體會這陳言罷！

### 閏三月十四日

楞嚴經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謂一切聖賢，能轉萬物，不被萬物所轉，隨心自在，處處真如。我輩凡夫，因爲妄想所障，所以被萬物所轉，好似牆頭上的草，東風吹來向西倒，西風吹來向東倒，自己不能作得主。有些人終日悠悠忽忽，疏散放逸，心不在道，雖做工夫，也是時有時無，斷斷續續，常在喜怒哀樂是非煩惱中打圈子。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知法，六根對六塵，沒有覺照，隨他青黃赤白，老少男女，亂轉念頭，對合意的，則生歡喜貪愛心，對逆意的，則生煩惱憎惡

心，心裏常起妄想。其輕妄想，還可以用來辦道做好事，至若粗妄想，則有種種不正邪念，滿肚穢濁，烏七八糟，這就不堪言說了。白雲端禪師有頌曰：「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又金剛經云：「應如是降伏其心！」儒家亦有「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的說法。儒家發奮，尚能如此不被物轉，我們佛子，怎好不痛念生死，如救頭燃呢。應須放下身心，精進求道，於動用中磨練考驗自己，漸至此心不隨物轉，則工夫就有把握了。做工夫不一定在靜中，能在動中不動，纔是真實工夫。明朝初年，湖南潭州有一黃鐵匠，以打鐵爲生，人皆呼爲黃打鐵，那時正是朱洪武興兵作戰的時候，需要很多兵器。黃打鐵奉命趕製兵器，日夜不休息。有一天，某僧經過他家，從之乞食，黃施飯，僧吃畢。謂曰：「今承布施，無以爲報，有一言相贈！」黃請說之。僧曰：「你何不修行呢？」黃曰：「修行雖是好事，無奈我終日忙忙碌碌，怎能修呢？」僧曰：「有一念佛法門，雖在忙碌中還是一樣修，你能打一鎚鐵，念一聲佛；抽一下風箱，也念一聲佛；長期如此，專念南無阿彌陀佛，他日命終，必生西方極樂世界。」黃打鐵遂依僧教，一面打鐵，一面念佛，終日打鐵，終日念佛，不覺疲勞，反覺輕安自在。日久功深，不念自念，漸有悟入，後將命終，預知時至，遍向親友辭別，自言往生西方去也。到時把家務交代了，沐

浴更衣，在鐵爐邊打鐵數下，即說偈曰：「叮叮噹噹，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泊然化去，當時異香滿室，天樂鳴空，遠近聞見，無不感化。我們現在也是整天忙個不休息，若能學黃打鐵一樣，在動用中努力，又何怕生死之不了呢。我以前在雲南雞足山，剃度具行出家的事，說給大家聽聽。具行未出家時，吸煙喝酒，嗜好很多，一家八口，都在祝聖寺當小工，後來全家出家，他的嗜好全都斷除了，雖然不識一字，但很用工課誦，普門品等不數年全能背誦，終日種菜不休息，夜裏拜佛拜經，不貪睡眠。在大眾會下，別人歡喜他，他不理會；厭惡他，他也不理會。常替人縫衣服，縫一針，念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針針不空過。後朝四大名山，閱八年，再回雲南，是時我正在興建雲棲寺，他還是行苦行，常住大小事都肯幹，什麼苦都願意吃，大眾都歡喜他。臨命終時，將衣服什物變賣了，打齋供眾，然後向大眾告辭，一切料理好了，在四月時收了油菜子，他將幾把禾稈，於雲南省雲棲下院勝因寺後園，自焚化去。及被人發覺，他已往生去了。其身上衣服鈎環，雖皆成灰，還如平常一樣沒有掉落，端坐火灰中，仍然手執木魚引磬，見者都歡喜羨歎，他每天忙個不休息，並沒有忘記修行，所以生死去來，這樣自由，動用中修行比靜中修行，還易得力。

## 閏三月二十一日

古人修行，道德高上，感動天龍鬼神，自然擁護；因爲道德，是世上最尊貴的，所以說「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鬼神和人，各有各的法界，各有所尊，何以諸天鬼神會尊敬人法界呢？本來靈明妙性，不分彼此，同歸一體的。因爲無明不覺，昧了真源，則有四聖六凡十法界之分；如果要從迷到悟，返本還原，則各法界的覺悟程度，亦各不相同。人法界中，有覺有不覺，知見有邪有正，諸天鬼神皆然。人法界在六凡中，超過其他五法界，因爲六欲天耽愛女色，忘記修行，四禪天單耽禪味，忘其明悟真心之路，四空天則落偏空，忘正知見，修羅耽瞋，地獄鬼畜苦不堪言，皆無正念，那能修行！人道苦樂不等，但比他界則易覺悟，能明心見性，超凡入聖，諸天鬼神雖有神通，都專重有道德的人；其神通福報大小不同，皆慕正道。元珪禪師在中嶽龐塢住茅庵，曾爲嶽神受戒。如景德傳燈錄所載：「一日有異人者，峩冠衿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徐徐，稱謁大師。師睹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眾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

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得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師即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餐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是謂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物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然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淫，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昏妄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



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自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墮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透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

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觀此，嶽神雖有神通，還不及有道德的人。這就是德重鬼神欽，沒有道德的人，要被鬼神管轄，受其禍害。要得道德，就要明心見性，自然會感動鬼神了。古來禪師大德，驚天動地，白鹿啣花，青猿獻果，天魔外道，諸仙鬼神，都來歸依。如真祖師歸依觀音，財神歸依普賢，洞賓仙師歸依黃龍，王靈官歸依地藏，文昌歸依釋迦牟尼佛等等，所以宋朝仁宗皇帝的讚僧賦說：「夫世間最貴者，莫如捨俗出家。若得為僧，便受人天供養，作如來之弟子，為先聖之宗親，出入於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白鹿啣花，青猿獻果，春聽鶯啼鳥語，妙樂天機；夏聞蟬噪高林，豈知炎熱；秋睹清風明月，星燦光耀；冬觀雪嶺山川，蒲團暖坐。任他波濤浪起，振錫杖以騰空；假饒十大魔軍，聞名而歸正道；板響雲堂赴供，鐘鳴上殿諷經，般般如意，種種現成，生存為人天之師，末後定歸於聖果矣。偈曰：空王佛弟子，如來親眷屬，身穿百衲衣，口吃千鍾粟，夜坐無畏床，朝睹彌陀佛，朕若得如此，千足與萬足。」這篇讚文，我們要拿他來比照一下，看那一點與我們相應，那一點我們還做不到？如果每句話都與我相符，就能受鬼神尊重；假如「波濤浪起」，而不能「振錫杖

以騰空」，無明一起，就鬧到天翻地覆，那就慚愧極了。「十大魔軍」，就在般般不如意，種種不現成處，能降伏他，則五嶽鬼神，天龍八部，都尊敬你了。

### 閏三月二十四日

這幾天有幾位同參道友，發心要把我說的話紀錄下來，我看這是無益之事。佛的經典，祖的語錄，其數無量，都沒有人去；把我這東扯西拉的話，流傳出去，有什麼用呢。佛教傳入中國至今，流傳經律論和註疏語錄等典章為數不少，最早集成全藏，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命張從信往四川雇工開雕，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凡歷十三年而告成。號為蜀版，世稱為北宋本，最為精工，惜久已散佚。此後宋朝續刻大藏經四次，最末一次，係理宗紹定四年，於磧砂之延聖院開雕藏經，至元季方告成，世稱為磧砂版，此藏見者尤少，惟陝西西安開元、臥龍兩寺猶存孤本，尚稱完璧。於是朱慶瀾等發起影印，並於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組織影印宋版藏經會，籌劃款項，積極進行。先派人赴陝西點查冊數，計共六千三百十卷，所殘缺者僅一百餘卷。以北京松坡圖書館所貯之宋思溪藏殘本補之，不足又託我將鼓山湧泉寺磧砂藏經、大般若經、涅槃經、和寶積經補足之，於是這湮沒數百年之瑰寶，遂又流通於全國矣。但本子和帳簿一樣，翻閱不便，

這是缺點。明代紫柏老人，發起刻方冊佛經，嘉興版方冊經書流通後，閱者稱便，最近杭州錢寬慧、秦寬福兩人，看見僧人賣經書給老百姓做紙用，他們便發心，遇到這些經書就盡力購買，寄來雲居。我山現有積砂藏、頻伽藏和這些方冊經書，已經足夠翻閱的了。本來一法通時法法通，不在乎多看經典的。看藏經，三年可以看完全藏，就種下了善根佛種。這樣看藏經，是走馬看花的看，若要有真實受用，就要讀到爛熟，讀到過背。以我的愚見，最好能專讀一部楞嚴經，只要熟讀正文，不必看註解，讀到能背，便能以前文解後文，以後文解前文，此經由凡夫直到成佛，由無情到有情，山河大地，四聖六凡，修證迷悟，理事因果戒律，都詳詳細細的說盡了。所以熟讀楞嚴經很有利益。凡當參學，要有三樣好：第一要有一對好眼睛，第二要有一雙好耳朵，第三要有一副好肚皮。好眼睛就是金剛正眼，凡見一切事物，能分是非，辨邪正，識好歹，別聖凡；好耳朵就是順風耳，什麼話一聽到都知道他裏面說的什麼門堂；好肚皮就是和彌勒菩薩的布袋一樣，一切好好醜醜所見所聞的，全都裝進袋裏，遇緣應機，化生辦事，就把所見所聞的從袋裏拿出來，作比較研究，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有所根據了。你我要大肚能容撐不破，大布袋裝滿東西，不是準備拿來作吹牛皮用的，不要不會裝會，猖狂胡說。昨夜舉瀉山老人的話：「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論乃旁於稽古。」所以

典章不可不看，看典章會有受用。我胡言亂語，拿不出半句好話來，少時雖愛看典章，拿出來只供空談，實在慚愧。世上流傳的西遊記、目蓮傳，都是清濁不分，是非顛倒，真的成假，假的成真。目蓮傳說目蓮尊者，又扯到地藏經去，把地藏變成目蓮等等，都是胡說。玄奘法師有大唐西域記，內容所說，都是真話。惟世間流傳的小說西遊記，說的全是鬼話。這部書的來由是這樣的，北京白雲寺白雲和尚講道德經，很多道士聽了都做了和尚，長春觀的道士就不願意了，以後打官司，結果長春觀改為長春寺，白雲寺改為白雲觀；道士做一部「西遊記」小說罵佛教，看西遊記的人要從這點出發，就處處都看出他的真相。最厲害的是唐僧取經回到流沙河，全部佛經都沒有了，只留得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這就把玄奘法師所翻譯出來的佛經全部抹煞了。世人相信這部假的西遊記，而把真的西域記埋沒了。針對西遊記而作的一部封神榜，是和尚罵道士的。從這觀點看他，就看出處處都是罵道士的。比如說道士修仙必有劫數，要捱刀刃，看這兩部小說，如果不明白他的佛道相罵的關係，便會認假為真，所以看書要明是非、辨邪正。白蛇傳說水浸金山寺的故事，儒書中有載，佛書中沒有，可見不是事實。金山現在還看得到法海洞，小說又把它拉到雷峯塔和飛來峯上去，更是無稽之談。還有相傳說高峯禪師有一個半徒弟，斷崖是一個，中峯是半個，這故事典章中沒有記載。古人的釋氏稽古

略、禪林寶訓、弘明集、輔教編和楞嚴經可以多看看，開卷有益。

### 閏三月二十六日

佛法教典所說，凡講行持，離不了信、解、行、證四字。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信者，信心也。華嚴經上菩薩位次，由初信到十信，信個什麼呢？信如來妙法，一言半句，都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言語，千真萬確，不能改易。修行人但從心上用功，不向心外馳求，信自心是佛，信聖教語言，不妄改變。解者，舉止動念，二諦圓融，自己會變化說法，盡自己心中流出，放大光明，照見一切，這就是解；雖然明白了，不行也不成功，所以要口而誦，心而惟，心口相應，不相違背。不要口上說得錦上添花，滿肚子貪瞋癡慢，這種空談，決無利益。「心惟」是什麼呢？凡有言語，依聖教量，舉止動念，不越雷池一步，說得行得，纔是言行無虧。若說得天花亂墜，所做男盜女娼，不如不說。「行」有內行外行，要內外相應；內行斷我法二執，外行萬善細行。證者，實證真常。有信，有解；沒有行就不能證，這叫發狂。世上說法的人，多如牛毛，但行佛法的，不知是那個禪師法師。什麼人都有一些典章註解，如心經、金剛經、八識規矩頌，乃至楞嚴經等，其中有些人只是要鼻孔，雖然註了什麼經，而行持反不如

一個俗人，說食不飽。動作行爲，有內行外行之分。「內行」要定慧圓融，「外行」在四威儀中嚴守戒法，絲毫無犯。這樣對自己有受用，並且以身作則，可以教化人；教化人不在於多談。行爲好，可以感動人心。如怡山文所說：「若有見我相，乃至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你行爲好，就是教化他。不要令人看到你的行爲不好，而生退悔心，這會招墮無益。牛頭山法融禪師，在幽棲寺北巖石室住靜，修行好，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此山氣象，知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曰：「此間有道人否？」僧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響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惟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什麼？」師無語。過一回，祖卻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睹之悚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

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心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啣花供養，見四祖後百鳥不來，這是什麼道理呢？佛法不可思議境界，天人散花無路，鬼神尋跡無門，有則生死未了，但無又不是。枯木巖前睡覺，一不如法，工夫便白費了。我們就不如古人，想天人送供，天人不管你。因為我們沒有行持，真有行持的人，十字街頭，酒肆淫坊，都是辦道處所，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如明鏡照萬像，不迎不拒，就與道相應；著心迷境，心外見法就不對。我自己也慚



愧，還是摩頭不得尾，誰都會說的話，說出來有何用處？佛祖經論，你註我註，註到不要註了。講經說法，天天登報，但看他一眼，是一身狐騷氣，令人退心招墮。所以說法利人，要以身作則。要以身作則嗎，我也慚愧！

### 閏三月三十日

這幾天我沒有進堂講話，請各位原諒。我不是躲懶偷安，因為身體不好，又沒有行到究竟，只拿古人的話和大眾互相警策而已。我這幾天不講話，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有病，大家都知道我力不能支，眾人會下講話，不提氣來，怕大家聽不見；提起氣來，又很辛苦，所以不能來講。第二是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你我有緣，共聚一堂。但人命無常，朝存夕亡，石火電光，能保多久？空口講白話，對於了生脫死有何用處？縱然有說，無非是先聖前賢的典章。我記性不好，講不完全，就算講得完全，光說不行，也無益處。出言吐語，自己要口誦心惟，要聽的人如渴思飲，這樣則說者聽者都有受用。我業障重，一樣都作不到，古德是過來人，我沒有到古德地位，講了打閒岔，不如不講了。現當末法時代，誰能如古德那樣，在一舉一動，一棒一喝處，披肝見膽，轉凡

成聖？我十九歲出家，到今百多歲，空過一生，少時不知死活，東飄西蕩，學道悠悠忽忽，未曾腳踏實地，生死到來就苦了。瀉山文說：「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怕怖悻惶，殺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年輕修行不勇猛，不死心，不放下，在名利煩惱是非裏打滾，聽經、坐香、朝山、拜舍利，自己騙自己；那時年輕，不知好歹，一天跑百幾里，一頓喫幾個人的飯，忘其所以，所以把寶貴的光陰混過了。而今纔悔「早不預修」，老病到來，死不得，活不成，放不下；變爲死也苦，活也苦。這就是「年晚多諸過咎」，修行未曾腳踏實地，臨命終時，隨業流轉，如雞蛋殼破了小雞飛出來，就是「殺穿雀飛，識心隨業。」作得主者，能轉一切物，則四大皆空，否則識心隨業，如人負債一樣，他叫你快還老子的錢，那時前路茫茫，未知何往，纔曉得痛苦，但悔之已晚。舉眼所見，牛頭馬面，不是刀山，便是劍樹，那裏有你說話處！同參們，老的比我小，年輕的又都是身壯力健，趕緊努力勤修，打疊前程，到我今天這樣衰老，要想修行就來不及了。我空口講白話，說了一輩子沒有什麼意味。少年時候，曾在寧波七塔寺講法華經，南北東西，四山五嶽，終南、金山、焦山、雲南、西藏、緬甸、暹羅、印度，到處亂跑，鬧得不休息。那時年輕，可以強作主宰，好爭閒氣，及今思之，都不是的。同參道友們！參禪要參死話頭，

古人說：「老實修行，接引當前秀。」老實修行，就是參死話頭。抱定一句「念佛是誰」，作爲根據，勿弄巧妙；巧妙抵不住無常，心堅不變就是老實。一念未生前是話頭，一念已生後是話尾；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就流轉生死。如果看見父母未生以前，寸絲不掛，萬里晴空，不掛片雲，纔是做功夫時。善用心的人，禪淨不二；參禪是話頭，念佛也是話頭；只要生死心切，老實修行，抱住一個死話頭，至死不放，今生不了，來生再幹。「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趙州老人說：「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高峯妙祖住死關，雪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趙州八十猶行腳，來雲居參膺祖，趙州比膺祖大兩輩，是老前輩了。他沒有我相，不恥下問。幾十年抱住一個死話頭不改，蓮池大師入京師，同行的二十多人，詣徧融禪師參禮請益。融教以「無貪利，無求名，無攀援貴要之門，唯一心辨道。」既出，少年者笑曰：「吾以為有異聞，烏用此泛語為！」大師不然曰：「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渠縱納言，豈不能掇拾先德問答機緣一二，以遮門戶？而不如此者，其所言是其所實踐，舉自行以教人，這是救命丹。若言行相違，縱有所說，藥不對症，人參也成毒藥。你沒有黃金，買不到他的白銀；有黃金就是有正眼，有正眼就能識寶，各自留心省察，看看自己有沒有黃金！

### 四月初三日

《金剛經》上須菩提問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說：「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所謂降者，就是禁止的意思。使心不走作，就是降伏其心。所說發菩提心，這個心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的；一大藏教只說此心。世尊夜睹明星，豁然大悟，成等正覺時，歎曰：「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可見人人本來是佛，都有德相。而我們現在還是眾生者，只是有妄想執著罷了，所以《金剛經》叫我們要如是降伏其心。佛所說法，只要人識得此心。楞嚴經說：「汝等當知，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達摩西來，只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下了然無事。法海禪師參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智通禪師看楞伽經約千餘遍，不會三身四智，禮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馬祖說：「即心即佛。」三世諸佛，

歷代祖師，都說此心；我們修行，也修此心，衆生造業，也由此心；此心不明，所以要修要造。造佛造衆生，一切惟心造。四聖六凡十法界，不出一心。四聖是佛、菩薩、緣覺、聲聞，六凡是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這十法界中，佛以下九界都叫衆生。四聖不受輪迴，六凡流轉生死，無論是佛是衆生，皆心所造。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那裏來個十法界呢。十法界皆從一念生，一乘任運，萬德莊嚴，是諸佛法界；圓修六度，總攝萬行，是菩薩法界；見局因緣，證偏空理，是緣覺法界；功成四諦，歸小涅槃，是聲聞法界；廣修戒善，作有漏因，是天人法界；愛染不息，雜諸善緣，是人道法界；純執勝心，常懷瞋鬪，是修羅法界；愛見爲根，慳貪爲業，是畜生法界；欲貪不息，癡想橫生，是餓鬼法界；五逆十惡，謗法破戒，是地獄法界。既然十法界不離一心，則一切修法，都是修心。參禪、念佛、誦經、禮拜、早晚殿堂，一切細行，都是修心。此心放不下，打無明，好喫懶做等等，就向下墮；除習氣，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就向上升。自性本來是佛，不要妄求，只把貪瞋癡習氣除掉，自見本性清淨。隨緣自在，猶如麥子一樣，把它磨成粉之後，就千變萬化，可以做醬、做麵、做包、做餃、做麻花、做油條，種種式式，由你造作。若知是麥，就不被包、餃、油條等現象所轉。餠、饅頭，二名一實，不要到北方認不得饅頭，到南方認不得餠；說來說去，還是把

習氣掃清，就能降伏其心。行住坐臥，動靜閒忙，不生心動念，就是降伏其心。認得心是麥麵，一切處無非麵麥，就離道不遠了。

### 四月初五日

楞嚴經說：「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理者是理性，即人人本心。本來平等之性，天臺宗的六即，是圓教菩薩的行位。一、理即，是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有佛無佛，性相常住也。凡夫唯於理性與佛均，故云理即。二、名字即，聞說一實菩提之道，於名字中，通達了解，知一切法皆爲佛法，一切皆可成佛。三、觀行即，心觀明了，理慧相應，所行如所言，所言如所行。四、相似即，始入別教，所立之十信位，發類似真無漏之觀行。五、分證即，始斷一分無明而見佛性，開寶藏，顯真如，名爲發心住。此後九住乃至等覺四十一位，分破四十一品無明，分見法性。六、究竟即，破第四十二品元品無明，發究竟圓滿之覺智，即妙覺也。理即雖說衆生即佛，佛性人人具足，但不是一步可即。古德幾十年勞苦修行，於理雖已頓悟，還要漸除習氣。因清淨本性染了習氣，就不是佛；習氣去了就是佛。既然理即佛了，我們與佛有何分別呢？自己每天想想；佛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何以他那麼尊貴，人人敬仰；我們則

業識茫茫，作不得主，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怎能使人相信呢。我們與佛不同，其中差別，就是我們一天所作所爲，都是爲自己；佛就不是這樣。金光明經上說：「於大講堂眾會之中，有七寶塔，從地湧出，爾時世尊，即從座起，禮拜此塔，菩提樹神白佛言：何因緣故，禮拜此塔？佛言：善天女！我本修行菩薩道時，我身舍利，安止是塔。因由是身，令我早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欲爲大眾斷疑網故，說是舍利往昔因緣：「阿難過去之世，有王名曰摩訶羅陀，時有三子，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帀，饑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絕。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捨身，時已到矣！是時王子，勇猛堪任，作是大願，即自放身，臥餓虎前，而以乾竹，刺頭出血，於高山上，投身虎前。是虎爾時，見血流出，汗王子身，即便舐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爾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悲號涕泣，悉皆脫身服御璽珞，與諸大眾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於此處，起七寶塔，是名禮塔往昔因緣！」你看這是佛的行爲和我們不同之處。捨身飼虎，不知有我，我相既除，怎能不成佛呢。我慚愧得很，跑了幾十年，還未痛切加鞭，放不下。不講別的，只看二六時中，遇境逢緣，看得不開打不開？少時在外掛單，不以爲然，至今纔知錯過了。在教下聽經，聽到講得好的就生歡喜，願跟他學；聽講小座，講得不如法的，就看不起人，生貢高心，這就是習氣毛病。在坐香

門頭混節令，和尚上堂說法，班首小參，秉拂講開示，好的天天望他講，不好的不願聽，自己心裏就生障礙。其實他講得好，我又學不到行不到，他好與不好，與我何干？講人長短的習氣難除，上客堂裏問春殼子，說那裏過冬，那裏過夏；那裏茶飯如何如何，那裏的僧值如何如何，維那和尚如何如何，說這些無聊話，講修行就是假的了！名利兩字的關口也難過，常州天寧寺一年發兩次犒勞錢，平常普佛，每堂每人觀錢十二文，他扣下二文，只發十文；拜大悲懺每堂每人六十文，他扣下十文，只發五十文；七月期頭，正月期頭。凡常住的人，一律平等發犒勞錢，就有人說多說少的，這是利關過不得。一到八月十五日大請職，別人請在前頭，請不到我或請小了，也放不下；這是名關過不得。既說修行，還有這些名利，修的是什麼行呢？事要漸除，就是要除這些事，遇著境界，放不下的也要放下，眉毛一動，就犯了祖師規矩，聽善知識說過了，就勿失覺照，凡事要向道上會。道就是理，理者心也，心是什麼心？心就是佛。佛者，不增不減，不青不黃，不長不短，如金剛經所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透得這些理路，即和佛一般，以理治事，什麼事放不下？以此理一照就放下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煩惱是非從何處來呢？要想修行，過不去的也要過去，會取法性如如，各人打起精神來！



## 四月初九日

達摩祖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行解相應，就是說得到行得到。古人有說得到行不到的，亦有行得到說不到的，說屬於般若慧解，行屬於實相理體，二者圓融無礙，就是行說俱到。小乘守偏空見法身，行人惑未破盡，理未打開，所以說不到五品位後，講得天花亂墜，行不到，不能斷惑證真。而今我們說的多，行的少，這就爲難了。說的是文字般若，從凡夫位說到佛位；如何斷惑證真，怎樣超凡入聖，都分得開，臨到弄上自己分下，就行持不了，這是能說不能行。鴻山警策說：「若有中流之士，且於教法留心。」也算好的。我們不但行不到，連說也說不到。古人一舉一動，內外一如，念念不差，心口相應。我們的習氣毛病多，伏也伏不住，更談不到斷了。只是境風浩浩，無真實受用，要說也拿不出來。從經論語錄典章上和平時聽到的拿來講，年紀大了，記性不好，講前忘後，講後忘前，講也講不到；既然行解不相應，空活在世就苦了。一口氣不來，未知何往，我正是在這個時候了。一入夢就不知甚麼妄想，就不能作主，生死到來，更無用了。日日被境風所吹，無時放得下。既作不得主，講也無用。我今多活幾天，和你們說，還是泥菩薩勸土菩薩，但你們受勸是會獲益的，

只要莫被境轉，如牧牛要把穩索子，牛不聽話就給他幾鞭，常能如此降伏其心，日久功深，就有到家消息！

## 四月十一日

這兩天老朽打各位的閒岔，舊廁所拆了，新的未完工。各位解手有些不便，你我在世上做人都是苦，未明白這個道理變化，這裏不滿意，那裏也不滿意，看清楚了，總是動植二物互養。一切動物都有糞，若嫌他不淨，就著色香味；在五色五味香臭等處過日子，在好醜境緣上動念頭，修行人也離不得衣食住，雖是喫素，五穀蔬菜沒有肥料就沒有收成，屎尿和得好，纔有好莊稼。植物吸收屎尿愈多愈長得好，人喫了這些植物，豈不是喫屎尿嗎？喫飽了又屙，又作肥料，又成植物，又拿來喫；這就是動物養植物，植物養動物，屙了食，食了又屙；何以食時只見其香不見其臭呢？食既如此，衣住也是一樣，織布的棉花，架屋的木料，都要肥料。可見我們穿也是糞，住也是糞，何臭之可嫌呢！未等新廁所修好，便拆舊廁所的用意，是要利用舊廁所的材料來修新廁所和牛欄，如果現在不用，後來用在別處就怕他汙穢，若棄卻不用，又恐成浪費招因果，其實說穢，則身內身外皆穢，明得此理，一切皆淨皆穢，亦不淨不穢。僧問雲門：「如何是

佛？」門曰：「乾矢橛！」屎橛是佛，佛是屎橛，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些理路看不清，就被色相所轉！看穿了就如如不動，一切無礙。要想不被境轉，就要用功。

動靜無心，凡聖情忘，則何淨穢之有？有古人言句，我們雖會拿來說，做是做不到，其意義也不易了解。何以拿乾矢橛來比極尊貴的佛呢？明心見性的人，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了明心地的人，動靜淨穢都是心。僧問趙州：「如何是佛？」州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像？」州曰：「是。」曰：「我不問這個佛！」州曰：「你問那個佛？」曰：「真佛！」州曰：「殿裏底。」對這問答明白了，你就知道一切唯心造，見物便見心的道理，舉止動念就有下手處，有著落了。若淨穢凡聖心不忘，就把本來處處是道場，變成處處是障礙了。你試試看，上佛殿、下毛廁的時候反照一下！

## 四月十五日結夏安居

昨夜庫房職事對我說，明天結夏的節令要喫普茶，買不到果子等物，庫房什麼都沒有，怎樣辦呢？我說：我在這裏住茅蓬，不知什麼時候，只知月圓是十五，看不見月亮

就是三十。草生知春，雪落知冬，喫茶喫水我不管，我這不管就慚愧了。年輕時到處跑，攪了幾十年，至今白首無成，這些過時節的把戲看多了。怎樣喫普茶，這是和尚當家的事。每年時節，各宗不同。宗下二季，是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日，謂冬參夏學；律下四季，是正月十五日解冬，四月十五日結夏，七月十五日解夏，十月十五日結冬，這就是大節日。律下今天結夏安居，坐吉祥草，行籌結界，九十天不能出界外一步。佛制結夏安居，有種種道理的。夏天路上多蟲蟻，佛以慈悲爲本，怕出門踏傷蟲蟻，平常生草也不踏，夏天禁足是爲了護生。又夏日天熱汗多，出外化飯，披衣汗流，有失威儀，故禁足不出。同時夏熱，婦女穿衣不威儀，僧人化飯入舍亦不方便，所以要結夏安居。昔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槌擯出，纔拈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槌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以對。這可見大乘小乘理路不同，菩薩羅漢境界不同。若宗下諸方叢林，昨夜起就有很多把戲，上晚殿時傳牌，班首小參秉拂，今朝大殿祝聖。唱：「唵捺摩巴葛瓦帝」三遍，又祝四聖，下殿禮祖，三槌磬白日子，頂禮方丈和尚畢，對面展具，有衆和合普禮三拜後，又禮影堂，到方丈聽和尚陞座說法，這個早上鬧得不亦樂乎。下午喫普茶，和尚在齋堂講茶話，律下不用陞座，古來叢林有鐘板的纔叫常住，否則不叫常住。雲居山現在說是茅蓬，又像叢林，文

不文，武不武；不管怎樣，全由方丈當家安排。他們不在，我來講幾句，把過去諸方規矩講給初發心的聽。既然到此是住茅蓬，就要痛念生死，把生死二字掛在眉毛尖上，那裏攪這些把戲。參學的人要拿得定主宰，不要隨時節境界轉。古人婆心切，正是教人處處識得自己，指示世人於二六時動靜處，不要忘失自己。鎮州金牛和尚每日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畀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曰：「胡餅！」後人有詩曰：「雲門胡餅趙州茶，信手拈來奉作家，細嚼清風還有味，飽餐明月更無渣！」這是祖師在你一舉一動處點破你，使你明白一切處都是佛法。衢州子湖巖利縱禪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來參，師便曰：「看狗！」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其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腳？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凡學人問，便答曰：「禾山解打鼓！」其餘還有祖師專叫學人抬石挑土等等不一的作風。會得了，一切處都是道；會不了的，就被時光境界轉。這裏不如法，那裏不滿意，只見境風浩浩，摧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生死怎樣能了呢？般般不如意，種種不現成，正好在這裏降伏其心；在境上作不得主就苦了，說得行不得固然不對，但我們

連說也說不得，就更加慚愧了。蘇東坡在鎮江，一日作了一首讚佛偈曰：「聖主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將此偈寄到金山給佛印禪師印證。師看完，在詩後批了「放屁放屁」四字，便寄回蘇東坡。東坡見批就放不下，即過江到金山，問佛印說：「我的詩那裏說得不對？」佛印曰：「你說八風吹不動，竟被兩個屁打過江來！」我們說得行不得，也和東坡一樣，一點小事就生氣了，還說什麼八風吹不動呢。出家人的年歲計算，和俗人不同。或以夏計，過了幾個夏，就說僧夏幾多。或以冬計，過了多少冬，就說僧臘若干。今天結夏，到七月十五解夏，十四、五、六三日名自恣日，梵語鉢刺婆刺拏，舊譯自恣，新譯隨意。這天使他清衆恣舉自己所犯之罪，對他比丘懺悔，故曰「自恣」。又隨他人之意恣舉自己所犯，故曰「隨意」。這就是佛制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現在佛門已久無自恣，對人就不說直話了。這裏非茅蓬，非叢林，不文不武，非牛非馬的今天結夏，也說幾句東扯西拉的話應個時節。

## 四月十六日

今天雨水紛紛，寒風徹骨，大家不避艱辛的插秧，爲了何事呢？昔日百丈惟政禪師向大衆說：「你爲我開田，我爲你說大義。」後來田已開了，師晚間上堂。僧問：「田

已開竟，請師說大義！」師下禪床行三步，展手兩畔，以目示天地云：「大義田即今存矣！」大家想想，百丈老人說了什麼呢？要用心體會聖人的指點。我這業障鬼騙佛飯喫了數十年，還是摩頭不得尾。現在又不能陪大家勞動，話也沒有可說的，勉強應酬講幾句古人的話，擺擺閒談。誌和尚十二時頌中辰時頌曰：「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污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既然坐臥都是道，開田自然也是道，世法外無佛法，佛法與世法，無二無差別。佛法是體，世法是用。莊子也說「道在屎溺」，所以屙屎放尿都是道。高峯老人插秧偈曰：「手執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佛法非同異，千燈共一光，你們今日插秧，道就在你手上。坐臥是道，插秧也是道，低頭就是回光返照。水清見天，心清就見性天，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和色聲香味觸法打交道，便不清淨，就沒有道了。佛性如燈光，房子一燈光滿，房內雖有千燈亦皆遍滿，光光不相礙；宇宙山河，森羅萬象，亦復如是。無所障礙，能回光返照，見此性天，則六根清淨，處處是道。要使六根清淨，必須退步；退步是和楞嚴經所說一樣：「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這就是退步原來是向前，若退得急，就進得快；不動是不成的。根不緣塵，即眼不被色轉，

耳不被聲轉等，作得主纔不被轉。但如何纔能作得主呢？滄山老人說：「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如今日插秧，能不起分別心，無心任運，就不生煩惱。心若分別，即成見塵，就有煩惱，就被苦樂境界轉了。孔子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不在，即無分別；無分別，就無障礙；食也不知其味了。鼓山爲霖道霈禪師，精究華嚴，以清涼疏鈔和李長者論文字浩繁，不便初學，乃從疏論中纂其要者，另輯成書。由於專心致志，不起分別念故，有一次侍者送點心來，置硯側，師把墨作點心喫了也不知，侍者再至，見師唇黑，而點心猶在案上，這就心無分別，食而不知其味，我們今天插秧，能不起分別心，不生煩惱心嗎？若能則與道相應；否則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長期在煩惱中過日子就苦了。煩惱即菩提，要自己領會！

### 四月十七日

世界上人，由少至老，都離不了衣食住三個字。這三個字就把人忙死了，衣服遮身避寒暑，飲食少了就饑渴，若無房子住，風雨一來無處躲避，所以這三個字一樣少他不得。人道如此，其餘五道亦是一樣。飛禽走獸虎狼蛇鼠，都要安身住處，要羽毛爲衣，也要飲食。衣食住三事本是苦事情，爲佛弟子不要被轉。佛初創教，要比丘三衣一



鉢，日中一食，樹下一宿，雖減輕了衣食住之累，但還是離不了他。現在時移世易，佛弟子也和世人一樣爲衣食住而繁忙，耕田插秧一天到晚泡在水裏，不泡就沒有得食，春時不下種，秋到無苗豈有收？可見一粥一飯，來處不易。要花時間，費工夫，勞心力，纔有收成。爲佛弟子，豈可端然拱手，坐享其成？古人說：「五觀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難消！」出家人不能和俗人一樣，光爲這三個字忙；還要爲道求出生死。因爲要借假修真，所以免不了衣食住，但修道這件事，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古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所以道人行履，一切處、一切事，勿被境轉，修道如栽田，穀子變秧，插秧成稻，割稻得米，煮米成飯。佛性如種子，衆生本性與佛無異，自心是佛，故曰佛性。這種子和秧稻米飯相隔很遠；不要以爲很遠，就不相信這種子會成飯。成佛所以要先有信心，即把種子放在田裏，等它發芽變秧，這時間又怕焦芽敗種，錯過時光。就是說修行要學大乘，勿誤入小乘耽誤前途。插秧了以後要薅草，等於修道要除習氣毛病，把七情六欲，十纏十使，三毒十惡，一切無明煩惱都除淨，智種靈苗，就順利長成，以至結果。修行要在動用中修，不一定要坐下來閉起眼睛纔算修行；要在四威儀中，以戒定慧三學，除貪瞋癡三毒，收攝六根如牧牛一樣，不許牠犯人苗稼。美女在前，俗人的看法，是前面一枝花；禪和子的看法是，迷魂鬼子就是她。眼能如是不被色

塵所轉，其餘五根都能不被塵轉，香不垂涎，臭不噁心，甚麼眉毛長，牙齒短，張三李四，人我是非都不管。

拾得大士傳的彌勒菩薩偈曰：

老拙穿衲襖，淡飯腹中飽；補破好遮寒，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拙，老拙自說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面上，隨他自乾了；我也省氣力，他也無煩惱；者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若知者消息，何愁道不了！

也不論是非，也不把家辦，也不爭人我，也不做好漢，跳出紅火坑，做箇清涼漢，悟得長生理，日月爲鄰伴，這是一切處都修道，並不限於蒲團上纔有道；若只有蒲團上的道，那就要應了四料簡的：「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人生在世，人與人之間，總免不了有時說好說歹的。打破此關，就無煩惱。說我好的生歡喜心，就被歡喜魔所惑；三個好，送到老。說我不好的，是我的善知識，他使我知過必改，斷惡行善。衣食住不離道，行住坐臥不離道，八萬細行，不出四威儀中。古人爲道不虛棄光陰，睡覺以圓木作枕，怕睡久不醒，誤了辦道。不獨白日遇境隨緣要作得主，而且夜間睡覺也要作得主。睡如弓，要把身彎成弓一樣，右手作枕，左手作被，這就是吉祥臥。一睡醒就起來用功，不要滾過去滾過來，亂打妄想以至走精。妄想人人有，連念佛也是妄想。除妄

想則要做到魔來魔斬，佛來佛斬，這纔腳踏實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如此用功，久久自然純熟。忙碌中，是非中，動靜中，十字街頭，婊子房裏，都好參禪。不要只知忙於插秧，就把修行扔到一邊爲要！

## 四月二十一日

佛說三藏教，謂諸修行人修因證果，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的時期，纔能成功。獨禪門修證很快，可以「不歷僧祇獲法身」，兩相比較，前者要經千辛萬苦纔能成功，真是爲難；後者只要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當下頓斷無明，就可立地成佛，快得很！其實條條蛇都會咬人，不論小乘大乘，漸教頓教，想真正到家都不容易。諸位千山萬水，來到雲居，都是爲辦道講修行而來，總以爲打了叫香，在蒲團坐下來，止了靜就叫修行；開靜的鼓聲響了去睡覺，打三板起來上早殿，又是修行；開柳喫粥後，坐早板香又是修行。打坡板出坡，掘地種田，搬磚挑土，屙屎放尿，認爲打閒岔，就忘記修行了。壇經說：「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單以坐香上殿爲修行，出坡勞動時，功夫往那裏去了呢？坐香上殿時功夫又從何處跑回來呢？以出坡勞動爲打閒岔，有一處不能用功，則處處都不是話頭；都不能用功了。古人說：「道向己求，莫從他

覓！」我年輕時，在外面梯山航海，踏破鐵鞋，也是爲了修行辦道看話頭，心中只求貪多，如猿猴摘果一般。摘了這個，丟了那個，摘來摘去，一個都不到手。現在眼光要落地了，纔知道以前所爲都是不對。楚石老人淨土詩云：「人生百歲七旬稀，往事回觀盡覺非，每哭同流何處去，拋卻淨土不思歸；香雲瑪瑙階前結，靈鳥珊瑚樹裏飛，從證法身無煩惱，況餐禪悅永忘饑！」人生七十，古來已稀，更難望人人百歲。幾十年中所作所爲，人我是非，今日回想過去的事，盡覺全非。何以覺得非呢？拿我來說，自初發心爲明自己的事，到諸方參學，善知識教我發大乘心，不要作自了漢，於是發心中興祖師道場，大小寺院，修復了十幾處，受盡苦楚煩惱磨折，天堂未就，地獄先成。爲人爲法，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不是結冤仇，就是鬧是非，脫不了煩惱。在衆人會下，又不能不要臉孔，鸚鵡學語，說幾句古人典章，免被人見笑，而自己一句也做不到。現在老了，假把戲不玩了，不再騙人，不造地獄業了，去住茅蓬吧，就來到雲居，結果又是業障纏繞逃不脫，仍然開單接衆造業；說了住茅蓬，又攬這一套，就是說得到，做不到，放不下，話頭又不知那裏去了。脫出那個牢籠，又進這個羅網。寒山大士詩曰：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  
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夏天冰未釋，就是說我們的煩惱放不下。即如前幾天總組長爲了些小事鬧口角，與僧值不和，再三勸他，他纔放下。現在又翻腔，又和生產組長鬧起來，我也勸不了。昨天說要醫病，向我告假。我說：「你的病不用醫，放下就好了。」我這些話只會說他人，不會說自己，豈不顛倒？修行雖說修了幾十年，還是一肚子煩惱，食不下，睡不著，不知見什麼鬼，誤了自己還是誤誰，臨插秧他就去了，我自己也不是的。說易行難，莫造來生業，回頭種福田，前生沒有腳踏實地做功夫，沒有好善因，所以今生冤家遇對頭，都來相聚了。年輕人要留心，不要學我放不下，我癡長幾歲，有點虛名，無補真參實學，各位要種好因，須努力自種福田！

## 四月二十二日

出家人天天講修道，如何謂之修道呢？修是修造，道是道理。理是人人之本心，這心是怎樣的呢？聖言所表，心如虛空，說一個空字有點籠統，空有頑真之分，我們眼所見的虛空，就是頑空。那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靈明妙用，隨處自在，能含一切萬物的纔是真空。修行人要明白這樣的真空，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清清白白，明見無疑，就是見道。拿北京來作比喻，若從地圖看北京，有方的圓的，橫的豎的，宮殿街道，南海

西山等等名目。看到能背得出，終不如親到北京一次，隨你提起那裏，他不用看圖就能說得清清楚楚；只看圖而未曾到過北京的人，別人問起來雖然答得出，但不實在，而且有很多地方答不出的。修行人見道之後，如親到北京，親見「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的本性，不同依文解義的人，只見北京圖而未親到北京。「空」就能擺得開，無罣無礙；「不空」就擺不開，就有罣礙；所說和所作就不一樣。所以說：「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色空原來無礙，若實在明見此理，則任他天堂地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無罣無礙；不明此理的人，雖能說得天花亂墜，也無真實受用。古來有一位老修行，在大眾會下住了多時，度量很寬，待人厚道，常能勸人放下放下。有人問他：「你這樣勸人教人。你自己做到沒有？」他說：「我在三十年前就斷無明了，還有什麼放不下呢？」後來覺得在大眾會下，還是有些不自由自在，所以就跑到深山住茅庵去。這回獨宿孤峯，無人來往，自由自在，以為就真無煩惱了。誰知有一天在庵中打坐，聽到門外有一羣牧童，吵吵鬧鬧的說到庵裏去看看。有說不要動修行人的念頭，又有說既是修行人，念頭是不會動的。後來牧童都進去了，老修行坐在蒲團上沒有理他們，他們找喝的找喫的鬧得不休，老修行不動不聲，牧童以為他死了，搖他也不動，但摩他身上還有暖氣。有人說：「他入定

了。」有人說：「我不相信！」於是有人拿根草挑他的腿，老修行還是不動；挑他的手也不動；挑他的肚臍也不動；挑他的耳朵亦不動；挑他的鼻孔，老修行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於是大罵道：「打死你這班小雜種！」那時觀世音菩薩在空中出現說：「你三十年前斷了無明的，今天還放不下嗎？」可見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不被境轉真不容易。憨山大師費閒歌說：「講道容易修道難，雜念不除總是閒；世事塵勞常罣礙，深山靜坐也徒然！」我們既爲佛子，若不下一番苦心，徒然口說，是無補於實際的！

#### 四月二十三日

佛教的月刊上常說：佛門遭難，濫傳戒法，規矩失傳，真理埋沒。這些話我也常講，前幾十年我就說，佛法之敗，敗於傳戒不如法。若傳戒如法，僧尼又能嚴守戒律，則佛教不致如今日之衰敗。我自己慚愧，初出家時不知什麼是戒，只知苦行，以爲喫草不喫飯等等就是修行，什麼大乘小乘三藏十二部都不知道。鼓山是福建省的名勝地方，有幾百僧人，有叢林，有茅蓬，遠近聞名。我就到鼓山出家，鼓山傳戒期間只有八日，實際傳戒工作只有四五天，從四月初一日新戒掛號進戒堂後，馬上就教規矩，省略了很

多手續，又沒有比丘壇，新戒受戒什麼名目都不知。初八日在頭上燃了香，戒就算受完了，後來我到各處一跑，傳戒的情形各有不同。天臺山國清寺戒期五十三天，盡是小和尚受戒；普陀山戒期十八天，名叫羅漢戒；天童寺戒期十六天，寶華寺戒期五十三天，安徽寧國府戒期三天，徽州某寺戒期更快，一晝夜就完事，名叫「一夜清」。後來看經律，纔知這樣苟且傳戒是不如法的。楞嚴經說：「若此比丘，本受戒師，及同會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淨者，如是壇場，多不成就。」可見三師七證這十師中，有一不清淨者，戒就白傳。楞嚴又說：「從三七後，端坐安居，經一百日，有利根者，不起於座，得須陀洹；縱其身心，聖果未成，決定自知，成佛不謬！」近代傳戒，不問清淨不清淨，如法不如法了。中國佛教，自漢明初感騰蘭二尊者，初來此土，不得受具。但與道俗鬚髮，被服縵條，唯是五戒十戒而已。高貴卿公曇摩迦羅乞行受戒法，沙門朱士行爲受具足戒之始。梁武帝約法師受具足戒，太子公卿道俗，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此應受菩薩戒。唐高宗宣律師，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爲岳瀆沙門再受具戒，撰壇經。宋真宗昇州崇勝寺，賜名甘露戒壇。詔京師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皇帝立的戒壇，受戒的人要經過考察的。初受沙彌戒。梵語沙彌，華言息慈，謂息惡行慈也。七歲至十三歲，名「驅烏沙彌」。初，小兒出家，阿難不敢度。佛言：「若



能驅食上烏者聽度！」十四歲至十九歲，名「應法沙彌」，謂正合沙彌之位。以其五歲依師調練純熟，堪以進具也。二十歲至七十歲，叫「名字沙彌」，本是僧之位，以緣未及，故稱沙彌之名。比丘戒要年滿二十歲纔能受，很嚴格的；有未滿者，佛聽從出世日算至現在，以閏年抽一月，以大月抽一日，補足助成二十歲。古有許多大祖師，未拘定年齡者也不少。清代以來，皇帝是菩薩應世，如順治出家，康熙雍正都受菩薩戒，由國主開方便，凡是僧人不經考察，都能受戒，不知慈悲反成不好。以前傳戒還可以，如寶光寺、昭覺寺、寶華山、福州鼓山、怡山等處，猶尚慎重。其他叢林小廟都在傳戒，乃至城隍土地，會館社壇，都傳起戒來。我因此在三壇正範後跋略云：「更有招帖四布，煽誘蠱惑，買賣戒師，不尊壇處。即淫祠社宇，血食宰割之區，亂為壇地，彼此迷惑，竊名網利，襲為貿易市場。本是清淨佛土，翻為地獄深坑。」近來弘化月刊，指責濫傳戒法的話，說得更不好聽。我過去每年也在傳戒，地獄業造了不少，其中有點緣故，欲想挽回後進，也不得已而為之。我初到雲南雞足山，看不到一個僧人，因為他們都穿俗服，所以認不出誰是僧人。他們全不講修持，不講殿堂，連香都不燒，以享受寺產，用錢買黨派龍頭大哥以為受用。我看到此情形，就發心整理雞足山，開禪堂、坐香、打七，無人進門；講經，無人來聽；後來改作傳戒。從前僧家未有傳戒受戒者，這回纔初

創，想用戒法引化，重新整理，因此傳戒期限五十三天，第一次就來八百多人，從此他們纔知有戒律這一回事。慢慢的勸，他們也就漸漸和我來往，漸知要結緣，要開單接衆，要穿大領衣服，要搭袈裟，要上殿念經，不要喫烟酒葷腥，學正見，行爲逐漸改變；我藉傳戒，把雲南佛法衰敗現象扭轉過來。鼓山以前傳戒只八天，只有比丘優婆塞進堂，沒有女衆。各處遠近寄一圓與傳戒師，給牒。在家人搭七衣，稱比丘、比丘尼，名爲「寄戒」。我到鼓山改爲五十三天，把這寄戒不剃髮搭衣等非法風氣都改了，很多不願。反對的，弄到有殺人放火的事件發生，豈非善因反招惡果。請慈舟法師來鼓山辦戒律學院，他自己行持真是嚴守戒律，我很敬重他的。辦道這事，總在自己，不在表面。古來三壇戒法，每一壇都要先學足三年纔傳授的。佛滅後，上座部至五百部，事情複雜多了。佛在世時亦方便，有十七羣比丘，年未滿二十而受比丘戒的祖師也多；如不講懺悔，縱至百歲亦是枉然。每見幾十歲的老法師不守戒的也不少。這些情況，老禪和子都知道。初發心的要謹慎護戒，學習大小乘經律論，以求明白事理。清淨覺地，本來不染一塵，但佛事門中就不捨一法。出家受戒，先受沙彌十戒。此十戒中，前四是性戒，後六是遮戒；次受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戒，尼衆有三百四十八戒，不離行住坐臥四威儀和身口七支。菩薩三聚淨戒，一攝律儀戒，無惡不斷，起正道行，是斷德因，修成

法身；二攝善法戒，無善不積，起助道行，是智德因，修成報身；三攝衆生戒，無生不度，起不住道，是恩德因，修成化身。持戒有小乘大乘之別，小乘制身不行，大乘制心不起，小乘在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中制身不犯，大乘連妄想都打不得，一打妄想就犯戒。大乘講雖容易，行起來就難了。舍利弗過去在因地中想行菩薩道，離開茅庵，不做自了漢，發大願心，入世度衆生，到十字街頭打坐去。有一天，見一女人大哭而行，舍利弗問她何故如此傷心？女曰：「我母親有重病，醫生說要世人活眼睛纔醫得好。這事難辦，我感到失望，所以傷心痛哭！」舍利弗曰：「我的眼睛給你好不好？」女曰：「謝謝你，真是菩薩，救苦救難！」舍利弗遂把右眼挖出給她。女曰：「錯了，醫云須用左眼纔對！」舍利弗勉強又把左眼挖出給她，這女人拿起左眼聞一聞說：「這眼是臭的，不能用！」棄之而去。舍利弗覺得衆生難度，便退了菩薩心，六十小劫變蛇，你看修行菩薩道難不難？受比丘戒時，戒和尚問：「汝是丈夫否？」答曰：「是丈夫！」受菩薩戒時，戒和尚問：「汝是菩薩否？」答曰：「是菩薩！」問：「既是菩薩，已發菩提心未？」答曰：「已發菩提心！」既如此說，就要做得到。否則，腳未踏實地，被人罵一句就放不下，動起念頭，就招墮了。既受了三壇大戒，你我想，像不像沙彌比丘菩薩呢？自檢討去！

## 四月二十五日

我今天在過堂的時候，看見各人喫飯，漸漸有些散亂，喫飯時候容易散亂，亦正好對治散亂。世人不知人身之寶貴，大涅槃經偈曰：「生世為人難，值佛世亦難；猶如大海中，盲龜遇浮孔！」雜阿含經曰：「大海中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遇出頭；復有浮木，只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得遇此孔，凡夫漂流五趣海，還復人身，甚難於此。顯揚論曰：「一日月之照臨，名一世界；這一世界，九山八海和四洲。」九山是：須彌山、持雙山、持軸山、擔木山、善見山、馬耳山、障礙山、持地山、小鐵圍山；八海是：七個香水海和一個大鹹水海。須彌山與持雙山之間，乃至障礙山與持地山之間，當中都有一重香水海。八山之間，共七香水海，最後持地山與小鐵圍山之間，有一重大鹹水海，此海中有東西南北四洲，盲龜在大鹹水海，百年一出頭，要碰入這漂流不停的浮木之孔。四教儀說：「在因之時，行五常五戒，中品十善，感人道身。」四洲中北洲無貴賤，餘三洲有輪王、粟散王、百僚、臺奴、豎子、僕隸、姬妾之分，皆由五戒十善之因，有上中下不同；故感果爲人，有貴賤不等。我們現在已得人身，又聞佛法，就要依教奉行，依戒定慧種種法門降伏其心。如照律下修行，則一

天到晚，持毗尼日用五十三咒。佛制：「比丘食存五觀，散心雜話，信施難消。」大眾聞磬聲各正念，維那在齋堂念了供養咒之後，呼此偈。說畢，比丘喫飯時要存五觀：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一鉢之飯，作夫汗流。）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缺則不易，全乃可受。）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離此三過，貪瞋癡也。）四、正事良藥，爲療形枯。（饑渴病故，須食爲藥。）五、爲成道故，應受此食。（不食成病，道業何從。）五觀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難消，要常存慚愧心，莫失正念。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不要心外見鬼。各存正念者，一聲磬念一聲佛也。不說人我是非，散心雜話。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若不自了道，披毛戴角還。修因感果如種田，水養禾苗，如智水潤心田，能念念在道，則處處都是道場。善用心者，心田不長無明草，處處常開智慧花，既然人身已得，佛法已聞，就要努力修行，勿空過日。

## 四月二十六日

凡在三界之內，都要六道輪迴。六道之中，分三善道、三惡道。天、人、阿修羅，是三善道；畜生、餓鬼、地獄，是三惡道。六道之中，每一道都有千品萬類，貴賤尊卑各各不同。故經云：「譬如諸天，共器飲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上者見白，中者見

黃，下者見赤。」欲界諸天有淫欲，四天天王與人間同，忉利天淫事與人間略異，只過風不流穢。夜摩天則執手成淫，兜率天但對笑爲淫，化樂天以相視爲淫，他化天以暫視成淫。楞嚴經說：「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跡尚交，自此已還，名爲欲界。」色界已無淫欲，還有色身。楞嚴經說：「是十八天，獨行無交，未盡形累，自此已還，名爲色界，但無粗色，非無細色。」淨名疏云：「若不了義教，明無色界無色；若了義教，明無色界有色。」涅槃云：「無色界色，非聲聞緣覺所知。」楞嚴經云：「是四空天，身心滅盡，定性現前，無業果色，從此逮終，名無色界！」三界輪迴淫爲本，六道往返愛爲基，可見有淫就有生死，斷淫就斷生死了。三界六道，身量壽命，長短不同。非非想處天，壽長八萬大劫，還是免不了生死輪迴。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我們打算出火宅，就要好好的修行。

## 四月二十七日

有一件事要囑咐各位的，近日各處來信問本寺是否傳戒？大家知道的，我在這裏是住茅蓬，各位有緣，所以共住在一塊。現在要響應政府號召，自給自食，若人多了，一時生產不及，糧食就買不到；各位向外通信，切不要說這裏傳戒。因爲這裏不能多住

人，本寺的新戒曾要求我說戒，我看時節因緣；或在這裏說方便戒是可以的，但不能招集諸方新戒；若人過多，食住都成問題。現在農事忙到了不得，幸而秧已插了，但還有很多事要忙的，天天要喫，若不預爲計劃，就沒有得喫。老鼠都有隔年糧，我們也要有打算，時光迅速，又快到夏至了。夏至後日漸短，夜漸長，陽氣收了，人身造化和天地一般，身心動靜，行住坐臥，要順時調護；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勿被動轉，靜勿被靜轉；定是體，慧是用；真是靜，俗是動。二諦圓融，與天地之氣一般，修行辦道，無非調停動靜而已。動靜如法，隨心所安；動靜不如法，被境所遷。歡樂苦日短，憂愁歎日長；時光長短，唯心所造。一切苦樂，隨境所遷。昔日有一禪和子在鼓山掛單。有一生癩病僧，別人看見都討厭他。這禪和子年紀纔二十多歲，很慈悲細心招呼病僧。病僧好了，與禪和子一同起單。病僧曰：「我多謝你的照顧，病纔醫好；否則我早就死了，你和我一齊到我小廟去住住吧！」禪和子說：「我先朝五臺，將來再到你小廟去。」禪和子朝完五臺，回到鼓山，訪那病僧，那病僧就在一金絲明亮的寺門邊迎接他說：「等你很久了，這麼遲到！」便倒一盃開水給他喝。禪和子說：「路上未喫飯呢！」病僧說：「請稍等一下，飯就送來。」病僧便去牽牛、犁田、播種、拔秧、插秧、薅草、割稻子、碾米、作飯，不知怎樣攪的，頃刻間飯就弄好了。飯喫完之後，禪和子想告假

去，病僧請留一宿。迨天明下山，則江山依舊，人事全非，已改朝換代過了很多年了。我們苦惱交煎，日子非常難過，他上山住一日夜，喫一頓飯下山，就改了朝代，過了很多年月。羅浮山沙門慧常，因採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居中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你看時間長短，是不是唯心所造呢？只要你能定慧圓融，二諦融通，深入三昧，一念無生，則見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行住坐臥，不要心外見法。每天不被境轉，任你暑去寒來，與我不相干。如如不動，念念無生，這就不被境轉，修行就不錯過時光了。

#### 四月二十八日

同參道友們來問話，不要客氣，直道些好。本來諸方叢林問話的規矩，要恭恭敬敬，搭衣持具頂禮後，問訊長跪，纔請開示的。這裏是茅蓬境界，不講究這些。什麼道理呢？我現在一天到晚在煩惱中過日，你們多禮，我就更麻煩了。隨便隨時，那裏都可以問，可以說。禪和子在巷裏牽牛直來直去，譬如說點燈，用的是香油，就說是香油；是洋油就說是洋油。你用功是念佛就談念佛，是參禪就談參禪，有那樣便說那樣，灑灑脫脫的好。若說我樣樣都不曉得，請你慈悲開示，這就是虛偽了。如德山隔江招手，他



也知你的長短。本來法法都是了生死的，參禪、念佛、看經、禮拜，種種法門。對機而說，你是什麼機，對你說什麼法。「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如君臣藥配合妥當，喫了出一身大汗，病就好了；病好了，藥就不要了。古人說：「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凡夫心盡，當下是佛，不用向外馳求；向外馳求，即是外道。心外一無所得，自心是佛。凡夫心，就是執著心。生氣，生歡喜，毀譽動心，貪色，貪財，穿好，喫好，偷懶，打無明，不上殿等等習氣毛病，甚至想成佛，都是凡夫心。若能凡聖雙忘，一切處如如不動，不向外求，則見自心是佛。辭親割愛，以參禪念佛等法門除此等凡心，以毒攻毒，病去藥除。同參們請開示，常說妄想多，這不要緊。不參禪，不念佛，你還不知有妄想；因為用功迴光反照，就知道有妄想。識得妄，你不要理會他，如如不動。若生心動念，就見鬼了。日久功深，水滴石穿，口誦心惟，自然歸一。參禪可以悟道，念佛忘了我，也能悟道。一念不生，直下承當，這裏正好用功，希望各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 四月二十九日

講起辨道，諸佛菩薩只叫除習氣，有習氣就是衆生，無習氣就是聖賢。聖賢的妙

用，識得則煩惱是菩提，識不得則菩提成煩惱；煩惱與菩提，如反掌覆掌。這些話說是容易，行就為難。所以鳥窠禪師說：「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虛雲慚愧萬分，習氣深了，不能回頭，不能放下，到這裏住茅蓬，本想「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的。常住的事不要我理，理了就是多管閒事。從前當過兩天家，習氣難除，至今放不下。事情看不過去的偏愛講，當家說過，今早不出坡，我還叫出坡。有人說我這就是封建，是多管，這件事公說公有理，婆說理更多。當家說大眾太辛苦了，休息一下是對的。但國家號召我們努力生產，我們借了政府幾萬斤米，怎能不響應號召努力生產呢？雖然要大家喫苦，這是有理由的。我要開腔多嘴，是怕下半年買不到米，因為我們每人每日買米一斤半，現在木匠買米已節約減了三兩，我看我們也快要減的。米少了又不增產就不夠食，若今天休息，明天是初一又休息，後天若下雨，那就一連休息三天不出坡，豈不誤了生產？有此原因。你們說我封建就封建，但我封建中有不封建，專制中有不專制，和有強權無公理的不同。現在春雨土鬆，若不趁此時候多辛苦一點，請問下半年喫什麼呢？雖說辛苦，但我們比山下的老百姓已經好得多了。他們這幾天幫我們插秧，纔有大米飯喫。每天光頭淋雨還不敢躲懶，一懶我們就不用他，所以這麼苦，他們還要幹，我們沒他們這麼苦，何以還說苦呢？

## 端午

今天端午節，本是世俗的紀念日，佛門不在這裏執著。虛雲以前也隨順世情，住近城市也有人送粽子，常住也隨俗過節，現在雲居山沒有人送粽子來，粽子本來是給鬼喫的，我們何必要包粽子！包粽子費工夫，所以只煮糯米飯應節算了。人生世上，總宜流芳千古，切勿遺臭萬年；國家所重的是忠義節烈。佛門弟子，一念無生，認識本來面目，誰管他什麼吉凶禍福。但未見無生的，就逃不出吉凶禍福。這幾天鬧水災，去年鬧水災也在這幾天，今年水災怕比去年更壞，我放不下，跑出山口看看，只見山下一片汪洋大海，田裏青苗比去年損失更多，人民糧食不知如何？我們買糧也成問題；而且買糧的錢也沒有，所以要大家刻苦度過難關。這次沒有米賣，幸蒙政府照顧，買到穀子；以前買米每人每天一斤半，現已減了四兩，只能買二十兩米；以穀折米，要打七折八折，一百斤穀子作七十斤米，要多買也不行。買穀比買米喫虧，買麥麵一擔二十幾元，一擔麵粉等於兩擔米錢，更化得多了。但不買又不行，所以要和大家商量節約省喫，從此不喫乾飯，只喫稀飯，買穀怕買不到，自己種的又未長成，先收些洋芋摻在粥內吃，洋芋每斤一角二分，價比米貴，好在洋芋是自己種的，不化本錢，拿它頂米度過難關，我們

要得過且過。

## 五月十五日

叢林布薩，一個月內黑月白月兩回。梵網經、四分戒本，每月本來都要誦兩次，今只半月誦梵網經，半月誦四分戒本，已省略了。梵語「布薩」，華言淨住、善宿。又曰長養。謂每月集衆說戒經，使比丘住於淨戒中，能長養善法也。佛觀一切衆生苦惱輪迴，背覺合塵，習氣除不了，故方便制戒，使衆生斷除習氣，背塵合覺。佛所說的戒律，梵語稱「毗奈耶」，華言曰滅，或曰律。新譯曰調伏。戒律滅諸過非，故曰滅。如世間之律法斷決輕重之罪者，故云律。調和身語意之作業，制伏諸惡行，故云調伏。戒律條文多少，怕你忘記，所以每月二戒都要誦二次。菩薩戒是體，比丘戒是用，內外一如，則身心自在。誦戒不是過口文章，要說到行到，講到持戒也實在爲難，稍一彷彿就犯了戒。持戒這事，如頭上頂一碗油似的，稍一不慎，油便漏落，戒就犯了。半月誦戒，誦完要記得，口誦心惟，遇境逢緣，就不犯戒，不起十惡；佛制半月誦戒之意在此。初發心的格外要慎重，很多人年老還靠不住，果能一生直到進化身窰，那時都不犯律儀，纔算是個清淨比丘。戒律雖有大、小、性、遮之分，皆要絲毫不犯。持戒清淨如

滿月，實不容易，不可不小心。未曾受戒的，別人誦戒不能往聽，只能誦戒前在齋堂聽和尚囑咐，不要忘記出家根本。論到出家，表相不難，不比過去要剃髮，現在很多俗人都是光頭的，出家只穿上大領衣就名僧人，但誰是真的僧人呢？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務望各自精進！

## 五月十六日

昨夜說的黑月白月誦兩重戒法，這是世尊金口所宣。佛將涅槃時，阿難尊者問佛：「未來比丘以何為師？」佛曰：「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波羅提木叉，華言「別解脫」，謂身口七非五篇等戒，不犯則能解脫，以波羅提木叉為師，即以戒為師也。戒條既多，怕會忘記，故黑月、白月都要誦戒，以便記持不犯。曾受某戒，許誦某戒，聽某戒；未曾受過的戒，不許誦，不許聽；未受而誦而聽，就不合法。故誦戒法師在誦菩薩戒前問曰：「未受菩薩戒者出否？」維那答曰：「此中無有未受菩薩戒者！」誦比丘戒也要這樣問。佛門弟子共有七衆：一、比丘，二、比丘尼，這是男女之受具足戒者。三、式叉摩那，此云學戒女，習學六法故。四、沙彌，五、沙彌尼，這是男女之

受十戒者。六、優婆塞，七、優婆夷，此是男女之受五戒者。沙彌不許聽誦比丘戒，怕沙彌見比丘犯戒而生我慢貢高，輕視比丘；故誦戒之前，沙彌進齋堂，頂禮長跪，上座撫尺云：「諸沙彌諦聽！人身難得，戒法難聞，時光易度，道業難成，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慎莫放逸！」沙彌答曰：「依教奉行。」上座又說：「既能依教奉行，作禮而退！」沙彌一拜起，問訊出堂。沙彌出堂之後，纔開始誦戒。受了佛戒，當下即得清淨戒體，即得解脫，即入佛位，位同大覺，是真佛子。受佛戒，是難得希有之事。所以受戒後，要謹慎護戒，寧可有戒而死，不可無戒而生。僧祇律云：「波羅脂國有二比丘共伴來詣舍衛問訊世尊，中路口渴無水，前到一井，一比丘汲水便飲，一比丘看水見蟲不飲；飲水比丘問言：『汝何不飲？』答言：『世尊制戒，不得飲蟲水故。』彼復勸言：『長老但飲，勿自渴死，不得見佛。』答言：『我寧傷身，不毀佛戒！』遂便渴死，即生忉利天上，天身具足。是夜先到佛所，禮足聞法，得法眼淨。飲水比丘，後日乃到佛所，佛知而故問：『汝從何來？為有伴否？』彼即以上事答。佛言：『癡人！汝不見我，謂得見我；彼死比丘，已先見我。若比丘，放逸懈怠，不攝諸根，雖共我一處，彼離我遠；彼雖見我，我不見彼。若有比丘，於海彼岸，能不放逸，精進不懈，斂攝諸根，雖去我遠，我常見彼，彼常近我！』和這位持戒比丘比較一下，我們是一天到晚

烏烟瘴氣，和豬八戒一般，那裏像佛的弟子呢？佛制：比丘喝水，要用濾水囊，把水濾過纔喝；中國現在誰用濾水囊呢？佛又方便，喝水時只許用肉眼觀水，不許用天眼觀水，因為用天眼觀，則水中蟲多皆喝不得，勉強喝了又犯戒故也。所以不管你看見水有蟲無蟲，照毗尼日用規定，凡飲水都要持偈念咒。偈曰：「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若不持此咒，如食眾生肉！」咒曰：「唵縛悉波羅摩尼莎訶。」時光易度者，一日十二時辰，晝六時，夜六時，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四刻，一刻十五分鐘，一分六十秒，時間是剎那剎那的過，剎那剎那的催人老。你們沙彌，自出娘胎至今，轉眼就二三十歲，你看時光是不是易過，道業難成？初出家的道心都好，日子久了，就懈怠起來。所以說：「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二年，佛在西天；出家三年，問佛要錢！」既道心不長，道業就難成了，露水般的道心，怎能了生死呢？所以最後就囑咐你們說：「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慎莫放逸！」勤者精進不後退，如孔子所說：學而時習之。不分晝夜，行住坐臥，朝於斯，夕於斯，磨鍊身心，清淨三業。經者，徑也。即了生脫死之路徑；律者，戒律，即五戒十戒比丘菩薩等戒也；論者，佛大弟子發揚經律之妙義的著作。汝等沙彌，既發心爲道，就要勤學經律論，勿空過日！

## 五月十七日

昔日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州於言下悟理。我們說古人的空話，說平常心，人人都有，但怎能見得他是道呢？只要識得平常心，則一切處都是道。不識這平常心，就顛顛倒倒了。何故呢？我們不能迴光返照，向外馳求，背覺合塵，朝朝暮暮，隨境遷流，背道而馳，摸不著自己的臉孔，怎樣叫平常心呢？平常就是長遠，一年到頭，一生到死，常常如此，就是平常。譬如世人招待熟客，只用平常茶飯，沒有擺布安排，這樣的招待，可以長遠，就是平常。如有貴客到了，弄幾碗好菜，這就不平常的，只能招待十天八天；家無常禮，故不平常的招待，是不能長久的。修心人能心無造作，無安排，無改變，無花言巧語等，這就是平常心，就是道。也就是直心是道場的意思。六祖謂智隍禪師曰：「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這些話，也是說的平常心。與這些話不相應的，是在鬼窟裏作活計，就不平常了。昨夜說戒律，初發



心的初生信心，歸依三寶，求受五戒。再進步的，知人生是苦，而捨俗出家，入山修道，知比丘尊貴，而受具足戒。又發大心，而受菩薩戒，在戒堂聽引禮師苦口叮嚀，說到「寒心而生慚愧」。那時怕六道受苦而發道心，聞法淚下。問某戒能持否？都答曰「能持！」但受戒完了，過些時候，老毛病復發，就退道心，就不平常，反以貪、瞋、癡爲平常了。明道的人，動靜無心，善惡無念，性空即無心，無心即道。初出家人，不知佛法如何，規矩如何，修行如何？須知欲了生死，先要循規蹈矩，如孔子之制禮作樂，亦無非教人規矩，與佛戒律無異。執身即除習氣，身得自由，則心有依處。古人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有執身次序的偈語曰：「舉佛音聲慢水流，誦經行道雁行遊，合掌當胸如捧水，立身頂上似安油，瞻前顧後輕移步，左右迴施半展眸，威儀動靜常如此，不枉空門作比丘。」以冰清玉潔的音聲，稱念諸佛聖號，這是念佛法門。進一步問念佛的是誰？就是參禪了！若不迴光返照，只口念佛而心打妄想，隨念遷流，這樣念佛就無用。念佛要口念心惟，以智觀照，聲音不緩不急，如水慢流，口念耳聽，不打妄想，意念流入薩婆若海，一聲佛號有無量功德，只此一聲佛號就能渡無量衆生。誦經或照經文直誦，或背誦，或跪誦，或端坐而誦，或默念皆可，隨文觀想，看經中說的什麼道理；行道即經行，一步一步不亂，不東歪西倒，如空中雁行有次序，一個跟一個，不緊不疏

的行，一切處都是用功。合掌兩手不空心，十指緊密，不偏不倒，如捧水一般，若一偏側，水就傾瀉了；站如松，兩腳八字，前寬八寸，後寬二寸，身直，頭不偏不倚，後頸靠衣領，如頂一碗油在頭上一般，不正則油瀉了；行如風，要照顧前後，輕輕移步，鞋不拖地，行樓板不要響，生草不踏，愛護生物，開眼看東西，只展半眼，所看不過三五七尺遠，行住坐臥，能具威儀，使人一望生敬，若不先自檢責，何以化導羣機？既自治之行可觀，則攝化之門不墜，有道無道，舉止如何，別人一看便知。心能平常則始終不變，經歷風波險阻，此心如如不動，如憨山老人者，就是我們的模範。他老人家生於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十月十二日，十二歲請於母出家，禮南京報恩西林和尚為師，受具戒於無極和尚，二十歲西林和尚寂後，房門大小事，衆皆聽憨山決之；後從雲谷大師在天界坐禪，二十八歲遊五臺，見憨山甚佳，因以為號。二十九歲閱肇論，悟不遷義。妙峯謂之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三十歲發悟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澈；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披剃至七十一歲冬，遊雙徑，上堂說法，啓口數千言，不吃一字。侍前傳錄，疲於奔命，日不暇給，其詳細史實，具載年譜中。他老人家一生歷史，數十年中，環境千變萬化，千辛萬苦而道心始終不變，這就是平常心，長遠心；就是我們的模範。他遣戍雷陽時，作軍中吟云：「縉衣脫卻換戎裝，

始信隨緣是道場，縱使炎天如烈火，難消冰雪冷心腸！」把他自己堅固不變的心都吐露出來。佛法到今日更衰微，起過不少風波，「解放」前，全國僧尼還有八十萬，去年只餘七萬多，還俗的十佔其九，這就是無長遠心，無堅固心。烈火一燒，就站不住腳。若是真佛弟子，就要立志，具鐵石心腸，先學威儀，循規蹈矩，不怕人說你腦筋不醒，要死心崇奉佛的教誡，由於多劫種下善根，此生纔得入佛門，就要努力求道去習氣，不入名利場，不當國王差，把心中的習氣，一點一點的除去。即是大修行人，得入理體，堅固心歷久不變，平常心動靜一如！

## 五月十八日

禪門日誦上，載有憨山大師費閒歌十首，講十件難事，這十件事辦不到，就是空費力，就是閒無用，故曰「費閒歌！」若把這十事做到，就了生死。十件難事是：「體道難，守規難，遇師難，出塵難，實心難，悟道難，守關難，信心難，敬心難，解經難。」我與古人一比，自知慚愧，不敢多春壳子。別人把我當古董看待，以為我有道德；我不敢多說話，別人認為我裝憨，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並非我客氣。古人說：「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內心的慚愧，誰能知道呢？我騙佛飯

噢，比你們多幾年，你們不相信苦惱業障，我的苦惱又說不出，現在只喫空飯，講話也講不好，講的又不是自己的，只是前人的典章，或諸方的口水，都是眼見耳聞的，自己肚裏一點也沒有。古聖先賢，千佛萬佛，傳一心印，不說一語，佛祖相傳，無非如此。古人說得到行得到，別人不知我的苦惱，還以為我不得，明眼人會說我，你何不自己講講自己？前天杭州某人來一封隱名信指責我說：「抑其有以宗匠自命者，咸多墨守偏空，縱有滿腹知解，對本分上一點不能相應；阿附權貴，廣收門徒，雖名喧一時，亦不足重。……故有秘戒不許濫傳於不道不明不聖不賢之人，若遇其人而不傳，則必受其殃；若傳非其人，亦受其殃。未審大師遇有應傳而不傳，不應傳而傳者之事否？（按：傳者傳法也）……一、和尚蓄鬚，沙門敗類，開千古破戒之風，留後人譏諷之玷；二、雲門罹難，不明事機，徒以宿業果報而自慰，造成三僧失蹤，一僧身亡，空前未有之慘聞；有此二事，足以證明大師功過深淺矣！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這封信指責我，就是我的善知識，我很感謝他。可惜他的信不署名，又沒有回信地址。他說：「蓋以大師之神明，當可知也。倘有緣分，請一回合為禱！」因此我寫信到杭州託心文法師打聽這封信是誰寫的，想和他通個信。他說我以宗匠自命，又說「就學人所知者，其能行解相應作法門之龍象，不愧為人天眼目者，捨大師其誰能當之？」

等語，他最初責我以宗匠自命，我何嘗敢以宗匠自命？繼又讚歎我「捨大師其誰能當之」，這些話我實不敢當。問我傳法之事，我自己應不應得法也不知，那裏敢說傳不傳呢！談到「和尚蓄鬚」這件事，旁人對我不清楚的。我初出家時，誤學頭陀留鬚髮帶金箍，那時不明教理，早就錯了。後來被善知識一罵就剃了，以後每年剃一次頭，每逢除夕洗一次腳，平生不洗澡，既然一年纔剃一次頭，平常不剃頭就不剃鬚子，我不是有意養鬚子的。照佛制度，應該剃除鬚髮。中土風俗，以鬚眉男子爲大丈夫相，認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所以中土祖師亦有順俗留鬚子的。說到雲門罹難，責我不明事機，這事亦與我無干！誰失蹤，誰身亡，我也不知！古來酬還夙業果報而罹難的祖師很多，以上的話，由於我放不下而說的。平常會說古人的話來勸人，遇到境界，自己就打不開。真所謂「能信不行空費力，空空論說也徒然」。我長年害病，無力行持；不能如古人那樣要死就死，要活就活，來去自由。初發心同參們！不要提我的虛名，不要聽我的空話，要各人自己努力，自不努力，向外求人，都靠不住的。行持不限出家在家，都是一樣。講個典章你們聽：雲南有一位秤錘祖師，明朝人。姓蔡，住昆明小東門外，父母去世，遺下財產田園，生活過得很好；勤儉勞動，自種菜蔬出賣作零用。妻年輕貌美，好喫懶作，和野漢子私通。蔡雖明知此事也不說她，日子久了，她更膽大，天天和野漢子私

通，毫無顧懼了。有一天，蔡很早就出門賣菜，預計野漢尚未離家，就買好酒肉帶回家。這時野漢尚未離去，只好躲在床下，蔡入廚弄飯菜，妻覺得不好意思，就去洗臉並幫丈夫弄飯菜，飯菜弄好了，蔡叫她擺碗筷；她擺了兩套碗筷，蔡叫她擺三套。「我今天請客。」她擺好了，蔡叫她請客出來喝酒。她說：「客在那裏？」蔡曰：「在房裏。」她說：「你不要說鬼話，房裏那裏有客？」蔡說：「不要緊，不要害怕，你請他出來好了！若不出來，我就給他一刀！」妻不得已，就叫野漢子出來。蔡請野漢子上座，向他敬酒。野漢子以為有毒不敢喝，蔡先喝了再請他喝，野漢子纔放心。酒菜喫飽了，蔡向野漢子叩頭三拜，說今天好姻緣，我妻年輕，無人招呼，得你照顧很好，我的家財和我的妻，都交給你，請你收下吧。妻和野漢子都不肯，蔡持刀說，你們不答應，我就要你們的命。二人没法，只好答應下來，蔡於是隻身空手出門，往長松山西林庵出家，一面修行，一面種菜，後來用功有了見地。再說野漢子財色兼收以後，好喫懶做，老婆天天挨打挨罵，喫不消，她悔恨了，跑到西林庵請蔡回家，想重尋舊好，蔡不理她，後來野漢子把家財喫光了，弄到她討飯無路，她想起蔡的恩情，想報答他。蔡平常好喫昆陽的金絲鯉魚，她弄好了一盤金絲鯉魚，送到西林庵給蔡喫，蔡收下說：「我領了你的情了，這些魚我拿去放生！」妻曰：「魚已煮熟了，不能放生！」蔡即將魚放在

水裏，魚都活了。直到現在，昆明黑龍潭古跡，還有這種魚。蔡是俗人，對妻財子祿能放得下，所以修道能成功。奉勸各位，都把萬緣放下，努力修行，期成聖果吧！

## 五月二十日

佛所說法，千經萬論，總是要叫衆生明自己的心。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衆生無量劫來，被物所轉，都是心外見法，不知自性。本來無一物，萬法了不可得，妄執心外有法，成邪知邪見。既然說識得心無寸土，那就算了，何必還說許多名堂，什麼三歸五戒，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等等；說這多法門，無非對治衆生的心而已。衆生習氣毛病，有八萬四千煩惱，所以佛就有八萬四千法門來對治，這是佛的善巧方便。你有什麼病，就給你什麼藥。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衆生無量劫來，被無明煩惱污染了真心，妄認四大爲自身相，不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今欲返本還原，要先調身，斷除習氣，把粗心變爲細心，從有爲到無爲，在自性清淨身上用功，行住坐臥，一天到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小心謹慎，斷除習氣，膽要大，心要細；膽大包身，不被境轉。心細則氣細，否則粗心浮氣；這種情形，可以自己檢查。一般人在勞苦奔波忙忙碌碌時，就氣喘息粗，有定力功夫的人，再忙也不喘

氣，一天到晚，總是心平氣和的；一心不亂就是定。妄無本體，有定就無妄，就能復本心源。功夫從外頭做起，先講威儀教相；行住坐臥都有威儀，不要說忙得要死，還講什麼威儀。既然作如來之弟子，先聖之宗親，出入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就要做到任他波濤浪起，振錫杖以騰空，假使十大魔軍，聞名而歸正道，怎能因為忙了就不講威儀呢？昔日浮山遠錄公謂其首座曰：「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為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孰不從化。」所以有「眼」的人，看你一舉一動，威儀怎樣，就知你有道無道。佛在世時，舍利弗初為婆羅門，路逢馬勝比丘，見他威儀很好，心生恭敬，從之問法。馬勝比丘說：「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舍利弗聞偈得法眼淨，歸與親友目連宣說偈言，亦得法眼淨，即時各將弟子一百，往詣竹園求願出家。佛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被身，即成沙門。你看馬勝比丘只是行路威儀好，便成如此功德，這就是以威儀導物，孰不從化的例子。初發心的同參們！要向古人習學，一心觀照自己，行住坐臥，二六時中，一切無心，不被物轉；若不如此，不守本分，隨妄流轉，何異俗人？雖說出家辦道，都是空話，各人留心！



## 五月二十一日

楞嚴經上佛說：「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我們和佛就如此不同。楞嚴一經，由阿難發起，作我們的模範。全經著重說「淫」字，由這淫字，說出很多文章來。最初由阿難示現，因乞食次，經歷淫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毘迦羅，先梵天咒，攝入淫席，淫躬撫摩，將毀戒體，如來知彼淫術所加，齋畢旋歸。王及大臣，長者居士，俱來隨佛，願聞法要。於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咒。敕文殊師利，將咒往護，惡咒消滅，提挈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殷勤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佛應阿難之請，就說出一部楞嚴經來。阿難遇摩登伽女，並非做不得主，這是菩薩變化示現世間，非愛為本，但以慈悲，令彼捨愛，假諸貪欲，而入生死。圓覺經說：「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所以說：「三界輪迴淫為本，六道往還愛為基。」世人在家，有出家，有為道，有不為道，凡自性不明的，都在五欲中滾來滾去。五欲就是

財、色、名、食、睡。由此五欲，生出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七情又網五欲，因此生死不了。如經所說：「南閻浮提眾生，以財為命！」人的投生，起首由於淫欲，及至出生後，就以「財」為主。廣慧和尚勸人疏於財利，謂「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所以五欲第一個字就是財，人有了錢財，纔有衣食住，纔想女色娶妻妾。人若無財，什麼事都辦不成，可見財的厲害了。世人總以有財為樂，無財為苦，無財想有財，少財想多財，有了白銀，又想黃金，不會知足的。既為自己打算，又為子孫打算，一生辛苦都為錢忙，不知有錢難買子孫賢，無常一到，分文都帶不去，極少能把錢財看穿的。從前有三個乞丐，一人手上拿一條蛇，一人手上拿一個「蓮華落」，一人手上拿一個糞袋，同時行路，看見地上一文錢，頭一個乞丐看見，就拾起這文錢。第二個說：「我先看見的，這文錢應該歸我！」第三個也說：「我先看見的，這文錢應該歸我！」三個乞丐就為這一文錢，在路上打起來。衙門差人經過，看見他們打得兇，恐怕打出人命，就把三人帶進衙門見官，判斷是非。官坐堂上，問明原由。便說道：「這一文錢作不得什麼用，不要爭了。」三人都說：「我窮到一文錢都沒有，對此一文怎能不爭？」官說：「你們各自說出窮的情形，待我看那個最窮，就判這文錢歸那個！」第一個說：「我最窮了，『無溜見青天，衣破無線聯，枕的是土磚，蓋的是草墊！』」第二個說：「我比他

更窮：『青天是我屋，衣裳無半幅；枕的是拳頭，蓋的是筋骨！』」第三個說：「他們都不如我這樣窮，我『一餓數十天，一睡大半年；死得不閉眼，只為這文錢！』」官聽了大笑，這齣戲是譏貪官污吏的。世尊說法，講錢迷人的多得無比，出家也很多被錢迷的。從前是錢，現在是紙，更累死了。離了它就不能過日，你要生產就要工具，沒有錢買不到工具，就種不出東西。我們整天忙，是不是也為這文錢呢？世人衣食足了之後，又貪色，這個色字不知害了多少人。古來帝王由於貪色而致亡國的也不少。昔夏桀伐有施，得妹喜為妻，由此荒淫無道，為商湯所滅。商朝的紂王愛妲己，嗜酒好色，暴虐無道。周武王伐之，兵敗自焚死。古時沒有電話電報，邊方告警，則舉烽燧。其法：作高土臺，臺上作桔臯，桔臯頭上有籠，中置薪草，有寇即舉火燃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此臺烽燧既作，鄰臺即相繼遞舉，以告戍守之兵。周幽王寵褒姒，不好笑，王百計悅之，仍不笑；王乃舉烽火以徵諸侯，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後西夷犬戎入寇，王舉火徵兵，諸侯不至，犬戎遂弑王於驪山之下，並執褒姒以去。這事叫烽火戲諸侯，貪色之禍，無量無邊，說不完了。利和名是相連的，名有好有壞，或是流芳百世，或是遺臭萬年。三皇五帝，是聖君賢王的典型，禹受治水之命，八年於外勞心焦思，三過家門而不敢入，開九州，通九

道，陂九澤，度九山，遂竟全功；乃定九州之貢賦，立五服之制，四夷賓服。湯王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乃命解其三面留其一面，而告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這就是聖君賢王流芳百世的德澤；王莽、曹操、秦檜等就遺臭萬年。諸佛菩薩，諸大祖師，有真道德，雖不求名而名留千古；善星比丘，寶蓮香比丘尼，生墮地獄，罪業深重，自然遺臭萬年。這個名真害人，說你好，有道德，難行能行就歡喜，就是好名；被罵不高興，也是爲名。說好不好，總被名轉。眼前槍易躲，背後箭難防；從前禪堂午後喫了點心粥，有禮佛的，有到「監值寮」開茶話會的，說你的功夫用得好，就生歡喜；說不好，臉就放下來了。講小座也是一樣，說你好就歡喜，說你不好就不願意，也是被名轉。食也有利有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古人一心在道，野菜充飢，心定菜根香。如潭州龍山和尚那樣，「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世人貪食，專在酸、甜、苦、辣、鹹、淡、甘、辛裏打滾，務求珍饈美味，肆意傷生害命，以資口腹；也有喫素的人，弄齋菜還叫葷菜名，什麼網雞、油肉丸等等名目。這是習氣不忘，殺心還在，雖不是真吃葷也犯了戒了。好好醜醜，到肚都變爲屎，何必貪求美味，爭奪不休呢？好的喫得多，屁也多屎也多，有什麼

好處呢？睡覺更了不得，貪睡的人更多了，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二十四小時，白天做事，夜裏睡覺，平均一年睡了一百八十天，可見睡覺這事，浪費不少光陰，真害死人。真修行人愛惜光陰，佛遺教經說：「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故有睡用圓枕及不倒單等法克服睡魔的。不發道心，不知慚愧，好喫懶做的人，特別貪睡。左邊睡醒了又右邊睡，而且日以繼夜的睡，看經聽法，坐香念佛都睡，把大好光陰全都浪費了。究竟出家所爲何事呢？古德云：「聞鐘臥不起，護法善神瞋，現世減福慧，死後墮蛇身。」瀉山老人云：「如斯之見，蓋謂初心慵惰，饕餮因循；在萬人間，遂成疎野！」又說：「感傷歎訝，哀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希望有心求道、願出生死的人，切勿再被五欲七情所轉，努力勤修，莫空過日！

### 五月二十三日

世上軍令嚴肅，令行如山倒，誰也不能違他。佛所說法，亦如軍令一般，爲佛弟子，只有依教奉行，決不能絲毫違犯。前幾天說的布薩時上座對沙彌說：「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慎莫放逸。」既已出家，就要痛念生死，如救頭燃，怎敢放逸

呢！勤學經、律、論，三藏聖教，尋求了生脫死的途徑和方法。經、律、論名爲三藏者，因此三者皆包藏文義也。經說定學，律說戒學，論說慧學；故三藏亦既三學，梵語「素怛纒藏」，或曰「修多羅藏」。譯曰：「經」，謂佛之言說，能貫穿諸法，如纒之貫花鬘也。又譯曰「經」。經者，具常法二義，且經之持緯，恰具纒義。梵語「毘奈耶藏」，或曰「毘尼藏」，譯曰「戒」。謂滅三業過非也。梵語「阿毘達摩藏」，舊作「阿毘曇藏」，譯曰「對法」，以對觀真理之勝智而名，又譯「無比法」，謂勝智無比也。別名「優婆提舍」，譯曰「論」，論諸法之性相而生勝智，故別名爲論。既受三壇大戒者，便是大丈夫和菩薩，又發了菩提心，就要做大丈夫和菩薩的事。梵語「菩提」，此譯爲「道」；道者是心是理，心之妙理，體同虛空，徧三界十方，包羅萬象。發如是菩提心，就是菩薩大丈夫。諸佛慈悲說三乘法，重重指明，就戒律言：佛制比丘，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許聽教參禪；可見學戒守戒是佛弟子最重要的事。梵網律有十重四十八輕。犯十重是「波羅夷罪」，波羅夷此譯爲「棄」，或曰「退沒」，或曰「不共住」，或曰「墮不如意處」，或曰「斷頭」、「無餘他勝」等，是戒律中最嚴重之罪也。律中有開有遮，小乘與大乘不同。「開」者「許」之義，「遮」者「止」之義，「許作」曰「開」，「禁作」曰「遮」。「開」要看時節因緣，是額外方

便，沒有因緣是不開的。「遮」則一遮永遮，小乘與大乘有很多相反的。「小乘持」即「大乘犯」，「大乘持」即「小乘犯」；其詳細條章可看毘尼止持作持等書。具足戒中，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分爲五篇。一曰波羅夷罪，譯曰斷頭，其罪最重。如斷頭不能復生，不復得爲比丘也。此篇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二曰「僧殘罪」，梵名「僧伽婆尸沙」，僧者「僧伽」之略，殘爲「婆尸沙」之譯，謂比丘犯此戒，殆瀕於死，僅有「殘餘之命」。因此而向於僧衆懺悔此罪，以全殘命，故名「僧殘」。此篇比丘有十三戒，比丘尼有十七戒。三曰「波逸提罪」，譯曰「墮」，謂墮地獄也。此篇比丘有一百二十四戒，比丘尼有二百八戒。四曰「提舍尼罪」，具云「波羅提舍」，說曰「向彼悔」。向他比丘懺悔罪便得滅也。此篇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五曰「突吉羅罪」，譯曰「惡作」，其罪輕。此篇比丘有百衆學法。另有二不定法，七滅諍法，共一百九戒。比丘尼有百衆學法，七滅諍法，比丘除在三際四威儀中嚴守二百五十戒成三千威儀外，還要在二六時中，遵照毘尼日用，持誦五十三咒，如是降伏其心，制身不行，又有三聚圓戒之說。每一戒，皆具「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之三聚也。如不殺生一戒，即具三聚者：謂離殺生之惡是「攝律儀」，爲長慈悲心是「攝善法」，爲保護衆生是「攝眾生」。楞嚴經云：「若諸比丘，

不服東方絲綿絹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於是真脫，不酬還宿債，不遊三界！」小乘有因緣可喫牛奶，菩薩喫不得；絲綿裘毳等亦然。這是小乘大乘「開、遮、持、犯」的不同。又比丘不拿銀錢，不存一米，不喫隔宿飲食，當天化飯喫不完的不留，菩薩開了，拿銀錢不犯。酒是五根本戒之遮重戒，大乘小乘不准開，惟大病非酒不治者，白衆後可用。戒律開遮因緣微細，要深入研究纔能明白。佛門興衰，由於有戒無戒。犯戒比丘，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所以佛將入滅說涅槃經，叫末世比丘以戒爲師，則佛法久住。佛又說「四依法」：一、糞掃衣，二、常乞食，三、樹下坐，四、腐爛藥。此四種法是入道之緣，爲上根利器所依止，故名「行四依」。又名「四聖種」。此法能入聖道，爲聖之種。「糞掃衣」又名「衲衣」，凡火燒、牛嚼、鼠齧、死人衣、月水衣，爲人所棄與拾糞之穢物同者，比丘拾之，浣洗縫治爲衣，曰糞掃衣。又補衲糞掃之衣片而著用之，故曰「衲衣」。比丘著此糞掃衣，不更用檀越布施之衣，在於離貪著也。乞食，梵云「分衛」。十二頭陀經曰：「食有三種：一、受請食，二、眾僧食，三、常乞食。若前二食，起諸漏因緣，所以者何？受請食者，若得請，便言我有福德好人；若不請，則嫌恨彼，或自鄙薄，是貪憂法，則能障道。若僧食者，當隨眾法，請主事人，料理僧事，心則散亂，妨廢行道，有如是惱亂因緣，應受乞食



法！」樹下坐，不住房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也。腐爛藥者，比丘有病不請醫，不喫新藥，只拾別人所棄之腐爛來喫；病醫得好不好，聽其自然。今世比丘，誰能守之？一有疾病，中醫西醫，特效藥，滋補品都來了；四依法久無人行。梵語比丘，此云「除饑」，又云「乞士」、「破惡」、「怖魔」。比丘爲世福田，人若供一飯，聞一法，能除一切饑饉之災，故曰「除饑」。云「乞士」者，上從如來乞法以長慧，下就俗人乞食以資身，故名「乞士」。「乞法」謂乞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之法也。「破惡」是把身、口、意所造十惡業破除之，轉爲十善業也。「怖魔」謂比丘出家，脫離魔眷，魔震動驚怖也。我們既成了比丘，誰能名符其實爲真比丘呢？既出家爲了生死，就要依法行持，口而誦，心而惟，朝於斯，夕於斯，不要留戀世上的貪瞋癡愛，不要人我是非好喫懶做！

## 五月二十六日

孔子論語二十篇，第一句說：「子曰學而時習之。」子者，孔子。曰者，說也。孔子教人將學過的東西，時常溫習，語默動靜，念念不忘；若所學彷彿大意，工夫就不相應、不究竟了。世法佛法都是一樣，要學而時習之。佛法是「體」，世法是「用」，

體是理，是真諦。用是事，是俗諦。要知二諦融通三昧印的道理，不融通就落於偏枯。如離體表用，是凡夫凡情；離事講心，是不明心地。真俗二諦，名目很多。真是「體」，俗是「用」，戒定慧體用都得，都是一個心地上生出種種名字，若能融會貫通，則條條大路透長安。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個道！」師曰：「你問那個道？」曰：「大道！」師曰：「大路透長安！」這裏說的是什麼話呢？請參究參究，那個是道？會過來的處處都是佛法，不明就滯在名相上，一天到晚勞碌奔波，種田博飯喫，與俗人何異？現在世人多是光頭，僧人穿的也是俗服，此外何處與俗人不同呢！古人說：「心田不長無明草，性地常開智慧花！」這就是透長安的大道，也就是與俗人不同處。耕種的人，田裏有草如不拔去，就難望收成；修行人把心裏的無明草薺了，那智慧花就長得好，開得好！只要你不被境轉，情不附物，無明草就不長了。智慧花一開，則粗言及細語總是說無生，古人行到說到，無空話講，一問一答，答在問處，吐露心機，都是妙用。我們心不在道，故被物轉，而無智慧。若能痛念生死，全心在道，不分世出世法，是男是女，好看不好看，若一動念，即出鬼被情轉了！不分別，即不隨情轉，作得主。古人說：「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這是表法。你妄想多了，就是你有拄杖子，爲了除你的妄想，就教你修數息觀、不淨觀、念佛

觀，念佛、看經、禮佛、看話頭，給你修行的法門，就是與你拄杖子。你如用功到有把握，就落在無事田裏，有成障礙，是要不得的；這就是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病好不用藥，就是奪拄杖子。不如是，則執藥成病。太陽老人說：「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也！」參禪念佛，都要時時刻刻口誦心惟，開言吐語，不分別是非；終朝解脫，不煩惱；不生心動念，是有功夫。若無把握而被境轉，就苦惱了。用功不得受用，處處波浪滔天。昔佛印禪師入室次，蘇東坡適至。師曰：「此間無坐處！」蘇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師曰：「山僧有一問，學士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玉帶！」蘇欣然請問。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什麼處坐？」蘇遂施帶，師答以一衲。蘇述偈曰：「病骨難將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且與雲山舊衲衣！」東坡雖聰明，答不出話，是他腳未踏實地。同參們！如何能腳踏實地呢？只有口誦心惟，朝斯夕斯的幹！

## 六月初二日

佛滅度後，法住世間有三階段：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善見論云：「由度女人出家，正法唯有五百歲。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法，正法還得千年。」

問：千年已，正法為都滅耶？答：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總得一萬年。初五千歲得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道，於一萬歲後，一切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剃頭袈裟法服而已！」瀉山老人說：「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瀉山老人在唐朝，去佛已千餘年，是像法時期。一切事情變遷，水久蟲生，法久成弊。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眾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經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鶴，不如一日生，而得睹見之。』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自生妄想，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諦聽，我演佛偈：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如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時，聞比丘猶誦前偈；……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常甚大，劫猛散壞；如是無量聖賢，今諸世間，皆悉空曠，常處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沈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諸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楞嚴經指出：「末法時代，邪師說法，如恆河沙。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在我法

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徧知覺。讚歎淫欲，破佛律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淫淫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逾百世，令真修行，總為魔眷。命終之後，必為魔民，失正徧知，墮無間獄！」經中說九生百世者，一生一百年，一世三十年，今佛曆已是二千九百八十二年，就是百世魔王出現之時。佛滅不久，法句經偈，就有誦為水潦鶴的，時至今日，其訛誤更多了。「水潦鶴」，就是鷺鷥鳥，見之有何意義？解生滅法，能離苦海，故有百歲不解，不如一日能解。所謂有智不在年高，無智空長百歲也。末世邪師，各自謂是善知識，當參學的人，若無試金石，必從邪淪墮。只見境風浩浩，摧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末世求道，真不容易！馮山老人說：「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友，如霧露中行，雖不溼衣，時時有潤！」孔子亦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好，跟他學，不會帶壞你，不相干的人，種種習氣，臭不可聞，和他接近日久，自己也會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香染香，近臭染臭。善友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故宜親近。末法行人，如我們者，比魔外的本領也比不上。楞嚴經說：「『色陰』盡的，於其身內，拾出蜣螂，身相宛然，亦無傷毀。於時忽然，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或百寶

色，同時徧滿，不相留礙，忽於半夜，在暗室中，見種種物。『受陰』盡的，能反觀其面，各有十種禪那現境，叫著五十種陰魔，迷不自識的，則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老子說的，其中有精，和孔子說的，空空如也；是見到識陰的道理。羅漢五陰俱盡，已出三界。我們色陰未盡，與道隔得很遠。我懺悔，不過比你們癡長幾歲，弄到一個虛名，你們以為我有什麼長處，以我為宗就苦了！我比楞嚴所說的妖魔外道都不如，比祖師更不如；所以每每叫你們參學的要帶眼識人，又要有雙好耳，聽法能辨邪正，然後將所見所聞的，放進一個好肚裏，比較他的是非得失，修行就不會走錯路，不上偽善知識的當。現正是末法時代，你到那裏訪善知識呢？不如熟讀一部楞嚴經，修行就有把握，就能保綏哀救，消息邪緣，令其身心，入佛知見，從此成就，不遭歧路！又全經前後所說，著重在一個淫字。說：「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看楞嚴經，若不歸宗，跑馬看花，就不中用。要讀到爛熟，就能以後文消前文，以前文貫後文，前後照應，則全經義理，了然在目，依經作觀，自得受用。古來行人，從此經悟道的很多。溫州仙巖安禪師，因看「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當時破句讀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於

此忽有悟入。後人語師云：「破句讀了也！」師云：「此是我悟處！」畢生讀之不易，人稱之曰「安楞嚴」。希望同參們，無論老少，常讀楞嚴。此經是你隨身善知識，時聞世尊說法，就和阿難作同參！

## 六月初三日

古人說：「勿待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人到年老時，百般痛苦，耳不聰，眼不明，四肢無力；喫不得，睡不得，行不得；這種苦處，年輕人是不曉得的。我年輕時和你們一樣，看見老來呆，總不願意，說話他聽不到，眼淚水和鼻涕，看見就噁心，怕和老人一塊住。現在我老了，纔知道老的苦。人老了就一天不如一天，我從雲門鬧事後，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久已是一朝臥疾在床，衆苦縈纏逼迫，朝夕思忖，前路茫茫，道業未成，生死不了，一口氣不來，又要投生。「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少年不修，晚年就會如此。你我現在都是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就不要把這善根種子打失了。洞山問僧：「世間什麼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山云：「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能明大事，即無地獄因，故地獄

未爲苦，而不了自心最爲苦也。想明大事，就要努力精進，不要悠悠忽忽，兀兀度時。白天應緣，遇事要作得主；白日能作主，夢中纔作得主。夢中作得主，以至病中作得主，則臨命終時纔做得主。這幾樣作得主，是由平常能強作主宰而來的；能強作主宰，就易悟道了生死。不悟道，生死不能了；悟道不難，總要生死心切。具長遠堅固向道之心，至死不退，今生能不退，雖未悟，來生再努力，何有不悟之理！楞嚴經二十五圓通，位位都是經過久遠劫來，長期修習纔成功的。我們生死心不切，不發長遠心，病來知念生死，病好道念就退了。所以楞嚴經說：「凡夫修行，如隔日瘡！」病時有道，病退無道；無明起時如瘡，退則好人。故要努力精進，生懺悔心，堅固心，不要今日三明日四。修行要一門深入，以一門爲正，諸門爲助，各修一門，彼此不互謗。謗法、輕法、慢法都不對。欲想佛法興，除非僧讚僧；互謗，是佛法的衰相。佛子專心向道，痛念生死，衣不足，食不足，睡不足。昔裴休丞相，送子出家。子是翰林，拜瀉山祐祖，名法海。訓以警策箴云：「衣食難，非容易，何必千般求細膩；清齋薄粥但尋常，粗布麻衣隨分際；別人睡時你休睡，三更宿盡五更初，好向釋迦金殿內！」瀉山老人要他每天挑水供養大眾。有一天，他挑水挑得太累了，心裏說：「和尚喫水翰林挑，縱然喫了也難消！」回來時，瀉山老人問他：「你今天說了什麼話？」法海答曰：「沒有說什



麼！」後來馮山老人揭穿他心裏的話。並說：「老僧一打坐，能消萬擔糧！」所以出家人不管你出身怎樣富貴，到了佛門，就要放下一切，專心向道，纔算是本色禪和！

## 六月十六日

佛說一大藏經，無非講因果二字；詳細分析起來，就無窮無盡。營事比丘，寧自啖身肉，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我以前化緣，隨人歡喜布施，除多補少，顛顛倒倒的用。今在此妄作妄爲，建法堂、起茅蓬、修廁所、牛欄等等，所用的錢，從何處來呢？我守法令不敢剝削，不寫信號召化緣，做什麼功德；除鑄鐵瓦有人代化過緣也沒有化夠。他們監工的拿去旁的地方用，我也不准，怕遭報應。窯上燒磚，爲修大殿用的，如拿去作別處用，也怕招因果。經上說：「上物下用報應重，下物上用報應輕。」如塑佛像的用作殿宇，作殿宇的用作僧寮，這是上物下用；相反的就是下物上用。上下之分要認真，年輕人修不修放在一邊，因果要緊。雲居山誌上載：即庵慈覺禪師，蜀人。初出川行腳時，欲上雲居，先宿瑤田莊。夢迦藍安樂公告曰：「汝昔在此山曾肩一擔土，今來只有一粥緣！」次日午后上山，晚粥罷，值旦過寮相諍，聞於寺司。凡新到例遭斥逐，覺心竊疑訝。逾十年，得法於臥龍先禪師。有南康太守張公，亦蜀人，與師親舊，

適雲居虛席，請師開法。師欣然應之，以爲前夢不驗矣。卜次日上山，當晚宿麥洲莊，忽然遷化，塔至今存焉。近爲水湮，一石尚存。他這件事蹟，留給後人看，證明因果絲毫不錯。昨夜的空話，本可不講的，因爲政府根究，所以不得不說。不是我享受了供衆之物，有信在此，可以查看。所化九百五十三元三角中，無衣服款；除買蓑衣、縫紉機及支付運費外，所餘五百元，作買米用了。以前悟源當家，大家說他不理事，大衆襪子都沒得穿了，要開會討論，調整調整，決定每人每年犒勞兩套衣服。分上半年一套，下半年一套。通過決議後，去信廣州縫七十套衣服給大衆師用，回信說，買布有限制，待辦好託人帶來。最近已帶來了，爲什麼還不發給大家呢？因爲初定規章發衣服，以後改定發單錢，給各人自己去做衣服，已拿買米的錢發給大家了。所以現存的衣服，留待下半年纔發。並且現在不止七十人，故七十套衣服不夠發，也不能發了。直純的信，還說有鞋襪，都被一人收下了，這也因爲人多鞋襪少，不夠發就不發，等將來湊夠數纔發。既知一粥之緣都有因果，我豈敢錯因果？怕大家不明真相，所以又講講這些空話。現在國家公佈了兵役法，年輕人都有些心不安了。要知道因果不昧，當不當兵都有前因，著甚麼急呢！於前幾朝都有僧兵，如少林、五臺等處是也。查唐太宗 李世民爲秦王時，曾用少林僧兵平王世充，及後封有功僧十三人，封曇宗爲大將軍，仍不去僧號。至明成

祖賜姚廣孝名，始易冠服。而廣孝退食，仍穿僧衣，至今北京姚少師祠，於紗帽紅袍上，仍覆袈裟也。

至滿清入關後，中國有青衣僧、黃衣僧之分。漢僧是青衣，蒙藏是黃衣；國家重用黃衣。清朝僧兵不用青衣，改用黃衣兵，亦有名無實，未曾出過役，只領兵費。現在政府也看重黃衣僧，我們青衣僧也沾黃衣僧的光，從前麗江五臺山少林寺，是招集僧兵的地方。明太祖以少林寺僧有武術，也在少林招僧兵。清朝把喇嘛定居在五臺山，北京旂檀寺封提督軍門，五臺山菩薩頂，靖海寺也有喇嘛提督軍門都統的職位，受國家的餉。北京雍和宮也領餉。義和團起義，有很多喇嘛僧兵，起初打勝仗，燒天主、耶穌教堂。後來失敗，由教徒燒殺旂檀寺，這是一報還一報。民國三十年，湖南、湖北各省就抽僧兵，當時我向中央伸辯纔得免抽。現在公佈兵役法，僧人不當兵是不可能的了；日本全國皆兵，分爲現役兵、預備兵等，人人都替國家服務，無一人喫空飯的。我國似日本，將來也是全國皆兵。和平運動和得了，當兵是空話；和不了，難免不打仗。兵者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之，當必須用兵之時，誰也躲不脫。民國三十一年我在雲門，時局緊張，年輕人怕當兵，百多僧人同住，我無主宰了。我死不要緊，要把年輕人安置好纔對；即到後山與山上騷人相商，因他們向不與政府來往，我和他們聯絡，想到他們那裏

蓋茅蓬，以便年輕人有躲避當兵之所。我上山時大雨傾盆，給他們散供養，他們很歡喜，答應我們來蓋茅蓬，祖師肉身也好保護。後來就住在山上，分散開蓋了幾處茅蓬，準備有災難就上山去，過了幾年，都沒有事，這是自己無主宰，空耽心過慮。後來寺中幫工，知道山上有茅庵，去報告政府，給我大帽子戴，說我造反，該死。現在兵役問題又來了，聽天由命，不要驚慌。前生若種了當兵因，今生決逃不了當兵果，而且一切唯心，法法都能成聖賢，當兵也一樣修行，僧俗都是這一個色殼子，所不同者，有沒有酒色財氣而已。草堂和尚頌曰：「樂兒本是一形軀，乍作官人乍作奴；名相服裝雖改變，始終奴主了無殊！」戲子只一個身，忽而變男，忽而變女，忽而扮官，忽而扮奴，貧富貴賤，千奇百怪；雖服裝不同，還只是一個戲子。八識心王等於戲子，衆生色身，如戲臺上人物，識得戲子，做什麼也好，決不隨境分別，妄生憎愛，處處都是道場。關雲長是兵，也成了武聖人。不學好的，如秦檜、曹操，雖是狀元宰相，也下地獄。心好處處好，心壞處處壞，當兵不當兵，何必介意！

## 六月二十三日

辦道這一法，說難也難，說易亦易；難與不難是對待法。古人真實用心，一點不爲

難，因爲此事本來現成，有什麼難呢？信不及就爲難了。若真正爲求了生脫死而辦道，能把自身看輕，了身如幻，一切事情看得開，不被境轉，辦道就容易。人沒有不想學好，誰也想成聖賢，誰都怕入地獄，但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行起來就爲難。何以呢？比如世人說好話：恭喜發財，富貴榮華，誰都歡喜。若說你家敗人亡等不祥話，誰都不願意，可見人人都想好。但何以偏向壞處跑呢？這只由放不下罷了！古今各城市都有城隍廟，簷下掛一個大算盤，是要和人算善惡賬的。有一匾額寫道：「你又來了！」兩柱有一副對聯：「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天堂有路，人人不肯去；地獄無門，個個要進來！」凡人常動機謀弄巧妙，喫不得虧，事事都計較合算不合算；惡人誰也不敢近，怕喫他的苦頭，讓他惹他散場了。但因果報應，天是不怕惡人的。我們坐禪念佛，本爲了生死。由於無明貢高，不能忍辱，不除習氣，雖有修行善因，還免不了苦果，生死不了，隨業受報，所以說「你又來了」。本來在地獄受苦已畢時，十殿閻王吩咐過，叫你不要再來，再來也沒有好事。由於你放不下，所以依舊犯罪，去了又來；世人愚迷，作惡不行善，遂招苦果。出家人不是想出苦呢？如不想脫苦，何必入空門？入空門則了無一物可得，萬事皆休，還有什麼天堂地獄。但如不證得四大皆空，五陰非有，就不算得入空門。要入空門，最好多多研讀楞嚴經。全

經前前後後，所說不離五陰，其中開五陰而說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內而身心，外而器界，不出色、受、想、行、識五陰。經中說凡說聖，說悟說魔，皆是闡明五陰非有，教我們照破五蘊皆空；最後說知有涅槃，不戀三界，指出五陰魔邪，無一不是說五陰。色陰上，淫色是生死根本；殺盜淫妄，是地獄根本。五陰照空，即脫生死，不復輪迴。如何照呢？照是覺照。時時刻刻，依經所說，用智慧觀照五陰，照得明明白白的，就見五蘊皆空了。在觀照之初，未能全無妄想，這不要緊，古人說，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若妄念一起，你能覺照，就不隨妄轉。不能覺照的，坐香怕腿痛，禮佛怕腰酸，躲懶偷安，天堂路不通，自然要進地獄。寒山大士詩云：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

似我何由屈，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寒者寒冷，冷到夏天冰還未釋，日出還霧；我這一片冰心，與君不同，君若似我，就能到寒山中，否則寒山路不通。學道之人，要見五蘊皆空，首先要灰心冷意，縱使炎天如烈火，難消冰雪冷心腸，纔能與道相應。昔閻丘胤出牧丹邱，臨途之日，乃紫頭痛，醫莫能治。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從天臺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師乃

暎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臺州海島嵐毒，到日必須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為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乃可見之。寒山文殊，遜跡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瘋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廚中看火。」師言訖辭去，胤乃進途，至任臺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師言。到國清寺，乃問寺衆，豐干禪師院在何處？並拾得、寒山子，現在何處？時僧道翹答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今無人住得，每有一虎，時來此吼。寒、拾二人，現在廚中。」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開房唯見虎跡，遂至廚中灶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禮拜。二人連聲喝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僧徒奔集，遞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出寺，即歸寒巖。胤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訪，喚歸寺安置。胤乃歸郡，遂置淨衣二對，香藥等物持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寒山子高聲喝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拾得又跡沈無所，乃令僧道翹等，具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並村野人家廡壁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流通世上。據寒山自己說：「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三十

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是如來母！」又云：「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遍！」拾得詩云：「有偈有千萬，卒急速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臺山；巖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山。」寒山、拾得的詩，流傳到今，一向受人尊重。儒家亦多愛誦之。他兩大士出口成文，句句談玄說理，不要把他作韻語讀，若作韻語讀，則對面隔千山了！

## 六月二十五日

地藏王菩薩發大誓願：「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一切菩薩也如此發心。我們每天上晚殿，也如此發願說：「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凡佛弟子無不發此誓願，證果深淺大小不同，皆由願力深淺，依願行持大小而定。佛由眾生修成，眾生能依願行持，就是菩薩，就能成佛。既然成佛人人有分，何以一切菩薩發願度眾生，度來度去總度不盡呢？因眾生之衆字，由三個人字合成；三人成衆生之數，無窮無盡。十法界中，除佛法界外，其餘九法界都屬衆生。上三界是聖人，已出生死苦海，不受輪迴，餘六界都未出生死；九法界內有三聖法界尚有微細習氣未盡，所以都屬衆生。習氣有深淺，上三界淺，下六界深。習



氣深重，業障衆故，故叫苦惱衆生。這些衆生，死去生來，不得休息，勢難窮盡；其數量亦復難知。嵩嶽元珪禪師對嶽神說：「佛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道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又說：「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既衆生界本無增減，則度衆生亦無所謂盡不盡也！」〔六〕祖壇經解釋四弘誓願曰：「『衆生無邊誓願度！』……所謂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又『煩惱無盡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是也。又『法門無量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佛道無上誓願成』，既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佛果禪師曰：「究竟佛亦不立，喚甚作衆生？菩提亦不立，喚甚作煩惱？」脩然永脫，應時納祐，古人如此說話，何以我們做不到呢？只是不肯除習氣，放不下，作不得主，沒有覺照，在不妄中自生虛妄；但能動靜忘懷，則水清月現了。政和二年，嘉州秦風雷折古樹，中有定僧，爪髮被體，詔輿至禁中，繹經三藏。金總持令擊金以覺之。詢其名曰：「我廬山遠法師弟慧持也，因遊峨嵋

至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古樹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製讚云：「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達磨祖師；梁朝普通七年，由西天航海到中國，因梁武帝問法機緣不契，便渡江，居洛陽少林寺，面壁而坐。越九年，以正法眼藏，傳付二祖，化緣既畢，遂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少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葱嶺回，見祖手攜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何？師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棺空，惟隻履存焉。詔取遺履少林寺供養，後人圖祖師像，亦畫手攜隻履。達磨面壁，慧持入定，功夫深淺不同；七百年定功，不可謂不深矣，猶不及隻履西歸。我們比慧持定功，又相隔甚遠；定功一點都沒有，怎能度衆生呢？努力放下用功吧！

## 六月二十七日

佛未出世時，爲邪法而在真理之外的外道，印度計有九十六種，謂外道六師，各十五弟子。師弟之數相加，共九十六也。又稱九十五種外道者，謂九十六種中，有一與佛法通，故除去此一而稱九十五也。九十五種外道，各各宗旨不同，都說修行，理路都搞不清楚，議論顛顛倒倒，還有人跟他學。中國古代軒轅黃帝，訪崆峒山廣成子，也說修

道。伏羲畫八卦，也說是道。李老君爲周朝柱下史，也講道。中外古今講道的很多，而有淺深不同。與佛相較，就差得很遠。談起佛教的緣由是這樣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刹利氏自天地更始，閻浮州初闢以來，世爲王。佛歷劫修行，值燃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觀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乃降神於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脅誕生，生時放大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承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遊四門，見老病死等事，心生悲厭，作是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窗牖中，叉手言曰：「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曰：「不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然後夜睹明星，豁然大悟，成等正覺。二月八日，世尊前行至波羅奈國，鹿野苑中，度五比丘，初爲憍陳如說四聖諦法：汝今應當知苦斷集，證滅修道。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憍陳如得法眼淨，世尊重爲四人廣說四諦，亦得法眼淨；時五人白佛，

欲求出家，世尊呼彼五人：「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娑著身，即成沙門！」佛復爲說五陰無常，苦空無我，皆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於是世間始有五阿羅漢。以後又度耶舍長者子朋黨五十人，優樓頻螺、迦葉師徒五百人，那提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伽耶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舍利弗師徒一百人，大目犍連師徒一百人。此一千二百五十人，先事外道，後承佛之化度而得證果。於是感佛之恩，一一法會，常隨不離。故諸經之首，列衆多云千二百五十人俱。我們跟佛學，現在都是出了家。但出家有四種：一、身出家心不出家，身參法侶，心猶顧戀。二、身在家心出家，雖受用妻子，而不生耽染。三、身心俱出家，於諸欲境，心無顧戀。四、身心俱不出家，受用妻子，心生耽染。我們自己檢查一下看這四料簡中是那一類呢？我慚愧，身雖出家，幾十年騙佛飯喫，表面出了家，內心未入道，未證實相理體，未能四大皆空，未能如如不動，這就是心未出家，我就是這樣苦惱；還有和我一樣的，可見身心俱出家就爲難了。古來身在家心出家的大居士，如印度的維摩詰、月上女、末利夫人、韋提希夫人，中國的龐蘊、宋仁宗、張襄陽，都是深通佛法，居塵不染塵。身心俱出家的大祖師多了，都是佛門模範，爲後人欽式，弘法利生，作大佛事，功德無量。清朝順治皇帝，六歲登基，廿四歲出家，這是身心俱出家的；其身心俱不出家的就不要說了，真出家的實在難，能成大器的更不易。扣

冰古佛說：「古聖修行，須憑苦節！」，黃檗老人說：「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故出家人能做到底也不容易。了生脫死，門路很多。楞嚴經有二十五圓通，就有二十五法門。門路雖多，總不出宗、教、律、淨。宗，是禪宗；教，是講經。律，是持戒；淨，是念佛。這四法最當機。禪宗雖是直下明心見性，動靜一如，頭頭是道。就禪來說，差別也多。還有邪正大小，種種不一。講經也一樣，要到大開圓解，一念三千，性相融通，事理無礙。念佛亦要念到一心不亂，當下親證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入薩婆若海，一切法門，都離不了持戒。楞嚴經說：「攝心為戒，如不斷淫，必落魔道；如不斷殺，必落神道；如不斷偷，必落邪道；若不斷其大妄語者，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我今先說入三摩地，修學妙門，求菩薩道，要先持此四種律儀，皎如冰雪，自不生一切枝葉。心三口四，生必無因。」佛門舊制，比丘出家，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許聽教參禪。何以如此呢？因為修行以戒為體，戒是出生死的護身符。沒有戒，在生死苦海中就會沈淪汨沒。佛曾以戒喻渡海浮囊，不能有絲毫破損；浮囊稍破，必定沈溺。所以「宗、教、淨」三家，及一切法門，都以戒為先。但戒定慧三法不能偏廢，要三法圓融，纔得無礙。持戒若不明「開」「遮」，不通大小乘，不識因時制宜，種種妙用，死死守戒，固執不精，成爲錯路修行。三學圓明，纔得上上戒品；種種法

門，皆不出一心。所以一法通則萬法通，頭頭物物盡圓融；一法不通則一切不通；頭頭物物黑洞洞。一心不生，萬法俱悉，能如是降伏其心，則參禪也好，念佛也好；講經說法，世出世間，頭頭是道，隨處無生，隨處無念；有念有生，就不是了。修行人要先除我相；若無我相，諸妄頓亡。我執既除，更除法執，我執粗，法執細，平常講話，開口就說我什麼，我什麼；若無我，則什麼都瓦解冰消，那一法都無礙；由能無我，也就無人，習氣毛病也無有了。既爲佛子正信出家，求出離法，就要努力忘我，勿爲境轉，勿在煩惱中過日子。佛子若不降伏其心，則一念錯誤，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救頭燃，嚴守律儀，如保護渡海浮囊，不容有一點破損！

### 七月初八日

我是一個閒人，常住什麼事都與我不相干；與大眾有緣，在堂裏擺擺閒談。百丈大智老人，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於是別立禪居。古人一片婆心，爲了培育人才，而定規矩，立次序。時至今日，認爲這一套是老腐敗，壓制人才，要剷除他，打倒他；若留戀舊規矩的就是腦筋未醒。新舊二法彼此衝突，今古不相容，佛世制戒，爲除習氣，法流東土，因時制宜。百丈創清規，

用以輔助戒律而設。既有規矩，得成方圓，一舉一動，不越雷池一步；一切威儀次序，人情禮節，動止施爲，勤除習氣。百丈清規，至今千多年，水久蟲生，法久成弊。世道不古，借清規舞弊，所以有人起來反對，另創新規矩。究竟是規矩不好，還是人不好呢？若人不好，有再好規矩也無用；若人好，何用更立什麼新規矩呢！可見規矩本無好醜，只是人有好醜罷了。禪和子參禪，禪是靜慮，要在靜中思慮好歹，擇善而從，一切在我，法法皆妙。我若不好，什麼法都會成弊。世間法也是一樣，法本不壞，由於人心壞，習氣多，好法都成爲壞法了。凡事能三思而後行，就不致於胡作妄爲。立法不是死的，如醫生一樣，要對症下藥；藥不對症，就要吃死人。所以醫生治病，死執古方是不行的。古云：「藥不在貴賤，癒病者良。」先聖建叢林，立清規，定次序，安職位，如國家立法一般，非常周密。今天七月初八日，諸位職事首領，照叢林規矩，要到方丈，向和尚客客氣氣的退職。這裏不是叢林，又無鐘板，何以要攪這套把戲呢？我是一個野人，什麼事都與我不相干，還和你顛倒什麼！你們說也有理，認爲職事有請就有退，是老規矩。每年正月初八、七月初八都是退職日子。初十請職，十二復職，十三送職，十六出堂。當職當了一期，辛辛苦苦，退了職，好歇歇氣。叢林下小請職、大請職等等規矩很好，初發心的可以參學參學，請職有序職、列職先後次序，又有「有請有退」，

「有請無退」之別；肯發心的人，不管這些。古來叢林住持，由國家送的多；公舉的也有，但不多。現代沒有這把戲，住持一當就不退，就在方丈養老。當家也是一當當幾十年。天寧寺定老和尚，傳幾位法徒，高朗當家當到死；冶開和尚當監督許多年，光緒廿一年當方丈當到死；英與和尚光緒十二年當方丈當到死；霜亭和尚，光緒二十二年受戒直到方丈，幾十年沒有退職，還不是由你發心。妙湛當司水廿一年，當維那十八年，後昇首座沒有退。湖南超勝，在江天當僧值十三年，別人退職他不退，常住大眾歡喜他，說他是活菩薩。叢林下的把戲會用就好，不會用就變成死法。大家有緣在一塊，有粥喫粥，有飯喫飯，出坡開田，如自己小廟一樣，有什麼職可請；有什麼職可退；有什麼班首班腳呢？放下吧！不要玩這套假把戲了！還講什麼方丈、扁丈等等空話。我只是喫空飯，和你們一樣。向我退職做什麼！昔一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規則。一日，有一行腳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訝，問童子：「阿誰教你？」童子：「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腳，是什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裝來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趕出。法眼云：「古人怎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一有動作威儀，就不是本來面目了。聖也不可得，何凡之有？騰騰任運，動靜無心，聖凡能所，智慧愚癡，煩惱菩提，



皆是如如之道！」大眾會得麼？執著便刺手！

## 七月初十日

今日有幾位廣東居士，入山禮佛，供齋結緣，請我上堂說幾句話。我是空空如也的，謹略述四十二章經一部分的故事，與各位結緣。佛言：「人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棄命必死難；得睹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忍色離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瞋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博究難；除滅我慢難；不輕未學難；心行平等難；不說是非難；會善知識難；見性學道難；隨化度人難；睹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誰能過此難關，誰就了脫生死。生值佛世，何以說難呢？若無善根福德因緣，不說遇著佛，遇菩薩羅漢也難。智度論云：「舍衛城有九億家，三億明見佛，三億信而不見，三億不見不聞。」佛二十五年在彼尚爾。若得多信，利益無窮。佛在舍衛城二十五年，尚有三億家不見不聞的，以其無善根福德因緣，故雖生值佛世，尚不見不聞。與佛同時在世，相隔很遠，不見佛不聞佛的人更多；故無善根之人，雖生佛世也無用處，而且就算在佛身邊，為佛弟子，若不依教奉行，也會招墮！如提婆達多是佛的兄弟，善星比丘為佛侍者二十年，不修行還墮地獄。城東老母與佛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與佛無

緣，不願見佛；可知見佛聞法之難了。現今佛不在世，善知識代佛弘法，親近之也能了生脫死。但善根淺薄的，會善知識也難。縱有緣見面聞法，不明所說之義，也無益處。華嚴初祖杜順和尚，是文殊菩薩化身，有弟子親近很久，不知他的偉大。一日告假，要朝五臺山禮文殊去。師贈以偈曰：「遊子漫波波，臺山禮土坡，文殊祇這是，何處覓彌陀！」弟子不會意，及至五臺山腳，見一老人。謂之曰：「文殊今在終南山，杜順和尚是也。」弟子趨歸，師已於十一月十五日坐亡，至今關中於是日作文殊忌齋。不具眼識人，雖在善知識面前也認不得他是善知識，又太陽警玄禪師座下，平侍者心地不好，結果叛師離道，收場在三岔路上被老虎喫掉，已會善知識可算不難了，但不依教修行，雖會善知識也無用處。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因貧窮的雖欲布施，有心無力；勉強布施，就會影響自己的生活，所以為難。豪貴人家，有力布施，不能放下身心去學道，也是為難。難易是對待法，精進勇猛，有大願力，難的會變為易；疏散放逸，悠悠忽忽，易的也變為難。難之與易，在人不在法，貴能融通，則一切無礙。貧的是前世不施，故感今果，正應盡力布施。豪貴的人身分高，辦事不為難，正好學道。佛弟子阿那律，此云無貧，或曰如意。他過去劫中貧窮。一日，在田裏幹活，其妻送來稗子飯，適有一辟支佛僧，向他化飯。他說：「這飯很粗，不堪供養大德，請到我家另供好飯吧！」僧

曰：「現已正午，若到汝家便過了午，過午我不能喫，就化你這稗子飯喫好了！」他就以稗子飯供養此僧，因此功德，感果九十一劫生天爲天王，世世無貧，世世如意。做人王、天王不稀奇，由供僧種下善根，得爲釋迦佛座下弟子，聞法悟道成羅漢，天眼第一，這更難得。以一飯之因，就有如是好果。貧窮布施，比富貴布施功德更大，可見能打破難關，則貧窮布施亦非難也。菩薩修六波羅蜜，以布施波羅蜜爲首。布施之義，說來很多。略說有三：一、財施，捨財濟貧也。二、法施，說法度他也。三、無畏施，救人之危難也。又：一、淨施，謂布施時，不求世間之名譽福利等報，但爲資助出世之善根，及涅槃之因，以清淨心而布施也。二、不淨施，謂以妄心求福報而行布施也，身尚不能捨，身外之物更不屑說了。來的四位廣東居士，千山萬水，朝山禮佛，布施結緣，已經難得。既爲求出離法而來，則要發長遠心，有進無退，恭敬三寶，不要分相，見好的固然要敬，見不好的也莫起憎心。有憎愛心，就有煩惱，就脫不了生死，憎心一起，道心就退，不可不慎！

## 七月十一日

昨日說四十二章經中的二十難，會過來，難會變易。難易是對待法，難中有易，易

中有難，在各人所用不同。不講別的，就講貧窮布施難吧！佛弟子行菩薩道，布施爲六度之首，施者捨也。四無量心，慈、悲、喜、捨。捨，就是布施。捨就能解脫。因爲一切，皆非我有，能內外盡捨，自然解脫，布施又有什麼難？佛在世時，有一雙窮夫妻，窮到不得了。住的是破草房，勉強能避風雨，穿的兩人僅共一條下裙，沒有上身衣服。出門只能一人穿裙，一人赤身露體留在家裏，所以二人每日輪流出門乞食，也就輪流穿這一條下裙。化飯化得多，二人喫得飽就歡喜；也常有化不夠，喫不飽的時候，甚至化不到而餓肚子也有。有一比丘，已證羅漢果，知他二人多生多劫，未種善根，所以這生貧窮到此地步，特來度他，向他化緣，令他種福。這雙夫妻見此比丘在門外化緣，男的招呼他在外稍等，回來和妻子商量道：「我二人前世不修，今生如此貧苦，今生若再不修，將來必然更苦；但想布施種福，又沒有東西可供布施，二人只共有這一條裙，若布施了，便不能出門，二人都要餓死。但若不布施，生亦無用，不如以此僅有之物，誠心供僧，種種善根，死亦值得！」其妻同意，男子於是從破房洞中伸出頭來，向比丘說：「大德！請慈憫我，望將此裙代我送去供佛！」比丘憫而受之，持供世尊，時世尊正與頻婆娑羅王說法，受此供養，即向大眾宣布彼夫妻往劫因緣。他們雖未種善根，只今以一念誠心，盡其所有，施下此裙，其福無量。王聞此事，著二人前往看彼夫妻，見其裸

體餓睡地上，因救護之，給以衣食，同詣佛所，見佛聞法，即證果位。他二人窮是窮極了，但能把布施難這一關打破，就獲如此利益，可見難不難，在乎一念，沒有一定的。昔明代羅殿撰有醒世詩曰：「急急忙忙苦苦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營家計，昧昧昏昏白了頭；是非非何日了，煩惱惱幾時休，明明白白一條路，萬萬千千不肯修！」這雖是淺白文章，似乎沒有很深的道理，但全把我們業障鬼一生的行爲描寫出來，誰人能脫離這詩的窠臼，誰就是大解脫人！

### 七月十七日（圓滿）

就以我自己而言，一生感果苦得很，常生慚愧，怕錯因果，還落因果。少年就想住茅蓬，放下萬緣，偷安度日，結果還是放不下，逃不掉因果。庚子年隨光緒皇帝到陝西，嫌市朝太煩，故第二次又上終南，到嘉五臺結廬，改名隱跡，把茅廬弄好，以爲可以安居不動了。但因果不由你，還是隱不住，只得如充軍一樣，遠遠的跑，跑到雲南雞足山，那裏萬里無雲的境界，以爲躲脫世事了；豈知又出頭興叢林，事情弄好了，還是站不住腳。又跑到大理府還宿債，地方弄好了，又到昆明；昆明弄好了，又跑到福建鼓山，革除弊習，結大冤仇，遭昧良者，弄出殺人放火來反對，纔把事情平息。以爲從此

可以放下無事得安靜了，詎料又跑到廣東南華寺，千辛萬苦把房子修好了，又撞到雲門，恢復祖庭，還是還債。那裏想到會禍從天降，逼得我不跑也要跑，可見世上做人，業障是有定數的。進北京裝烏龜就好了，又伸出頭來輔助和平會，發起中國佛教協會，把大領衣舊規矩保存下來，可已了願。其時多次夜夢，舉手拉木頭豎柱子，由於失覺照，妄想紛飛，在京留不住，又到上海、杭州、蘇州辦和平會，後來到廬山避暑，還夢上梁修造，因聽議將雲居劃爲林場，不忍祖庭廢滅，又來還宿債。纔知屢夢上梁豎柱，受報有定，直純的私信，我是不管的。試想我們出家人，還是貪名貪利，人我是非，比俗人不如，好不慚愧，家醜揚出去，被人輕慢，這就可恥了！

## 初七第一日正月初九日開示

這裏的大和尚輩舫很慈悲，各位班首師父的辦道心切，加以各位大居士慕道情殷，大家發心來打靜七，要虛雲來主七，這也可說是一種殊勝因緣。只以我年來患病不能多講，世尊說法四十餘年，顯說密說，言教已有三藏十二部之多，要我來說，也不過是拾佛祖幾句剩話。至於宗門下一法，乃佛末後陞座，拈大梵天王所獻金檀木花示衆，是時座下人天大衆，皆不識得；惟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咐囑於汝！」此乃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下承當之無上法門，後人籠統，目之爲禪。須知大般若經中所舉出之禪，有二十餘種之多，皆非究竟；惟宗門下的禪，不立階級，直下了當。見性成佛之無上禪，有甚麼打七不打七呢？只因衆生根器日鈍，妄念多端，故諸祖特出方便法而攝受之。此宗相繼自摩訶迦葉以至今，有六七十代了。在唐宋之時，禪風遍天下，何等昌盛？現在衰微已極，惟有金山、高旻、寶光等處，撐持門戶而已。所以現在宗門下的人才甚少，就是打七，大都名不符實。昔者七祖青原行思問六祖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思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思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六祖深

器之。現在你我根器劣弱，諸大祖師，不得不假方便，教參一句話頭。宋朝以後，念佛者多，諸大祖師，乃教參「念佛是誰？」現在各處用功的都照這一法參究。可是許多人仍是不得明白，把這句「念佛是誰」的話題放在咀裏，不斷的念來念去，成了一個念話頭，不是參話頭了！參者參看義，故凡禪堂都貼著「照顧話頭」四字，照者反照，顧者顧盼，即自反照自性；以我們一向向外馳求的心回轉來反照，才是叫看話頭。話頭者，「念佛是誰」，就是一句話；這句話，在未說的時候，叫「話頭」，既說出就成話尾了。我們參話頭，就是要參這「誰」字！未起時究竟是怎樣的？譬如我在這裏念佛，忽有一人問曰：「某甲，念佛的是『誰』啊？」我答曰：「念佛是我呀！」進曰：「念佛是你？你還是口念，還是心念？若是口念。——你睡著時何以不念？若是心念——你死了為何不念？」我們就是對這一問有疑，要在這「疑」的地方去追究它；看這話到底由那裏而來？是甚麼樣子？微微細細的去反照，去審察，這也就是反聞自性！在行香時，頸靠衣領，腳步緊跟前面的人走，心裏平平靜靜，不要東顧西盼，一心照顧話頭；在坐香時，胸部不要太挺，氣不要上提，也不要向下壓，隨其自然，但把六根門頭收攝起來，萬念放下，單單的照顧話頭，不要忘了話頭，不要粗，粗了則浮起，不能落堂，不要細，細了則昏沈，就墮空亡，都得不到受用。如果話頭照顧得好，功夫自然容易純熟，



習氣自然歇下。初用功的人，這句話頭是不容易照顧得好的；但是你不要害怕，更不要想開悟，或求智慧等念頭。須知打七就是爲的開悟，爲的求智慧，如果你再另以一個心去求這些，就是頭上安頭了。我們現在知道了，便只單提一句話頭，可以直捷了當；如果我們初用功時，話頭提不起，你千萬不要著急，只要萬念情空，綿綿密密的照顧著，妄想來了，由它來；我總不理會它，妄想自然會息。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妄想來了，我總以覺照力釘著這句話頭，話頭若失了，我馬上就提起來。初次坐香好似打妄想，待時光久了，話頭會得力起來，這時候，你一枝香可以將話頭提，就不會走失，那就有把握了。說的都是空話，好好用功吧！

### 初七第二日正月初十日開示

打七這一法，是剋期取證最好的一法。古來的人根器敏利，對這一法不常表現。到宋朝時始漸開闡，至清朝雍正年間，這一法更大興。雍正帝在皇宮裏也時常打七，他對禪宗是最尊重的，同時他的禪定也是非常的好。在他手裏悟道的有十餘人，揚州高旻寺的天慧徹祖，也是在他會下悟道的。禪門下的一切規矩法則，皆由他大整一番，由是宗風大振，故人才也出了很多，所以規矩是非常要緊的。這種剋期取證的法則，猶如儒家

入考試場，依題目作文，依文取考，有一定的時間的。我們打七的題目，是名「參禪」，所以這個堂叫做「禪堂」，禪者，梵語禪那，此名靜慮；而禪有大乘禪、小乘禪、有色禪、無色禪、聲聞禪、外道禪等。宗門下這一禪，謂之「無上禪」。如果有人在這堂中把疑情參透，把命根坐斷，那就是即同如來；故這禪堂，又名「選佛場」，亦名「般若堂」。這堂裏所學的法，俱是無爲法。無者，無有作爲；即是說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爲；若是有爲，皆有生滅；若有可得，便有可失；故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誦經、禮懺等，盡是有爲，都屬言教中的方便權巧。宗門下就是教你直下承當，用不著許多言說。昔者有一學人參南泉老人問：「如何是道？」曰：「平常心是道。」我們日常穿衣吃飯，出入息，無不在道中行。只因我們隨處縛著，不識自心是佛，昔日大梅法常禪師，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禮辭馬祖，至四明梅子真舊隱處，縛茆而居。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大梅以偈答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野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

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馬祖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僧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可見古來的人是如何了當和簡切！只因你我根機陋劣，妄想太多，諸大祖師乃教參一話頭，這是不得已也。永嘉祖師云：「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卻阿耨業；若將妄語誑眾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高峯妙祖曰：「學人用功，好比將一瓦片拋於深潭，直沈到底為止！」我們看話頭也要將一句話頭看到底，直至看破這句話頭為止。妙祖又發願云：「若有人舉一話頭，不起二念，七天之中，若不悟道，我永墮拔舌地獄！」只因我們信不實，行不堅，妄想放不下；假如生死心切，一句話頭決不會隨便走失的。滄山祖師云：「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初發心的人總是妄想多，腿子痛，不知功夫如何用法，其實只要生死心切，咬定一句話頭，不分行住坐臥，一天到晚把誰字照顧得如澄潭秋月一樣的，明明諦諦的，不落昏沈，不落掉舉，則何愁佛階無期呢！假如昏沈來了，你可瞪開眼睛，把腰稍提一提，則精神自會振作起來。這時候把話頭不要太鬆，和太細，太細則易落空和昏沈；一落空只知一片清靜，覺得爽快。可是在這時候，

這句話頭不能忘失，才能在竿頭進步，否則落空亡，不得究竟。如果太鬆，則妄想容易襲進，妄想一起，則掉舉難伏。所以在此時光，要粗中有細，細中有粗，方能使功夫得力，才能使動靜一如。昔日我在金山等處跑香，維那摧起香來，兩腳如飛，師傅們真是跑得，一句站板敲下，如死人一樣，還有甚麼妄想昏沈呢！像我們現在跑香相差太遠了。諸位在坐時，切不要把這句話頭向上提，上提則便會昏沈；又不要橫在胸裏，如橫在胸裏，則胸裏會痛；也不要向下貫，向下貫則肚脹，便會落於陰境，發出種種毛病。只要平心靜氣，單單的把「誰」字如雞抱卵，如貓捕鼠一樣的照顧好，照顧得力時，則命根自會頓斷，這一法初用功的同參道友，當然是不易的。但是你要時刻在用心，我再說一比喻，修行如石中取火，要有方法；倘無方法，縱然任你把石頭打碎，火是取不出來的。這方法，是要有一支紙媒和一把火刀，火媒按下在火石下面，再用火刀向火石上一擊，則石上的火，就會落在火媒上，火媒馬上就能取出火來，這是一定的方法。我們現在明知自心是佛，但是不能承認，故要借這一句話頭，做爲敲火刀。昔日世尊夜睹明星，豁然悟道，也是如此。我們現在對這取火法，則不知道，所以不明白自性。你我自性，本是與佛無二，只因妄想執著不得解脫，所以佛還是佛，我還是我。你我今天知道這個法子，能夠自己參究，這是何等的殊勝因緣？希望大家努力，在百尺竿頭再進一

步，都在這場中選出，可以上報佛恩，下利有情。佛法中不出人才，只因大家不肯努力，言之傷心。假如深信永嘉和高峯妙祖對我們所發誓願的話，我們決定都能悟道，大家努力參吧！

### 初七第三日正月十一日開示

光陰快得很，才說打七，又過了三天。會用功的人，一句話頭照顧得好好的，甚麼塵勞妄念澈底澄清，可以一直到家。所以古人說：「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路頭若識得，生死一齊休。」我們的路頭，只要放下包袱，咫尺就是家鄉。六祖說：「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你我本來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只因妄念執著，愛纏世間幻法，所以弄得四大不得空，生死不得了。假如一念體起無生，則釋迦佛說的這些法門也用不著了，難道生死不會休嗎？是故宗門下這一法，真是光明無量照十方。昔日德山祖師，是四川簡州人，俗姓周，廿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人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性海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我當掃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禮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而出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

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灋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後人傳爲德山喝、臨濟棒。像他這樣，何愁生死不休。德山下來出巖頭、雪峯；雪峯下出雲門、法眼；又出德韶國師，永明壽祖等，都是一棒打出來的。歷朝以來的佛法，都是宗門下的大祖師爲之撐架子。諸位在此打七，都深深的體解這一最上的道理，直下承當，了脫生死，是不爲難的；假如視爲兒戲，不肯死心蹋地，一天到晚在光影門頭見鬼，或在文字窟中作計，那末生死是休不了的。大家努力精進吧！

### 初七第四日正月十二日開示

七天的辰光已去了四天，諸位都很用功，有的做些詩偈，到我那裏來問，這也很難得。但是你們這樣的用功，把我前兩天說的都忘卻了。昨晚說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我們現在是參話頭，話頭就是我們應走的路頭。我們的目的是要成佛了生死；要了生死，就要借這句話頭作爲金剛王寶劍，魔來魔斬，佛來佛斬，一情不留，一法不立，

那裏還有這許多妄想來作詩作偈，見空見光明等境界？若這樣用功，我不知你們的話頭到那裏去了！老參師傅不在說：初發心的人要留心啊！我因為怕你們不會用功，所以前兩天就將打七的緣起，及宗門下這一法的價值，和用功的法子，一一講過了。我們用功的法子，就是單舉一句話頭，晝夜六時，如流水一般，不要令他間斷，要靈明不昧，了了常知，一切凡情聖解，一刀兩斷。古云：「學道猶如守禁城，緊把城頭戰一場，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這是黃檗禪師說的。前後四句，有二種意義：前兩句譬喻，說我們用功的人，把守這句話頭，猶如守禁城一樣，任何人，不得出入。這是保守得非常嚴密的。因為你我每人都有一個心王，這個心王即是第八識，八識外面還有七識、六識、前五識等。前面那五識，就是那眼、耳、鼻、舌、身五賊，六識即是意賊，第七識即是末那，它（末那）一天到晚，就是貪著第八識見分爲我，引起第六識，率領前五識，貪愛色、香、味、觸等塵境，纏惑不斷，把八識心王困得死死的轉不過身來。所以我們今天要借這句話頭（金剛王寶劍），把那些劫賊殺掉，使八識轉過來成爲「大圓鏡智」，七識轉爲「平等性智」，第六識轉爲「妙觀察智」，前五識轉爲「成所作智」。但是最要緊的就是把第六識和第七識先轉過來，因爲它有領導作用。它的力量，就是善能分別計量；現在你們作詩作偈，見空見光，就是這兩個識在起作用。我們今天



要借這句話頭，使「分別識」成「妙觀察智」，「計量人我之心」爲「平等性智」，這就叫做轉識成智，轉凡成聖。要使一向貪著色、聲、香、味、觸、法賊，不能侵犯，故曰「如守禁城」。後面的兩句，「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的譬喻：即是我們三界衆生沈淪於生死海中，被五欲所纏，被塵勞所惑，不得解脫，故拿梅花來作譬喻。因爲梅花是在雪天開放的，大凡世間萬物都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冬天的氣候寒冷，一切的昆蟲草木，都已凍死，或收藏。塵土在雪中也冷靜清涼，不能起飛了。這些昆蟲草木塵土灰濁的東西，好比我們心頭上的妄想、分別、無明、嫉妒等三毒煩惱，我們把這些東西去掉了，則心王自然自在，也就是如梅花在雪天裏開花吐香了。但是你要知道，這梅花是在冰天雪地裏而能開放，並不是在春光明媚，或惠風和暢的氣候而有的。你我想要，心花開放，也不是在喜怒哀樂和人我是非之中而能顯現的。因爲我們這八種心，若一糊塗，就成「無記性」；若一造惡，就成惡性；若一造善，就成善性；無記有「夢中無記」，和「空亡無記」，夢中無記，就是在夢中昏迷時；惟有夢中一幻境，日常所作一無所知，這就是獨頭意識的境界，也就是獨頭無記。「空亡無記」者，如我們現在坐香，靜中把這話頭亡失了，空空洞洞的，糊糊塗塗的，甚麼也沒有，只貪清靜境界，這是我們用功最要不得的禪病，這就是「空亡無記」。我們只要二六時中，

把一句話頭，靈明不昧，了了常知的；行也如是，坐也如是。故前人說：「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寒山祖師曰：「高高山頂上，四顧極無邊，靜坐無人識，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你我大家都是有意緣，故此把這些用功的話，再與你們說一番，希望努力精進，不要雜用心。我再來說一公案，昔日雞足山悉檀寺的開山祖師，出家後參禮諸方，辦道用功，非常精進。一日寄宿旅店，聞隔壁打豆腐店的女子唱歌曰：「張豆腐，李豆腐，枕上思量千條路；明朝仍舊打豆腐！」這時這位祖師正在打坐，聽了她這一唱，即開悟了。可見得前人的用功，並不是一定要在禪堂中才能用功，才能悟道的。修行用功，貴在一心。各位切莫分心散亂，空過光陰，否則，明朝仍舊賣豆腐了！

### 初七第五日正月十三日開示

修行一法，易則容易，難則實難。易者，只要你放得下，信得實，發堅固心，和長遠心，就可成功。難者，就是你我怕吃苦，要圖安樂，不知世間上的一切有爲法，尚且要經過一番學習，才能成功，何況我們要學聖賢，要成佛作祖，豈能馬馬虎虎就可成功？所以第一要有堅固心，因為修行辦道的人，總是免不了魔障。魔障就是昨天講的

色、聲、香、味、觸、法等塵勞業境。這些業境就是你我的生死怨家，故每每許多講經法師，也在這些境界中站不住腳，這就是道心不堅固的原因。次之則要發長遠心。我們人生在世，造業無邊，一旦要來修行，想了生脫死，豈能把習氣一時放得下嗎？古來的祖師，如長慶禪師坐破蒲團七個，趙州八十歲，還在外面行腳，四十年看一無字，不雜用心，後來大徹大悟；燕王和趙王非常崇拜他，以種種供養，至清朝雍正皇帝，閱其語錄高超，封為古佛；這都是一生苦行而成功的。你我現在把習氣毛病通身放下，澄清一念，就與佛祖同等。如楞嚴經云：「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為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你我的習氣煩惱，猶如泥滓，故要用話頭。話頭如清磐，能使濁水澄清（即是煩惱降伏）。如果用功的人，到了身心一如，靜境現前的時候，就要注意，不要裹腳不前。須知這是初步功夫，煩惱無明尚未斷除，這是從煩惱心行到清靜，猶如濁水澄成了清水，雖然如此，水底泥滓尚未去了，故還要加功前進。古人說：「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見未為真，若能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如不前進，則是認「化城」為家，煩惱仍有生起的機會，如此則做一自了漢也很為難。故要去泥存水，方為永斷根本無明，如此才是成佛了。到了無明永斷的時候，可以任你在十方世界現身說法，如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應以何身得度

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任你淫房酒肆，牛馬騾胎，天堂地獄，都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了。否則，一念之差，就是六道輪迴。昔者秦檜曾在地藏菩薩前做過香燈，只因他長遠心不發，無明煩惱未能斷了，故被瞋心所害，這是一例。例如你信心堅固，長遠心不退，則不怕你是怎樣的一個平常人，也可以即身成佛。昔日漳州有一貧苦的人在寺出家，心想修行，苦不知如何爲是，無處問津，每日只做苦工，一日遇著一位行腳僧到那裏掛單，看他每日忙忙碌碌的，問他日常作何功課？他說：「我一天就是做些苦事，請問修行方法？」僧曰：「參念佛是誰！」如是他就照這位客師所教，一天在工作之中，把這「誰」字蘊在心裏照顧，後隱於石巖中修行，草衣木食，這時候他家裏還有母親和姐姐，聞知他在島巖中修行很苦，其母乃教其姐拿一匹布和一些食物送給他，其姐姐送至島巖中，見他坐在巖中，動也不動。去叫他，他也不應。其姐姐氣不過，把這些東西放在巖中回家去了。但是他也不睬也不瞧，老是坐在洞中修行，過了一十三年，他的姐姐再去看他，見那匹布仍是在那兒未動，後來有一逃難的人到了那裏，腹中饑餓，見了這位和尚衣服破爛的住在巖中，乃近前問他，向他化乞，他便到石巖邊拾些石子，置於釜中，煮了一刻拿來共食，猶如洋薯，其人飽餐而去。去之時，他與之言曰：「請勿與外人言！」又過了些時，他想，我在此修行這許多年了，也要結結緣吧。如是走到廈

門，在一大路旁，搭一茅蓬，做施茶工作。這時是萬曆年間，皇帝的母親皇太后死了，要請高僧做佛事，先想在京中請僧，因此時京中無大德高僧，皇太后乃托夢於萬曆皇帝，謂福建漳州有高僧。皇帝乃派人至福建漳州，迎請許多僧人進京做佛事，這些僧人都把行裝整理進京，恰在這路邊經過。其僧問曰：「諸位師傅，今日這樣歡喜到那裏去啊？」衆曰：「我們現在奉旨進京，替皇帝做佛事超薦太后去！」曰：「我可同去否？」曰：「你這樣的苦惱，怎能同去呢？」曰：「我不能念經，可以替你們挑行李，到京中看看也是好的。」如是就和這些僧人挑行李進京去了。這時皇帝知道他們要到了，乃叫人將金剛經一部，埋於門檻下，這些僧人都不知道，一一的都進宮去了。惟有了這位苦惱和尚行到那裏，雙膝跪下，合掌不入。那裏看門的叫的叫，扯的扯，要他進去，他也不入。乃告知皇帝，此時皇帝心中有數，知是聖僧到了，遂親來問曰：「何以不入？」曰：「地下有金剛，故不敢進來。」曰：「何不倒身而入。」其僧聞之，便兩手撲地，兩腳朝天，打一個筋斗而入。皇帝深敬之，延於內庭款待，問以建壇修法事。曰：「明朝五更開壇，壇建一臺，只須幡引一幅，香燭供菓一席就得。」皇帝此時心中不悅，以爲不夠隆重，猶恐其僧無甚道德，乃叫兩個御女爲之沐浴。沐浴畢，其下體了然不動，御女乃告知皇帝，帝聞之益加敬悅，知其確爲聖僧，乃依其所示建壇，次早陞

座說法，登臺打一問訊。持幢至靈前曰：「我本不來，你偏要愛，一念無生，超昇天界！」法事畢，對帝曰，「恭喜太后解脫矣！」帝甚疑惑，以爲如此了事，恐功德未能做到。正在疑中，太后在空中曰：「請皇上禮謝聖僧，我已得超昇矣！」帝驚喜再拜而謝，於內庭設齋供養。此時其僧見帝穿著花褲，目不轉瞬。帝曰：「大德歡喜這褲否？」遂即脫下贈之。僧曰：「謝恩！」帝便封爲龍褲國師。齋畢，帝領至御花園遊覽，內有一寶塔，僧見塔甚喜，徘徊瞻仰。帝曰：「國師愛此塔乎？」曰：「此塔甚好。」曰：「可以將此塔敬送於師！」正要人撤送漳州修建，師曰：「不須撤送，我拿去就是！」言說之間，即將此塔置於袖中騰空即去，帝甚驚悅，歎未曾有。諸位！請看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只因他出家以來，不雜用心，一向道心堅固，他的姐姐去看他也不理，衣衫破爛也不管，一匹布放了十三年也不要，你我反躬自問，是否能這樣的用功？莫說一天到晚，自己的姐姐來了不理做不到，就是在止靜後，看見監香行香，或旁人有點動靜，也要瞅他一眼，這樣的用功，話頭怎樣會熟呢！諸位只要去泥存水，水清自然月現，好好提起話頭參看！

初七第六日正月十四日開示

古人說：「日月如梭，光陰似箭。」才說打七，明天就是解七了。依規矩，明天早上要考功了。因為打七是剋期取證的辦法，證者證悟，見到自己本地風光，悟到如來的妙性，故曰證悟。考功就是要考察你在七天當中的功夫到了何等程度，要你向大眾前吐露出來，平常在這個時候向你們考功，是叫做討包子錢，人人要過的。就是我們打七的人人要開悟，人人可以弘揚佛法，度盡眾生的意思。現在不是說人人開悟，就是一人開了悟，也可以還得這些包子錢。所謂眾人吃飯，一人還賬。如果我們發起一片精進的道心，是可以人人開悟的。古人說：「凡夫成佛真個易，去除妄想實為難！」只因你我無始以來貪愛熾然，流浪生死，八萬四千塵勞，種種習氣毛病放不下，不得悟道，不像諸佛菩薩常覺不迷。是故蓮池說：「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眾如為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恭下敬，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了脫！」這十幾句話，說得何等明白和真切！染者，染污義，凡夫的境界，總是貪染財色名利，瞋恚鬥爭。對道德二字，認為是絆腳石，一天到晚，喜怒哀樂，貪愛富貴榮華，種種世情不斷，道念一點沒有。所以功德林被凋殘，菩提種子被燒盡，假如把世情看得淡淡的，一切親友怨家，視為平等，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視一切眾生平

等無二，視人饑如己饑，視人溺如己溺，常發菩提心，則可與道念相應，亦可立地成佛。故曰：「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諸佛聖賢，應化世間，一切事情都是為衆服務。所謂拔苦與樂，興慈濟物，你我都克己復禮，甚麼也不為自己作享受，那麼人人都無困苦，事事都能辦到了。同時你自己也隨之得到圓滿果實的報酬，如江河中的水漲了，船必自高了，你能以一種慈悲心，恭敬心對人，不自高自大，不驕傲虛偽，則人見到你一定會恭敬客氣。否則，只恃一己之才能，老氣橫秋的，或口是心非的，專為聲色名利作計，那麼就是人家恭敬你，也恐是虛偽的。故孔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六祖曰：「他非我不非，我非卻有過！」所以，我們切莫要生是非之心，起人我之別，如諸佛菩薩為人服務一樣，則菩提種子處處下生；美善的果實，時時有收穫，煩惱自然縛不著你了。世尊所說三藏十二部經典，也是為了你我的貪瞋癡三毒；所以三藏十二部的主要就是戒定慧，就是因果，使我們戒除貪欲，抱定慈悲喜捨，實行六度萬行，打破愚迷邪癡，圓滿智慧德相，莊嚴功德法身。若能依此處世為人，那真是處處總是華藏界了。今天參加打七的多是在家大德，我們要好好降伏其心，趕緊去離纏縛，我再說一公案作為諸位的榜樣。因為你們都是發了很大的信心而來到這寶所，我不與你們解說，恐怕你們得不到寶，空手而回，不免辜負信心。希望靜心聽著：昔者



唐朝有一居士。姓龐名蘊，字道玄，湖南衡陽人，世本業儒，少悟塵勞，志求真諦。貞元初，聞石頭和尚道風，乃往謁之。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龐由是豁然有省。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龐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龐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千江水，即向汝道！」龐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居士自從參透本來人後，甚麼也不做。一天到晚的單單織漉籬過活，家中所有的萬貫金銀，也一概拋於湘江之中。一日兩夫婦共說無生的道理。玄曰：「難！難！難！拾擔芝麻樹上攤！」其婦曰：「易！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其女靈照聞之笑曰：「你們二老人家，怎麼說這些話來了！」玄曰：「據你怎樣說？」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吃飯睏來睡！」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玄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麼處？」玄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玄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在！」全曰：「居士作麼生？」玄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瘥。」玄嘗遊講肆，隨

喜聽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玄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玄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並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欣然仰歎。一日居士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玄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玄乃笑。玄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觀竟回報曰：「日則中矣，惜天狗蝕日，父親何不出去一看呢？」玄以爲事實，乃下座出戶觀之，其時靈照即登父座，跏趺合掌坐脫。玄回見靈照已亡，歎曰：「我女鋒捷，先我而去。」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顛問疾次。玄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其夫人聞之，即告知其子。子聞之，將鋤頭撐其下額立地而去。此時其母見如此光景，亦自隱去。你看他們一家四口，都能如此神通妙用，可見你們爲居士的多麼高尚！到現在莫說你們居士沒有這樣的人才，就是出家二衆，也都是與我虛雲差不多，這是多麼倒架子，大家努力吧！

## 初七圓滿日正月十五日開示

恭喜諸位！七天功德，今日圓滿，證悟過來了的，照規矩應該陞堂，如朝中考試，今天正是揭榜的一天，應該要慶賀。但是常住很慈悲，明天繼續打七，使我們可以加功進步，諸位老參師傅都知道，這種因緣殊勝，不會空過光陰！各位初發心的人，要知人身難得，生死事大。我們得了一人身，更要知道佛法難聞，善知識不易值遇，今天諸位親到寶山，要借此良機努力用功，不要空手而歸。宗門下一法，我已講過，是世尊拈花示衆，一代一代的從根本上傳流下來的。所以阿難尊者，雖是佛的弟弟，又隨侍佛出家，而他在世尊前，未能大徹大悟，待佛滅後，諸大師兄弟不准他參加集會。迦葉尊者曰：「你未得世尊心印，請倒卻門前剎竿著！」阿難當下大悟。迦葉尊者乃將如來心印付之，是爲西天第二祖；歷代相承，至馬鳴、龍樹尊者後，天臺北齊老人，觀其中觀論，發明心地，而有天臺宗。這時宗門下特別大興，後來天臺衰落，至韶國師由高麗翻譯歸來，再行興起。達磨祖師是西天二十八祖，傳來東土，是爲第一祖。自此傳至五祖，大開心燈，六祖下開悟四十三人；再由思師、讓祖至馬祖，出善知識八十三人，正法大興，國王大臣莫不尊敬。是以如來說法雖多，尤以宗下獨勝。如念佛一法，亦由馬

鳴、龍樹之所讚揚。自遠公之後，永明壽禪師爲蓮宗六祖，以後多由宗門下的人所弘揚。密宗一法，經一行禪師發揚之後，傳入日本，我國即無相繼之人。慈恩宗是玄奘法師興起，不久亦絕。獨以宗門下源遠流長，天神歸依，龍虎歸降，八仙會上的呂洞賓，別號純陽，京川人，唐末三舉不第，無心歸家，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之術。洞賓依法修行，後來乃飛騰自在，雲遊天下。一日至廬山海會寺，在鐘樓壁上書四句偈云：「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問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睹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黃龍擊鼓陞座，呂遂隨衆入堂聽法。黃龍曰：「今日有人竊法，老僧不說！」洞賓出而禮拜。問曰：「請問和尚：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黃龍罵曰：「這守屍鬼！」洞賓曰：「爭奈囊中自有長生不死藥。」黃龍曰：「饒經八萬劫，未免落空亡。」洞賓忘了「對境無心莫問禪」的功夫，大發瞋心，飛劍斬黃龍。黃龍以手一指，其劍落地，不能取得。洞賓禮拜悔過，請問佛法。黃龍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洞賓於言下頓契玄旨，乃述偈曰：「棄卻瓢囊擊碎琴，從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當年錯用心！」此是仙人歸依三寶，求入伽藍爲護法的一例。道教在洞賓之手亦大興起來，爲北五祖；紫陽真人，又是閔祖英集，而明心地的南五祖；故此道教亦

是爲佛教宗門所續啓。孔子之道傳至孟子失傳，直至宋朝周濂溪先生從宗門發明心地，程子、張子、朱子等，皆從事佛法，故宗門有助儒道一切之機，現在很多人把宗門這法輕視，甚至加以毀謗，這真是造無間業。你我今天有此良緣，遇期勝因，要生大歡喜，發大誓願，人人做到龍天歸依，使正法永昌，切莫視爲兒戲，好好精進用功！

### 次七第一日正月十六日開示

虛雲到常住打擾一切，蒙和尚及各位班首師傅，特別優待，已深爲抱歉。今天又要我做主法，這個名目，我實不敢承認。現在應慈老法師年高臘長，應歸他來領導才合理。同時常住上的法師很多，都是學德兼優，我是一水上浮萍，全然無用的一個人。今天以我年紀大，要加諸客氣，這實在是誤會了。在世法尚且不以年的大小而論，如過去朝中赴科考的人，不管你年紀多大，而對於主考者，總是稱爲老師，都要尊敬他，不能講年齡的；在佛法中更加不能了。如文殊菩薩，過去久遠，業已成佛，曾教化十六王子。阿彌陀佛是十六王子之一，釋迦牟尼佛也是他的徒弟，到了釋迦成佛的時候，他便爲之輔弼，可見是平等一味，無有高下的。故此請諸位不要誤解了，現在我們在參學方面來講，總要以規矩法則爲尊。常住上發起道心，講經打七，弘揚佛法，實爲希有、難

得的因緣，諸位都不避風塵，不憚勞倦，這樣的忙碌，也自願的來參加，可見都有厭煩思靜的心。本來你我都是一個心，只因迷悟有關，故有衆生，終日忙碌，無一日休閒，稍作思惟，實乃無益。但是有種人一生在世，晝夜奔忙，癡想豐衣足食，貪圖歌臺舞榭，惟願子孫發富發貴，萬世的榮華，到了一氣不來，做了一個死鬼，還要想保佑他兒女，人財興旺，這種人真是愚癡已極！還有一種人，稍知一些善惡因果，要做功德，但是只知打齋供僧，或裝佛像，或修廟宇等，一些有漏之因，冀求來生福報，因他不解無漏功德的可貴，故偏棄不行。妙法蓮華經云：「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恒沙七寶塔。」因爲靜坐這一法，可以使我們脫離塵勞，使身心安泰，使自性圓明，生死了脫。一須臾者，一剎那之間也。若人以清靜心，返照回光，坐須臾之久，縱不能悟道，而其正因佛性已種，自有成就之日。若是功夫得力，一須臾之間，是可以成佛的。楞嚴經阿難尊者曰：「不歷僧祇獲法身。」但是你我及一般人，平常總是在塵勞裏，在喜怒裏，在得失裏，在五欲裏，在一切圖快活享用裏過活。而今一到禪堂中，一聲止靜，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六根門頭，猶如「烏龜息六」樣的，任甚麼境界也擾你不動。這是修無爲法，也是無漏法。故以金銀等七種寶物造塔，如恒河沙數之多，猶不能及此「靜坐」一須臾之功德也。烏龜息六是一譬喻。因爲海狗喜食魚鱉，一見烏龜在海灘上爬，牠就

跑去吃牠。烏龜知其要喫牠，便把四隻腳，一個頭，一條尾，統通縮進殼裏去，海狗見之咬牠不著，空費一番辛苦，棄而他去，此時烏龜亦脫其險。我們人生在世，無錢的爲衣食忙得要死，有錢的貪婪色欲不得出離，正如被海狗咬著，若知其害，便把六根收攝，反照回光，都可以從死裏得生的。前兩晚說過宗門下這一法，是正法眼藏，是如來心法，是了生脫死的根本。如講經等法門，雖然是起人信解，但是大都是枝葉上的文章，不容易大開圓解的。如要想以講經等法子來了生脫死者，還須要經過行證，是很爲難的。故從來聽到講經等及其他法門中顯現神通與立地悟徹者，比宗門下少。因爲宗門下不但說是比丘和居士有不可思議的手眼，就是比丘尼也有偉大的人才。昔者灌溪尊者，是臨濟的徒弟。在臨濟勤學多年，未曾大徹大悟，乃去參方。至末山尼僧處，其小尼僧告知末山，末山遣侍者問曰：「上座是為遊山玩景而來，抑是為佛法而來？」灌溪只得承認爲佛法而來！末山曰：「既是為佛法而來，這裏也有打鼓陞座的法則！」遂陞座。灌溪初揖而不拜，末山問曰：「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末山曰：「何不蓋卻？」溪無法，始禮拜。溪問：「如何是末山？」末山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末山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灌溪不能答，於是伏膺。在該處作園頭三年，後來大徹大悟。灌溪

上堂有云：「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故知灌溪雖是臨濟的徒弟，亦是末山的法嗣。可見尼衆中也有這樣驚世的人才，超人的手眼。現在你們這樣多的尼衆，爲甚麼不出來顯顯手眼，替前人表現正法呢？須知佛法平等，要大家努力，不要自生退墮，錯過因緣。古人說：「百年三萬六千日，不放身心靜片時！」你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者，只爲不肯放下身心清淨修學，而感受輪迴，不得解脫。所以要大家放下身心，來靜坐片時，希望漆桶脫落，共證無生法忍！

### 次七第二日正月十七日開示

今日是兩個七的第二天，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各位來參加的日益增多，可見上海地方的人，善心純厚，福德深重；更可見人人都有厭煩思靜、去苦趨樂的要求。本來人生在世，苦多樂少，且光陰迅速，數十年眨眼就過去了；縱如彭祖住世八百載，在佛法中看來，甚爲短促；在世人看來，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了。你我現在知道這種如幻如化的短境，無所留戀，來此參加這個禪七，真是夙世善根。但是修行一法，貴在有長遠心；過去一切諸佛菩薩，莫不經過多劫修行，而能成功。楞嚴經觀世音菩薩圓通章曰：「憶念



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由此可見觀世音菩薩不是一天兩天的時光，就成功了的。同時他便公開的將他用功的方法，講給我們聽。他是楞嚴會上二十五圓通的第一名。他的用功法子是從聞、思、修，而得耳根圓通的入三摩地。三摩地者，華言正定。故他繼著又說：「初於聞中，入流亡所。」這種方法，是以耳根反聞自性，不令六根流於六塵，是要將六根收攝流於法性。故繼著又說：「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又說：「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這意思即是要我們把這反聞的功夫不要滯疑，要漸次增進，要加功用行，才能得「覺所覺空；空覺既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這種境界，既自以反聞聞自性的功夫，把一切生滅悉皆滅已，真心方得現前。即是說狂心頓歇，歇即菩提。觀世音菩薩到了這種境界，他說：「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我們今天學佛修行，也要這樣先把自己的功夫做好，把自性的貪、瞋、癡、慢等一切衆生度盡，證到本來清淨的妙覺真心，然後上行下化，如觀世音菩薩這樣的三十二應，隨類化度，才能有力量。所以觀世音菩薩，或現童男童女身，化現世間，世人不知觀世音菩薩業已成佛，並無男人我之相，他是隨衆

生的機而應現的。但世間人一聞觀世音菩薩之名，都覺得有愛敬之心，這無非是過去生中持念過他的聖號；八識田中，有這種子，乃起現行。故經云：「一入耳根，永為道種。」你我今天來此熏修，當依諸佛菩薩所修所證之最上乘法。現在這種法，是要明本妙覺心，即是說見性成佛。假如不明心地，則佛不可成；要明心地，須行善道為始。我們一天到晚，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福德自此增長；加上一句話頭，時刻提起，一念無生，當下成佛。諸位把握時間，莫雜用心，好好提起話頭參去！

### 次七第三日正月十八日開示

今天第二七的三天又過去了，功夫做純熟了的人，動靜之中，都有把握，有什麼心去分別他一七、二七，三天、兩天呢。但是初發心的人，總要努力精進，莫糊塗塗塗的打混，把光陰錯過了。我現在再說一譬喻給你們初發心的聽，希望好好聽者：諸方禪堂中所供的一位菩薩，是一位聖僧，他是釋迦如來的老表，名阿若憍陳如尊者，世尊出家時，他的父王派父族三人，母族二人，往雪山照顧他。此尊者是母族二人之一。世尊成道後，初至鹿野苑，為之說四諦法。這位尊者最初悟道，同時此尊者是世尊諸大弟子中第一位先出家者，故名聖僧。又名僧首。他的修行方法，在楞嚴經中很明顯的說：「我

初成道，於鹿苑中，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眾，言一切眾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今成聖果？」這是佛告訴我們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的原因。並追問當時在會諸大弟子的開悟，是用何法而成功的？這時候獨有憍陳如尊者了解這個法子。所以他在這會中站立起來，答覆世尊曰：「我今長老，於大眾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他說了之後，再對世尊作解釋似的說：「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儼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他這一說，把主客二字，說得何等明顯！但是你要知道，這是一個譬喻。是告知我們用功下手的方法，即是說，我們的真心是個主，他本是不動的；動的是客，即是妄想。妄想猶如灰塵，灰塵很微細，它在飛騰之時，要在太陽照入戶牖時，或空隙之中，才看得見。即是說，我們心中的妄想，在平常的動念中，並不知道，一到清靜修行靜坐，用功的當中，才知道許多的雜念，在不斷的起伏。在這妄念沸騰的當中，如果你功夫不得力，那就作不得主，故不得悟道。流浪生死海中，今生姓張，再生又姓李。如客人投宿旅店一樣，是沒有一個久遠的時間，住得不動的。但我們

的真心，卻不是這樣；它總是不去不來不生不滅的常住不動，故爲主人。這個主人，好比如虛空塵土飛出，虛空總是寂然不動。又如旅店裏的主人，他老住在店中，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在名相上講：塵者，塵沙；是煩惱之一。要到菩薩的地位，才能斷得了。妄者、妄惑；惑有「見惑」八十八使；「思惑」八十一品，見惑由「五鈍使」而來，修行的人，先要把見惑斷盡，才能證入須陀洹果。但這步功夫非常的難，斷除見惑，如斷四十里的逆流，可見我們用功的，是要有甚深的力量；思惑斷盡，才能證到阿羅漢果，這種用功是漸次的。我們現在只借一句話頭，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甚麼見惑思惑，一刀兩斷，好似青天不掛片雲，清暘升天，即是自性的光明透露。這位尊者，悟了這個道理，認識了本有的主人。你我今天用功第一步，要把客塵認識，客塵是動的，主人是不動的，如不認識，則功夫無處下手，依舊在打混的空過光陰，希望大家留心參看！

### 次七第四日正月十九日開示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這回玉佛寺打禪七，真是因緣殊勝。各方信心男女居士們這樣踴躍的來參加，種下這一成佛的正因，可說是稀有難得。釋迦牟尼佛說妙法蓮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人生在

世數十年的光陰，不知不覺的過了，在這當中，有錢的人，或貪酒色財氣；無錢的人，都爲衣食住行，而勞碌奔波，很少有一清閒自在的，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這種人，偶一走到佛寺裏，見此寂靜莊嚴的梵刹，心生歡喜，或見佛菩薩形像而隨口聲稱佛名者；或心生清靜而起感慨，稱讚如來吉祥而生稀有者；這都是過去生中有甚深善根，由此皆得成佛。因爲人們平時眼中見到的風花雪月，耳中聽到的歌舞歡聲，口裏貪著的香美珍珠等，感染思想；這感染思想是散亂心，是生死心，是虛妄心；今天能夠在塔廟中，稱一聲佛號，這是覺悟心，是清靜心；是成佛的菩提種子。佛者，梵語佛陀，華言覺者。覺者，覺而不迷，自性清靜，即是有覺悟心。我們今天不爲名利而來，也是覺悟力的作用。但是有許多恐是聞其打禪七之名，而不知其打禪七之義，以一種稀奇心而來看熱鬧的，這不是上上心。現在既到此地，如人到了寶山，不可空手而回，須發一無上的道心，好好的坐一枝香，種一成佛的正因，將來大家成佛。昔日釋迦牟尼佛，有一弟子，名須跋陀羅，家裏貧窮孤獨，無所倚靠，心懷愁悶，要隨佛出家。一日至世尊處，剛巧是世尊外出，諸大弟子爲之觀察往昔因緣，八萬劫中，未種善根，乃不收留，叫他回去。此時須跋苦悶已極，行至城邊，忖思業障如此深重，不如撞死爲好！正要尋死，不料世尊到來，問其所以，須跋一一答之。世尊遂收爲徒弟，回至其所，七日之中，證阿

羅漢。諸大弟子，不解其故，請問世尊。世尊曰：「你們只知八萬劫中之事！八萬劫外，他曾種善根。他那時亦很貧窮，採樵為活，一日在山中遇虎，無所投避，急忙爬於樹上。虎見他上樹，就圍繞而嚙。樹欲斷了，他心中甚急，無人救援。忽而思惟大覺佛陀，有慈悲力，能救諸苦。乃口稱：『南無佛，快來救我！』虎聞南無佛聲，乃遠避之，未傷其命；由此種下正因佛種，今日成熟，故證果位。」諸大弟子聞此語，心懷喜悅，歎未曾有！你我今天遇此勝緣，能來此坐一枝靜香，則善業已超過多倍，千萬勿為兒戲。若為熱鬧而來，那就錯過機會了！

### 次七第五日正月二十日開示

深具信心的人，在這堂中，當然是努力用功的。老參上座師傅們功夫當然已很純熟，但是在這純熟之中，要知道迴互用功，要窮源徹底，要事理圓融，要靜動無礙，不要死坐，不要沈空守寂，貪著靜境。如果貪著靜境的話，不起迴互之助，即是死水中魚，無有跳龍門的希望；也就是挾冰魚，那是無用的。初發心用功的，要痛念生死，要生大慚愧，把萬緣通身放下，才能用功有力量。如果放不下，生死是決定不了的。因為你我無始以來，被七情六欲所迷，現在從朝至暮，總是在聲色之中過日子，不知常住真

心，所以沈淪苦海。現在你我已覺悟世間上的一切都是苦惱，可以盡情放下，立地成佛！

### 次七第六日正月二十一日開示

這次參加來打七的，以我看起來，初發心的男女們佔多數。所以規矩法則都不懂，舉足動步處處打人閒岔，幸常住很慈悲，種種成就我們的道業；諸位班首師傅們，也發了無上的道心來領導，使我們可以如法修持，這是萬劫難逢的機會。我們要勇猛精進，要內外加修。內修，即是單單的參一句「念佛是誰」的話頭，或念一句「阿彌陀佛」，不起貪嗔癡恚種種其他念頭；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外修，即是戒殺放生，將十惡轉爲十善，不要一天到晚酒肉薰天，造無邊的罪業。須知佛種是從緣起的，惡業造得多，墮地獄是必定的，善業培得多，福利的果實自然會給你來享受。古人教我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這個道理。你看昔琉璃大王，誅殺釋種的因緣，就知道了。近來世界人民遭難，殺劫之重，皆是果報所遭；每每勸世人要戒殺放生，吃齋念佛者，也就是要大家免遭因果輪回之報；諸位須當信奉，種植善因，成就佛果。

## 次七第七日正月二十二日開示

「浮生若夢，幻質匪堅，不憑我佛之慈，曷遂超升之路？」我們在這如夢如幻的生活中，顛顛倒倒的過日子，不知佛的偉大，不思出離生死，任善惡以升沈，隨業力而受報，所以世間上的人，總是作善者少，造惡者多；富貴者少，貧賤者多。六道輪回，苦楚萬狀。有的朝生暮死，或數年而死者，或多年而死者，都不能自己作主，故須憑佛陀的慈悲主義，才有辦法。因佛與菩薩，有慈悲喜捨等行願力量，能夠令我們出離苦海，達到光明的彼岸。慈悲者，見一切衆生有甚痛苦，以憐愍愛護之心去救度，令其離苦得樂。喜捨者，見一切衆生做一切功德，或發一念好心，都要隨喜讚歎。對一切衆生有所須求者，都要隨其所需而施與之。世尊在因地修行時，總是行的捨頭腦骨髓的菩薩道。所以他老人家曾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一芥子許地，不是我捨身埋骨的地方！」今天諸位要努力把話頭看住，不要把光陰空過了。

## 解七正月二十三日常示

恭喜諸位兩個禪七圓滿，功德已畢，馬上就要解七，要與諸位慶賀了！以古人來



說，本沒有甚麼結七解七，一句話頭參到開悟爲期。現在你們悟了未悟，我們總依規矩而作。在這時期中，諸位不分晝夜，而目的是爲開悟，是爲佛門中培植人才；如果是打混把光陰空過，那是辜負了這段時光。今天常住上的大和尚，與各位班首師傅，依古人規則，來考察你們的功夫，希望不要亂說，只要真實將自己的功夫見地，當衆答一句；相當者常住爲你們證明。古人說：「修行三大劫，悟在剎那間。」功夫得力，一彈指頃，就悟過來了。昔者瑯琊覺禪師，有一女弟子親近他參禪，瑯琊禪師叫他參「隨他去！」這女子依而行之不退，一日家中起火，其女曰：「隨他去！」又一次他的兒子掉在水中，傍人叫他，他曰：「隨他去！」萬緣放下，依教行之。又一日，在家中炸油條，其夫在燒火，他將麵條向鍋中一拋，炸聲一響，當下悟道，即將油鍋向地下一倒，拍手而笑。其夫以爲瘋了，罵曰：「你如此作甚麼？不是瘋子嗎！」曰：「隨他去！」即往覺禪師處求證，覺禪師爲之證明，已成聖果。諸位今日悟了的站出，道一句看！（久之無人敢答，老人即出堂，繼由應慈老法師等考問，待止靜後，老人再進堂。一一警策畢，開示云：）紅塵滾滾，鬧市紛煩，那有功夫和心思來到這裏靜坐參話頭呢？只以你們上海人的善根深厚，佛法昌盛，因緣殊特，才有這樣一回大事因緣。中國的佛教，自古以來雖有教、律、淨、密諸宗，嚴格的檢討一下，宗門一法，勝過一切。我早

已說過了，只以近來佛法衰微，人才未出，我過去也曾到各處掛單，看起來現在更加不如昔日了。說來我也很慚愧，甚麼事也不知道，承常住的慈悲，各位的客氣，把我推在前面，這應該要應慈老法師承當才對！他是宗教兼通的善知識，真正的前輩老人家，不必要我來陪伴了。我現在甚麼事也不能做了，願各位要好好的追隨前進，不要退墮。瀉山祖師云：「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疏，人多懈怠，略伸管見，以曉後來。」瀉山德號靈祐，福建人，親近百丈祖師，發明心地。司馬頭陀在湖南看見瀉山地勢很好，要出一千五百個人的善知識所居之地。時瀉山在百丈處當典座，司馬頭陀見之，認為是瀉山主人，乃請他老人家去瀉山開山。瀉山老人是唐朝時候的人，佛法到唐朝只是像法之末葉，所以他自己痛恨生不逢時，佛法難曉，衆生信心漸漸退失，不肯下苦心修學，故佛果無期。我們現在距瀉山老人又千多年了，不但像法已過，即末法亦已過去九百餘年矣，世人善根更少了，所以信佛法的人很多，而真實悟道的人很少。我已身來比較一下，現在學佛法是方便多了。在咸同之時，各地寺廟統統焚毀了，三江下惟有天童一家保存。至太平年間，由終南山一班老修行出來重興，那時候，只有一瓢一笠，那有許多嚙嚙。後來佛法漸漸昌盛，各方始有挑高腳擔的。直到現在，又有挑皮箱的了，對佛法真正的行持，一點也不講了。過去的禪和子要參方，非要走路不可。現在

有火車、汽車、輪船、飛機，由此都想享福，不想吃苦了，百般的放逸也加緊了，雖然各方的佛學院也隨時倡導，法師們日漸增多，可是根本問題，從此棄之不顧，一天到晚專注在求知解，不求修證，同時也不知修證一法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永嘉證道歌云：「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嗟末法，惡時世，眾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隱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卻被如來苦呵責，數他珍寶有何益！」他老人家去參六祖大徹大悟，六祖號之爲「一宿覺」。所以古人說：尋經討論，是如入海算沙；宗門下的法子，是如金剛王寶劍，遇物即斬，碰鋒者亡，是立地成佛的無上法門。且如神讚禪師，幼年行腳，親近百丈祖師開悟後，回受業本師處。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本師澡浴。命讚去垢，神讚拊其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未領其旨，回首視之。神讚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又一日本師在窗下看經，有一蜂子投向紙窗，外撞求出，讚見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並說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聞之，以爲罵他，置經問曰：「汝出外行腳如許時間，遇到何

人？學到些甚麼，有這麼多話說？」神讚曰：「徒自叩別，在百丈會下，已蒙百丈和尚指個歇處，因念師父年老，今特回來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讚說法，讚即陞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於是遂將寺務交給神讚，反禮神讚爲師。請看這樣的容易，是何等灑脫！你我今天打七打了十多天，何以不會悟道呢？只因都不肯死心踏地的用功，或視爲兒戲，或者認爲參禪用功，要在禪堂中靜坐才好。其實這是不對的，真心用功的人，是不分動靜營爲和街頭鬧市，處處都好。昔日有一屠子和尚，在外參方，一日行至一市，經過屠戶之門，有許多買肉的都要屠戶割精肉給他們。屠戶忽然發怒，將刀一放曰：「那一塊不是精肉呢？」屠子和尚聞之，頓然開悟。可見古人的用功，並不是坐在禪堂中方能用功的，今天你們一個也不說悟緣，是否辜負光陰，請應慈老法師與大和尚等再來考試考試！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六年／西元二〇一二年八月

恭印：一〇〇〇本

流水號：10618  
書號：CH270-05

## 虛雲老和尚傳奇故事方便開示

發行人：林國營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 / budaedu / org](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 / org](mailto: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2) 2395-1198

傳真：(02) 2399-1341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九七九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東門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五八〇二一〇二一九三三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利用傳真：(02) 23965959

(三)撥打電話：(02) 23951198分機：11、12

(四)網址：[http://www / budaedu / org/books/](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22、297

開南商工→208、295、297、15、22、6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